Садек Хедаят

ИЗБРАННОЕ

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57年
俄文譯本譯出。

赫达雅特小説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601 字数199,000 开本850×1168耗 $\frac{1}{32}$ 印张8 $\frac{15}{16}$ 插页2

1962年1月北京第1版 196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8)0.84元



赫达雅特

目　次

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女人

要是你走到女人身边，
可别忘了帶皮鞭——
查拉图什特拉[1]如是說。
——尼采

淸早，在柯里哈克[2]汽車站上，有一个身材不高、紅脸膛的警察走到一輛待开的客車跟前。

"她打算去馬詹德兰[3]，"警察指着一个抱小孩的女人，跟汽車司机說，"她却找到这儿来。做做好事，把她带进城里去吧。"

那个女人毫不迟疑地上了汽車。她用牙齿咬住黑面紗的角儿，一只手提着一个白包袱，另一只手把小孩儿緊緊地摟在怀里。她抬眼扫了一下，就坐到皮垫座位上，然后就把那个滿脸病容、头发亮亮的男孩擱在膝头上。車里的乘客只有三个軍人和两个妇女，他們根本沒有兴趣去瞧她，就連汽車司机也沒有回过头来望她一眼。警察往車窗里张望，跟那个女人扯了起来：

---

① 查拉图什特拉，传說中古代伊朗拜火教的創始者。德国反动哲学家尼采(1844—1900)曾著《查拉图什特拉如是說》一书，內容极反动。

② 德黑兰近郊的避暑地。

③ 伊朗北方鄰里海的一个省。

“你干嘛去馬詹德兰？”

“找丈夫去。”

“男人不在家有多久了？”

“有个把月啦，他撇下我，走了。”

“你打哪儿知道他在馬詹德兰？”

“他的伙伴卡里高拉姆告訴我的。”

“哼，你丈夫准是个漂亮小伙子，这才从家里逃走的。你身边有多少錢？”

“两突曼两里尔[1]。”

“你叫什么名字？”

“札琳柯拉赫。”

“什么地方人？”

“沙赫利耶尔的阿里維兹村。”

“你别去馬詹德兰找丈夫吧，最好还是去沙赫利耶尔走亲戚。眼下正赶上那儿收葡萄。你去馬詹德兰也是白搭，你这么沒头沒脑的，在外乡一定要吃亏的。”

“不，我一定要去。”

札琳柯拉赫在說这句話时，神气完全象是一个毅然下定决心、一往直前的人。她呆坐在車里，凝望着前方，可是，她眼前却什么景物都沒看到，对什么人也都沒留意。仿佛她悄沒声儿地自言自語，可是，她的思緒却早已飞到那个地方去了。警察又一次嘱托汽車司机說道：

“司机先生，到了达尔瓦贊·杜拉脫[2]，請您叫这个女人下車，再給她指点一下路。”

---

① 突曼，伊朗1930—1932年以前的金币。里尔，伊朗的貨币单位。

② 德黑兰一街区名。

札琳柯拉赫仿佛已經有人照拂，便壮了胆，說道：

“我不是本地人，誰做做善事吧，給我指点一下路。”

客車开动了。札琳柯拉赫一动也不动，活象一头被打得半死的狗，照旧凝望着前方。她生着一对烏溜溜的大眼睛，纖柔似綫的眉毛，小巧玲瓏的鼻子，嘴唇很厚，腮頰微微有些下塌，脸庞微黑而光潤。一路上，札琳柯拉赫渾身直打顫，什么也沒留意到。小孩儿也是安安靜靜，悶悶不乐。他手里捏着一只压扁了的石榴，正在打盹儿。到了达尔瓦賛·杜拉脫，汽車司机把車子停下，給女人指点了去石姆兰門的那条路。札琳柯拉赫下了汽車，把小孩紧摟在怀里，手拎着包袱，沿着这条漫长的、炎热的大路走去。在石姆兰門附近，她走进了汽車行，費了好半天唇舌，这才說通汽車行老板让她搭坐一輛运貨汽車，把她带到薩利[①]磨坊那里，至于車費她已答应出六里尔。于是，札琳柯拉赫被領到一輛大汽車那里，汽車上你拥我挤地早已坐滿了人。車子中間还裝載着貨物，乘客們只好拚命拥挤着。費了好大劲儿，这个抱着小孩的女人才挤到一个空座儿。等到車子加足汽油，嗚嗚一叫，散发出一陣汽油和焦油味儿，車子終于在尘土飞揚、烈日晒裂的道路上軋軋地开动了。

开头，周围一带显得十分单調，不久，土崗起伏，群山綿延、远处疏疏朗朗的树林，蜿蜒曲折的路径，却給車窗外添了不少景色。札琳柯拉赫依然心事重重，凝望着前方。車子停了好几次，有人来查看乘客們的通行征。轉眼快到晌午时分，不料在沙拉姆貝那里，卡車的輪胎炸了，有部分乘客走下車去。可是，札琳柯拉赫却不敢走动，生怕一起来失掉座位。

---

① 馬當德兰地方的一个城市。

她打开包袱，把烙餅和干酪拿出来。又把一小块硬梆梆的、涂着干酪的烙餅給了孩子，她自己也稍微吃了一些。那孩子就象一只吸飽大烟的黃雀儿似的，一直悶声不响，要不就是在打盹儿，看来不用說咿呀学語，即便是嗚嗚哭叫，他也不見得会吧。

临了，卡車又上路了。当旅客們經过甲班和菲魯兹吉赫的时候，从山之中，树木葱蘢，风景似画，美不胜收。可是，札琳柯拉赫幷沒有看到四周景色的变換。她心头涌上了一种神秘的、不可理解的喜悅。心怦怦地跳得更快，呼吸变得輕松起来，她轉眼快到目的地了。明天，她能看到她的高里貝布了。她暗自思量，丈夫住着什么样的屋子，亲属都是什么样人，他怎样接待她，别离足足一月以后，他俩重新聚首时会怎样互訴衷腸。她心里明白，在丈夫面前她会連一句話也說不出来，舌头会笨滞不灵，渾身上下也会軟弱无力，好象丈夫拥有一种特殊的权力来压服她，吞蝕掉她的全部思想和意志，好象丈夫拥有一种使她五体投地、俯首听命的权力一样。札琳柯拉赫心里明白，高里貝布先是吓唬她，接着抽打她。他将用抽驴子的那根可怕的鞭子来抽打她，但札琳柯拉赫却依然痴心妄想，她一定要到丈夫高里貝布那里去，甚至巴不得給丈夫狠打一頓。

湿潤的空气，四周的树林，庄稼人的房舍，远处地里干活的人們，还有一个身穿浅蓝色短褂、站在道旁吃葡萄的人，——这一切景象都栩栩如生地叫札琳柯拉赫想起了她的童年时代。

自从札琳柯拉赫开始做了高里貝布的妻子，一晃眼两年过去了。她头一次見到高里貝布，是在收葡萄的时节。那时候，札琳柯拉赫正和女邻居穆佐里一哈拿姆的女儿麦赫尔巴拿，还有

她自己的姊妹哈尔什特柯拉赫，貝瑪妮—哈拿姆，还有其他男男女女和閨女們一同采下葡萄，接着把一串串亮晶晶的葡萄装进筐子里或木箱里。这些箱子筐子运到了西耶布河岸上一棵綁着采色布条和綫带的[1]古老的梧桐树底下，由札琳柯拉赫的母亲，带着高哈尔巴拿，娜尼·阿巴斯，呼希卡达姆巴吉，凱希瓦尔·苏丹，阿廸·高里达特和霍达耶尔，大家一同把这些筐筐交給了名叫蒲达厄尔·阿里的帕朗达克村长。最近这几天来，所有的筐子箱子，都由新雇的、赶大車的馬詹德兰人高里貝布負責搬运了。高里貝布自个儿唱歌不算，还教姑娘們唱歌；他常常逗得大伙儿乐兹兹的。听，他們在一起快乐地唱：

嗳喲喲，牧羊姑娘，噢—呀—呀，
咱們一块儿蹓躂去，噢—呀—呀，
你肩上一个背包呀两个背包，
咱們一块儿蹓躂去，噢—呀—呀，
咱們一块儿坐在涼台上談心呀；
哪知道，我的情妹是你呀！

高里貝布听到她們錯誤的发音，不禁覚得好笑，便連忙作了糾正，这么一来，羞得姑娘們也跟着他大声笑开了，就这样笑笑鬧鬧，直到日落西山。但是，高里貝布的歌声并不怎么吸引人，倒是他那种勇敢爽朗的性格迷住了姑娘們的心，特别給札琳柯拉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那筋肉健壮的身子，結实的脖頸，紅潤的嘴唇，黑亮的头发，还有那双白淨的毛茸茸的手，札琳柯拉赫一看見就黯然銷魂了。特别迷惑人的是，他干起活来既熟巧，又有力气，沉重的筐子箱子，被他挪来挪去，輕巧得好似羽毛一

[1] 伊朗的一种迷信，用綫带或布条繫挂在圣树上，可使某种心愿得以实現。

样。何况还有，高里貝布暗下对她的青睐，他俩之間的熾烈的目光，——这一切完全足以誘惑一个芳齡十四的少女。札琳柯拉赫一下子陷入情网了。她的心儿噗通噗通地跳着，仿佛有一种新的、突然来临的东西猛地激蕩起来。

直到現在，姑娘根本不懂得男人的事情；亲娘整日价罵她打她，甚至不准她随便乱看男人。两个姊姊跟她都是寃家对头，自然隐瞞着各人的秘密。因此，就算姑娘心里想男人，她也竭力不泄露自己的眞意。只有当邻居的女儿麦赫尔巴拿，古佐罗·哈拿姆和布留利—哈拿姆跟她談起男人的奇聞秘史，这才引起了札琳柯拉赫的好奇心。麦赫尔巴拿还公开講过自己跟滿达厄尔·阿里的儿子希尔札特勾勾搭搭的关系。可是，根据高里貝布投給她的那种一往情深的目光，札琳柯拉赫对恋爱和情欲的看法剎那間都改变了。她两腿頓时发軟无力，仿佛象是她心头萌生着一种杂念紛紜、无法說清的东西。如今札琳柯拉赫只知道她要永远傾心喜爱高里貝布；从这时起，她覚得活着沒有他，是最难受不过的。那一天，当札琳柯拉赫意識到高里貝布爱上了她的时候，她就穿上那身緋紅的新衣服，披着舅舅从麦什赫特带給她的那条漂亮的头巾。她背后，头巾底下，垂着七根小辮儿。这一切裝束打扮，跟她端庄的体态和可爱的脸庞非常相称。当时，仿佛在成百个姑娘当中，高里貝布唯独发覚了她：他偷偷地瞅她，微微地笑着。年輕的姑娘天生特別敏感，札琳柯拉赫心中明白：高里貝布很爱她，就这样他們开始特别亲近起来。

他們在那样的場合里又該怎样行动起来呢？难道札琳柯拉赫可以梦想当高里貝布的妻子嗎？她的姊姊不是都还沒有出嫁嗎？何况，她在家中又是最討人嫌忌的女儿，因为，父亲恰好是在札琳柯拉赫出世前死去的，母亲动不动就責罵她，說她尅死了父

亲，給全家招来了灾禍。的确，母亲产后还得了寒热病，臥床两个月哩。

那天傍晚做完活儿，大伙儿都走下山崗（山崗上长长的葡萄籐遍地蔓延着，望去就象一团团糾纒在一起的棕繩似的），走向西耶布小河边，跟往常一样，把采下的葡萄交給了滿达厄尔·阿里村长。在回家路上，札琳柯拉赫跟亲娘和麦赫尔巴拿正好赶上一群牲畜，便紧跟着走回村子去。她們这个村子四周围，有着塔頂林立的高高的土墙，好象一座城堡似的。一路上，札琳柯拉赫跟麦赫尔巴拿講着她对高里貝布的爱情。女伴尽力地安慰她，而且答应做好一切准备来帮助她。

札琳柯拉赫如何捱过这柔情难遣的夜晚！窗外月光皎洁，她啊怎么也不能入眠。姑娘一骨碌站起身来，喝足了冷水，到外面凉台上去了……她压根儿不想睡覚。姑娘情不自禁，把胸怀敞开，讓风儿輕輕地拂着，可她并沒有感到一絲儿沁人的夜凉。只听見屋子里亲娘呼嚕呼嚕地鼾声大作，如同蛟龙的吼声一般。恐怕她随时都会惊醒过来，喊叫女儿……但，如今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时，札琳柯拉赫心头情思越发纒綿悱惻了。她躡着脚尖，走到水池旁，靜立在浓蔭如盖的大树底下。她覚得眞奇怪，仿佛树木、大地、夜空、星星，还有月亮都在同她娓娓談話呢。一种从未有过的忧喜交集的惆悵，忽徐忽疾地流过了她的全身。札琳柯拉赫突然开始懂得树木、流水、风云的談話，高大的屋墙和树木环繞的墙壁之間的談話，甚至她还懂得立在水池旁那个水罐的輕声低語。这时，星星一霎一霎地閃着顫巍巍的微光，宛如被吹落在太空里的点点晨露。天上这些星星，連同往日平淡无奇的景物，如今在她看来仿佛都是光怪陆离，奥妙无穷，而且有着某种深不可測的特殊含义。

札琳柯拉赫情不自禁地用手輕輕地掠过胸脯、乳头、肩膀。风儿吹乱了她的鬈发，她便坐到水池的边沿上。猛地她感到喉嚨仿佛是被一团什么东西哽塞着，几乎喘不过气来。她开始慟哭欲絕，热泪洗面了。瞧，她那婀娜多姿的身体，她那纖柔似柳的腰肢，好象是注定要給高里貝布摟抱似的。她的酥胸、她的双手，連同她的整个身体，宁可一齐埋葬在坟墓里，干脆在黃土底下烂掉，她也不愿去听家里亲娘整日价的謾罵，更不愿等到老态龙鍾、滿脸皺紋、乳胸干癟的那时节，依然沒有一个情人，而青春却早巳蹉跎过去了。只要能去掉她那种紧箍着喉間的深重愁苦，即便叫札琳柯拉赫滿地翻滚，扯烂自己的衣衫，她也是甘心情愿的。

她抽抽噎噎地哭了；在她的心头突然閃过了一幕幕悲惨生活的情景；还有亲娘白天黑夜沒完沒了的謾罵、毒打。当札琳柯拉赫还是个毛娃娃的时候，亲娘三天两头照样揪她，揪个痛快以后，就硬塞給她一片面包，把她从家里攆了出去。可怜的女孩子一到大街上，心里总算松了一下，便同那些滿头臭癬、烂眼疙瘩的野孩子厮混在一起了。札琳柯拉赫从沒有听到过亲娘的一句好話，更沒有見到过亲娘的一点爱撫。眼下她对这一点感触特别深刻。幸亏麦赫尔巴拿娘儿俩心腸好，怜憫她，所以，札琳柯拉赫总是躲在她們家里逃避自己亲娘的毒打……

札琳柯拉赫用衣袖抹去了眼泪，心中頓时稍覺平靜，也不再激动不安了。她闔上眼睛，不禁叹了一口气。可是，高里貝布的音容笑貌依然沒有消逝。她恍恍惚惚看到他那双力大无比的手，把沉甸甸的麻袋扔来扔去，好象全不費力气似的；还看到他亮閃閃的鬈发，他結实的紅脖頸，鼻樑上的連眉毛，和乱蓬蓬的浓髫子。姑娘巳經懂得，在她的有限的小天地以外还存在着另外一

种生活。

札琳柯拉赫从水池里掬起一口水，直往脸上泼去。随即回到房里，躺倒在床上。但她依然迟迟不能入梦。她翻来复去睡不着，万般无奈地暗自許愿：若是她的愿望得以实現，終于成了高里貝布的妻子，那她一定买下一只鴿子放生，庆賀她从母亲的管禁之中得到解放，幷于星期五前夕，在至圣阿加·比比·沙吉尼之墓点上一支蜡烛。米拉布①納伊布·阿卜杜拉的女儿賽塔列，岂不是許下了这样的心愿才找到男人的嗎？

第二天早晨，札琳柯拉赫因为昨夜失眠，两眼熬得紅赤赤的，但她一骨碌起床后，逕直摘葡萄去了。她走到河岸上高里貝布經常搬运葡萄的那棵神圣的梧桐树旁 脚步突然停住了。那里地上只剩下隔天踩烂了的葡萄枝叶、驴粪和南瓜子的皮。札琳柯拉赫从胸窩里掏出来一根碎布条，又想起了自己的心愿，忙把碎布条系結在树枝上，轉身往回走。不料在路上遇見了麦赫尔巴拿。女伴劈头便問札琳柯拉赫：

"今天你为什么不等我呀？你来这儿做什么？"

"沒做什么。我以为你还在睡大覚，不想把你叫醒。今儿大清早，我就起身……"

"我知道你干嘛到这儿来，"麦赫尔巴拿打断了她的話，"还不是为了高里貝布。"

札琳柯拉赫从头到尾，原原本本地都講給了麦赫尔巴拿听。她向女伴訴說着她的不眠之夜和她的心愿。女伴尽量安慰她，还答应回去跟母亲商量。因为，麦赫尔巴拿的母亲是唯一疼爱札琳柯拉赫的人。

---

① 监督分配水的人。

那天早晨，札琳柯拉赫急着想跟高里貝布見面，結果她幷沒見到——他沒有上这儿来。听麦赫尔巴拿說，他到比克干活去了。

晌午回家吃飯，札琳柯拉赫躲到五扇門那个房間里，鎖上門。她把原先藏在小箱子里的那块破鏡子取了出来，坐下来对着破鏡子梳头。姑娘瞅着鏡中人儿，脸部表情不断变換着，竭力做出一副最誘人的媚态来，心想在午后相遇时，就叫高里貝布对她一見傾心。临了，她只好挂着一絲儿淡淡的微笑，因为，她若破口大笑，就会露出两排不甚雅观的牙齿。接着，札琳柯拉赫就把发鬈垂落到額前，怡然自得地好似发現了美妙而珍貴的爱情，忍不住放声大笑。細长的睫毛，嫵媚的笑靨，纖巧的嘴儿，——相互之間却是那么匀称宜人。紅艳艳的两頰，使黝黑的脸色更加惹人喜爱；两片湿潤的朱唇，恰似透熟的、水盈盈的鮮葡萄。她的眼眸連同俏皮的目光，也是挺迷人的，麦赫尔巴拿的母亲总是这样惊叹着說："札琳柯拉赫啊，你的眼窩里有个小妖精啊。"是的，正是这才使她独冠群芳的。

吃过午飯以后，札琳柯拉赫欢欢喜喜地同麦赫尔巴拿回到了葡萄园里，心想这回一定会跟高里貝布碰头了。果然，姑娘一下子就見到了他。他們有說有笑，有跳有唱，不觉整个午后已經过去了。前几天，札琳柯拉赫还是滿怀忧愁，郁郁不乐，但今天呢，她采着一串串鮮葡萄，瞧她有多么高兴得意！她跟麦赫尔巴拿用成串葡萄来占卜，你一顆、我一顆地輪流摘着葡萄。札琳柯拉赫暗自思忖，要是最后一顆葡萄落到她手里，那她当高里貝布的妻子的愿望就能实現。

傍晚，大伙儿集合在梧桐树底下的时候，高里貝布和札琳柯拉赫可有好几回互递了眼色。高里貝布向她微微含笑，姑娘

便象她事前对着鏡子扮过的那样报之一笑，紧接着巧妙地将脑袋一扭，发鬈霍地滑落在額前。

这样連續过去了四天，札琳柯拉赫的胆量与日俱增。在她和高里貝布之間漸漸地建立了相当亲密的关系。終于在第四天上，麦赫尔巴拿給她捎来了喜訊——她的女伴巳經恳求自己的母亲替札琳柯拉赫說媒去——，札琳柯拉赫乐得不知如何是好，直吻着麦赫尔巴拿。她究竟怎么个搞法？她的母亲跟誰去說呢？她听人家說过，有些老婆子对攀亲說媒，眞是拿手好戏，門路之多叫她这个大閨女压根儿意想不到的。虽然，她最終必能得到快乐，达到她的目的，但眼下主要的困难，就在于能否說服亲娘，因为一提到結婚，亲娘总是馬上发脾气，咒駡札琳柯拉赫可更毒辣了。本来嘛，咒駡时时刻刻在她亲娘的舌尖上，在沒收札琳柯拉赫每天掙来的三个阿巴西① 的时候，特别咒駡得厉害。

直到最后，由于麦赫尔巴拿的母亲坚持不断地恳求，札琳柯拉赫的母亲終于算是同意了，还在百忙之中給女儿买了一块紅布衣料。不过，在裁剪这身衣服的时候，她还是把女儿駡个不休：

“老天爷有眼，叫你躺到洗尸板上，死了算了，”母亲就这样大叫大嚷，“叫你的婚礼一轉眼成了出殡，叫你哭得两眼血漣漣，叫你一輩子伤心叹气，叫你年紀輕輕地跟着你自己找来的餓鬼見閻王去吧！”

可是，象这样的咒駡札琳柯拉赫实在听膩了，早巳不再理会了。說到陪嫁，札琳柯拉赫只拿到一只青銅鍋子和一个黃銅的小茶炊。

一天晌午过后，麦赫尔巴拿的母亲召喚全村人都去参加札

---

① 伊朗的小銅币，等于五分之一克朗。

琳柯拉赫和高里貝布的婚礼。女人們搽胭脂抹粉，奇裝艳服，看去活象一个个泥娃娃似的；有些女人把头巾纏到后脑勺上，也有些女人党把头巾系在下巴底下。不过，她們里头就是沒有札琳柯拉赫的姊妹。本村阿訇賽伊德·馬苏姆已請来，将由他主持婚礼仪式。接着，他登上講坛，为了告誡这对小夫妻，他特地宣講了关于至圣格塞姆[1]的生平遭遇。原来这套玩意儿就是札琳柯拉赫的母亲事前叮嘱他講的，难怪在他宣講之际，全場人們禁不住齐声痛哭。圣經刚念完，滿达厄尔·阿里父子俩就搀着新郎的手，叫他坐在一张复着彩布的凳子上面。接着，儿子希尔札特开始募錢。他先走到父亲跟前，笑嘻嘻地說："瞧，我先跟父亲要一份。"麦赫尔巴拿端着托盘走攏来，老头儿把两土曼放在托盘里。坐在角落里的鼓手們馬上打起了鼓儿，齐声欢呼："你賞了两突曼，愿尊府人财两旺。"他們就这样为札琳柯拉赫募集到三十突曼，婚礼也在欢乐中結束了。

第二天早晨，札琳柯拉赫走娘家，去同姊妹、母亲道别。母亲不是和顏悅色地接見她，而是信口开河地又駡了她一頓。她母亲的麻瘢脸儿，在气忿之下更是穷凶极恶，就象一张被母鸡乱啄过的甜瓜皮。她毫不留情，紧逼着女儿滚出家門，而且，她嘴里乱叨咕，就象一头被撞伤了的母猪嚎叫不休。札琳柯拉赫回轉身来，便去看望麦赫尔巴拿，跟她娘儿俩辞别。她吻了一下麦赫尔巴拿，央求女伴于星期五前夕在阿加·比比·沙吉尼之墓点一支蜡烛，并把鴿子放生。

說罢，札琳柯拉赫拿着她的陪嫁——茶炊和銅鍋子——，直往那棵神圣的梧桐树走去，高里貝布正在那里等着她。他們就

---

① 侯賽因的侄子。亲人希望他在战时結婚，死时不作单身汉，結果他在結婚时遇害。

在那里騎上毛驴，动身去德黑兰了。他們走了一昼夜。札琳柯拉赫乐得眞想飞起来。她毫无忌憚地大声說話，尽情欢笑着。这时，月儿高高地挂在天空，高里貝布用他有力的双手摟着札琳柯拉赫，狂热地不断亲吻着她的嘴唇。这些亲吻却带着淡淡的、有如泪水一般的鹹味儿。高里貝布認为札琳柯拉赫[1]的名字是个好兆头，因为，他在馬詹德兰的村子名叫札琳阿巴特[2]，而如此巧合，豈不是意味着招財进宝嗎！

他們在德黑兰总共呆了两个月光景，在薩尔却什姆街区租了一間小房。高里貝布白天出去上工，札琳柯拉赫收拾屋子，縫衣补袜，操理家务。每到夜晚，他俩柔情繾綣，万事皆忘，因此，札琳柯拉赫竟把她的童年、母亲、姊妹，甚至于麦赫尔巴拿，也都忘得一干二淨。可是，唉，坏老子养不了好儿子啊！

刚到第三个月上，高里貝布的作风就变坏了。每天傍晚，他去逛大鬍子礼薩的茶館，跟伙友卡里高拉姆一块儿抽大烟，也不給妻子开銷家用了。眞怪，抽了大烟后，他倒也并不稀里糊涂，六神无主。恰巧相反，只消一跨进門坎，他先是鸡毛蒜皮找碴儿，紧接着抓起棍子，沒头沒脑打札琳柯拉赫。他居然还这样質問她：为什么把印花面紗的边儿烤糊了，干嘛这么晚才生茶炊，为啥昨儿晚上湯里多放了盐。他那对蛮横的眼睛骨碌碌地轉动着，冷不防他掄起那根头上打了两个結儿的黑驴鞭，照着札琳柯拉赫的胳臂、腰背和大腿来回乱抽。札琳柯拉赫蜷縮到印花面紗里，嚷了又哭，哭了又嚷，直到隔壁邻舍都跑到他們屋里来責罵和劝慰高里貝布为止。于是，高里貝布还要最后踢她一脚，才把鞭子往鋪板上一扔了事。札琳柯拉赫的慟哭、呻吟和欷歔的声

---

① 意即"金帽"。

② 意即"金村"。

音，却一連几个钟头都能够听到。这时，高里貝布正好大烟瘾发作，腰背靠着箱子，蹲坐在屋角。他的蓝褲衩已撩过膝头，大腿附近皺起一堆疙瘩。札琳柯拉赫一看見他的强健有力的腿，还有露在撩起的褲管外面的大腿肉，馬上就头暈眼花起来。

隔了半晌，高里貝布說道：

“女人，咱們今儿晚飯吃不吃呀？”

札琳柯拉赫扭扭捏捏地站起身来，端上鍋子，把食物給他舀在銅湯盆里。他們把烙餅弄碎，就着生葱吃，吃完后，就用衬衣里子擦手。当札琳柯拉赫熄了灯，他俩躺到复盖着紅底墨綠花被的床上的时候，高里貝布又直吻着札琳柯拉赫泪盈盈的、咸澀的眼睛；只有那时候，他俩才相安无事了。

这样喜怒无常的事情，每天晚上重复发生着。札琳柯拉赫虽然受到丈夫毆打，时常呻吟、哭泣，其实，她倒挺喜欢这样呢。她在高里貝布跟前覚得自己又渺小、又脆弱，因此，他抽打她越多，她爱他也就越深。她恨不得去吻他的肌肉突起的有力的胳臂，去吻他的透紅的脸頰，粗壮的脖子，毛茸茸的胸脯，肥厚的嘴唇，还有两排白净齐整的牙齿。她爱聞他身上的气味，爱聞从他身上散发出的馬厩气味，她爱他的一举一动，甚至于爱他的毒打。难道还能找到比他更理想的丈夫嗎？

十个月之后，札琳柯拉赫生了一个儿子。刚出世的嬰儿拦腰横着两道好似挨打后留下的紅痕。札琳柯拉赫深信无疑：这就是毒打的結果。嬰儿体質孱弱多病。为了尊敬帕朗达克村长，同时指望小孩长命百岁，札琳柯拉赫就給他取名曼杰·阿里。

不久以后，高里貝布的生意更糟了。一头毛驴咽了气，另一头毛驴他又卖了，这一笔錢都用来抽大烟、作祈禱，买下免染瘧疾的咒文，耗得一干二净。他上班干活，也不怎么准时了。弄到

最后，他給妻子留下五突曼，說要离家二十天，就走了。从此，他就无影无踪，不知去向了。轉眼二十天过去了，一个月也过去了，可是一直見不到他的踪影。

札琳柯拉赫平日精打細算，挺会过日子。要是她深信高里貝布一定会回来，那末，她只要有活干，娘儿倆省吃俭用，大概也能維持一两年生活。但是，札琳柯拉赫知道，不論哪个女人，一見到高里貝布，都会站不稳脚跟的。她担心她的丈夫会被娘們搶走，因此，她就下了决心，去寻找丈夫。

无論她向誰打听，可是，高里貝布的下落，誰都說不上来。有一天傍晚，她来到了大鬍子礼薩的茶館。正敞着門，里面是一片烟霧騰騰。女人看到那里的茶客都是脸儿蜡黃焦黑，两眼突出眼窩，容貌猙獰可怕，人人抱着一支大烟枪，懵懵懂懂，自得其乐，想要擺脫了人世間的煩惱。札琳柯拉赫就在那里找到卡里高拉姆，把他叫了过来，探問她的丈夫的情况。

"你是来打听貝布嗎？貝布走了，再也不回来啦。他把你丢下，另外組織新家庭了。他回老家札琳阿巴特村去了。临走，他还叮嘱过我日后有人来查問，叫我千万别說。"

"到札琳阿巴特去了？"札琳柯拉赫追問了一句。

"对，对，到札琳阿巴特去了。"

札琳柯拉赫心里早就猜到：高里貝布欺騙了她，逃回自己村里去了。高里貝布跟她講过，他的老家是在蘆利公路札琳阿巴特村，家里有两个兄弟和一小块土地。有一次，高里貝布还跟她表露过他的梦想：他一到札琳阿巴特，吃的喝的应有尽有，什么活儿也不用做。記得他还亲口說过这样的大話：吃了酸黃瓜，两腿一横睡大覺。札琳柯拉赫答应将来替他干活的时候，高里貝布总是嘻皮笑脸地敷衍过去。

札琳柯拉赫馬上决定到馬詹德兰找高里貝布去。一个多月不是早过去了嗎？难道她还能足不出戶倚門空望？她覚得与高里貝布离别是很难受的。他的熾烈的呼吸，他的溫暖的身体——如今，就在他远离着她的时候，这一切对札琳柯拉赫来說，似乎显得特别誘惑了。事实上，要是沒有高里貝布，她是活不下去的。不管天塌地陷，她一定要見到他。这两年里，她时时刻刻眷恋着他，但从他音訊全无的那时起，如今已經足足有一个月了。

札琳柯拉赫痴心梦想着高里貝布，任何条件她都乐意接受。但愿高里貝布再用他赶驴用的那根鞭子来抽打她吧，临了，跟从前一样，把她紧摟在他的怀抱里两次也好，不，哪怕一次也好。她吻着挨打后留在手背上的青疙瘩，还把脸儿紧凑上去吻，此刻她覚得往常的一切特别亲切。札琳柯拉赫多么想望跟高里貝布摟抱热吻啊。她想望着她从来不敢去做的事情。丈夫——在她的心眼里是具有特殊的价值的。

当高里貝布用他的有力的双手把她紧摟在怀抱里的时候，她猛地感到一种說不出来的欢暢。他的浓稠的眉毛，眼睫毛，笤帚也似地翘着、染成紅色的大髫子，大鼻子，紅腮帮，脖子，热烈的呼吸，漂亮的脑袋，闊嘴巴，紅嘴唇，……記得他吃着果泥薄餅的时候，他的两片顎骨就象两块磨盘一样翕动不停。他的洁白的牙齿咬嚼着果泥薄餅，他的大眼睛閃着冷酷无情的光芒，两片顎骨一个劲儿翕动着。唉，他这副脸相若叫小孩在漆黑的夜間見了，恐怕会把它当作只缺犄角的鬼脸，然而，在札琳柯拉赫看来，倒是普天下最俊美的脸型哩。

女人一想到娘家，立时渾身战慄起来。咒駡、痛打的回忆，涌上了她的心头。好說歹說，她也不愿回娘家去。

难道高里貝布不就是她的救命天使嗎？眼下只有女邻居的

女儿麦赫尔巴拿，才是她唯一的知心人。札琳柯拉赫虽然心里很乐意能遇到她，但这么一来，又得跟那些越发丑恶的老脸孔碰头……不，札琳柯拉赫宁可馬上挺身去死，也不愿回到阿里維兹去。她轉念想起了她結婚那天凱希瓦尔·苏丹一面打着鼓儿，一面唱道：

娘家有面包和无花果，

夫家只有棍儿和鐐銬，

愿主保佑你終身幸福。

札琳柯拉赫偏爱丈夫的棍儿和鐐銬，不貪爹娘家里的面包和无花果。她情愿到处要飯，也决不回娘家村子去。她忘不了她結婚那天亲娘的咒語；她更忘不了格塞姆的生平故事。（当时她在婚礼上听后，禁不住号哭起来。）她怎能忘記亲娘瘦骨嶙嶙、綴滿假痣的那双手。亲娘咒罵她的时候，这一双令人駭怕的手就伸向炉灶，好象在召喚某种神秘的力量給予帮助一样。"叫这个炉灶吞掉你，叫你哭得泪里带血，叫你的婚礼轉眼成了出殯！"——亲娘斬釘截鉄地这样說道。

倘若回娘家去，她不但被撵走，而且还会听到亲娘的恶言恶語："我不是早說过，这块肉呀落不到你的嘴边？你哪里会巴結侍候丈夫呀！高里貝布跟你可配不上对儿；他要哈尔什特柯拉赫，那才美呀。"接着，亲娘罵天罵地的話儿，还象决了堤似的，沒完沒了。

札琳柯拉赫一想到这里，不由得心惊胆战起来。不，她早已作好一切准备，硬是不回去見亲娘。她再也見不到高里貝布，难道她甘心愿意嗎？唯独高里貝布才能燃亮她的行将熄灭的目光，才能使她全身虎虎有生气。不管要付出多少代价，她应当把丈夫找到，即使他已另娶妻室，不愿同她来往。只要挨近他的身

旁，札琳柯拉赫也覺得心滿意足了。即使高里貝布在大馬路上要飯，她也乐意看他一眼啊。即使他要抽打她，赶走她，汚辱她，可怜的女人照样覺得要比回娘家好。回到阿里維茲去嗎？这叫札琳柯拉赫簡直办不到。要违反她的意志可不成！她的性格就是这样。

女人对自己的儿子——曼杰·阿里——根本不存任何希望，同样，沒有什么特別溫柔体貼的感情，在这一点上，她是跟自己亲娘完全相同。可是，娘驪到头来少不得儿子的。常言說得好：孩子是一顆釘子，两片刀靠它連成剪子。在这刻上，她指望儿子能帮她把丈夫的爱情找回来。她好好地喂养他，还买水果給他吃。其实，只不过因为孩子的头发很象他的父亲，这才引起了她这么一点儿的关心。她要孩子不哭叫，曾經給他吞了一小顆烟丸，所以，这个小孩子几乎白天黑夜都在打盹儿。

札琳柯拉赫完全深信：有朝一日她終会找到高里貝布，向他启开她的心扉、幻想和情愫，因而达到她的希望。天賦聪頴的远見，从来沒有欺騙过她。

那天札琳柯拉赫决定去找丈夫以后，曾到她家附近的飲水亭①点上一支蜡烛。她的全部陪嫁——一只黃銅茶炊和一只青銅鍋子——只卖了三突曼四克朗。她把十二克朗給本街区小店舖老板还清賒欠，剩下两突曼两克朗，留在自己身边备用，就准备动身了。札琳柯拉赫把另碎小东西統統放在破箱子里，留交房主人作为欠租抵押。然后，她就打了一个包袱，里头包着两件衣服，一件儿子的短褂，烙餅，干酪，还有两块高里貝布最爱吃的果泥薄餅。

---

① 人們为路人歇脚飲水而修建的亭子。

經过两天奔走劳碌以后，女人才弄到去馬詹德兰的通行証。轉天早晨，她就动身赶路了。她由于一时慌乱，乘錯了汽車，沒有到馬詹德兰，却流落在石姆兰。那里的警察就把她弄上开往城里的汽車，让她进城轉搭去馬詹德兰的車。

汽車在沙夷[1]停下来。天色开始昏黯下来了。从車窗外望，乘客可以看到許多新建筑，数不清的行人，綠幽幽的树木。許多男人都穿蓝短褂、白布鞋和蓝褲子，看去个个好象高里貝布似的。有两个旅客在沙夷下車，車里稍微寬敞了一些；車子又开动上路了。空气又潮湿，又悶热，暮色慢慢儿籠罩着大地。猛地札琳柯拉赫感到了一种唯独流落异乡，身无分文，前途渺茫的人才会引起的迷惘。她非常困倦，她想喝又想吃。何况，这时已是暮色蒼茫，周围的人們已打盹儿，她的孩子也在安謐地呼吸，——这一切使札琳柯拉赫倦意驟增，懵里懵懂地睡着了。待她一忽儿醒来，早已到了薩利。于是，她提着包袱，把小儿子放在胳臂上，走下汽車。这时夜闌人靜，万籟俱寂，全城好似浸沉在梦乡里。房屋，树木，灌木丛，看上去朦朦朧朧象是輕霧，但又象是被柔和的黑烟籠罩着，只有老远什么地方宿鳥哀啼不断传来，才惊破了深夜的岑寂。还有一絲灯光，不知在哪里忽明忽灭。有一家住戶的阳台上，正站着一个披白面紗的姑娘。但札琳柯拉赫却沒有四面张望；她什么都沒有听見，除了高里貝布的声音，她什么也都沒有看到，除了高里貝布的脸孔。

正碰上有两个人，坐在一家小店鋪旁边，札琳柯拉赫便向他們打听到札琳阿巴特該怎么走。他們中間有人就說，这个村子

---

[1] 馬詹德兰一城市。

正挨着薩利公路。在他們身旁正放着一碗水，女人喝完了碗里的水，轉身便走了。这里的人札琳柯拉赫虽然都不認識，但她相信她馬上要回到高里貝布身边，因而她也不再惶惶不安了。在这里，她覚得一切都很亲切溫暖，殷勤好客。最后，她打开手絹包儿。取出一克朗，給儿子买了一块烙餅，一点儿青棗和葡萄糖蜜。借着从門里投射过来的一綫灯光，她坐在門口，摊开头巾吃晚飯。等到孩子吃飽之后，她便倒在一个壁龕里过夜了。

第二天，札琳柯拉赫醒来很早。她走到广場上，就在那里花了四个半克朗，雇了一头去札琳阿巴特的毛驴。

天上烏云密集，空气又阴湿，又悶热，象是隐藏着某种难以預測的恶兆似的。女人禁不住心惊胆战起来。她輕摩着被蚊子咬肿了的孩子的脑門儿。

札琳柯拉赫无論在風雨里、在烈日下，迈过田野和窪地时，老是渾身突突顫抖。一堆堆白云、烏云，犹如鴨肚子一般，忽徐忽疾地飘过天空。赶路人走到磨坊附近，这时候，天下雨了，把札琳柯拉赫的面紗給淋透了。于是，娘儿俩便到一棵大树底下去躲雨。那儿有着一股畜肥和腐烂的臭味儿。雨势稍歇后，他們又出发赶路了。札琳柯拉赫把孩子紧摟在怀里，連头也不抬，直盯着身子底下的毛驴。她的心忐忑地猛跳着，热切地想望着与高里貝布重逢聚首。

傍晚时分，他們終于来到了札琳阿巴特。札琳柯拉赫在广場上跳下毛驴，正想掏出錢来。突然，她发覚手絹包儿已經松开，錢沒有了。莫不是有人把錢偷去了嗎？不，要是有人来偷錢，她准会发覚的。大概是她漫不經心，忘了把手絹包儿打紧吧。但如今已是无法可想了。驴主人吵嚷了老半天后，夺下札琳柯拉赫的包袱，就走了。但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她不

是到达了目的地？难道她不是就在高里貝布的身旁，在他的村子里嗎？她很快就会找到丈夫，她就要把旅途上的种种波折講給他听，那时，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在她看来，高里貝布的一綹头发，就比整个家业还珍貴呢。

札琳柯拉赫举目眺望。有一个小村子，座落在幽深的谿谷里，周围傍着山坡，种着一片片綠色庄稼。看起来，仿佛这个村庄，連同所有的村民，都沉醉在美妙的睡梦里似的。远处狗汪汪地叫，不知从哪里传来了陣陣召喚的声音："貝布，喂，貝布！……"一听見这个名字，札琳柯拉赫的心儿霍地一沉，但她馬上看到被召喚的人并不是她的高里貝布。有两头鵝正在还沒造好的屋子旁边打盹；有一只母鸡一个劲儿用爪子扒地，仿佛在找覓什么食物似的。垃圾堆里有一只破木桶，一块破綠布头，一攤黄瓜皮。离这儿不多远，还有一对羽毛蓬起的母鸡。雀儿唧唧喳喳的啁啾，不时惊破了沉寂，給这幅恬静的村景添上了一种倍加亲热的气氛。在那儿，三个孩子咧开嘴，目不轉睛地望着札琳柯拉赫。还有一个老头儿，坐在一家杂貨鋪旁边的木板上。这时，雁儿排成一綫，嘎嘎地叫着，悠然飞过天空。

札琳柯拉赫走到老头儿跟前，問道：

"巴巴·法拉赫住在哪里？"

老头儿用手指着比邻屋稍高的那所房子，說道：

"你瞧，那所有个大凉台的房子？那儿就是。"

札琳柯拉赫两手紧抱着儿子，充滿了幸福的希望，急冲冲地朝那所房子走去。她一走到房子跟前，連忙敲門。有一个麻瘢脸儿的老婆子瞅着門外，問道：

"你要什么呀？"

"我要見高里貝布。"

"你找他干嘛？"

"我是高里貝布的妻子，我从德黑兰赶来的。这儿是他的儿子——晏杰·阿里。"

"得啦，得啦！那个妻子給高里貝布赶跑了；高里貝布早跟她离婚啦。"

接着，她向四外瞧了一下，嚷了起来：

"貝布，哎喲喲，貝布！……"

門里閃过滿脸大鬍子、睡意惺忪、两眼浮肿，身穿敞領口衬衫的高里貝布。从敞着的領口，还可以看見他胸前一堆柔毛。一个黃脸儿、大眼睛的瘦小女人，挨在高里貝布身旁坐着。在她的額头上，手背上，看得見一块块烏青疙瘩。她总是抖抖索索，紧抓着高里貝布的手不放，深怕有人夺走她的丈夫似的。

札琳柯拉赫一瞅見高里貝布，就嚷了起来：

"亲爱的貝布！貝布，瞧我来了！"

哪知高里貝布冷冰冰地望了她一眼，回答道：

"走开！走开，我不認得你。"

这时候，老婆子插进了他們的对話，說：

"你要我的儿子干嘛啦？噢喲喲，你这个沒羞沒臊的臭女人，你的孩子是私生貨，休想硬塞給我的儿子！"

高里貝布又望了札琳柯拉赫一眼，說道：

"你胡扯什么？你認錯了。"

札琳柯拉赫呆若木鷄似的站立着。她决沒想到会有这样的見面。这些人的态度引起了她极大的嫌恶，她一下子把对高里貝布的情爱統統忘掉了。

"告訴你，你自个儿带儿子去，我可不喂养他。"她譏諷地說着。

高里貝布的母亲又直嚷了起来：

“这是个杂种！我怎么知道你哪儿弄来的呢？”

札琳柯拉赫感觉到她的事儿彻底失败了。她望了一眼高里貝布，但他脸上露出杀气騰騰的样子，两眼充滿了她从沒見过的疯狂的光芒。从各方面看来，目前他过着很富裕的生活，当了一家之主，正是躊躇滿志。她明白，高里貝布根本无意收养自己的儿子。他給她投来的那种深恶痛絕的目光，很清楚地說明，他甚至不屑瞧她一眼哩。坚持下去是沒有用处的。札琳柯拉赫万分怜惜地望了一眼高里貝布那个年輕的妻子，在她身上可以看到挨打后留下的許多痕迹。然后，她仿佛被一陣內心的激憤所冲动，猛然側轉身来，就走了。这当儿，高里貝布的母亲就跟札琳柯拉赫的亲娘非常相象。瞧这个老婆子摆动着她的皮包骨头的胳臂，紧步跟了上去，用札琳柯拉赫听不懂的土話[1]連罵带咒地嘟囔了半天。

札琳柯拉赫慢吞吞地往广場走去，但好象想起了什么往事似的，猛一下子站住了。她把昏睡中的小孩放在劈面头一家大門口，一面說道：

“亲爱的，請在这儿等一下，我馬上回来。”

小孩儿安靜地、听話地坐在那里，就象一个布娃娃似的。

可是，札琳柯拉赫也不想再走回去。甚至她也不想再去吻他一下。她覚得这个孩子无非是她的包袱，要吃飯的活口貨；如今她总算把他摆脱掉了。她現在这种做法，正如高里貝布和她的亲娘对她的做法一模一样。她从她的亲娘学会了这样的母爱。不，她再也不需要孩子啦。

---

① 指馬詹德兰語，与波斯語不同。

現在札琳柯拉赫真的得到彻底解放了。她孑然飄零，身无分文，无儿无女，因而感到非常舒暢。她已經获得自由了，她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札琳柯拉赫举目眺望广場。老头儿依然坐在杂貨鋪附近木料上，摇摇晃晃地在打盹儿。仿佛他长年累月呆在这堆木料上，就在这里变得老态龙鍾似的。有三个乡下男孩子在店鋪附近鬧着玩。大家都在忙着自己的事儿。有一只她从沒見过的大公鴆，扑扑扑地鼓了一陣翅膀，淸脆嘹亮地喔叫起来。誰都沒有回头张望一下，或者定神打量一下她。生活井然有序地流逝过去，札琳柯拉赫的遭遇仿佛跟誰都不相干似的。她呢，要尽快远远离开孩子。如今她已經对他不負責任了。

但天气又沉悶、又潮湿、又燥热；这样令人难熬的酷热，就象人們得了瘧疾后发高烧似的。

札琳柯拉赫无忧无虑、漫无目的地沿街曳行着。她繞过村子走到田野，这时才看到公路，于是，她沿着公路走去。在她前头，有个年青健壮的小伙子，他生着白里透紅的臉儿，手里拿着鞭子，正騎着一头毛驢，另外还有一头毛驢，却挨着他身旁奔跑。毛驢脖頸上的挂鈴，发出叮当叮当的响声。

札琳柯拉赫赶上了他，說道：

“喂，小伙子，做做好事吧。”

这个小伙子把毛驢停住，問道：

“你說什么呀？”

“在这里，我人地生疏，誰都不認識，就让我坐上毛驢吧。”女人指指那一头毛驢，說着。

小伙子一骨碌跳下来，帮着札琳柯拉赫坐上毛驢。他自己跳上另一头毛驢，連头也沒回过来瞧她一眼。然后，他在空中揮

舞鞭子，来回抽着牲口。挂鈴叮当叮当地直响，他們就动身上路了。

走过田野时，小伙子伸手折了一根大麦管，放在嘴里嗚嗚地吹起了一支札琳柯拉赫非常熟悉的曲子。这就是他們头一次相見那天，正在采摘葡萄的时候，高里貝布尽情欢唱的那支情歌：

嗳喲喲，牧羊姑娘，噢一呀一呀，
咱們一块儿蹓躂去，噢一呀一呀，
你肩上一个背包呀两个背包，
咱們一块儿蹓躂去，噢一呀一呀，
咱們一块儿坐在涼台上談心呀，
哪知道，我的情妹是你呀！

过去的岁月又从札琳柯拉赫的面前掠过：——童年时代，亲娘的恶言恶語，她和高里貝布月夜上德黑兰，还有高里貝布母亲的破口大駡。虽然她餓得发慌，渴得要命，但她心灵里却异常欢暢。她坐上毛驴，朝哪里去，——她也不知道。札琳柯拉赫暗自寻思："說不定，这个小伙子也是习慣用鞭子打人的，他的身上不是也有浓重的毛驴、馬廐的气味嗎？"

野　　狗

两三家烧餅鋪、肉鋪、杂貨鋪、药材店，还有两家茶館和一家剃头店——这些供人們解渴充飢、滿足他們最簡单需要的店鋪——就是魏拉明广場上的整个市面了。在无情的炎炎烈日底下，广場和人們都在盼望着夜色和凉风。人們、店鋪、树木、牲畜，仿佛一点儿生气都沒有了。悶热的空气凝滞不动。汽車后面揚起的尘土，遮蔽了蓝色的天空，好象使人感到格外沉悶。

广場的边沿上，高聳着一株古老的梧桐树。树心早巳枯槁，却照样倔强地伸展出弯曲的树枝。在粘滿灰尘的树枝底下，有一座土炕台，上面站着两个男孩，正大声叫卖着南瓜子和大米粥。混浊的泥水迂緩地流过梧桐树旁。这里唯一引人注目的建筑物，就是著名的魏拉明塔。它那裂痕累累的圓柱形塔身和多角形的塔頂从广場上就可望到。連那些在墻縫里营巢的麻雀，因为热得厉害，也止住了叫声，在打盹儿了。

周遭的沉寂不时被狗的嗥叫声打破。那是一头青烟色嘴脸、爪上带有黑斑的苏格兰猎狗。狗脚上的斑点，好象是它跳过泥窪时被濺上去的。它有两只大耳朵，下垂的尾巴，滿身污泥的发亮鬆毛。它那毛茸茸的嘴脸上，閃着一双聪明的眼睛。在它的眼窩深处有一种人似的神情，虽然关于这一点人們很难置信。

半夜，当它精神亢奋的时候，它的眼里閃耀着一种特别深奥、含意无穷、令人难解的光芒。它那种目光象是含着受伤的羚羊眼中流露出的那种隐痛。它的栗色眼睛里，也流露着悲伤、困倦和茫然期待的神情。但是它那种苦苦哀求的目光，誰都不注意，而且也不想去理解。它呆在面包鋪旁边，受到一个孩子——面包师的助手——痛打。接着，肉鋪里的那个伙計，又狠狠地向它扔石头。这只狗若想躲到汽車底下的蔭凉里去，就会被汽車伕用釘着鉄掌的鞋跟重重地踢一頓。当他們都厌煩了不去捉弄它的时候，梧桐树底下卖大米粥的孩子又要打它了。他把这只狗折磨得特别厉害。每当被石子打过以后，这只狗总是凄慘地嚎叫着，紧跟着这叫声的，却是哈哈的笑声和叫罵声："哈，哈，你这个不信神的畜生！"过路的人冷眼相看，也象帮凶似的，給孩子打气。他們覚得懲罰被宗教所擯弃的、有七个灵魂[1]的髒狗，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們这样行为，还被認作是虔敬上帝的功德呢。到后来，孩子把狗打得越来越狠，使这个可怜虫不得不躲藏起来。这头餓狗只好吃力地、一顛一顛地走过一直通向那塔的街道，鉆到墻边的沟渠里去。它把头擱在前腿上，伸着舌头，睡眼蒙矓地望着波浪起伏似的綠色田野。

它渾身疲倦不堪。在这潮湿、阴凉的地方，它却感到泰然自若了。腐草的气味唤起了遙远的回忆。

每当它看到綠油油的原野，它心中立刻激起了一种热烈的愿望；某种控制不住的力量逼着它行动起来，它恨不得立时起来欢蹦乱跳，东鉆西竄。

这是一种世代相传的感情：它的祖輩全是在苏格兰长大，在

---

① 穆斯林認为狗是不洁的动物，民間传說認为狗有七条生命。

寬广的草原上自由自在地欢跃嬉戏的。可是，現在它渾身疼痛，动彈不得，好象害了病，虛弱无力。它想起許多被遺忘了的往事。过去，它曾經干过这些职責：听主人的呼喚，撵走闖进院内的陌生人和别家的狗，哄着主人的儿子玩儿——对待熟人和陌生人要有分寸，并要記住吃飯的时間，这样就能得到主人的撫爱……如今，这些职务一下子全被剝夺了。

現在，它整日提心吊胆，扒垃圾堆，寻残羹剩飯，悲慟号哭，忍受人們棍打脚踢。哀叫成了它唯一的自卫手段。原先，它是純洁、勇敢、无畏，如今却变得骯髒、胆小、卑順。任何声响，任何东西都会使它馬上打起哆嗦来，即便自己的声音也使它心惊。它对废物和垃圾早已习慣了。全身发痒的时候，也不想去捉捉跳蚤。它覚得自己成了垃圾的一部分，自己身上的有些东西已經消灭了

它淪落在这个該死的地方，已有两个严冬。这些年来，它沒有吃过一頓飽飯，也沒睡过一回太平覚。也一次沒有碰上任何人来摸一下它的头，或者瞥它一眼。这里的人們，虽然外表上和它的主人一模一样，他們的举动跟它主人的愛撫却有天壤之别。它覚得，过去認識的人对它都是和藹可亲，同时很了解它的痛苦和忧伤。

在所有的气味里，独有那小孩叫卖的牛奶大米粥的香味它最垂涎。那純白的液汁，不禁使它想起了母奶的味道，立刻沉浸在童年的記忆里了。

它周身上下不覚都沉醉在一种愉快麻木的感覚中了。它想起从前当小狗时的情景，咬着母亲的乳头，吮吸着溫暖而甘美的奶汁，母亲用柔軟的舌头舐它。眼前彷彿还嗅到母亲和兄弟身上那种浓重醉人的气味。当它吃飽喝足，一股暖意在它全身的血管里舒緩地流动着。它那沉甸甸的头开始离开母亲的乳房，沉浸

在恬静的梦乡中，全身愉快地顫动起来。当它那前腿压在母亲的乳房上，奶水不由自主地流进它的嘴里的时候，該有多么甜蜜呀。身上披着柔毛的兄弟，以及母亲的撫爱的声音，——蘊藏着說不清的美妙。它又想起了从前住过的木棚子，想起了和兄弟在花园里嬉戏的情景：它咬着兄弟垂下的大耳朵，在草地上翻滚着，奔跑着，摔倒了爬起来，又往如茵的草地上奔跑。后来，它找到了另外一个爱玩的伙伴——主人的儿子。它在花园里追他，呼叫着，用牙齿咬住他的衣裳。它忘不了主人的宠爱，忘不了来自主人手中的小块方糖。主人的儿子时常同它玩耍，从来不打它，它爱着他。不久，它突然失去了母亲和兄弟，只剩下它跟着主人、主人的妻子和儿子，还有一个老僕人。它善于分辨出他們每人身上不同的气味，即使离得很远它也能听出他們不同的脚步声。每当他們围着桌子吃飯的时候，桌上常常响起一片刀叉声。而它就小心翼翼地在桌旁跑来跑去，聞着誘人的食物的香味。有时，主人的老婆不顧丈夫反对，也会随便扔給它一点东西吃。过一会儿，老僕人便走过来，喊着"巴特……巴特！……"接着就把食物倒在靠近木棚子的碗里。

日久天长，巴特感到孤独万分，不禁想念起女朋友来，而断送了巴特的，却也正是它。主人不准巴特离开院子，出去追逐杂狗。可是，有一天，正是一个秋天，主人和常来他家作客的两个男子一起坐上了汽車，把巴特也喊过来，叫它坐在他們身旁。以前，巴特和主人也曾坐着小汽車兜过好几次风；可是，这一天，它却覺得特别激动和兴奋。几小时后，他們在魏拉明广場下了車，主人和他那两个朋友走上了通往那塔的大街。这时，巴特突然被一只雌狗特别亲切的气味迷住了。这种气味不禁使它把一切禁戒都置之脑后。它在那里嗅了一陣，沒头沒脑地东窜西跑，最

后才穿过围墙窟窿，爬进了人家花园。

傍晚时分，主人的两声呼唤传进了它的耳里："巴特！……巴特！……"那果真是它主人的声音呢，还只是某种声音在耳鼓里回响？

虽然主人的声音一下子使它記起自己的职责，可是，这时确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使它离不开那女友。它仿佛覺得世界上所有的声音都沒有入耳似的。一种新的感情在它心中激蕩着。雌狗那种聞之欲醉的气味是那样强烈有力，使巴特眞的有些神魂顚倒了。軀体和理智再也不听从它的指揮了……可是不久，出现了一批持棍带鍬的人，把它从花园里撵了出来。

巴特虽然忿忿不平，困倦不堪，但心里还算平靜，赶紧去寻找主人。在几条胡同里还留有主人的一絲淡淡的气味。巴特到处查看，最后，按着脚迹，跑到城外废墟去了。但，接着巴特又跑回来，因为他知道主人巳經回到广場了。可是，在那里，主人的淡淡气味，早在各种不同的气味中間消失了。莫不是主人揚长而去，偏偏把它丢在这儿？巴特感到恐惧不安。失去了主人和上帝，巴特怎能活下去？要知道，主人就是它的上帝，主人不可能把它丢掉，主人一定会寻找它。巴特惊恐万状地滿城奔跑，到头来还是枉然徒劳。

黑夜巳降临，巴特又疲倦，又頹丧地回到了广場上——那里根本沒有主人的踪迹。它又好几次繞过全鎭，然后，它来到了它曾鉆进去找女朋友的围墙，不料洞口早被石头堵住了。巴特慌慌张张地开始用两爪掏洞，滿心希望能鉆进花园里去，但終是徒劳。这时，它巳死心塌地，便在围墙外面打起瞌睡来了。

到了深更半夜，巴特被自己的呻吟声惊醒了。它一骨碌从恐惧中爬起来，又跑过了好几条街道，到处嗅着墙根，最后，它感到

了一陣强烈的飢餓。当它回到广場时，忽然嗅到了一陣陣各种飯菜香气：隔夜的肉菜、刚出炉的面包和酸牛奶——混成一片。它仿佛覺得自己犯了錯，流落在异乡。現在，它不得不向那些类似主人的人們哀求乞食。只要别处来的对手不把它攆跑，它会一步步地把这个地方上的霸权夺到手里；或許，还会有一位闊佬来庇护它哩。它小心翼翼地走近刚开門的面包鋪，烤面包的香气一陣陣从里面散发出来。一个腋下挾着面包的人在叫着巴特："过来……过来！……"这声音使巴特听了多么陌生、新奇！那个人扔給它一小片热乎乎的面包。巴特經过短时間的犹豫，吃下那片面包，搖了搖尾巴。这个陌生人把面包放在小台阶上，細心地撫摸了一下巴特的头，然后伸出两手，很快地把它的頸圈解下来。巴特这时有多么輕松自在啊！好象它的全部职責和义务一下子都被解除了！可是，当巴特第二次搖摆着尾巴，走到面包鋪老板跟前的时候，只落得一頓拳打脚踢，于是，它尖叫着，逃跑了。面包鋪老板走到沟渠旁边，仔細地洗着他的双手。巴特看見它的頸圈已經挂在面包鋪的門上了。

从那个时候起，人們只管用拳打、脚踢、石块、棍子来对待巴特，仿佛大家都是它的死对头，只有百般折磨它才感到痛快似的。巴特覺得它已陷入另外一个天地，在那里它覺得很不自在，誰都不了解它的思緒和愿望。头几天，它覺得眞是痛苦难熬，后来却也慢慢地习以为常了。它时常在一条小街尽头的垃圾堆里东掏西扒。有时它在那里弄到一些吃食：骨头、油渣、肉皮、魚头。巴特整天在肉鋪里，或是在面包鋪門前厮混，目不轉睛地盯着肉販子的手。但，它所得到的殴打比肉骨头还多。它只好暫时适应着这种新生活。对于过去，只在它脑海里留下了一些模模糊糊的記忆以及某些气味。每当它感到特别痛苦的时候，它就回忆

那失去了的天堂，借此寻求安慰。

最使巴特感到痛苦难忍的是人們的殘酷。它好象是一个整天挨打受气的小孩子，可是，在新的生活里，它多么需要得到人們撫爱啊。它的两眼老在祈求着爱撫，只要有人对它表示同情，或則撫摸一下它的头，它都情愿献出自己的生命。它恨不得表达出它的那种爱情，为人們效命立功，以表示它的赤胆忠心和奋不顧身……但是，它最后感到，人們并不需要它那种耿耿忠心。无論走到哪里，人人对它都表示深恶痛絕。巴特所作的种种試探，原想博得这些人的青睞，結果反惹起了他們更大的憎恶和憤懣……

巴特直挺挺地躺在水沟里。它好似作了噩梦，陡地哀叫起来。清醒以后，它想大吃一頓。烤羊肉的香味扑鼻而来。它飢腸轆轆，餓得实在难受，簡直忘掉了自己的一切痛苦。它吃力地爬了起来，跌跌冲冲地向广場爬去。

这时，一輛汽車大声吼叫着开到广場上，車后掀起了一股股灰尘。車里出来一个男子，走到巴特跟前，撫摸了一下它的头。那个人并不是它的主人，这一点巴特是不会弄錯的，因为，主人的气味它还記得很清楚。但是，这个撫摸它的人，到底从哪儿来的呢？巴特搖晃着尾巴，惊疑地打量着这个人。莫非是他認錯了吧，因为巴特的頸圈早巳沒有了，干嗎需要他来撫爱呢？可是，那个人走了回来，又撫摸了一下巴特的头。巴特便跟在他的后面。那个人走进了巴特非常熟悉的那家酒館，那里老是发散出各种各样飯菜的香味。他在靠墻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吩咐堂倌端来热餡餅、酸牛奶、鸡蛋和另外一些食物。他不时地把餡餅蘸着酸牛奶扔給巴特吃。它起先是狼吞虎咽，后来是細細嚼弄着。巴特怀着感激的心情不住地搖着尾巴，眼睛死盯着这位恩人。眞不知道这是在幻梦中呢，还是在世間？巴特飽餐了一頓，

誰都沒有打攪它，誰都沒有揪过它。莫不是它眞的找到了新的主人吧？那个人不避炎热，站起身来，走到大街上，朝着塔前走去。他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就走进曲里拐弯的胡同里去了。巴特紧跟着他，一直到了城外。那个人走向一堆废墟，从前巴特的主人也曾經到过那个地方。說不定，这些人到这里来寻找他們的异性吧！？巴特躲在墻洞阴影里等着。然后，他們从另外一条路又回到了广場。那个人又摸了一下巴特的头，在广場上蹓了一圈，便登上了汽車。巴特不敢爬进汽車，只好靠近汽車呆着，哀告似地瞅着新的主人。驀然間，汽車嗚地一响，沿着尘土飞揚的道路开走了。巴特就赶紧跟在后面追。不，这一次它决不能讓这个人跑了。它气喘咻咻，不顧全身疼痛，用尽全力，連跑带竄地追着汽車。汽車駛出城外，已在草原上奔駛起来。巴特虽有一两次赶上了汽車，但最后还是落在后面了。它虽然拚命地追赶，但汽車到底离它越来越远了。巴特毕竟又失算了。它怎能賽得过汽車呢？巴特已是精疲力尽。它的心拚命地跳着，它猛地覚得軀体不听它使喚了。一切努力全都落了空。如今，它眞不知道为什么要跑，該往哪里跑。这时，巴特眞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門。它停了下来，沉重地喘着粗气，舌头搭拉在嘴外，眼里漆黑一团。巴特低下了头，非常吃力地从道旁爬到田边的沟渠那里。它凭着从沒欺騙过它的那种特殊的感覚，恍然明白，它再也爬不起来了。脑袋昏暈，知覚麻木，腹部突然剧痛，眼里翻白，渾身抽搐，四肢逐漸失去知覚。巴特全身冒着冷汗，凉嗖嗖地反覚舒服起来。

日落之前，有三只餓得发慌的烏鴉，在巴特的头頂上盘旋着。其中有一只烏鴉小心翼翼地低飞下来，細瞅了一眼躺着不动的巴特，但一看淸它还沒有断气，便又高高地飞了起来。

終于，三只烏鴉一同飞下来，啄食巴特的栗色眼睛了！

爱国志士

賽伊德·納斯罗拉·瓦里平日的生活，实在够呆板了：每天出門上班，下班回家，来回走过哈馬姆·瓦齐尔大街。直到第七十四年上，他才头一遭有个机会出国，而且不是去别国，恰恰是到印度去。老实說，直到如今，就連国內他也根本沒有游历过，甚至他的故乡——卡香，他也沒有見过。德馬溫特①三日之行，要算是他一生中唯一的远行了。但是，一路上碰到那么多的麻煩和周折，竟使他对出門旅行兴味索然了。更有甚者，倦游归来一看，家室已被偷窃一空。显而易見，从那时起，賽伊德·納斯罗拉的思想里，就产生了一种模糊不清的畏惧远行的心理。

賽伊德·納斯罗拉毕生献身于科学，直到两年前才有家室。賽伊德·納斯罗拉熟諳波斯文学、阿拉伯語与法兰西語、西方哲学、东方哲学、神学，以及古今科学；他本人虽然沒有著述，但名声非常大。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他每年都要把自己治学的点滴心得奉献給全人类。他可不象这样的学者、文学家：他們得到声誉只是靠某个政治机关的支持，靠逃亡国外的人物的帮助，或者靠編纂替自己吹嘘的、內容极其空泛冗长的文章。他也不象

① 德黑兰以北的一个村子。

某些人那样埋头在废書故紙堆里搜集評注，剽窃别人的詩韵，和編輯俗不可耐的劣詩，猎取到富貴功名。他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专門拍馬逢迎的人。

賽伊德·納斯罗拉認为，随便写本書，是有損自己的体面的。他說阿拉伯語时，发言总是极其純正，使听者对他的渊博学問絕不会发生半点怀疑。别看他說話总是慢吞吞地，咬着一字一句，可是，沒有一个語言学家能从邏輯和語法的观点出发，在他的言詞中挑出一丁点儿毛病来。这是因为賽伊德·納斯罗拉已把下面这句諺語当做座右銘："一言值千金，閉口似珍珠。"并且，他認为，万一要說話，那么，每句話都得經过反复思考，方始可以出口。就是这样，他才声譽斐然，名揚四方了。

有一天，教育部长哈基木—巴什—普尔为了一件很要紧的事情，特地把賽伊德·納斯罗拉請来。开头先是一陣寒暄恭維，接着是沒完沒了的諾言約許之类的老套，以后，哈基木—巴什—普尔才甜言蜜語地对賽伊德·納斯罗拉說了下面这番話：

"由于我們古国——伊朗——在教育方面取得了无比惊人的成就，所以已成为全世界人們惊叹不止的对象。作为雅利安族的搖籃，拥有几百万說波斯語的人民的国家——印度，倘若对我們輝煌的教育成就，特别是在創造新語汇方面的成就認識不足的話，那是非常令人惋惜的事。因此之故，唯有您才能荣任我国的使者出国訪問。"

为了让賽伊德·納斯罗拉随身带有相当可信的証据，哈基木—巴什—普尔把一本由科学院出版的、并經国王签署、深得当代伟大的学者贊許的小詞典① 交給了他。同时，部长先生还遞

① 作者指的是《新語詞典》，伊朗科学院1936年出版，目的是代替旧的阿拉伯語汇。

給他一包印着哈基木—巴什—普尔本人那副神态傲慢、象煞有介事的脸相的側身、正面和半背影的照片，請賽伊德·納斯罗拉把这些照片分送給所有的新聞記者，让他們拿去用来装飾他們报刊的版面。

哈基木—巴什—普尔那种异乎寻常的殷勤恳切的情誼，給賽伊德·納斯罗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一想到要离开老妻爱子，同时又得长途跋涉，远渡重洋，这位学者不禁万分为难地搖了搖他那紅赤赤的、光禿禿的脑袋，故作冷靜地露出笑容，推托說他年迈多病，拒絕了教育部长提出的建議。而且，他还暗示說，最好把这一重大使命交給别位学者和文学家。可是，哈基木—巴什—普尔仍旧固执己見，說賽伊德·納斯罗拉不但在文学界地位显要，而且年高望重，声誉卓著，只有他才能胜任这样重大的使命，何况这个使命又是最严肃的国家机密。最后，賽伊德·納斯罗拉实在无可奈何，只得頗为荣幸地接受了这一崇高的任命。

走出了哈基木—巴什—普尔的办公室，賽伊德·納斯罗拉猛然回想起赴德馬溫特的旅途中所碰到的种种艰辛和风波。一想到远行印度的情景，这位学者心中立刻恐惧不安，脑袋发暈，連脚底下的土地也旋轉起来了。所以，他刚踱回自己的办公桌旁，馬上按了一下电鈴，叫人送杯水来。心境稍微平靜之后，便极其冷靜地开始思量起来。一方面，賽伊德·納斯罗拉实在不忍跟老妻爱子离别，害怕旅途中带来了生活上种种麻煩，同时，他还担忧自己凈重八、九十公斤的体重必然有所"减少"。可是，物質利益、荣誉、款待，加上官費旅行，却又重压在他心中天秤的另一端。不过，話又說回来，賽伊德·納斯罗拉仍然心神不宁。他認为世間最珍貴的东西，莫过于个人安逸的生活，而且，他絕

对不相信：为了未来的收益就值得拿眼前的悠閑生活去冒险。他思前想后，反复盘算，不禁对哈基木—巴什—普尔产生了憤恨之心。同时，他又不能拒絕这一任命，因为这毕竟是部长大臣授予的使命，何况又是个公差。

不管怎样，賽伊德·納斯罗拉开始准备远行了，因为，他当然更不会閉着眼睛，瞧不見借着旅行之便捞一笔好进帳。

賽伊德·納斯罗拉是个最貪吝的守財奴，而在这次远行期間，除了出差費以外，他还能得到双份的薪金，和一笔防备天气恶劣时必要的补助津貼。此外，他还有一个异想天开的幻想：說不定他也能象白尔才外医生那样，从印度带回来有如«卡里来和笛木乃»之类作品，因而名留青史，永垂不朽。他暗自嘟囔着："倘若这位甜言蜜語的波斯人到了孟加拉，印度全国的鸚哥語也就失去了甜味啦。"

不久，賽伊德·納斯罗拉奉命出国的消息到处传播开了。亲友們和同事們紛紛前来向他祝賀，并希望他諸事順遂。但他却煞有介事地闔上眼睛，搖着头說：

"为了亲爱的祖国，非去不可！"

一个月来，賽伊德·納斯罗拉請了許多星相家占卜算命，择定了黄道吉日。那一天到了，賽伊德·納斯罗拉先头頂«古兰經»[①]作了一切必要的仪式，接着就在攝影記者的一片忙乱声中，动身启程了。

由德黑兰到阿赫瓦兹[②]途中，賽伊德·納斯罗拉覚得已很劳累。但他照样視察了阿赫瓦兹当地教育局的工作，并且还对該地学生稍加測驗。当地学生說的都是阿拉伯話，这位学者对

---

① 据迷信，在«古兰經»底下走过，万事順遂。

② 伊朗呼席斯坦省一城市。

学生們的发音竟然吹毛求疵，极力挑剔。当地各政府机关的要人都来拜訪他，每人都再三請他到自己家里作客。无奈他又劳累，又是有病在身，一一謝絕了他們的邀請。无論他走到哪里，总是仪式隆重，邀他发表演說，加上报紙上无穷无尽的阿諛逢迎的文章，更把他攪得疲倦不堪。賽伊德・納斯罗拉的唯一愿望，原是不要攪乱他平靜单調的生活。虽然如此，他还是打算写一篇恭維哈基木—巴什—普尔的文章，其中充滿着冠冕堂皇、高貴华丽的阿拉伯詞句，并且滿篇都是哲学上和宗教上极其深奧的推論。說实話，他目前还騰不出时間来，同时，旅途中激蕩不安的情緒也很难实現这一愿望。每当汽車駛过坎坷不平的險道，賽伊德・納斯罗拉总是提心吊胆，一面暗暗作着祷告，一面从口袋里掏出折得整整齐齐的手帕，揩着額前的豆大汗珠。

在霍拉姆沙赫尔[①]，賽伊德・納斯罗拉受到当地的殷勤款待；船票早已給他买好了，途中的必要用品也已备妥。当晚下榻在教育局局长家里。賽伊德・納斯罗拉却作了一整夜噩梦。轉天早晨，主人陪他去观賞河口风光；他不由被大海吸引住了。他覚得又惊异，又新奇，左顧右盼地观看排列在沿河两岸的椰枣树，及港內停泊着的小艇和白色輪船。从前，他只在地图上見过大海，在書画上見过椰枣树。現在他亲眼看到这些东西了！他馬上想起了旅行具有說不尽的妙处，古人也曾在書中竭力贊揚过。他頓时覚得世界眞是烟波浩瀚，奧妙无穷。他甚至自言自語地說："唯有走遍天下，方有丰富的人生經驗。"想到这里，竟飄飄然喜不自禁。可是，这位学者一想到今晚就要登輪，他的心馬上噗通噗通地跳个不停，覚得疲憊不堪了。

---

① 旧称莫哈比拉，是卡隆河与沙瑰—艾尔—阿拉伯河入海处的港埠。

启碇之前，赛伊德·納斯罗拉虽在各处作客，但心中頗不自在，犹如需要作危急手术那样的惊惧万状。他千方百計地逢人打听有关横渡大海的情况。将近黄昏时，传来了輪船有如悲泣般的汽笛声。赛伊德·納斯罗拉的心突地一沉。送行的人們已把他的行李从海关取出来，装上了小船，載着这位旅客的那只小船，直向巨輪駛去。赛伊德·納斯罗拉把装着新語小辞典和哈基木—巴什—普尔照片的皮包紧紧地放在肚子上。小船一晃一晃地駛去，海浪在月光下閃着銀白色的光，河岸上深綠色的椰枣树默默无言地佇立不动。赛伊德·納斯罗拉又厌恶、又仇恨地环顧周围的一切景物，如同一头带着华丽装飾等待被杀供祭的駱駝一样。他觉得，仿佛所有这些仪式都是特意要来誑騙他似的。小船簸蕩不定，海浪泼濺船舷。赛伊德·納斯罗拉不禁感到，他的生命面临着严重的危险。他为了掩飾自己的恐惧不安，于是就用漂亮的阿拉伯語跟船伕閑聊天。可是，那个船伕偏偏听不大懂，只能答上了一两句粗俗卑野、不堪入耳的話，反而使赛伊德·納斯罗拉更气恼了。直到这刻上，他才鬧明白：能用純粹阿拉伯語跟他聊天的阿拉伯人，恐怕全世界都找不出一个！

船上的灯火在远方閃出光亮，恰似照明灯一般。駛往孟买去的那艘輪船，实在是漂亮极了。咸味的海风带来了充滿着垃圾、烂魚和淤泥的气味。这种浓重难聞的臭味，恐怕連排山倒海的风暴都驅散不了。

首先駛进輪船船舷的是港口医生的汽艇，随后是載运貨物的舢板、駁船和帆船从四面八方向船身蜂拥而来。旅客們嘈杂的叫喊声、阿拉伯搬运伕的撒野咒駡声和輪船发动机的响声鬧成一片，震耳欲聋，赛伊德·納斯罗拉差点儿昏厥过去。后来，

一切終于平静了些，他的两只胳膊被人扶住，象孕妇一样，抖抖索索，小心翼翼地登上了跳板。一踏上甲板，他那蒼白无色的嘴唇上，便微微露出一絲强作欢顏的笑容。他的行李包都已放在艙房里，送行的人們深躬作揖，祝他一路順风，方才紛紛告别而去。

賽伊德·納斯罗拉头暈脑胀，坐在二等艙的睡鋪上，把装着新語小辞典和象片的皮包挾在腋下。虽然他滿可以乘坐头等艙，但为了省錢，他坐了二等艙，而且，如果不是有人劝阻他的話，他还想坐三等艙呢。

从艙房的窗口传来旅客的呼喊声和絞車的嘎嘎声。賽伊德·納斯罗拉站起身来，往窗外探望：远方堤岸旁的灯塔忽明忽暗，阿拉伯搬运伕正在甲板上穿梭似地跑来跑去。在賽伊德·納斯罗拉心中，絕望的念头油然而生。輪船沒有开动之前，他曾經三番五次地下了决心要回到岸上去，或者推托有病或者索性呈請辞职。不过，他心中也明白，如今已太迟了！賽伊德·納斯罗拉的脑海里猛地浮現出那些描摹海上奇遇的稀奇古怪的故事，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①]以及他从前談过的关于印度的許多历史神話。这时候，一个穿着洁淨的白制服的黝黑的印度僕役走了进来，用英語对他說了些不知什么話，賽伊德·納斯罗拉什么也沒听懂，自己学識的肤浅不禁使他感到羞慚。这时他得出一个結論：他的所謂才智广博，只不过知道家中的四壁，至于世界上有无其他語言，其他民族和其他的生活方式，在这以前，他簡直一无所知。于是，他无緣无故地把全部怨恨都发泄在那个印度僕役身上，仿佛是他才使賽伊德·納斯罗拉这样倒楣透頂。不

---

① «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

一会儿，僕役总算送来了毛巾、被褥，还給他鋪好了床。

这时候，窗外喧嚣声已經沒有了，賽伊德·納斯罗拉疲憊不堪，一栽倒在睡鋪上，便覚得那睡鋪实在太窄，很不舒服。僕役第二次敲开門，用手势說明晚飯已經准备好，然后，便在前头領路，把賽伊德·納斯罗拉带到大餐厅。賽伊德·納斯罗拉刚坐定，忽听見有两个用波斯語聊天的旅客。賽伊德·納斯罗拉对每一道菜总是疑虑重重地瞧了又瞧，尝了又尝，深怕吃进什么有害身体的或是用印度香料烹調的食物。問題是在于他迷信古代医学，将所有食物分成"寒"、"热"两种，他甚至随身带着一些祛"寒"葯，以备器官失常时服用。同桌的一个波斯人用英語喚人叫菜，管印度僕役叫"恰克拉"①。賽伊德·納斯罗拉一发现这位精通英語的老乡，这才壮起了自己的胆量。說到"恰克拉"这个字，正好使他把話头引到有关語言学的問題上去。

"印度語——是波斯語的嬰儿，"他开始說道，"远在大琉士大帝、亚历山大、瑪赫穆德苏丹②和納地尔国王③远征的时期，伊朗战士已經把波斯語带到了印度。我此次到印度去，也是抱着同样的目的。根据鄙人粗浅的看法，'恰克拉'这个字就是出自波斯文'恰开尔'，或則說，有一种印度泡菜汁，名叫'恰脫尼'，这个字的根源恐怕也就是来自波斯語吧。要知道我們語言中也有'恰什尼'④这个字。毫无疑問，世界各国語言的字根都

---

① 印度話：僕人。

② 瑪赫穆德苏丹(997—1030)，加兹涅維特王朝的統治者，曾攻打印度十七次。

③ 納地尔国王(1736—1747)，波斯統治者，以攻打印度、阿富汗及中亚一带而聞名。

④ 波斯語："恰希坦"，意思是"尝試"。主人公在此处是根据这字瞎編了一个印度字"恰脫尼"。

起源于波斯語、阿拉伯語和土耳其語，恰似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是閃、含和雅弗[1]的后裔一样。例如，'camobap'[2]这个字您認为是来自俄国的字汇吧，但我断定說，它是由波斯語、阿拉伯語和土耳其語三个字根組成的：第一个音节应該讀成'e'，而不是'a'，因为組成这个字的音节是：'ce—ma—bap'。其中'ce'是波斯字，'ma'是阿拉伯字，'bap'是土耳其字，逐字譯出便是'三水送来'。象这样的单字多得很呢！"

賽伊德·納斯罗拉在历史学和語言学上那种渊博的学識，使那两位伊朗旅客大吃一惊。同时，賽伊德·納斯罗拉継續向人家問长問短。他甚至知道了那位說英語的人从前到过印度，这次是因公到布什尔[3]去。

喝过咖啡之后，賽伊德·納斯罗拉回到了艙房。他覚得疲倦不堪，在鏡子里看到自己臉色非常蒼白，随即祈禱一番，便倒在臥鋪上睡着了。

天蒙蒙亮的时候，賽伊德·納斯罗拉感到船身有些簸蕩，朦朧之中又听到发动机的响声。但他一睜眼，猛然抖了一陣，立时覚得脑袋发疼。他发現眼前墻上貼着一大张告示，上面用粗大的紅字写着："B.I.S.N.Co. Ltd. Emergency Instruction for Passengers"。[4]

在这张告示的标题下面，是用英文写的詳細条文和插图。而且在头一幅插图上画着一个人，准备穿上专用救生圈，另外两幅插图則說明救生圈怎样套扎上去。

---

① 以上均《旧約》中人物。

② 俄語：茶炊。

③ 波斯湾一个港口。

④ 英語："不列顛印度輪船股份有限公司。旅客安全須知。"

赛伊德·納斯罗拉确信，英語——那就等于法語，两者之間只是写法上和发音上稍有变异罢了。他断定“emergency”这个英文字是由法文字“émerger”产生的，因此将上述标題譯成：“旅客怎样从水里鉆出来的須知”。赛伊德·納斯罗拉发覺艙房天花板底下有两个壁柜，里面的壁柜挂着两个救生圈，外面一个只挂着一个救生圈。赛伊德·納斯罗拉猛地瑟瑟战栗起来，轉念一想，原来欧洲的技术也不是完全靠得住。——連这么庞大无匹的輪船，保不定也会沉沒呢！

赛伊德·納斯罗拉到处翻找他的英文字典，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他想讀出“旅客安全須知”上面条文，可是他毫无办法，——只有个别的字他凭猜测稍能看懂。这时，他深信不疑，这个告示无非是說明輪船遇险时所采取的安全措施罢了。

赛伊德·納斯罗拉連忙穿起衣服，登上了甲板。他看到有两个印度人在烟囱旁边睡着了，有一个印度水手不知向何处奔去。縱目眺望，尽是一片波浪滔天的汪洋。唯有地平綫上隐现出一綫狹长的海岸。赛伊德·納斯罗拉环覻一下輪船，发现在通往头等艙的阶梯栏杆上也挂着白色的救生圈，細看上面还写着“瓦莱罗”字样。这个名字他在餐厅的菜单上也看到过。于是，这位学者猜测这艘輪船的名字定是“瓦莱罗”了。这时，正有一个身穿紗丽、耳朵和鼻子上戴着金环的印度女人打他身旁走过。……

赛伊德·納斯罗拉的脑海中涌起了成千上万起駭人的险遇。难道說两年以前他沒听到过某巨輪在大西洋沉沒的消息嗎？不久以前，他不是还在报上看到过一艘法国船在紅海上被大火烧毁了的照片？要是在二十亿条类似消息中，有一条确是真实慘案，該怎么办？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是否合算呢？那又是为

了什么呢？

賽伊德·納斯罗拉又想起了哈基木—巴什—普尔。唉，这家伙一天天地发胖起来，越发自命不凡了，其实，他不过是个目不識丁的騙子手而已。从他的办公室里发出来的那些公文稿，在詞法上和句法上不是錯誤連篇嗎？据說，按出身他是个犹太人，但是为了取得美国学校的文凭，他干脆入了基督教。而如今又在阿訇面前拚命逢迎討好！他从他的犹太妹夫那里弄来一篇卡莱尔①著作的別脚的譯文，居然还在演說时常常引用。哈基木—巴什—普尔一方面揭露了反伊斯兰教的作品，另一方面却又卫护了进步与无神論！他竟然在报紙上把他的名字和柏拉图、苏格拉底、阿維森納、菲尔杜西、薩迪和哈菲兹等人相提并論！这会儿，他，賽伊德·納斯罗拉却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只是为了那个家伙——哈基木—巴什—普尔能够挺着肚皮，神气十足地說，“瞧，印度报紙都刊登了我的象片！”哈基木—巴什—普尔把賽伊德·納斯罗拉这样声望显赫的人物作为工具，来实現自己荒謬絕伦的野心。而現在，这位学者就得把这些实际上旣非波斯的、又非阿拉伯的荒誕无稽的辞書作为礼物送到印度去！倘若在印度碰到两位聪明人呢？那他跟人家能說些什么？再說，为什么哈基木—巴什—普尔偏偏选他来担負这項使命呢？要知道，可敬的部长大臣手下，也有一些搖尾乞怜、卑躬屈膝的少年派。这些人是部长大臣的台柱，而且他們总是互相吹捧，借着“留学深造”之名，实际上却用人民的血汗在欧洲厮混逍遙！而部长大臣按月要把两三千土曼寄給他們每个人！最后，他們七拼八凑地編一本类似«先知格奥尔治及其学說»的書，再用国家的錢来出

---

① 十九世紀英国作家。

版！难道他，赛伊德·納斯罗拉，就不能跟老婆孩子一起太太平平地呆在家里，写下一些吹牛拍馬之类的废話，或是翻譯一些无聊透頂的法文書嗎？为什么他要不顧一切地冒着生命危险，活象一个冒险家或流浪汉奔往印度呢？还要带着哈基木－巴什－普尔那种荒誕不經的杰作，岂不是叫人們見笑嗎！难道就找不到更有意义的銷往国外的材料嗎？

赛伊德·納斯罗拉恍然大悟，使理智服从了他自己的感情。生活經驗暗示給他說，那些新近上台的专門拍馬奉承的家伙，总是用餡餅和抓飯——来蒙蔽众人眼目，欺騙人民，同时，也使自己发財致富、腰纏万貫。唔，难道我个人不是被迫举荐出来，贊美我們这个"光輝灿烂"的时代[①]，为了所謂"培养公众輿論"嗎？当时，赛伊德·納斯罗拉无非只想炫耀一下自己能說会道的才华，让听众們晓得他并非碌碌之辈。那时，他选择了确乎"純洁"的題目！他把祖国之母亲比作一个将被移至手术台的病人。礼薩国王（有如日里·勃拉兹那样人物）用吸血器和灌腸器来到病人的床前，使她終于死里逃生！别看他心头积郁不乐，赛伊德·納斯罗拉不免冷笑了一下。除了他以外，有誰能够发表这样形式优美、寓意深刻的演說呢？那些学者和文学家都是他亲手培养出来的，所以他很了解他們。所有到过欧洲的那些"进步派"和"保守派"，——都是一丘之貉，只是名称各有不同罢了。若說从前人們到聶哲夫[②]去是想当一个高級的宗教人物，那么，如今人們都到欧洲去，无非就是想弄个博士头銜回来哄騙老百姓。那些人眞正的愿望，只不过是滿足肚皮的需要和卑鄙的个人肉欲！

---

① 指别赫列維·礼薩王（1925—1941）統治时代。

② 伊拉克一城市。相传阿里哈里发葬在那里，因此，前往朝拜的香客絡繹不絕，是穆斯林的神学中心之一。

那些人痴想着的，也只是三层楼住宅、私人小汽車和奉命出国罢了。賽伊德·納斯罗拉虽然沒有出过国，可是他跟許多到过伊朗的欧洲学者过从甚密。比方說，无名的医生。他总是梦想自己成为什么院长，或是当个国会議員和部长大臣，可是，已故的图路贊博士却是把終生献給了科学事业。那么，为什么他——賽伊德·納斯罗拉偏要落在同时代人之后呢？是的，因为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学家！这时，賽伊德·納斯罗拉想起了当时講演的情景，听众們一字不遺地傾听着，接着又是热情地向他祝賀，甚至他还得到了国王陛下的青睞！可是，后来人家第二次請他作講演，他却回絕了。或許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如今才派他去作相当危险的旅行！賽伊德·納斯罗拉搖了搖头，嘟嘟囔囔地說道："誰想得到孔雀，就得挺身走险到印度去！"

吃过早飯，賽伊德·納斯罗拉走出餐厅。在走廊里，他碰見了那个通曉英語的伊朗人，就跟他寒暄了几句，同时抱怨天气太热。接着，賽伊德·納斯罗拉突然問道：

"您是单身旅行嗎？"

"是的。"

"要是您想尝尝伊斯法罕花生酥，請賞光到我艙房里坐坐，好嗎？"

賽伊德·納斯罗拉領着他的新朋友走进客艙，非常吃力地从皮箱里拿出来一小盒花生酥，端在客人面前，接着不慌不忙地开口說：

"人們若要研究各国語言和各門科学，恐怕献出自己宝貴的一生还不够呢。可惜，我們的生命实在太短暫了，不可能从容不迫地去搞科学。生活中极其微小的一点变化，也足以使人們碰到新的秘密。事实上，只要我們能全神貫注地去观察微不足道

的事物，并且試着加以詳細分析，那么，我們也很容易得到証实……比如，随便拿一片枯叶放在显微鏡下面，在我們眼前就会出現一个具有自己規律的新的世界。大街上一小束常見的麦秆，也可能成为多年以来哲学上辯論的題目被思索和理解……古圣先賢們說过：'鉆进原子的心脏去，你就会看到耀眼的太阳。'

"現代科学令人信服地証明：在古代被認为唯一的、不可理解的极微小的分子，却組成了整个体系。倘若我們仰望天空的时候，天体运轉的永恆不变的規律，使我們感到惊訝不已。因而，我們不得不悲观地嚷道：'我明白我竟是毫无所知！'

"我們的周围有很多秘密和未知的事物。我完全同意盖尔密斯·特利斯米吉斯脫[1]的意見，他說过，'在低等生物界存在的东西，也能在高等生物界存在。'我只想說的是：在广闊的地球上存在着那么多的民族、种族和語言，因此，若要徹底領悟他們的精神生活和他們語言中的妙諦，我們就是付出毕生精力也是不够的。不过，我特别感到遺憾的却是，我当时学习英語太馬虎了，如今要弄懂一些单詞和句子的意思实在很吃力。可惜，盎格魯撒克逊語言和拉丁語言根本不同，因此英文字句的意义，对我来說还是不大了解。比方說，这儿墻上挂着一张布告(賽伊德·納斯罗拉指着那张"旅客安全須知")，那标題的意思我猜想恐怕就是：'营救落水旅客的法則'。"

那个伊朗人嘴里含着糖，屏住气惊奇地听着賽伊德·納斯罗拉这些哲学推論，又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用意，只好表示肯定地点头說：

"当然，当然，足下所說非常正确。"

---

① 古代埃及的炼金术的奠基人。

“莫不是我們当真会遇險嗎？”

“不，您說什么啦！到底为什么？这不过是一种未雨綢繆之計。可是，意外事件当然随时可能发生。”

“就是意外事件嗎？可惜，意外事件不是完全避免得了的。”

“当然罗。”

“但是这些規則不是正好預防意外事件？”

“正是这样。”

“那么，劳駕請您費神把这张告示給我翻譯一下，好嗎？”

“那我真是不胜荣幸之至！”

通晓英語的客人站了起来，先把告示念了一遍，随后詳細地把条文翻譯給賽伊德·納斯罗拉听。“旅客安全須知”里特别指出：为了正确地使用这些救生圈，每个旅客必須試穿一下，以便事先知道救生圈的使用方法。

賽伊德·納斯罗拉全神貫注地听着翻譯，直揩額角上的豆大汗珠，然后問道：

“唔，万一輪船沉沒或是失火，那該怎么办？要知道，这是完全可能的。比方說，在去年我就听到过有一艘法国船在紅海烧毁了。我还記得——某拉丁文报紙报导过有一艘巨輪在大西洋沉沒，而巨輪上的旅客呢，直到最后一刹那，还在紙醉金迷之中吃喝玩乐呢。”

“您說的是拉丁文报嗎？”

“是的，我經常把法文叫做拉丁文。倘若鄙人所談的問題使您感到困倦的話，請您多多原諒。这实在是出于上天賜給我的那种求知欲。我向来自認为小学生，尽量利用一切机会来充实我的知識。因此之故，我倒想知道，万一輪船行将淹沒，那么，船上不会游泳的旅客該怎么办？”

“足下看見沒有，輪船兩側都有救生艇嘛。如果发生意外，立即把救生艇放下水里，先营救儿童，其次是妇女，最后才輪到男人。”

“可是，要知道人們还沒赶来搭救之前，海里凶猛的大魚会把救生艇頂翻呀！”

“当然罗，任何意外都可能发生。比方說，要是赶上倒楣，无綫电設备已被烧毁，联系中断了，而輪船正好又是远离着海岸，或者是援救船迟迟不来，人們虽然都上了救生艇，那时候也只好等死。要知道，人世間什么样的意外都可能有的。”

赛伊德·納斯罗拉摇了摇头，象似沉思地說道：

“是啊，一个人什么样的意外都可能碰上的。”

随后，他突然又問道：

“足下不是說过，輪船两側都有救生艇嗎？”

“是呀，难道您眞的沒注意到嗎？来，我可以指給您看。”

“我实在非常感謝您。請問我們这只船将在哪些港口停靠？”

“这是特別快船，因此只在布什尔、卡拉奇和孟买抛錨停靠。今天晚上，我們要在布什尔停靠一两个鈡头。”

赛伊德·納斯罗拉又沉思起来，說道：

“我实在非常感謝您。請您原諒我打扰了您……”說完，他就再也不言語了。艙房里籠罩着死一般的沉寂。

客人立即跟他告辞，走了出去。赛伊德·納斯罗拉掏出手帕，揩了揩热辣辣的前額。然后，他站起身来，躡手躡脚地走到甲板上。他在甲板两側看見一直沒有发現的那两只黑色的大型救生艇，艇身上写着“牛津”字样。他看到了写在救生艇上的船名。赛伊德·納斯罗拉又反复念了好几次：“瓦莱罗”，“瓦莱罗”，

好象他对这个字非常熟悉似的。这位学者暗自想道，这个字也許是某个希腊神或者亚述神的名字吧。賽伊德·納斯罗拉凝神眺望海浪，——海浪在奔騰呼嘯，一忽儿嗚嗚地冲击着船舷，一忽儿又是浮着泡沫，退回汪洋大海去。

碧蓝碧蓝的海水，一刹那成了一片黑水。賽伊德·納斯罗拉恍惚覺得这些海浪象是一些痛苦万状的爬虫，在顫抖着，在蠕动着；由于剧痛和忿恨，它們恼羞成怒地到处乱叫，打算在一眨眼之間把成百艘大船連同旅客一起埋葬在大海，至于旅客的智慧、学問，它們根本沒考虑到！他对大自然盲目的威力感到不可名状的恐怖。特别是他知道，在这片汪洋大海里該有多少渴望着吸吮他鲜血的猛魚海兽。难道他在霍拉姆沙赫尔沒听說过有一种鯖魚，时常把到河岸边洗衣的妇女和孩子拖进水里，把她們撕成碎块这样的事情嗎？

賽伊德·納斯罗拉仿佛覺得脚底下船身有些震动。猛听得发动机隆隆的响声，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海水。海水在奔騰澎湃，狂呼怒嘯，一忽儿退回去，一忽儿又扑向船身。而輪船依然破浪前进，后面拖着一股浪花飞濺的水流。有两只不知营巢在何处的小鳥，正在輪船上空盘旋飞翔。这一切都使賽伊德·納斯罗拉感到万分惊异而且难以置信。

搭乘輪船底艙的旅客，他們是什么样的人呢？虽然，旅客們誰都沒有露出絲毫不安的神情，但这远不能使賽伊德·納斯罗拉心境安靜下来，因为在众人之間，他是人类的驕傲，他和常人迥然不同，簡直有天壤之别。

賽伊德·納斯罗拉这时相信，无怪乎人家把卡香人叫做胆小鬼。盖罗多特还写道，古代伊朗人惧怕水和海。哈菲茲岂不是設剌子人嗎？——可他也害怕大海哪。賽伊德·納斯罗拉記

得在一本什么書里曾經讀过，当年印度阿克巴国王邀請哈菲兹[①]去印度时，但哈菲兹一看見大船和大海就吓了一跳，因而謝絕远渡重洋了。他就这件事情写道：

夜是那么漆黑，海上波涛是那么駭人。

岸上无忧无虑的人哪能理会我們的忧惧？

那个耳朵上和鼻子上戴着金环的印度女人，忽然又出現了，她悄沒声儿走过了賽伊德·納斯罗拉身旁，根本沒理睬他。这个可怜的旅行家看到，船上每个旅客都象害了病和狡猾透頂似的。他覚得仿佛他們都已串連一气要冷不防的用严刑拷打他！他立时头昏脑脹，心煩意乱了，連忙躲回艙房。賽伊德·納斯罗拉一走进艙房，脫去了外衣，就栽倒在睡鋪上。千絲万縷的恐怖思緒，在他脑海里縈迴着。現在他更清晰地感触到船身那种单調膩人的顫动了，仿佛他的感覚比往常更加精确和敏銳了。这种顫动几乎和他內心的跳动合拍。他的眼皮也慢慢地闔上，进入了梦乡。

賽伊德·納斯罗拉梦見有一大簇阿拉伯人站在船长台上。他們个个都套着救生圈，捶着自己的胸膛，一連声叫喊着："瓦萊罗"……"瓦萊罗"……另外一批阿拉伯人也套着救生圈，却从海里呼应着他們，"瓦萊罗！"这时候，賽伊德·納斯罗拉把救生圈套在他家常穿着的那件布什尔羊毛斗篷上面，緊緊地抓着儿子的双手。他刚要縱身跳入水中，但老婆一把抓住了他的斗篷，拚命纏住他不放。猛地，賽伊德·納斯罗拉从噩梦中醒来，額角上出了一陣冷汗，脑袋昏暈，嘴里发苦。后来，当賽伊德·納斯罗拉一睜开眼睛，才重新听到机器的轟鳴，并且重新感到船身有些

---

① 阿克巴是十五世紀統治印度的莫臥儿王朝的君主之一；哈菲兹則是十四世紀波斯詩人。两人并不是同一时代的人。

簸动。赛伊德·納斯罗拉又闔上了眼睛，看来恨不得立即逃出这个地獄。他不禁惦念起家庭来了。他想起了盖着大紅綉花桌布的那只四方炉桌。他多么想看到放在炉桌四周的那些暖洋洋、軟綿綿的小枕头和座垫啊。如今他一无所有，低头默想，就象想着珍宝一样。他想起了最近才咿呀学語的儿子，当然，儿子发音吐字也是很准确的。他恍恍惚惚看到，妻子把几只洗凈了的石榴特意給他放在盘子里。赛伊德·納斯罗拉还記起了他在机关里那张写字桌，以及所有一切他所心爱的物品，如今远远地离着他，仿佛都到遙远的神話世界去了！他暗自思忖，回国非坐火車不可，——走陆路，那才是最保险的途径。赛伊德·納斯罗拉从心坎里狠狠地咒駡哈基木—巴什—普尔，説这个家伙給他招来了一切灾禍。不消説，那个粗脖頸的哈基木—巴什—普尔，脸上露出一絲假笑，正襟危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心里却只管想着那伙初出茅廬的小厮，还有姑娘們的誘人的大腿。为了攫取更高的新职位，哈基木—巴什—普尔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为！他把有利可图的肥缺都派給强盜、騙子手和暴富豪門，并且对他們一律加官晋爵。他可以任命科学院院士，要求他們杜撰出而且硬要人們使用的那些貽笑大方的、愚蠢透頂的辞書！虽然，在世界上只有經过人民和作家习用和时間的考驗之后，字汇方才成为語言。而自命为独一无二的語言学权威——赛伊德·納斯罗拉，还得去普及推广这些幼稚可笑和俗不可耐的字汇！説不定，人家故意叫他去吃这些苦头吧？要知道，人們对他簡直毫无办法，他常常反对那些只有談恋爱的毕业文凭的少爷們。在这以前，他对什么都是睁一眼、閉一眼的，因此生活才能过得极其平靜。当然罗，从前他自己也只好跟着混水摸魚。而如今却为了某种无聊透頂的事业，他不得不用自己的生命去孤注一擲！

賽伊德·納斯罗拉猛地从睡鋪上一跃而起，接着又突然坐下，仿佛他的思路急轉直下似的。他忽地想起了衬褲上掉落了一个扣子。为了找点事儿干干，賽伊德·納斯罗拉便开始釘扣子，却不免想到，要是这会儿老婆就在身旁，他絕不会去干这种娘儿們的活計，当然，无論怎样，这种活計用不着他这位有学問的男人去做呀。

这时候，輪船发出汽笛声，停靠了。旅客中間掀起了一陣空前未有的喧嘩。賽伊德·納斯罗拉的心剎那間停止了跳动，他推想一定是出了什么意外事故。不过，他又馬上明白：这不过是靠岸罢了，莫非輪船已經到达布什尔？賽伊德·納斯罗拉連忙穿上衣服，仓皇地走到甲板上。港湾还望不到，只是在远方閃爍着一些微弱的灯光。大海上还可以看到两三只汽艇和帆船泊在那里等待装貨。搬运伕的叫喊声使賽伊德·納斯罗拉記起了梦景，他迷迷糊糊地覚得好象噩梦頓时变成了現实。海岸是那么遙远、昏黯，离船登岸的念头仿佛变得虛无縹緲，根本失去了可能性。他瞧了一眼手表，——已是夜深时分。賽伊德·納斯罗拉走进了餐厅，想探听一些重大消息。可是，所有在座的人(連他那个懂英文的新朋友）以及全体招待員，都給了他一种沉默寡言、悶悶不乐的印象，似乎他們大家都想瞞住他一件不愉快的消息。賽伊德·納斯罗拉不禁感到很不自在。他恍惚覚得晚餐也都沒味儿，——他甚至暗想自己已失去了食欲，一共只吃了几口湯和香蕉，实在不想給腸胃造成負担。那个精通英語的旅客跟他擺擺手，告辞了，匆匆走了出去。

賽伊德·納斯罗拉滿怀忧愁、心事重重地回到了自己的艙房。为了不被外面的噪音扰乱，他干脆把門鎖上，并且放下了窗帘。艙房里很沉悶，但賽伊德·納斯罗拉根本不想打开电扇。

他取出紙笔，想起草他那篇涵意深奥的演說，可是，思想偏偏不集中。写了一两句話，但他并不覚得滿意。后来，賽伊德·納斯罗拉却振起精神来念出如下的几行："'朕即国家！'我的目的——就是要替我們那位借助于吸血器来吮吸人民膏血的伟大的执政者进行宣传。普及教育的目的，——根本不教人民認字讀書，而是只要人們能看懂报紙上对他本人，以及对哈基木—巴什—普尔的贊揚，人人都象报紙上所教导的那样去說話和思考，人人忘掉了古老的文学語言——最崇高的波斯語言！这就是阿拉伯人和蒙古人从来沒有完成的事业！他要强迫人民使用无論是知名人士或是老百姓，——无論是薛西斯国王[1]或是已故的普通平民麦歇迪·哈桑——都不知道的、那些杜撰出来的詞汇！一切——都是空想，一切——都是謊言！他把个人利益說成是祖国的神圣利益！他是从哪里鉆出来的，他有什么权利决定我去做有关祖国眞正利益的事情呢？"

賽伊德·納斯罗拉把全文又讀了一遍，不禁苦笑着反問自己：莫不是我发了疯？这样的想法他可从沒有这么反問过，連想都不敢想呀！大概是某种神秘的力量，或是长途跋涉改变了他的思想方式吧？說不定，这都是因为失眠吧！最后，他气忿地把稿子全撕了。

这时，輪船起重机的那种单調的响声已經停了，輪船已經在拔錨了。賽伊德·納斯罗拉穿好衣服，走到甲板上。一見到船上那么多的旅客，他才放心一些。原来在这刻以前，他覚得，仿佛人們偏偏把他一个人遺留在船里一样。

可怖的烏云，卷起云柱，密布天空；港湾里的灯火，在远处忽

---

① 公元前486—465年时的波斯国王。

隐忽現。海水依然是那样黑，如同焦油一般。在天色晴明的地方，赛伊德·納斯罗拉認出了大熊星和小熊星的位置。月儿似乎低低地悬在天边，照耀着黑黝黝的水面，一道銀白色的水流迎着船头漾动；空气还是那么悶热。

赛伊德·納斯罗拉觉得心中非常痛苦，虽然他早已不激动了。一种无忧无愁的宁静心情控制了他，好象他头一次和大自然妥协了。他觉得，他从前的全部生活象是一場遙远的、不可理解的幻梦。在他的心灵中产生了一些幼稚的思想感情，却和孤独无依之感交織在一起了。赛伊德·納斯罗拉确实有顧影自怜之感。他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回艙房，拿出紙笔来，想了半晌才写道："印度历来是波斯文学的搖籃。如今，在加冕国王的庇护之下，日益增长的教育上的进步……"

他往下再也想不出什么来了。于是，他想用文学的笔調来描繪月光照耀下的海景。赛伊德·納斯罗拉又抓起笔，写道："黝黑有如焦油一般的海水，沉雷般地怒吼着向輪船发出挑战。而在天边的月儿把她的銀色盔甲投向海面，却象严酷无情的見証人似的冷笑着。"但这么几句他也不喜欢。仿佛是一种不可知的力量，把他全部的思想和深奥的理智都給吞下去了。随后，赛伊德·納斯罗拉想写信給他的妻子，但他偏偏脑袋发疼。无意間，他的目光落到天花板上，看到了救生圈。赛伊德·納斯罗拉站起身来，把艙房門鎖上，放下百叶窗，拉紧了窗帘。赛伊德·納斯罗拉瞧瞧四周，确信不会有人来打扰他后，就小心翼翼地取下了一个救生圈，放在手里掂了掂它的重量。这些救生圈是由四片直角形軟木做成，上面縫着灰色粗布。赛伊德·納斯罗拉小心翼翼地把头伸进木框里去。原来两段軟木套在他的胸前，另外两段却象背包似的挂在脊背上了。赛伊德·納斯罗拉走到"安

全须知”跟前，看着插图，照图上所指示的那样勒紧了繩子。救生圈牢牢地围住他的胸口。随后，他轉身走到鏡子跟前，仔細瞧着自己的模样儿。

賽伊德·納斯罗拉从鏡子里看到自己蒼白的脸色大吃一惊。他暗自覚得，仿佛是一个在獄中捱过了几个月的飢饉和失眠，正等待死刑的囚徒一样。他一想起了幻梦，历历如在目前：如果他掉在海里，他将置身于多么駭人的险境啊！他渾身顫抖，两膝发軟，上下牙齿咯咯作响。他按着自己的脉搏，不禁乱嚷起来，說，“瓦萊罗”、“瓦萊罗”……他的声音暗哑，头疼加剧。賽伊德·納斯罗拉默默地在心中跟妻子儿子訣别了。泪水夺眶而出，他从鏡前扭过头来，不忍再去看自己的那副脸相。他原想脫下救生圈，但一想到遇险时再套上——那可不容易，因此，他頗有远見，認为还是躺在这个救生圈里睡覚吧。賽伊德·納斯罗拉出了一身冷汗，仿佛害了一場重病。他吞了两片阿斯匹灵，念着祷文，側身倒在睡鋪上。側着身睡覚很不舒服，于是，賽伊德·納斯罗拉干脆不管它，却开始算着他那越发加剧的心跳的次数。

这位学者还沒来得及合上眼皮，就看見船上冒起了大火。他发現他自己站在甲板的駕駛台上，身上还穿着女人家的衣服，好象就是耳上鼻上戴着金环的印度女人那身紗丽。他还指手划脚地大講特講如何使用救生圈。到处是一片难以置信的汽笛的鳴声和嘈杂的撞鐘声，使他說話的声音不得不越提越高。他在講演时还不时地从皮包里取出一些照片投擲給人們。旅客們惊惶失措地紛紛跳入大海。大海里，瞪着凶恶的眼睛的大魚已把人体扯成肉块，輪船周围海面上漂滿了浮尸。猛然，賽伊德·納斯罗拉看見他的一家人，連同那个通晓英語的伊朗人，都坐在船身上写着白色“牛津”字样的黑舢板上面，不知道那个伊朗人将把

舢板开往何方。

眼看着火焰越逼越近，赛伊德·納斯罗拉也縱身跳入大海。在这一刹那，一条目光咄咄逼人的大怪魚向他迎面扑来，用它四只呆鈍的、砖石大的巨牙咬住他的胸脯，咬得那样厉害，使他頓时昏厥过去。……

第二天清晨，印度僕役在船房里发現了赛伊德·納斯罗拉的尸体，身上还套着卡住了咽喉的那个救生圈……

两个月以后，在哈馬姆·瓦齐尔大街上，数不清的人群站立在賽伊德·納斯罗拉的紀念碑周围。这位学者站在台座上，一只手把皮包紧貼在肚皮上，另一只手向前伸着，好象在指着印度似的。在雕象的座脚上安置了一个垂死之前的蝙蝠的浮雕，作为愚昧无知的恶神的象征。哈基木—巴什—普尔先生滿脸愁容，站在紀念碑前的講台上，长篇大論地報告死者的事迹。他不时說到这位学者不幸殉难是惊人的、难忘的悲剧，而且，还把賽伊德·納斯罗拉称为我們时代里最伟大的哲学家与知識渊博的学者，确是繼希腊七大哲学家逝世后一个巨大的損失。接着，哈基木—巴什—普尔轉身对年青一輩說：

“你們应該永远以这位伟大的爱国志士的行动、言論和思想作为楷模，他在为祖国效劳的途中表現了举世无比的、奋不顧身的大无畏精神，并且堅持到最后光荣殉难。每个爱国志士都有神圣的責任，刻骨銘心地牢記着这位优秀的文学家与杰出的学者的形象。我們应該以我国出了这样一位爱国志士而引为无上光荣，我們必須努力为祖国、为教育事业效劳……。”（說到这里，他喉間忽然哽咽起来了。）

“我要向科学院建議，把哈馬姆·瓦齐尔街更名为‘爱国志

士'大街，以表示我对眞正的波斯語言和我們祖先的故土的热爱。同时，我提議将死者賽伊德·納斯罗拉称为——'上帝的胜利'①，——授予他'爱国志士'的謚号。

"不，賽伊德·納斯罗拉沒有死。由于他为祖国树立了大公无私的功勛，他将永远活在人們的心里。正如薩迪說过：

死后别在黄土中寻找坟塋，

我們的陵墓是在人們心里。

"最后，我請求最高当局进行捐募，将死者遇难的'瓦萊罗'号客輪买下来，以便在教育博物館里公开陈列……"

然后，哈基木—巴什—普尔先生从皮包里掏出一迭賽伊德·納斯罗拉临行前拍摄的照片，抛到在場的广大人群里去。人們爭先恐后地搶夺着这些照片，并把照片按在他們的心坎上。过了一会儿，青少年們不禁放声痛哭，带着悲憤难抑的心情走散了。

---

① 納斯罗拉的名字如按音譯为中部波斯文，意即"上帝的胜利"。

懺　悔

热风夹杂着晒热了的地面的砂粒，呼呼地吹打着旅人的脸。炎炎日头烈火似地炙烤着人們。只有銅串鈴、鉄串鈴发出单調无味的响声，合着駱駝均匀步伐的节拍。从駱駝毛茸茸的鼻脸和下垂的嘴唇里显出的阴郁的神色看来，它們是在埋怨自己命运不济吧。

駱駝队在尘土飞揚中，緩慢地行进在灰扑扑的骯髒的土路上。极目望去，四周茫茫蒼蒼，都是土浪起伏的灰色沙漠，連一点儿綠色都沒有。只有极个别的地方，看去好象是土崗。在这迢迢千里的旅途上，哪怕是一株点綴风景的棕櫚树也看不到。人們在这沙漠里，都热得火燎似的，气喘咻咻的，仿佛跨进了地獄的門坎一样。

駱駝队赶路已有三十六天了。大伙儿口里干渴难熬，困乏不堪，而且，囊空如洗。旅客随身所带的盘纏，就象阿拉伯炎日底下的积雪一样全化完了。可是今天，在領队登上“行礼崗”，接受了香客們礼物之后，不一会儿就望見了清眞寺的金色圓屋頂，旅人們莫不額手称庆，謝天謝地。人人精神奕奕，仿佛在奄奄待毙的軀体里灌入了新的生命力一般。

哈拿姆·葛琳和阿齐兹—阿加两人都戴着被尘土染黄的披

紗。她們从卡兹文动身以来，一直渾身顫抖，苟延残喘，仿佛度日如年。阿齐兹—阿加虽然覺得自己一絲儿力气都沒有了，心里却翻来复去念道："好极了，我总算赶上朝圣啦！"跟她并排騎着毛驴赶路的，是一个黑脸膛光脚板的阿拉伯人，生着一对賊溜溜的眼睛和两撇稀疏的小髯子。他手里提着一根粗鏈条，照着牲畜受伤的两肋抽打。他时时扭过头来偷看女人的脸孔。

女人的旅伴麥歇迪·拉瑪賀·阿里，和阿齐兹—阿加的継子侯賽因，正好坐在駱駝两側的馱筐里。这时候，麥歇迪正全神貫注地在点鈔票。

哈拿姆·葛琳由于疲乏，脸色煞白如紙。她撩起了隔开馱筐的帘子，低下头来跟坐在另一只馱筐里的哈齐兹—阿加說道：

"我一看見圓屋頂就高兴极了。可怜的沙赫巴吉，看来她可不会有看見圓屋頂的幸运了。"

"但愿上帝饒恕她。不管怎么說，她倒是个正直的女人，"阿齐兹—阿加綴滿假痣的手里拿着一把扇子，这时正搖着扇子說，"她到底怎么得的癱瘓症？"

"当时她不知为啥事情跟丈夫吵嘴，硬要跟他离婚。后来，她吃了醋蘸大葱，不料，轉天早晨她就半身不遂了。尽管我們用各种办法替她医治，她的病总是不見好轉。現在我带她出来，想託至圣侯賽因来治好她。"

"說不定，路上顚顚簸簸，她的病会更坏呢？"

"不过，她的灵魂，却早已进了天国。要知道，如果香客不幸死在朝圣路上，上帝照样饒恕他的罪恶。"

"我一看見殯車，总是瑟瑟发抖。我必定要赶到圣地，在圣墓那里向至圣启开自己的灵魂。我就給自己买了殮衣，然后死也瞑目了。"

“昨儿晚上，我梦見了沙赫巴吉。嗅，咱俩都得了梦：那时您也在場。我們正在一个綠色大花园里散步。忽地迎面走来这么一个堂堂正正的賽伊德[1]：他的穿戴模样儿，是綠围巾，綠长袍，綠包头，和綠拖鞋。[2]他走到我們跟前說道：‘欢迎之至。您們带来了快乐。’接着，他就指着一座很大的綠色房屋，說：‘請到那里去歇息吧。’我就在这当儿惊醒了。”

“但愿他在阴間地府找到幸福！”

駱駝队仍然那样人声嘈杂地行进着。領队在前头領唱：

誰愿去进謁凱尔别拉，不胜欢迎之至！

誰愿跟我們結伴同行，不胜欢迎之至！

另一个人立刻回答他：

讓愿去进謁凱尔别拉的香客終身幸福！

但愿跟我們結伴同行的香客終身幸福！

接着，头一个人又唱了起来：

凱尔别拉多么令人心向神往！

凱尔别拉使人意气亢奋，

賛納布[3]的哭泣依稀可聞。

第二个人又馬上答唱：

凱尔别拉多么令人心向神往，乡亲們！

愿上帝帮助你們进謁凱尔别拉！

我愿为侯賽因教长呈献自己的生命！

头一个人揮动旗子，[4]声音越发高昂地領唱道：

---

① 在伊朗，凡自命为先知穆罕默德后裔的人，都叫作賽伊德。

② 綠色是代表穆斯林宗教的顏色。

③ 賛納布是侯賽因的姊妹。

④ 引領香客駱駝队的人，手持綠旗或黑旗。

誰不跟我念唱，就罰他爛掉舌头；
感謝上帝的爱子，最后的先知——穆罕默德！
感謝阿里·阿卜·塔里布十一个子孙，①
但愿他們的脸龐象月儿一样俊美。

念完每篇詩，香客們总是齐声歌唱，贊頌眞主。

越来越近地可以看到：在杂色斑駁的破烂土房衬景里，映現着艳丽的金色圓屋頂，美丽挺秀的寺院尖塔，还有布局整齐对称的蓝色圓屋頂。

太阳偏西，駱駝队才赶到了大街上。大街两旁都是断垣残壁和破破烂烂的小店鋪。一路上人声鼎沸，异常热閙。这里的阿拉伯人，个个生着狡猾的脸孔，头戴平頂圓筒帽，褲腿总是往上卷着。那里的人們却纒着包头布，脚上穿着拖鞋，大鬍子，手指甲都染紅了，脑瓜儿刮得晶光透亮，两手不离念珠。到处人声喧嘩，嘈杂不堪。有的說波斯語，有的說土耳其語，还有的正在說带着特有的喉音的阿拉伯語。

人群里站着几个两眼紅肿的阿拉伯女人，鼻孔里穿着圈儿，骯髒的脸上是数不清的假痣。

这些人們都是拚命用这种或那种的方法来招徠顧客。有的在朗讀追忆死者的名录，有的在捶打自己的胸膛，有的在发卖念珠和圣尸衣，有的在念咒施魔，有的在录写祷文，还有的在嚷着出賃房屋。許多穿着长襟大礼服的犹太人，却在收买旅人的黃金和宝石。

当駱駝队一停，麥歇迪·拉瑪贊和侯賽因—阿加就一骨碌跳下来，連忙跑过去，帮着女人們从馱筐里鉆出来。人們一窩蜂

---

① 阿里及十位教长，被認为是穆罕默德后裔，什叶派教徒把他們奉为穆罕默德。

冲着旅人們扑过来。每个人，抓住他們什么东西，就邀請着到他那里去。就在这当儿，阿齐兹—阿加失踪了。尽管我們四处去找她，逢人打听她的下落，到头来还是枉然。

哈拿姆·葛琳，侯赛因—阿加和麥歇迪·拉瑪賀就在泥土屋租下一个很骯髒的房間，住一宿需付七个卢比。等到住宿弄停当之后，他們又分头去找阿齐兹—阿加。他們走遍全城，向清眞寺附近鞋舖打听过，跟每个朗讀祷文的教士探听过她的下落，但她的音訊仍然是石沉大海。

广場上逐漸冷落起来。这肘天色已相当晚了，哈拿姆·葛琳第十次走进了陵墓，看見一群女人和阿訇围成团，正瞧着一个女香客抓住栅栏上的一把鉄鎖，拚命吻着它，并且大声嚷道："亲爱的侯赛因教长啊，請听我的祷告！死人复活的这一天，将要持續五万年之久，一定会吓得大家目瞪口呆，連我的头顱在坟墓里都会化成灰吧？拯救我呀，拯救我呀，我是个有罪的女人，从前犯了滔天大罪，饒恕我吧！"人們問她到底怎么回事，她一句話也不回答。劝了很久，她才說道：

"我罪孽深重，只怕至圣侯赛因不肯饒恕我！"

她老是翻来复去說着这句話，豆大的泪珠儿从脸頰上滚落下来。哈拿姆·葛琳一听出是阿齐兹—阿加的声音，就走到她跟前，搀着她的手，把她带进院子里，多亏侯赛因—阿加赶来帮助，才把她弄进屋子里。大家聞訊后都向她围攏来。阿齐兹—阿加喝了两杯甜茶，拿起水烟管，說道：她愿意把自己的事情告訴大家，但要求侯赛因—阿加必需离开这屋子。果然，侯赛因—阿加一走出屋子，阿齐兹—阿加就抽着水烟，开始講自己的故事。

"哈拿姆·葛琳，我的心肝儿啊，你可曾知道嗎，我一进喀达·

阿里——愿上帝寬恕他——的家門，三年来我們夫妻恩爱，相敬如宾，連薩吉妮·苏丹都叫她的丈夫以我的喀达·阿里当作榜样呢。

“喀达·阿里是宠爱我的。可是，在这么长时間里，我却一次都沒怀孕过，亡夫老是翻来复去說要孩子。每到夜里，他总是跟我糾纏不清，說：‘叫我怎么办呢？我可要断种絕代了！’尽管我拚命吃葯祷告，到头来我还是沒有孩子。有一天夜里，喀达·阿里突然放声痛哭，說道：‘要是你同意的話，我就弄个短期妻妾①，家里杂活就让她去做，但等到她日后生了孩子，我就跟她离婚好了，而孩子由你去带养，就算是你的亲儿子吧。’我对他——愿上帝寬恕他——这一花招表示同意，說道：‘这可沒有什么不好。一切你都不用管啦。’

“第二天我戴着面紗，出去攀亲說媒，竟把专卖酸牛奶的哈桑老板的女儿哈吉契說給了我的丈夫。哈吉契生着一脸黑麻子，眞丑死人哪。当哈吉契刚到我家里的时候，她那身衣裳簡直是吊一片，挂一块，如果从头到脚朝她撒一把黍米，那包管一顆也不会掉落在地上。何况，这女人又是那么弱不禁风，只消揪住她的鼻子一提，恐怕她馬上就会魂灵出窍。不过，还好，論身份，我毕竟是女主人，哈吉契总得干活，又做飯。

“哈拿姆，一晃眼不到几个月，她已經养好身体，开始茁壮发胖，而且怀了孕。她就在我們家里生根落戶了；她所有刁鉆古怪的要求，丈夫都給办到了。比方說，要是在数九寒天她想吃樱桃，喀达·阿里就特地为她到地窖里弄去。而我呢，恶星临头，倒楣透頂。每天晚上，喀达·阿里一回到家里，就拿着彩色絲

① 什叶派教徒中有一种风俗，即在婚前及离婚期間，可以临时娶妻納妾，不被認为非法。

围巾，逕直到哈吉契房間里去了。我只好仰人鼻息，受气过日子。呸，好一个哈桑的女儿！当初她刚来我們家里的时候，还不是一只鞋張着个嘴巴哭，一只鞋捶打自己的胸脯，那么一双破鞋呀！可如今，这个哈吉契却在我面前裝腔作势，神气起来了。

“直到那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当初我失算了，大錯特錯呀！

“哈拿姆，我咬紧牙关，熬过了十个月，可是在邻居街坊面前，我还是死要面子，装出洋洋自得的样子来。碰巧，有一天丈夫正好不在家，我就先发制人，給哈吉契个够受，叫她死无葬身之地。我还当着她面誣蔑丈夫說：‘你到了风烛残年，还爱上了那对蛙精眼珠子！你一輩子也不会有儿子的。那是杂种，可不是你生的孩子。是哈吉契跟专做杓子的麥歇迪·泰吉生的呀。’哈吉契同样专門暗地搗蛋，对喀达·阿里尽說我坏話。我干嘛講得这样絮絮叨叨，叫你們听着討厌？总之一句話，我們家里每天总有口角之爭，哪怕你堵住耳朵不听。我們大吵大鬧，叫邻舍街坊都討厌透頂。

“我心中热血滚滚翻騰，我最害怕的是她眞的生了男孩。我閉目掩卷，作过各种各样的咒語，可是一点儿不起作用，哈吉契的肚子照样一天天地鼓起来，眞气人，仿佛她吃飽滿肚猪肉似的。

“她的肚子一天一天地大起来，直到十月滿胎，临盆待产。嘿，你們猜怎么着？她果眞生了一个男孩子呀！

“哈拿姆，从此以后，我在男人的家里，已是人老珠黃不值錢了。我可不知道，哈吉契原来是生就的蛇椎骨，还是給喀达·阿里吃过什么迷魂丹。亲爱的哈拿姆，要知道，这个女人原是我亲自从清棉工人街区领来的，誰料她却反过来作弄我。她当着丈夫

面前吩咐我：'阿齐兹—阿加，快去洗孩子的尿布，你洗洗不费劲，我可怎么也动不了。'

"她一説出这句話，气得我面紅耳赤。我就当着喀达·阿里面前，不管駡她也好，駡孩子也好，馬上乱駡一通，眞是淋漓尽致。于是，我要求丈夫同她离婚，但丈夫——愿上天寬恕他——却吻着我的手，斬釘截鉄地説：'你为啥这么搞？但愿她的奶水千万别坏了，要不，对孩子可糟啦。再等一陣，等孩子开始走路的时候，我就跟哈吉契离婚。'

"但是，从那时起，我就睡也睡不着，吃也吃不下了。有一天——愿上天寬恕我的罪恶吧——哈吉契到澡塘去了，我独自留在家里，好給哈吉契下毒手。我就走到孩子的搖籃跟前，从下巴底下头巾里掏出一枚别針，掉过脸去，把孩子的天灵盖儿扎穿了，接着，我就惊惧万分地跑出屋子。

"哈拿姆，这个孩子就两天两夜吵吵鬧鬧不安宁。他的哭喊声，簡直把我的心儿都撕碎了。尽管千方百計替他医治、祷告，可总是沒有用。到第二天傍晚，孩子就咽气了。

"丈夫和哈吉契是痛哭流涕，昼夜怀念孩子！可我呢却无动于衷，冷若冰霜。我暗自寻思：至少也得叫他們难受一陣！

"一晃眼两个月过去了，哈吉契又怀了孕。这一次我可不知道該怎么办了，哈拿姆，我指着至圣侯赛因起誓，由于心中愁悶难遣，我就象死人一般在床上躺了两个月。經过十个月以后，哈吉契生了一个男孩，覺又討人喜爱起来了。

"喀达·阿里把自己整个心灵都交給了男孩。上帝賞了他一个滿头金发的儿子。头两天，喀达·阿里寸步不离，哪儿也不去。他还把睡着的孩子擱在自己面前，目不轉睛地直瞅着他。

"一切情况又象上次发生的那样。哈拿姆，我那个寃家对头

和她的儿子，我实在看不顺眼 有一天，哈吉契正忙着干活，我趁她冷不防备，又用别針往男孩的天灵盖儿上扎了一下。到第二天上，这个孩子就又断命了。家中无非又是号啕大哭，又是嗚咽低泣。你們想象得出我当时的心情嗎？我一方面感到滿心喜欢，因为我已經使哈吉契非常苦恼，給她带来了莫大的不幸。但，与此同时，我又感到愁苦万分，因为，捫心自問，我确实坑害了两个无辜的人。我老是号啕大哭，捶打自己的头。我失声痛哭，悲慟欲絕，竟使喀达·阿里和哈吉契也都怜恤我，看到我那么疼爱寃家对头的孩子，不免表示非常惊异。其实，我可不是哭孩子，而是哭我自己呀。我害怕駭人的法庭，我害怕阴曹冥府。那天夜里，丈夫就跟我說道：'这么說来，我命里注定是沒有孩子的，你瞧，我的孩子总是活不长啊！'

"数九寒天还沒来到，哈吉契却又怀孕了，这回我的丈夫沒有为孩子长命百岁专作祈禱了。他起誓說道：要是生了女孩，那就把她嫁給賽伊德；要是生了男孩，那就管他叫侯賽因，一直到七足岁才給他剃头发。等他剃去了头发之后，就拿着与他体重相等的金子，到圣地凱尔别拉朝拜去。

"过了八个月另十天，哈吉契生下了第三个儿子，但她心中彷彿已有預感似的，她一刻儿也不让孩子独自呆着。我可不知道該怎么办好：把孩子杀了呢，还是让喀达·阿里跟哈吉契离婚。哪知道这全是白費心思！瞧，哈吉契又是那么神气十足，活象家里的女主人似的。她动不动呵斥我，对我指手划脚，連一句話也不能頂撞她。就这样一直継續到男孩刚滿四足月为止。

"我老是占卜：我該不該把男孩杀了。有一天夜里，我在跟哈吉契吵开了以后，这才决定干掉这个孩子。于是，我就等了两天。到第三天上，可巧哈吉契到香料店买干紫罗兰花去了。我

就連忙跑到房間里，把睡着的孩子从搖籃里拖了出来。接着，从下巴底下头巾里掏出别針来。可是，我刚碰了一下他的天灵盖儿，孩子忽然醒了，他并沒有哭叫，反而朝我迷迷笑。哈拿姆，我眞不知道我該怎么好。我的一只手怎么也举不起来，要知道，我可也不是鉄石心腸啊！我只好把孩子重又放回搖床，連忙跑出房間。我轉念一想：孩子嘛，他哪儿有錯？問題都是在娘身上。得弄掉孩儿娘，我才能有安宁之日。

“哈拿姆，即便这会儿跟你們講起这件事，我还是渾身瑟瑟发抖。那怎么办呢？說来說去，都是我的丈夫的过錯；是他使我变成女佣人，去伺候专做酸牛奶的那个女儿！但愿他死无葬身之地！

“我偷了哈吉契的几根头发，带到拉赫恰曼街区有名的犹太人穆拉·伊勃拉吉姆那里。他給我画了一道符咒。我就把一块馬蹄鉄放在火里。穆拉·伊勃拉吉姆收下了我三个突曼，好用脂油去烧紅这块馬蹄鉄，而且，他跟我保証說，过不了一星期，哈吉契就会沒了小命的。可是，那又有什么說头，虽然一个多月过了，但哈吉契还是一天比一天胖起来，就象凱尔别拉的沃德山那样。哈拿姆，打那时起，我就不再相信占卜念咒这套玩意儿了。

“过了一个月之后，正是初冬时分，喀达·阿里得了重病。他甚至立了两回遺嘱，我們尽用圣水朝他的脖頸上洒。当喀达·阿里病情已經很坏的时候，我就到市場上去买葯。我把葯带到家里，就撒在湯罐里头，攪和了好一陣，才放到火上去煮。我給自己买了一客晚飯，一到了家里，我就独个儿悄悄地吃了。吃得飽飽的，我就走到喀达·阿里的房間里。这时天色已經不早了，哈吉契曾有两次請我去吃晚飯。可是，我却回答說头痛不想吃，最好还是空肚舒服些。

“哈拿姆，哈吉契終于吃了晚飯，就上床睡覚了。我走到房門口，側耳細听房間里有沒有呻吟的声音。可是，那时天气正冷，房門关得严絲密縫，啥也听不到。我整夜守在喀达·阿里病床边，仿佛专門在伺候他。待到大天亮，我提心吊胆地又走到房門口，細听了一会。我虽听見孩子的叫喊声，可我沒有勇气把房門打开。于是，我又回到喀达·阿里病床那儿。哈拿姆，你們猜猜，那时我心中可是什么样的滋味。

“轉天早晨，大家都已起床，我走进了哈吉契的房間。她直挺挺地躺着，就象死人一般，黑糊糊的又象一块煤，看来她翻来复去，折騰了足足一整夜，被窩，褥垫都已弄成一团糟。她身边的孩子，嗚嗚地哭个不休。我走出房間，在水池里洗了手，然后，一面哭哭啼啼，捶打自己的脑袋，一面把哈吉契的暴死事故講給丈夫听。

“当他追問哈吉契为啥突然亡故的原因时，我回答說因为她吞过各种受孕用的药丸，并且，她也肥胖臃肿得太吓人啦。說不定，她突然得了中风吧。

“誰都沒有对我发生什么怀疑，但我暗自来回琢磨：我真的断送了三条人命嗎？瞅着鏡子里自己的脸孔，連我都毛骨悚然。我这一生可以說是恶毒透頂。于是，我吃斋，我号哭，我給穷人布施，但是，我心里却怎么也不能宁静下来。

“我一想到受审之日，阴森的坟墓，一想到死亡的天使納吉尔和蒙吉尔①，天晓得，那时我会碰上什么事儿呢。我起誓愿当圣地的女僕，于是决定到凱尔别拉朝圣去；又因为喀达·阿里曾經給儿子許下了心愿，所以，我想，还是我們三人一块儿动身吧。

① 据穆斯林的說法，这两个天使司审問死者生前善恶。

但是，喀达·阿里每次总是推托說，‘咱們开年到麥什赫特[1]去。’不料，那一年瘟疫閙得很凶，他总是一再拖延行期，最后，喀达·阿里也就一命归天了。

“那时候，我就听凭自个儿支配了。按照丈夫的遗嘱，我把他全部財产卖光了。我就搭上你們的伴一同朝圣去。至于跟我同行、叫我亲娘的那个小伙子，他就是哈吉契的儿子，侯賽因一阿加。我刚才請他务必走出房間，就是为了不註他听到我講的故事。”

大伙儿呆若木鸡似的不言不語。阿齐兹一阿加眼里噙着泪花。

“如今我可不知道，上帝是否寬恕我的罪恶？受审之日先知是否拯救我？哈拿姆，多少年来我一直滿怀希望，想跟人們傾訴我心中的忧伤啊！如今，当我一切都已講完的时候，我感到如同大水浇火一样痛快，但不知在駭人的受审之日又将会怎样呢？”

麥歇迪·拉瑪贊·阿里在长烟管里拨了一下烟灰，說道：

“愿上天寬恕你的父亲吧。試問咱們干么都会聚在这儿赶路呢？三年以前，我就是在霍拉桑大路上赶馬車的。有一次，我拉着两个有錢的旅客。碰巧，四輪馬車在半路上翻了頂，其中有一个旅客当場摔死了。我就趁此机会，亲手把另一个旅客勒死，打他身上弄到了一千五百突曼。等到我年岁漸长，我才閙明白这笔錢是不义之財，必須拿到凱尔别拉去祓除。今天我給一个烏列姆[2]送了一部分錢，他就替我祓除了一千突曼。現在对我

---

① 霍拉桑省一城市。那里有什叶派教徒崇敬的第八代伊瑪姆（教长）礼薩的陵墓。

② 意即法典解释人。

来說，这笔錢要比母奶还純洁呢。”

哈拿姆·葛琳从阿齐兹—阿加手里接过水烟管，連着抽了两口，随口吐出一縷縷浓烟，沉默了半晌，才开言道：

“我非常明白：一路上顚顚簸簸，对跟我們同行的沙赫巴吉—哈拿姆来說，原是非常有害的。我甚至事前占卜，早知道凶多吉少，但我不管这个，还是把她带了出来。她是我的异母妹妹，她的丈夫却是我的情人。他把我带到他家里，就当了他的第二个老婆。我給沙赫巴吉—哈拿姆打击太大，弄得她得了瘫痪病。这回我打算在半路上把她断送了，不让她分到父亲的遺产。”

阿齐兹—阿加高兴得落下了眼泪，但又呵呵笑了起来。

“唔，原来您也是……！”她开口說道。

哈拿姆·葛琳抽着水烟管，回答說：

“难道你沒听見过宣教嗎？！要是朝圣香客已經动身上路，即使他有許多罪恶，就象大树上叶子那么多，他也会变得清白无罪……”

兀　鷹*

煤油灯在壁龕的擱板上不断冒烟，坐在垫子上的两个女人好象并沒有发觉。其中一个戴黑面紗的，坐在上座，看模样，是来作客的。她使劲摇着头，不时用一张大手絹擦着鼻涕。另一个女人，戴着家織的卡其布面紗，把脸庞罩得严严的，一个劲儿假哭。

門开了，走进来一个两眼哭得紅肿的女人——原来是第二个老婆送水烟管来了。她把水烟管放在客人面前，退下去躲到远处坐了下来。突然，坐在客人身旁的那女人，抽抽噎噎地痛哭起来，又扯自己的头发，又捶自己的胸口：

“我的亲爱的比貝—哈拿姆，就算他不是丈夫，也是珍珠活宝貝儿！”她就这样嚷道，“我起誓說，我也不希罕他哪！哈拿姆，他一回也沒用过‘你’来称呼我……我的可怜的亲男人啊！他不算是寿終正寢，是突然罹难，是人家杀害了他呀。”

面紗从头上滑了下来，染成紅色的头发垂落到脸前，那女人栽倒在垫子上，一下子昏厥过去，不省人事了。

比貝—哈拿姆口里不离水烟管，回轉身对刚才进来的那女

---

* 兀鷹是一种凶鳥，专食死尸，这題目含有諷刺的意思。

人說：

“納尔盖斯—哈拿姆，这儿能找得到灰泥块[1]和薔薇水嗎？”

納尔盖斯泰然自若地站了起来，从擱板上取来了一瓶薔薇水，把它交給客人，然后輕声細气地說道：

“瞧她老是突然昏倒——只不过装假罢了。麦歇廸·拉札布咽气的时候，她还从他口袋里偷表哩。”

比貝—哈拿姆揉着病人的手，訌她嗅了一下薔薇水，病人馬上淸醒过来，站起身来，継續說道：

“你瞧，我眞是恶星高照，倒楣透頂了！今儿早晨，麦歇廸坐在床边，还对我說：‘快点支烟給我抽。’我就給他点了支烟，他抽了一口，觉得不好受，就說：‘万一我咽了气，怎么办呢，怎样来报答你呢？’我回答說：‘上帝保佑你长命百岁，什么东西我都不要。’麦歇廸接着跟我說：‘至于哈桑的事儿，可不用我替他操心，——他自己挺会安排过日子的。可是，一想起你，我心痛如絞，我实在可怜你。要是你愿意的話，你就代笔写遺囑，說我答应过給你一所房屋，写好了，我来亲笔签名吧。’”

“别难过，瑪尼日—哈拿姆，上帝保佑你的儿子身体康健，百病不染。”比貝—哈拿姆深深地叹了口气，便把水烟管递給寡妇。瑪尼日伸过手来，接住水烟管，一对金鐲子在她手腕子上黃灿灿地閃耀着。

“不，”瑪尼日継續說下去，“沒有了麦歇廸·拉札布，我在世上一天也活不下去。我是个孤苦伶仃的薄命女人，我欠的債巳經齐到喉嚨。再說，直到現在，儿子还沒有回到城里。不，我不能在这个家里再呆下去了。在这里，就連这块小地毯都不是我

---

① 灰泥块貼在病人鼻子上，据說能治病。

的，而是属于那个可怜的孤儿的。麦歇廸临死的时候，还这样向我要求过，他說：'快去找鑰匙，要不，別人就要把它搶走啦。'"

坐在門旁的納尔盖斯，暗暗地鳴咽起来。

"是的，哈拿姆，"比貝一哈拿姆又开口說道，"麦歇廸·拉札布眞是个好人，愿上帝在阴曹地府饒恕他吧！就在一礼拜以前，我曾經到他的鋪子里給孩子路吉埃买葯。尽管我再三要付錢，他——愿眞主寬恕他——无論如何不肯收下，还說：'我怎么好意思拿人家的錢……'請問，他到底害的什么病，这么快就过世了？"

"我三天三夜沒有闔上过眼皮。哈拿姆，我一步不离地守着他的病床。我还特地到甲姆清眞寺去，弄来了免做恶梦的咒符。我也請过郎中先生来看他。那个郎中先生說，病人吃多了冷食，所以叮嘱我要把烘热的带子貼到麦歇廸的肚子上去。我曾經替他做了一种犍牛大补湯，让他服用罌粟果、茴香、起絨草花、风干果子、酸橙花叶，还有其他別的灵丹妙葯。于是，他好轉了两天光景。今儿早晨，我走到他的床跟前，麦歇廸还伸出手来摸了一下我的鬈发，接着說道：'瑪尼日，你为我作了許許多多事情，要是我在什么地方怠慢过你，那就饒恕我，免除我的罪恶吧。如果說你还活着，我又弄来了別的妻房，那請你明白，我的本意也无非是为了你能有个女佣人使喚……'他居然又一次請求使他的灵魂得到凈化。那时，我連忙申斥他，嚷道：'喂，坐起来，快起床，干嘛哭哭啼啼，就象个娘們那样？赶紧到鋪子里去做生意吧。'亲爱的哈拿姆，說完这些話，我就出去打了一忽儿盹，我沒在麦歇廸身边，却叫納尔盖斯去守候他。可是，可爱的哈拿姆，我指着自己的独生子起誓說，我說的不是謊話——大約在晌午光景，我醒来睜眼一看，他的病况变得更糟了。你想想看，就在

我暂时离开他这一个鈡头里，他就突然起了变化。”

比貝—哈拿姆用手絹擦着鼻涕，含意深長地点着头。

納尔盖斯插进来說道：

“好嘛，你把一滩尿一堆粪都推到别人头上！你撒謊也得有个分寸。在他——愿真主饒恕他——还活着的时候，你就恨不得要喝他的血，剝他的皮，可現在突然他又成了你的亲人！我早就知道你是怎样捉弄他。光是我一个人伺候过麦歇廸，她呢，总是吃懶飯，睡大覚。比貝—哈拿姆，如果我說的是假話，那就让人們詛咒我的青春吧。瞧，她想把一切过錯都推到我身上。說是我杀害了他！那怎么不說是你杀害了他呢？要知道，全套鑰匙都在你手里，你掌管着一切大权，你不是还想把我撵出大門去嗎？”

“多么蛮横无礼！”瑪尼日气冲冲地說道，“誰都沒有跟你說話，可是你哪，好象稀粥里的豌豆，多管閑事瞎搶白。你得明白，小丫头，你还是个黄口小儿，我对你可談不上客气不客气啦。”

“請您祷告上帝，咒駡恶魔吧。納尔盖斯—哈拿姆，請您离开这儿吧。”比貝—哈拿姆說道。

納尔盖斯眼里噙着泪花，走出去了。

“如果說我一世享福的話，那赶驴的营生也可比做天堂吧。唯独上帝才知道我的困苦。您看，叫我怎么过日子！难道說我还能跟这个走江湖的女人在一个家庭里呆下去嗎？”

“請您别去理睬她，这比百来根鞭子还起作用。”客人回答道。

瑪尼日把刚才打断了的話継續說下去：

“事情經过是这样，哈拿姆，我正好在水池旁边，定神一看：納尔盖斯在捶着自己的头，嚷着說：‘請您到这儿来吧，麦歇廸快

咽气了！'哈拿姆，上帝保佑，百无禁忌，我連忙跑过去，进房間一看，麦歇廸全身蜷縮着，好似一条蛇，喘气已很吃力，脑袋往后仰着，咬紧牙齿，脸色煞白，就跟酸牛奶一样，鼻子伸得老长，就象一根棍儿，可是，他越发气喘不止。我就跑去取鏡子，端到他的嘴边。你猜我怎么着？我捶自己的脑袋，我扯自己的头发。愿上天保佑誰都不要碰上这样的事儿。后来，我把您从凱尔别拉带回来的一些圣土，放在水里攪匀了，想訨丈夫喝下去，誰料，这时他的嘴唇已經撬不开了，圣水从嘴边白白地淌掉了。我給他闔上眼皮，系好下巴頦，就派人去找希赫·阿里。我出了現款二十突曼，委托他去把麦歇廸·拉札布埋掉。哈拿姆，亡夫的尸体停放一共不到两个鐘头。想来这会儿，他早已入土为安了。”

瑪尼日把水烟管交給比貝—哈拿姆。

客人点着头，話又扯开头了：

“他是个多么善良的人啊，但愿他进了天国。他的灵魂快快地升天，訨他去承受眞主的仁慈吧。要知道，死人通常总要停放上好几天！……哈拿姆，請問麦歇廸·拉札布有多大年紀？”

“我指着生命起誓說，他还很年輕，身体相当結实。記得国王被刺的那年，他正好四十岁，从那时算起，大概有二十个年头过去了。男子五十岁——还算是小伙子。他正是所謂年富力壮的汉子哩。是这个納尔盖斯給他吃了毒葯啦。上帝不懲罰她，偏偏毁了我呀！啊，这种日子我膩味透啦……

“請您不要見怪，哈拿姆，他很走运，因为他的尸体沒在家里停放太久。上帝已經把它凈化，变成正人君子的骨灰。我們这班有罪的人偏偏还活着！愿眞主寬恕世間所有的奴隶吧！”

“希赫·阿里来要五突曼安葬費，”納尔盖斯走进房間，报信說。

“要是盛食物的砂鍋不盖严，怎能不染猫爪印儿？兀鷹到处嗅着猎物，一有机会，抽筋剝皮，开膛摘心哩！希赫就是找口实，想捞我一把。可惜鈔票呢，都已归到孤儿名下。麦歇廸·拉札布的那些酒肉朋友，沒有一个在死人殮車后面跟着走过七步路，可是在从前哪，就象蜜糖上的蒼蝇，尽围着他团团轉！昨天尤兹巴什来探望时，滿腔激憤說：‘难道这样就算是护理病人嗎？为什么你們不給他熬大米菜粥，不去請有名的郎中先生？’因此，今天我派人找尤兹巴什——請他帮个忙，因为，我們家里沒男人，光剩些娘們。您猜怎么着？——他却不肯来！您瞧，他居然打官司去了！”瑪尼日掉过身来，对着納尔盖斯說道：“这个希赫·阿里他要什么呀？让他进来。”

納尔盖斯接住水烟管，从房里出去，远远地走开了，而寡妇又开始号啕大哭：

“我的可怜的丈夫哪！他丢下我不管啦！叫我怎么办？！轉眼就是数九寒天，我孤伶伶一个人带着孩子，东西沒有，鈔票沒有，煤炭沒有，活也活不了呀！”

包着大纒头的希赫·阿里走进来，滿口天花乱墜地說道：

“祝您夫人吉祥如意！愿眞主保佑您，祝令郎貴体安康。但愿不要縮小您对我們的庇蔭，祝先人进入天国。麦歇廸·拉札布在世时，对我眞是爱护备至！現在有誰来关心我？可是怎么办呢，哈拿姆？我們大家都在上帝下面过日子，沒有上天的意旨，树叶子都不会落下来。該是輪到我們头上了。人生命运，就是如此这般；我們这班鄙微小人，实在无力违抗。哈拿姆，您想知道如何运到坟場的情况嗎？”

“愿他进入天国，人們小心翼翼地把他放在殮車上运走了。”比貝一哈拿姆重复着这句回答的話。

“那，死人給埋葬了沒有？他的后事办完了沒有？”瑪尼日問希赫·阿里。

“哈拿姆，請原諒我提这些鸡毛蒜皮事儿打扰了您，不过，应該直說：五突曼是不够的。这点錢只够付給掘墓穴的人。”

“那么，您就把死人丢在墓旁不管嗎？”

“不，哈拿姆，那儿有掘墓穴的。”

“誰沒有保护人，誰就倒楣啦，”比貝—哈拿姆插入一句。

“叫我哪儿弄錢去？要是人家跟您說麦歇她有一百地那①，您别相信，这全是胡扯。即便我脚底下这块小地毯，也是属于納尔盖斯的儿子的。难道你沒听說过：年輕的女人嫁了老男人，实惠好处多得筐儿挑嗎？哎喲喲，老天呀，她积攢了整整一口袋，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您干嘛不向她要錢呀？我哪儿有喀隆②的宝庫？我是个孤苦伶仃的薄命女人，身边啥也沒有。請問我上哪儿取錢去？不过，还是赶紧写个收条吧，否則，有人爱管閑事来检查一下，哪还会有好事情嗎？”

“請千万别縮小您对我們的庇护吧！当然，我們也是不会忘記效劳……遵命，立刻从命。”希赫·阿里卑躬屈膝地說道。他蹲下来，写了一个紙条，交給瑪尼日。瑪尼日取下挂在她脖子上的錢包，掏出来一些鈔票，一一点交給希赫·阿里，接着把收条放到錢包里，又是大发牢騷：

“我是个上了年紀的女人，好容易积攢了一百地那，心里想到圣地朝拜去。現在有誰給我鈔票呢？如今叫我怎么办丧事呢？有誰給我鈔票在头七的夜晚准备安葬后的宴席呢？”

“您别担心，我在您身旁，用不着害怕。一切都由我承担下

---

① 地那，伊朗貨币。

② 《圣經》中的一个富翁。

来。要知道，我对麦歇廸賀是感激不尽。請您尽管吩咐就是。”希赫·阿里說完后，轉身就走了。

“要知道，人們通常都不在丧期停尸的屋里过夜。幸亏叫人很快就把他抬走了。”比貝一哈拿姆說道。

“把我跟他一块抬走，也沒有关系，反正我在这个世界上也活不下去了。只要請您想一想，我已經耗掉了五突曼。这全是从我的腰包里掏出来的。我怎能跟納尔盖斯一起住在这个家里呢？您沒想到她是个害人精呀！”

瑪尼日向四围扫視一眼，咕咕噥噥地說道：“上天啊，她是魔鬼打发来的，是个尅夫扫箒星，而且还带来个詭計多端的老娘們。”

門开了，納尔盖斯跟她的母亲走进来了。

“您好！那么大的煤油味儿！您是活人嘛，坐着聞不出来？”

納尔盖斯把灯芯捻小了。比貝一哈拿姆在納尔盖斯的母亲跟前略微欠身行个礼，馬上又坐下了。納尔盖斯低着头，开始哭哭啼啼。她的母亲，是个白发蒼蒼的女人，安慰女儿說道：

“犯不着这样哭哭啼啼！反正上帝不饒恕。上帝看到你和你的孩子們在这个家里孤苦伶仃，受尽欺侮。这儿大家——都是嬸嬸和侄女，而你們——却是外人和私生子。最后，你也应当拿到一笔生活費。誰都免不了死掉男人的，即便是奥姆一奥里一芭妮[1]——我愿为她奉献自己的生命——也当了寡妇。自己要留神，別让人家偷走你的东西。”

納尔盖斯眼里噙着泪花，走出了房間。

“您听着，我跟您說話，”老太婆对瑪尼日說道，“我可不是細

---

[1] 什叶派的第一代教长阿里的妻子，她丈夫被凶手杀害。

条子楊柳，任多大的狂风也动摇不了我。人死一回，无非是大哭一場罢了。既然麦歇廸已故世——但愿眞主饒恕他——我得安排我女儿的后事。她和她的三个孩子——他們一个比一个小——，也要糊口过日子。現在我要求今儿晚上把所有的房門和帐册都查封起来。虽然，上帝不許人們张着嘴巴沒飯吃，要等这些孤儿长大成人，那是駱駝尾巴伸到地上，日子还长哩。您得尽快指定原告的代表人。”

“难道我应当样样照办嗎？难道我說过不要查封的話嗎？难道我不該把东西收拾得整齐一点嗎？！瞎子指望上帝——那不就是一对錚亮的眼睛嗎？請您自己去叫阿訇和教士来查封財产吧。”

这时候，納尔盖斯走进来，端来一碗茶，遞給了她母亲，嘴里嘰哩咕嚕地說：

“唉，已經晚啦，应当早点想到这一着就好啦。”

瑪尼日轉身对着比貝一哈拿姆，暴跳如雷地說道：

“多么卑鄙！簡直吓人啊！天啊；她一个人嫌不够，还領着老亲娘来！要知道三个鈡头以前，她的丈夫还活着呢！呸，眞是天下奇耻大辱！麦歇廸亲口留言把鑰匙託付給我；他不愿让鑰匙落到下賤婆娘的手里。这会儿，您不妨去找公証人，查封全部財产吧。好嘛，我馬上把鑰匙交給公証人。希赫·阿里刚来过，跟我要走五突曼。我是个可怜的、受折磨的、倒楣透頂的女人。我到哪儿都是恶星临头，劫数难逃！我把一輩子都交給了这个家庭。轉眼就是数九寒天了。看在死人——愿眞主饒恕他——份上，我还得尽量张罗着。要不，哪怕沒衣沒鞋，我也早就离开了这个家。自从麦歇廸故世后，家徒四壁，阴风惨惨，仿佛陌生地方似的。三天三夜我沒有安宁过，但，当药石罔效，万事全休，麦

歇廸在我眼前咽气的时候，瞧他的心肝儿納尔盖斯—哈拿姆，却象一只如痴似醉的孔雀走进了房間，开始装腔做势，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他哩。就这样，我心里一恨，把房門关上了。”

“得了，得了，”納尔盖斯打断了她的話，“你关上房門，偷东西更方便呀。撒謊的人最健忘——你說話老是不一样，簡直是前言不搭后語。是我在伺候麦歇廸，是我替麦歇廸著衣穿褲。你呀，象死人一样，一覚睡到大天亮。麦歇廸在临死以前，說实話，他并沒有病痛，也不算是一病不起。那时候，他还沒有死絕，还在一上一下吸气，可是你呀，恨不得快点把他的珍珠宝貝弄到手，早就把他的眼皮闔上，急急忙忙把他埋掉了。你以为我傻嗎？你干嘛关上門躲着我，——那还不是想私吞家当呀！等到完事以后，你好象把盆盆罐罐都摔到我头上来了！”

瑪尼日馬上冲着納尔盖斯，滔滔不絕地唾罵道：

“好一个下流的婆娘，你敢当面胡說八道。我篩过面粉，挂过篩子，自己心里有数。最好还是想想你自己吧。麦歇廸还健在的时候，若要找到他，总得到你房間去找。每天傍晚，正是他該要回家的当儿，你总是打扮得花哩胡哨的，搽脂敷粉，描眉涂唇，两只胳臂张开着，去迎接他，摟抱他，跟他眉来眼去，拚命勾引他到你臥房去。你搶走了我的丈夫，你毒害了我的丈夫，——我就是在他的家里白了头发，把相貌堂堂的儿子教养成人。我的錢是靠自己干活，辛辛苦苦掙来的。你呢，却去找巫师，念咒施魔，无恶不作，弄走了我的丈夫。不信，現在到你房里去抄查，就会找到不少不少巫語咒符。麦歇廸病着的时候，还不是你要我替他换衣服嗎？要是为了……”

可是，納尔盖斯的母亲打断了她的話：

“你得了吧，狗噴唾沫星子，污浊不了海水。还是住嘴吧，要

不，我就活活地惩治你。好嘛，你想断送我的女儿一生，逼她害肺痨不成？哼，当然，我的女儿又年輕，又标致，她的每一根头发，都会叫人銷魂失魄。麦歇廸本来已老不中用啦。但是年輕的女人，誰能不喜爱呢？”

“請您祷告上帝，咒罵恶魔吧！”比貝—哈拿姆苦苦哀求起来。

“可是当家作主的是你，”納尔盖斯嚷道，“全套鑰匙，全部收支，都在你手里！我只是哈腰叩头伺候你，就象女奴一样。只是看在麦歇廸份上，我才百依百順地听从你的一切吩咐。你每天晚上总是咒罵他，虐待他，因此，他不得不躲到我房間里来。我知道，你想叫我把他撵出房外，你想陷害他，弄到最后干脆杀了他。你和他老是吵嘴，沒完沒了，可是現在他死了，却一下子成了你的心上人！”

“麦歇廸他本来不該把你这冤家对头——小老婆带进家門。男人看見有人指点妻子的痛疮疤，尙且不兎大发脾气，丈夫領着小老婆进門，怎怪得女人要憤恨呢？这头老毛驴，活着的时候，尽做缺德的事，把我折磨得好苦啊。現在他还把你留下，自己却到地下黄泉去了。”

“都怪你自己不好。不会管家、不会侍候丈夫的女人，就該倒楣——只好在家里等着冤家对头。不过，这一切都已过去，可以撇下不談。但眼下私吞孤儿的财产——却是一桩罪孽。說实話，你手上的这对鐲子也是属于孤儿的。直到今天早晨，你也只有一只鐲子，請問你哪儿来的另外两只鐲子？”

“这个納尔盖斯仗着她这嘴头子，想发横財呀！我二十五年来在丈夫家里，手脚不停忙着干活。她是昨天刚进門的女人，我的細輭首飾，她哪能都見过。現在我就說說他……”

"哈拿姆，請您祈祷一下，"比貝—哈拿姆压服了这个好抬杠的女人，說道，"突然不說話，这是褻瀆上帝的行为！要知道，亡灵还听得到您說話哩。您亲口說过他死后还不到三个鐘头。請您想想他的孩子吧。"

"你以为，在坟边哀哀痛哭的孤儿，他們都是在父亲临死时生下来的嗎？"瑪尼日带着万分輕蔑的口吻說道。

"噢喲喲，我倒楣透頂，死人呀，你瞧！"納尔盖斯的母亲眼泪汪汪地嚷道。

"亲人們，請看：麥歇廸，麥歇廸到場了！"比貝—哈拿姆怪声怪气地嚷了起来，馬上啞然无語，仿佛她的舌头不能再动弹似的。

門开了，麥歇廸突然到家了。他穿着一袭被污泥弄脏了的白殮衣，脸色发青，蓬头散发，身子貼着門框，站立在房門口。女人們一下子都嚎叫起来。

接着，瑪尼日惊惶失措地从脖頸上取下錢包，連同一串鑰匙和鐲子，一块儿擲到麥歇廸脚跟前：

"不，不，不准走到我这里来！拿着这些东西，滚开吧，你这个死人，死人，……拿着你的鑰匙，还有我从箱子里取出来的一百突曼，錢包里还有一张五突曼的收条。你收下，快滚开。饒了我吧，滚开，滚开。"瑪尼日嚷着嚷着，躲到比貝—哈拿姆背后去了。

納尔盖斯打开了头巾包，取出一些东西，也給麥歇廸擲了过去：

"这就是你的假牙，还有我扣下希赫·阿里的五突曼，你收下，滚开，快点儿滚开吧。"她說着說着，用手掌捂着脸孔，直冲母亲扑了过去。

“那些就是化了麥歇廸五十奕曼的牙齿啊!”瑪尼日低声嘰咕說道。

麥歇廸大吃一惊，嘴边浮着一絲冷笑，回答道：

“請你們別害怕，我沒有死。只不过是一次很小的中风，我一到坟里，就清醒过来啦。”

“不，不，你已經死了，快滚开，让我們安宁一点吧！要知道，你本来不喜欢我的，你那个心爱的老婆——就在那儿。”瑪尼日嘟嘟噥噥地說。

“天呀，我并沒有死！人家还沒来得及撒土，……我就清醒过来啦。……挖墓穴的吓傻了，我就一骨碌爬起来，……溜回来了。我总算走到尤兹巴什的家里……披了他的斗篷，他还用輕便馬車送我到这儿。他就站立在院子那里。”

“是的，……这都是希赫·阿里搞的鬼把戏！”瑪尼日气忿忿地用嘶哑的声音說着。“他当了三个鐘头活死人啊！水烟管，請給我水烟管呀！噢喲喲，他眞是給活埋了……活埋了！”

活　水

有这个人也罢，沒这个人也罢，反正除了上帝以外，誰都不存在。

从前有个鞋匠，生了三个儿子：駝子哈桑尼、禿子侯賽尼、小儿子阿赫瑪达克。大儿子哈桑尼靠写祷文、符咒，在街头卖艺过活。二儿子侯賽尼，样样手艺都行，就是不爱干活，有时也到池边打打水，或扫扫雪，可是多半时間游手好閑。最小的儿子阿赫瑪达克，勤勤恳恳，热爱劳动，是父亲的眞正慰藉。他在药店当学徒，每到月初开支，准把工錢交給父亲。两个哥哥逛来蕩去，不务正业，成了父亲的包袱；这且不說，他們还憎恨阿赫瑪达克。

有一回，城里鬧飢荒，鞋匠把儿子都叫来，吩咐說：

“听着，孩子們，我直截了当告訴你們，——我的手艺不够养活自己，城里样样东西都在涨价；好在你們都大了，最小的阿赫瑪达克，也滿十五了。你們自己去寻找幸福吧。你們各人学一門手艺。天啊，我就呆在这儿等死吧。要是你們事情順利，干得好，我知道了，一定很高兴的。要是不行，回到我这里。只要我有飯吃，咱們就一块儿吃。”

儿子們回答說：“我們明白啦，爹！”

鞋匠分給每人一块烙餅、一罐水，吻了他們，就打发他們起

程了。

他們走了很久。只要天沒黑，两腿还撑得住，就一直走下去，総于来到一处十字路口。他們精疲力竭，便坐在一棵榆树底下休息。阿赫瑪达克特别困倦，馬上昏沉沉睡着了。“嘿，要是干掉他，怎么样？”——两个哥哥起了这样念头。阿赫瑪达克比他們能干，他們都把他看作死对头，深怕他会碍手碍脚。他們把这小兄弟两手反綁起来，紧紧捆住，拖到一个很大的黑洞洞口，把他推下洞里去了。

阿赫瑪达克无論怎样懇求，都沒用。哈桑尼和侯賽尼反倒搬来一块大石头，把洞口堵住了。

他們把剝下来的阿赫瑪达克的衬衫涂上鴿子血。碰上一个旅行队的領队，就請他順便把这件衬衫带給鞋匠，說是阿赫瑪达克被狼群咬死了。最后，两兄弟朝十字路口走去，在那里，抓了阄，决定一个往东，一个往西。

現在請听駝子哈桑尼的遭遇。他在黑暗的森林里，随身所带干粮和水沒用完以前一直往前走。直到夜色深沉，才出了森林。突然，他发現远处有一团蓝幽幽的亮光。他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座茅棚。

“老大娘，看在上帝份上，可怜可怜我吧。”他对坐在茅棚里的女人說，“让我借住一宿，我出門赶路，又餓又渴，差点儿沒命啦。”

“誰肯收留这样蛮不講理的駝子？”老婆子回答說，“我倒也很可怜你。倘若你能滿足我的要求，我就留下你。”

哈桑尼連忙回答說：“我愿完成你的任何吩咐。”

“屋后有口枯井，里面有一支蜡烛，閃着蓝色火光，永不熄

灭。你去把它取来吧。”

老婆子讓哈桑尼吃飽喝足，把他带到茅棚后头；叫年輕人坐在筐子里，将筐子放到井里。哈桑尼抓到蜡烛以后，就請老大娘把他提上来；筐子快要升到地面的时候，老大娘伸手搶那蜡烛。

“不，現在不行。讓我到了地面上，再交給你。”哈桑尼疑心她不怀好意。

可是，老婆子恼了，把繩子撒了手。噗通一声，哈桑尼就摔到井底去了，說也凑巧，他倒沒有受伤，蜡烛也沒有熄灭。如今，哈桑尼哪还需要老婆子？

他从袋里掏出烟管，心中盘算起来。

“这是我随身剩下的最后一件东西，”他伤心地說着，凑近蜡烛的蓝火点上烟，接連抽了几口。井底立刻騰起一团烟雾。在这年輕人面前，突然出現了一个又黑又矮的恶魔，双手按在胸前，深深地行礼。

“您有什么吩咐？”恶魔恭順地說。

“唔，你是誰——是魔鬼，是妖精，还是人？”哈桑尼問道。

“我是您微不足道的奴僕。”

“好吧，先帮我爬上去，离开这洞子。此外我急需一笔錢，我要一輩子享福。”

恶魔讓哈桑尼坐在他的肩上，从井里走了出来。

“如果你想发財享福，”恶魔說，“我給你出个主意吧：你一直走到城里去，一定会称心如意，不过，你要提防活水。”

說着，恶魔伸手一指。哈桑尼立刻慌作一团，蜡烛从他手中抖落，重又滚到井底去了。

哈桑尼举目四顧，哪儿也找不到恶魔。于是，他轉念一想，准是魔鬼欺瞞了他，不給他指点去向，——好象是悄沒声儿，升

天入地，不翼而飞了。

漆黑里，哈桑尼朝恶魔手指的方向走去。快天亮的时候，他才赶到河畔那个城市。他信步走到河边，坐下来，用手掌舀水喝，喝飽了，又洗洗脸凉爽一下。然后，轉身对站在近旁的一个人說：

“老伯，請問这是啥地方？”

“你不知道嗎？这是——黄金国。”

“看在上帝份上，給我些东西吃吧。我是个出門人，打远处来，連个落脚处都找不到。”

“这里沒有东西給人。你从河里給我舀一把砂上来，我就給你面包吃，”陌生人回答說。哈桑尼从河里舀起一些砂，定神一看，啊，原来是——純金。他喜不自胜，把金砂交給陌生人，换了面包。接着，哈桑尼就把金砂装滿口袋，逕直往城里走去。

这是一座大城，到处是圓屋頂，好象羊圈似的。城里居民都是瞎子，聚居在洞穴里或圓屋頂底下。他們脸上都是鸡皮疙瘩，眼睛浮肿；身上的衣服非常骯髒难看；他們一年四季总是滿地乱爬，就象茅坑里的蛆一样。对这个可怕的城市里的居民說来，白天黑夜都是一样，所以，哈桑尼在大街上走，看不到任何一盏灯。这里政府的公告和条令，都是用凸形字体印在硬紙板上的。

“老伯，为啥这里人們都是瞎子啊？”哈桑尼向人打听。

“这里的土壤，摻合着金子，会使人失明。我們指望先知問世，治好我們的眼睛。只要能恢复視力，即便收走这财产，我們也是情愿。但，現在我們只好躲在自己城里，不敢走出城界一步。”

哈桑尼轉念一想，“我不可以愚弄他們一下嗎？我难道不配做他們的先知？”他走上广場上的講台，大声嚷道：

“喂，人們！你們要知道，我——就是你們日夜盼望的那个

先知。上帝派我下界，传达喜訊：因为要考驗你們有否誠意，上帝才剝夺了你們观察这个世界的能力，上帝决定帮助你們去找寻眞理，要知道認識自己——这就是篤信宗教的事业。整个世界充滿着妖形鬼状的誘惑和偏見。正如俗語所說：眼睛一看到，心里就想要。你們这些盲人，不受利誘，心滿意足地生活着，而且同一切罪恶都无关系。忍耐吧，感謝上帝吧，感謝上帝把伟大的仁慈賜給你們。因为今生是短促易逝的，而阴曹冥府却是——万古长存，所以，我特地下界来引导你們。”

人們成群結队地跟在他后面，毫无怀疑地听从他的命令。

哈桑尼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每天发表长篇言論，談到恶魔和妖精，談到五万年之日来临，談到天堂和地獄，談到命运和定数，談到阴間受难，以及諸如此类的东西。他的言論用特大的凸形字体印在厚硬紙板上，在人民中間广泛流传。

过了些日子，黄金国全体居民，对这新近得到的先知，已經深信不疑。本来該国居民希望治愈盲症，拒絕开采黄金，曾經不止一次进行反抗，但駝子哈桑尼善于收伏他們。在哈桑尼的統治之下，果然是富人日进千金，腰纏万貫了。

哈桑尼声名远揚，遍及全球，不久，竟成了盲人国国王宮廷中最亲信的人物之一。

哈桑尼頒布一項法令，根据这法令，全国百姓都得开采黄金。于是，黄金国的每个居民都把鉄索从自己家里拉到河边。每天早晨，太阳还沒出来，值班的崗哨一打鈡，人們就扶着鉄索，三五成群地走去采金子。太阳落山之后，他們交出自己的劳动成果，才各自回家。这城里居民仅有的消遣，只是喝烧酒和抽大烟。因为国內不种庄稼，只好用黄金跟邻邦交換稻米、大烟和烧酒。土地从来沒有翻耕过，污秽和疾病严重地影响着人民

的健康。

黄金灿烂耀目的光辉，先是使哈桑尼的两眼有了小裂口，接着也双目失明了。虽然这样，这个新来的先知依然貪得无饜，无尽无休地积攒黄金。哈桑尼的影响日益扩大，从盲人国搶来的财富也与日俱增。家家戶戶都已挂起大幅哈桑尼的画象。最后，哈桑尼不得不换上一对非常漂亮的假眼。不过，他睡的是金床，人們用金箔給他作了一个背垫。哈桑尼用精美的金罇喝酒，特制的金枪抽大烟，金盆焚香沐浴；到了夜間还有人給他送来情妇。哈桑尼贊美上帝，感謝上帝使他发財致富，称心如意。他生活糜烂，淫佚放蕩，躊躇滿志，完全忘了父亲，忘了他老人家的临别贈言，忘了弟兄，总而言之，忘了从前的生活。

但我們暫且不談哈桑尼，再看他的禿子弟弟侯賽尼出了什么故事。

侯賽尼踉踉蹌蹌朝东走去，还沒走进树林，已經一瘸一拐，困倦不堪，便倒在一棵大树底下睡着了。第二天，天刚亮，忽然听到树上有三只烏鴉在談話。其中一只問道：

“妹妹，你睡了沒有？”

“沒有，我睡不着。”第二只回答說。

“亲妹子，你有什么新聞講講？”第三只提出了問題。

“哦！……人們会不会已經知道了我們的消息！”头一只烏鴉嚷道，“我們国王故世了，后継无人，明天要放鷹，鷹落在誰头上，誰就做王。”

“依你看，誰作国王呢？”第二只烏鴉兴致勃勃地說。

“国王嘛，——就是睡在咱們大树底下的那个人。”头一只烏鴉开口說道，“不过，要当国王，就得头上套着羊肚子进城。鷹准

会落在他的头上。城里居民看見他是外乡人，开头准不承認，还会把他关进监獄。这时，他应当打开窗子，再让鷹飞进去，落在他头上。”

“嘿，当上聋子国的国王啦！”第三只烏鴉嚷道。

“你知道什么东西可以治好他們的耳聋？”第二只烏鴉感到兴趣。

“活水嘛。”第三只烏鴉回答說，“不过，要是把活水給了人民，他們耳朵豁然洞开，就再也不服从阿尔巴布[1]了。你看見过树上挂的那些人嗎，他們就是想救治人民啊！”烏鴉哇哇地叫了一陣，便飞走了。

侯賽尼一覺醒来，看見大树上真的吊着两个人，不禁吃了一惊，忙站起身，蹓跑了。在路上，他看到一只离群的小山羊。侯賽尼不費思量，立即把它宰了，取出羊肚子，套在自己的头上，継續往前走去。直到夜色深沉，他才赶到那个大城，看見城里居民們惊惧万分，惶惶然不可終日。侯賽尼却已心中有数，便逕直走进城去，藏身在一堆废墟里。忽然，他看見一只猎鷹在太空中翺翔，猛地俯冲下来，刹那間，侯賽尼感到猎鷹已經落在他头上，用爪狠狠地抓着羊肚子。

人們齐声呼喊“万岁”，紛紛冲着侯賽尼奔去，把他高举起来。但是，人們发現他是外乡人，馬上把他关进一間屋子，扣上了門上的插銷。于是，侯賽尼打开窗子，太空中高飞的猎鷹，又从窗子里飞进来，第二次落在他的头上。

人們又朝着侯賽尼紛紛奔去。这一回，侯賽尼坐上了一輛四匹馬駕轅的金馬車，駛进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在华丽的浴池

---

[1] 意即主子。

里沐浴之后，穿上庄严的衣袍、名貴的盔甲，坐在綴滿珍宝的御座上，然后，人們把皇冠戴在他的头上。

侯賽尼心里眞是喜不自胜，同时，惊异不止地举目四顧。这时候，有一个身穿华服的瞎子走到他跟前，連忙弯身下跪，說道：

“大王啊，您是宇宙的中心！謹代表在場全体官員，您的奴僕向您表示祝賀！”

侯賽尼煞有介事地咳了一声，显出盛气凌人的神色，命令式地問道：

“你——是誰？”

“愿宇宙的中心万岁！本国全体居民，都是聾子和哑巴。我是——外乡人，来自黃金国的商人，特受委托向陛下致敬。”

“这是什么地方呀？”

“这个地方叫做月光国……”

“使者，快去找人民，叫他們相信：我們时时刻刻为他們着想，在我們的庇护之下，将保証他們能够安居乐业。”侯賽尼自命不凡地說道。

“遵命，古尔班①，祝您称心如意……”

但侯賽尼打断了翻譯官的話：

“叫他們各自干活去，这里不准高談闊論。听見了嗎？再跟他們說給我准备晚餐！”

瞎子商人給御前大臣打手势，在場官員跪拜后都出去了。御前大臣走到侯賽尼跟前，再次跪拜后，用手势向他示意到另一間屋子去。然后，他便后退至門旁，走了出去。

侯賽尼站起身来，伸伸懶腰，打了个呵欠。他轉念一想：“眞

---

① “我愿为您犧牲自己”一語的簡称，轉为一种对人的尊称。

怪，这些傻子干嗎这样手忙脚乱，莫非只把我当作傀儡嗎？好吧，我就給他們来两下，叫他們認得認得我的厉害。”

侯賽尼走进了一間橢圓形的屋子，那里长桌子上摆满珍饈美味，应有尽有。侯賽尼走进屋里一看，心中乐不可支，忙把大块大块肥肉塞进嘴里，又狼吞虎咽地啃光了一只火鸡，喝了好几碗冲水酸牛奶，冰凉果子汁，才朝自己寢室走去。

轉天晌午时分，侯賽尼才从梦中醒来，上朝听政。大臣、将帅、弄臣、宰相、使节和巨商，依次上前进謁，在侯賽尼面前伏地跪拜后，站到两側墻边。他們的手势、眼色、笑容，都显出馴服和奴隶般的忠誠样子。如果有重大問題或者紧急命令的方案需要国王陛下签署，他們便一一記入随身奏本里，然后送交侯賽尼审閱。但，侯賽尼目不識丁，便从黃金国的瞎子商人中間选出两位助理大臣，授命他們向他陈述奏文，然后自己再一一解答。

当然，所有亲信，詩人，学者，弄臣，对侯賽尼都是百般奉承，极力贊頌，有时称他为上帝的庇蔭，有时干脆叫他是人間的上帝，久而久之，弄得侯賽尼飄飄然，也認不淸自己的眞面目了。漸漸地侯賽尼身体发胖，大腹便便，感覚迟鈍，难辨眞假了。比方說，这位新任的統治者精神恍惚，竟把阿里阿巴特村当作城市，但誰都不敢直言不諱地糾正他。不久，侯賽尼命令全国設置崗哨，建立巡邏制，不分靑紅皂白将所有包工头予以逮捕，綁綑起来。月光国居民根据侯賽尼的命令，被迫播种罌粟，并大量釀造烧酒，以便把这些商品卖給黃金国。侯賽尼和他的亲信从黃金国那里把黃金运来，塞滿腰包。总而言之，老百姓却过着貧穷困苦的生活。

黃金国的眼病逐漸遍及月光国，而月光国的聾疾也开始传到黃金国。侯賽尼的听覚开始恶化，后来几乎变聾。侯賽尼日

夜沉湎于淫佚无耻的生活里，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兄弟，忘記了父亲和他的嘱咐了。

現在我們暫且不談侯賽尼，再看阿赫瑪达克的遭遇吧。

亲爱的朋友，你們应当知道，阿赫瑪达克失去了知覚，双手背綁着，孤苦无告地躺在洞里。快到黎明时分，洞口虽被石头堵住，却从縫隙中透进一綫微光，阿赫瑪达克忽然感到有人推他。他睜眼一看，身旁站着一个巨人托鉢僧，长鬍子生到耳后，样子十分可怕，向阿赫瑪达克問道：

“你怎么会落到这儿的？”

阿赫瑪达克講給他听，父亲打发他們三兄弟各自寻找面包糊口，誰料两个哥哥把他投进洞里，叫他吃这样的苦。托鉢僧連忙解开青年的双手，給了他些东西吃。阿赫瑪达克稍稍吃飽以后，便对托鉢僧說道：

“現在我想去找哥哥，好給他們些帮助。”

“时机还沒有到，你别痴心妄想，自找苦吃。”巨人回答說，“要是你真想干一番事业，先到永春国去，找到活水以后，你才能拯救所有受苦受难的人們。”

“到永春国去的路怎么走呢？”

“我来指給你看，这个国家在卡甫山[1]后面，”托鉢僧說道，“收下这个留作紀念吧。”他又添上这句，把一支笛子交給了阿赫瑪达克。

阿赫瑪达克把笛子藏在袖子里，跟着巨人一同出了洞穴。托鉢僧把年輕人領到三岔路口，指着那条坎坷不平的石子路。

---

① 传說中环繞大地的山，轉喻天涯海角。

阿赫瑪达克跟托鉢僧告别后，就动身赶路。

他一面赶路，一面吹着笛子，于是，飞鳥走兽都聚攏来围着他。快到晌午时分，他来到一棵高大的梧桐树下，想在那里打一会儿盹。他很快睡熟了，却馬上被一种尖厉的喧嚣声惊醒了。阿赫瑪达克睁眼一看，一个令人作呕的怪物正在一棵筑有鳥窩的大树上爬动。原来是一条大蛇。

当大蛇爬近鳥窩的时候，雛鳥就开始絕望地叫起来，阿赫瑪达克明白这怪东西想吃掉它們。年輕人二話沒說，馬上抓起石头，照着大蛇扔了过去，恰巧击中头部，怪物咽了一口气，噗通一声，落在地上了。

每年，当神鳥西莫尔克把雛鳥孵养大，开始长羽毛的时候，这头大蛇就馬上来吃掉它們。只有这一回，阿赫瑪达克沒有讓它逞凶。打死了大蛇之后，阿赫瑪达克重又躺下睡覺。

这时候，从山背后出現了神鳥西莫尔克，它在空中飞翔，替雛鳥儿找寻吃食。猛一下，发現睡在大树底下的那个人。神鳥西莫尔克連忙飞回山里，举起一块大石头，放在自己翅膀上，打算拿来扔在他身上。神鳥認为这就是每年弄走了它雛鳥儿的那个坏蛋。

"我要打发他回老家去。"神鳥下了决心說。

西莫尔克飞到大树跟前，瞄准目标，正要朝着阿赫瑪达克把石头扔下去，雛鳥明白了母鳥的意图，連忙絕望地抖动着翅膀，一个劲儿吱吱叫道：

"好媽媽，千万扔不得，要不是这个人在，我們早被大蛇吞掉了！"

于是，西莫尔克把石头扔到离大树稍远的地方，回到窩里。先給雛鳥儿喂了食，接着又张开翅膀，給阿赫瑪达克遮着日头的

毒晒，让年輕人能够安安稳稳地睡觉。

直到过午以后，阿赫瑪达克才苏醒过来。

“我亲爱的，你有什么事情，不妨問我吧。可是，首先得說一下你打算往哪儿去？”西莫尔克問他說。

“我要去永春国。”年輕人回答。

“路远得很啊，你到那里去干嗎呀？”

“我必須弄到活水，好去救我的两个哥哥。”

“可是，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你从我身上拔一根羽毛，随时放在身边。当你需要我帮助的时候，你就跑上屋頂，把羽毛点着了，我会立刻飞来救你。現在你就坐在我身上吧。”

神鳥西莫尔克飞到地面上，阿赫瑪达克拔下一根羽毛，把它藏好，就爬到它身上，神鳥西莫尔克展开翅膀騰空飞去了。

当神鳥西莫尔克又飞下来，把阿赫瑪达克送到地面的时候，太阳已落到卡甫山巔后面。卡甫山跟前，横亘着一座庞大的城市，有着庄严的大門。神鳥西莫尔克跟阿赫瑪达克告别后，就飞走了。

他举目远望，只見山谷里隐隐約約有許多花园、花圃、菜园和村落。人們或是在地里埋头干活，或是在玩薩兹琴①，尽情娛乐。牲畜不怕人，大胆地走来走去。野山羊安詳地在草地上来往，家兎从人們的手里吃着青草，鳥儿在矮树枝上快活地歌唱，到处的树上都悬着累累的果实，使这里的景色显得分外好看。

阿赫瑪达克采了几个鮮汁欲滴的果子，一口气吃下去，随后，就信步走到湍急的泉水边，洗了脸，凉爽了一下。年輕人的視力突然敏銳起来，这时連百里地外微风吹拂树叶都看得見了。

---

① 一种弦琴。

他的听覺也变得更加敏銳，連虫子唧唧的叫声都能听得非常清楚。年輕人陶醉在这美好的生活里感到非常幸福。他情不自禁掏出笛子来吹着玩。突然，从山麓那里，冲着他奔下来一大群綿羊，把他团团围住。羊群后面，跟来了一个牧羊姑娘，美丽极了，象月落时初升的太阳一样迷人。牧羊姑娘梳着烏黑的长辮子，閃閃发亮的牙齿宛如珍珠一般，阿赫瑪达克看上头一眼，就一往情深，热恋着可爱的姑娘了。

“这叫什么山谷？”阿赫瑪达克問她。

“这叫永春国。”

“我是来找活水的，活水源头在哪儿？”

“这里到处都是活水。”牧羊姑娘笑了起来。

“真的。我覺得我完全变了样。”阿赫瑪达克若有所思地說道，“这里一切景物好象都在幻梦里一样。百聞不如一見，我非亲眼看到，才会相信。”

“你打哪儿来？”姑娘問。

阿赫瑪达克从头至尾把所有細微末节都讲給她听，讲到他的不幸遭遇，讲到他是为了自己的父兄才到这里来找寻活水。

“这里沒有什么特别的活水源头。”姑娘感到很遺憾地說，“聾盲国对我們这里的水，才是那么叫法。不过，你的兄弟要是根本不想过自由生活，活水照样帮助不了他們，你何必浪費时間。”

“也許，我弄錯了。”阿赫瑪达克說，“不过，你說的話我有許多还不太理解。我在这里仿佛置身梦境，感到非常困倦，所以，我要进城去了。”

“你的心眼儿多么好啊！”女孩子禁不住嚷了起来，“要是你愿意的話，就跟我走吧！”

她領着阿赫瑪达克，到她自己家里，交給母亲照料。

“欢迎欢迎，請进来做客，稍微歇息一会儿吧。”牧羊姑娘的母亲邀請年輕人說。

阿赫瑪达克对姑娘的爱情一天比一天熾烈起来了。

阿赫瑪达克在城里游逛了好几天。到后来，他对終日无所事事，也感到很无聊了。

“我想找点活儿干，”他跟牧羊姑娘的母亲說。

“那你会干什么呢？”

“什么都行。我有两只手嘛，請您吩咐吧，我一定会干活的。”

“不，你应当去干你所感到兴趣的和胜任愉快的事儿。”

阿赫瑪达克想了半晌，說道：

“从前我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在城里药店干过活，对药材还算懂一点儿。”

牧羊姑娘的母亲忽然想起，她們城里的药店主人正在找学徒，就推荐阿赫瑪达克到那儿去工作。

“好极了。”年輕人回答說。

“因为你是个热爱劳动的小伙子，”牧羊姑娘的母亲添上一句說，“要是你愿意的話，可以住在我們这里。”

对于阿赫瑪达克，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白天他上药鋪工作，傍晚下班回到牧羊姑娘的家里。他慢慢地学会了識字，也开始給顧客配药了。他的事情搞得很不錯，还交了許多朋友。阿赫瑪达克不忘父亲的临别赠言，还学会了打鉄和木工活儿。不久，阿赫瑪达克举行了华丽的婚礼，和牧羊姑娘过起自由、快乐的生活来了。唯一使阿赫瑪达克心中懊恼的，就是不知道父兄的吉凶。他总是怀着激动的心情去向每一个到永春国来的外乡人打听，指望能得到一些亲人的消息。可是，每次他都是败兴而归。

有一次，阿赫瑪达克跟一个来自黃金国的瞎子葯店老板聊天，偶尔探听到一些情况。瞎子跟他講了下面一些事情：

"别亵瀆上帝，閉住你的嘴。你所找寻的那个人，根本不是駝子，而是我們的先知。他是去年到我們那里的，他作出了惊人奇迹：我們原先都是懵懵懂懂，忍受着令人难熬的失明痛苦，他拯救了我們——給我們安慰，保証将来能进天国，解除了我們精神上极大的苦痛。所以，我們人民才肯为他去开采黃金。他呢，还給我們講道，領导着我們。我到这儿来，可不是治眼病，恰巧相反，我还提防这儿的活水哩。"

瞎子指着挂在他腰間的皮囊，添上一句說：

"我有足够的水，都是从黃金国带来的。老实說，我到这儿来，是为了給我鑲嵌假眼睛。"

阿赫瑪达克心里明白托鉢僧說的是实話，便再也沒有向来自黃金国的瞎子問长問短了。阿赫瑪达克从同其他来人的交談中了解到，禿子侯賽尼在月光国里同样魚肉百姓，屠杀擄掠，无恶不作。他开始明白，貪得无饜和对財富的拚命追求，已使他的兄长变成了自己欲壑难塡的盲瞽的奴隶。年輕人开始可怜不幸的兄长，他轉念一想，"該是我去拯救他們的时候了。"

当葯店主人来到的时候，阿赫瑪达克向他提出了下面这个要求：

"我的恩人啊，我在您的照拂之下工作，已有一年了。来到你們国家以后，我已經懂得了，什么是自由生活的涵义：我过去不会讀書写字，——現在我已經掌握了文化；过去我根本不会手艺，——現在我已学会了好几种活；过去我是耳又聋眼又瞎，——現在我早已耳聪目明了；我在这里覚得非常痛快；我在这里体驗到了劳动的无限愉快。但是我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我曾經立誓

要实现父亲的愿望。因此，恳求您让我离开这里。”

“真可惜，你要离开我了，”葯店主人説，“但是，因为你是个又能干、又机灵的小伙子，請收下我的礼物留作紀念吧。”

阿赫瑪达克又跟主人要专治聋盲的葯方。

“这才是废話！”葯店主人嚷道，“难道你不知道，这儿的水在黄金国、月光国，就被叫做活水，它就有使人恢复視力和听觉的功效？随身带只桶，装满活水，——那就是你治病的葯方。你虽然想去治好兄长的病，但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盲聋国的統治者就是永春国的敌人，他們妄想痛飲我国人民的鮮血。我們不崇拜黄金和白銀，因而才能过着自由的生活。他們那里还保护着貴族和老爷的地位，就因为他們的人民都是瞎子和聋子的緣故。”

“这可阻挡不了我，我应当赶去拯救兄长。”阿赫瑪达克説道。

“你是个能干的小伙子，也許一定会达到目的。不管怎么样，我决不会阻挡你的。”葯店主人回答后，吻了一下阿赫瑪达克。

阿赫瑪达克跟葯店主人告别后，分别吻了妻子、儿子，就动身前往黄金国了。

阿赫瑪达克到达黄金国边界时，看見好几个瞎子哨兵，身穿环甲，戴着头盔，背着金弓金箭，围成一圈正在抽大烟。他們冲着阿赫瑪达克吆喝道：

“喂，你这个陌生人，你——是誰，来干啥的？”

“我是上帝的奴僕，作黄金买卖的，我是来向你們投誠，接受新的信仰的。”阿赫瑪达克回答説。

“唔，多謝給你喂奶的老娘，欢迎，欢迎！”其中有一个哨兵这

样說。

在阿赫瑪达克到达的头一个城市里，他看到了那里人們都是瞎眼，骯里骯髒，而且，貧病交迫。他們在坑坑窪窪的河岸上爬来爬去，身下还被一根通向有如狗窩的矮棚的金鎖鏈拴住。这些人手上都是茧子，污泥齐到胳膊肘；他們在細心的监工的鞭子催赶下，从早到晚开采黃金。在这个国家里，土地已經变成了荒漠，树木枯槁了，鳥儿从森林里飞走了。烧酒和大烟，——就是这儿人們唯一的享受。阿赫瑪达克不禁对他們起了惻隐之心。他掏出自己那管笛子来，吹起了一支他在永春国学会的歌。于是，城里老百姓成群結队地都集聚在他的周围，他們把一袋袋黃金擲到他脚跟前，接着对他深深地跪拜行礼。

“我不需要你們的金子，”阿赫瑪达克对他們說“让我为你們解除失明的痛苦吧。要知道，我从永春国来，随身带来了活水。”

瞎子們一听到阿赫瑪达克的話，就掀起了一片喧嘩，人們开始爭論，騷动起来。最后，有一群黃金国百姓表示贊同。于是，阿赫瑪达克取出桶来，用活水洒在他們眼上，他們一下子眼目明亮了。等到瞎子們恢复了視力，他們才看到自己一直生活在多么駭人的貧困里。他們实在忍无可忍了，他們起义反对富豪和无耻的貪赃者。他們砸断了金鎖鏈，烧毁了哈桑尼的大字告示。

这个事件的消息一传到京城，哈桑尼和国王立刻坐立不安起来。哈桑尼不禁想起了恶魔的話：“要提防活水！”于是，火速下令逮捕所有一切的可疑分子，务必捉获来自永春国的那个引誘人們走上邪途、背叛神教的异教徒，如被捕获，一律处以“沙姆—阿近”[1] 极刑，借以告誡众人。

[1] 一种死刑。在人身体上插上无数蜡烛，燃至末端时，把人烧死。

在大街上，在市場上出現了許多传令官，大声嚷道：

"捉到阿赫瑪达克，或偵察到阿赫瑪达克的，每人可得五块金币！"

后来，阿赫瑪达克終于被一个来自月光国的聋子奴隶販子捉住了。他看見阿赫瑪达克很年輕，心中不免思量：象这么一个小伙子，准能找到愿出五块金币以上的买主。轉天早晨，奴隶販子一声不响地把阿赫瑪达克，連同其他男奴、女奴，黑男奴、黑女奴一同带到市場上出卖。他們路上却碰見了另外一个来自月光国的商人。这个商人看中了阿赫瑪达克的身材模样，用二十块金币买下了他，轉天就随着自己的商队前往月光国去了。

在路途中，阿赫瑪达克已观察到这两个国家之間生意非常兴隆。馱着一箱箱烧酒、大烟，还有金鎖鏈的駱駝队，源源不絕地从月光国来到黃金国，然后又从黃金国把金砂运往月光国。

最后，阿赫瑪达克跟随的商队，終于踏上了月光国国土。阿赫瑪达克在头一个城市里，就看到那里居民生活也是极端貧苦。在这个黑暗的城市里，被压迫的居民替一小撮坐享他們劳动成果的盲聋的恶棍和貪贓者干活。不論走到哪儿，阿赫瑪达克都碰到罌粟种植园，而釀酒厂烟囱里則昼夜不息地冒烟。在月光国里，根本沒有書籍和报紙，也听不到弦乐和歌声。在这个国家里，自由早已不存在了。鳥儿已从这个国家飞走了，聋哑的人們含辛茹苦，受尽折磨，就在劊子手們的鞭子和靴子底下拚命干活。

阿赫瑪达克不禁心痛如絞。于是，他掏出笛子来，吹了一支忧伤的歌。大家都惊疑不置地呆望着他。只有一匹干瘪精瘦、半死不活的駱駝走近前来，开始細心諦听音乐。

阿赫瑪达克不禁对这些人起了惻隐心，就把活水給了他們。

剎那間，他們的耳朵开始能听了，舌头也能講話了，人們好象都变得活跃了。他們把大块大块黃金扔到河里，当夜把好几座烧酒厂烧毁了，把罌粟幼苗也都踩死了。

这个事件的消息一传到京城，禿子侯賽尼勃然大怒，立时下令捉拿阿赫瑪达克。巡警偵察冲进城里，不久就把阿赫瑪达克捉获，戴上脚鐐手銬。他被判了“沙姆—阿近”极刑，并且被带至大街、市場上示众。

阿赫瑪达克躲在牢房的犄角里，滿怀忧伤地想着自己的遭遇。猛地門开了，走进来一个白发蒼蒼的看牢人，手里拿着一盏灯。阿赫瑪达克馬上想起了随身带着神鳥西莫尔克的那根羽毛。

“老伯伯，我知道今儿夜里我将被杀掉。准許我爬上房頂作祈禱，懺悔一下吧。”他請求看牢人說道。

可是，看牢人是个聋子，什么都听不見，什么都鬧不明白。好歹阿赫瑪达克給他講清楚了自己的請求。于是，他們一块儿爬上房頂。阿赫瑪达克二話沒說，掏出那根神鳥的羽毛，用灯火燃着了。一眨眼功夫，雷声大作，地动山搖，从云层和烟霧里出現了一头巨鳥。巨鳥让阿赫瑪达克坐在它的翅膀上，逕直往卡甫山飞去了。

月光国里人們对这一事件都感到非常震惊。連忙打发使者赶往京城报告事件发生經过。

侯賽尼听完，怒不可遏，要是这时他被刀扎了一下，鮮血准会从伤口里噴射出来。他心里明白：所有这些灾禍、騷乱，都是来自否認黃金貿易、而且貽害邻国的永春国。但糟透的是，永春国人民已使他的臣民振聋发聵，耳聰目明了！

侯賽尼想起了三只烏鴉的話：“倘若你想統治国家，就得提

防活水。”既然永春国已經开始把活水送到他国内，因此，侯賽尼决定发动战爭来抵抗它，并与黃金国結成秘密联盟，从事制造金枪、棒槌、短剑、馬刀、弓箭，同时忙于訓練軍队。

再說駝子哈桑尼，他在黃金国也发表了反对永春国的烈焰般的言論，号召人民起来跟它作战。哈桑尼居然宣告了所謂“神圣战爭”。

禿子侯賽尼在宣战那天，恼羞成怒，脸色发青，就象一条毒蛇一样，身上裹着紅袍，作出了下面这个声明：

“我們永远愿望世界和平；人民安居乐业，但許久以来永春国到处进行騷动，使我国人民远离正路。譬如，在去年，他們曾經向我国扔下一斗活水，而在前年，还起了一片密云，也同样洒落了活水。由于这种結果，我們有許多人民的耳朵豁然洞开了，他們說話开始大胆放肆了。不用說，他們应当按罪受罰，‘不是柜子找耗子，而是耗子找柜子’。再說今年，他們又派了阿赫瑪达克来到我国。由此可見，烟是从这个树桩上冒出来的。永春国向来是金錢的敌人。它表面上看来好象是我国衷心的朋友，但暗地里却經常进行騷动。这个国家要想使我們人民耳聪目明，要想破坏和平以及全世界的美滿生活。我們和邻邦、老盟友黃金国，应当把这批进行叛乱和騷动的煽动分子从地面上清洗出去。为人民开辟通往天堂与永生之路的聋盲国家万岁，而我們应当走向放蕩生活的道路！我們的任务——就是消灭黃金的敌人！”

命令已經刻着侯賽尼的大名的戒指盖印頒发了。

按照侯賽尼这一命令和宣告，月光国和黃金国假借“神圣战爭”的名义，背信弃义地向永春国进行袭击。烏合之众的聋盲匪帮，开始从四面八方猛攻了。

为了使上述两国軍队不喝活水，也不用活水盥洗，——否则，他們就会振聋发聵，耳聪目明，——在軍队屯扎之地限期修建了水池，灌入洗金砂时剩下的窪地泥水。只有这种水，才准兵士喝用。此外，每个战士应当随身带着水壶，而且要象保护眼珠一样保护它。凡是丢失水壶者，将被控告使用活水，立即处以酷刑。

永春国对邻国准备就緒的袭击事先并不知道（那些邻国大使們直到前一天还对永春国起誓表示亲善友好），这时連忙紧急动員，配备軍队，迎击敌人。聋盲的軍队有如一群蝗虫，猛扑永春国城鎮，杀人放火，搶掠破坏，使沿途一切都夷为平地。他們强迫人民喝烧酒和抽大烟，把俘虏运到本国去做奴隶。

跟大家一样，阿赫瑪达克拿起弓箭，投入了战斗。聋盲兵一伙挨着一伙坐在那里：聋子替瞎子看东西，瞎子替聋子听声音。阿赫瑪达克瞄准他們的水壶猛射，夜間还跟好几个战友深入敌軍营地，虽然敌人在崗楼上、土堡上有着值班聋盲哨兵，但看守水池的家伙照样被消灭了。就是这样，敌人所儲备的全部軍用水源都給破坏了。

战爭持續着，激战以后，总是尸体横陈，血流成渠。但黄金国和月光国的武器，在永春国鋼铁武器的威力面前，到底是抵挡不住的。侵犯的軍队已經潰不成軍，士兵們不得不使用永春国的活水，因为窪地泥水到哪儿都找不到了。

由于使用了活水，他們馬上振聋发聵，耳聪目明了。他們馬上想到从前所有一切的苦难。他們認識到过去統治他們的是一小撮聋盲的貪赃者和恶棍，自己根本不知道眞正的生活和自由。战士們斬断了鎖鏈，杀死了軍事将領，跟永春国人民亲如兄弟一般携起手来。然后，他們各自回到城里，按照罪恶大

小，对駝子哈桑尼、禿子侯赛尼以及所有一切使他們过着屈辱的生活的劊子手給予懲罰。他們終于从奴役、黃金和苦难中获得了解放。

阿赫瑪达克偕同妻子和儿女，回到了离别后因忧伤过度、业已双目失明的父亲身旁。阿赫瑪达克用活水替老人家洗眼睛，使他恢复了視力，于是，他們一家人过着美好的、欢乐的生活。

正象他們已經达到了目的一样，我也希望你們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們的童話到此已經結尾了，——烏鴉再也飞不到它的窩儿里去了。

伊斯法罕——半个世界*

(旅途札記)

我在小学念書的时候，每到为时三月的暑假，除了要作各科作业以外，校长还指定我記日記。虽說我不是个勤勉的好学生，却接受了这一指示，对它特别注意。

开头两天，我孜孜不倦地在練习本上写，但第三天，日記的內容已經跟头两天很少区别，因此其余的八十八天，我只好准备套用下面这么一个死板的公式："早上起来，作完宗教沐浴，念晨禱，請眞主保佑我們尊敬的校长和老师們貴体安康，然后进早餐。晌午，吃过午餐，深躬跪拜念誦祈禱文。白天讀自然和先知传記；临睡前，作晚禱，为尊敬的校长先生祈求安康，方才躺下睡觉。"

虽然，除了吃飯、作梦以外，日記里其他的一切事情都是可疑的；但按照这个公式，倒可以事先安排整天、整年，甚至整个一生，如同人們按照納治姆—奥特—杜烏列的历書[1]来安排日子一样。

就是为了这緣故，过了几年呆板乏味的生活之后，有一次我决定利用四天假期远游伊斯法罕，并把我在那里見到的一切迥

---

* 本篇譯成俄文时略有删节。

[1]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时，这种历書在伊朗还很流行，上面記着何时宜作何事，何时諸事不宜。

非寻常的趣事都記下来。

我已記不清楚为什么偏偏要去伊斯法罕。从前我虽看見过它的照片，讀过許多关于它的趣聞，但这一切在我心目中所产生的对伊斯法罕的概念，如同我对《一千零一夜》里某个神話般城市的概念一模一样。总而言之，伊斯法罕的清眞寺、大桥、圓屋頂、高塔、磁砖、卡拉姆卡尔布①，直到今日还沒有失去它們的雄姿和光采。这座工艺大师輩出的城市，在塞非維特王朝时期②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如今依然享有历史上的盛名。

伊斯法罕就是这样吸引了我，說实在的，我对訪問这个城市的决定并不后悔。

可是要去旅行并不那么簡单。第一，原来說好同行的四个朋友，給了我不少麻煩。不久，他們一个个都拒絕出門旅行了。接着是为了通行証，四出奔走，同时，到处打听准时开行的汽車，也伤透脑筋。凑足乘客人数，汽車伕認为可以起程了，临了，还得占卜預言吉祥，才能开車上路。总之，直到最后几分钟还不知道我們到底能否动身。弄到最后——愿上帝保佑我避邪驅魔、逢凶化吉——我們在汽車行等候了六个鈡头之后，才算坐上汽車。連同汽車伕和他的助手，我們一共六个人。有我，我那个短期回家探亲的熟人，还有一个鷹鼻麻脸、去布什尔做生意的犹太人。我們坐在車后。前头坐着汽車伕、他的助手和一个生着粗脖子长鬍鬚的信祆教的地主老爷。

最后，汽車发出信号，启程上路了。砂土路朝着我們迎面而来，汽車馬上鉆进一片黃橙橙的尘霧里。傍晚五点三十分，我們

---

① 当地的一种印花布。

② 公元1502—1736年。

到达沙赫—阿卜杜尔—阿齐姆，在那里，第二次查看通行証。

可以看出，我們这位旅伴，地主老爷是个閱历丰富的人。他全身裹在长袍里，活象一个伊斯法罕的木瓜，帽子上面还纏着一条綢巾。我不明白他干嗎这样做。我只好說是有一些人，他們能够随遇而安，四海为家，无論在家，或是出門远行，到哪儿都能蹲下来歇息。我們的那位老爷先生——他身穿垂袖长袍，如同帖金族的土庫曼人一样——就是这样的人。虽然大伙儿挤坐着很不舒服，而且車身一震动，就顚得我們要命，但他不管这些，还是那么滿不在乎地占着一个大座位，仿佛那个座位特地为他准备的似的。

我們就这样动身起程了。道路两旁展开着一片单調荒凉的沙漠，凌空高聳的山岭，高低起伏的丘陵时刻变换着。只是偶尔碰到少得可怜的一小片发黄了的草莖。远处隐隐約約地閃現着一些小树，还有矗立在公路一旁的电报鉄柱，另一边則是一些木杆。

我們的汽車开得非常不稳，一簸一顚，一蹓一滑，一抖一顫，然而这位老爷先生还是那样稳坐着紋絲不动。

前面出現了卡赫利札克，我們看到了一排排齐整的树木和制糖厂的烟囱。又一次跟我們要通行証了。这时我才鬧明白問題都出在那些树木上面，因此，以后只要看到远处有綠油油的树頂，就得馬上准备掏出通行証来。

路旁躺着两匹駱駝。赶駱駝的人朝着一匹駱駝脑袋用拳头打去，同时使劲地拉着繮繩。这头畜生恶狠狠地瞟了他一眼，咧开大嘴巴嗚嗚地咆哮起来，仿佛冲着他們这伙人大声咒駡似的。

天色已黑，我們又出发了。灰黯的群山——山脚下可以看

到黄連木树和盐沼地——和鋼灰色的天穹融化在一起了。

汽車在哈桑納巴特停靠。大家都想吃点东西提提精神，我們就在茶館附近待着。风儿輕盈地拂着。有一个小堂倌坐在石凳上切大葱。这儿的大葱看来仿佛沒有染上斑疹伤寒菌，但它照样会使人发高热，比患斑疹伤寒症更凶，因此吃它是有危险的。在我們对面的那座房屋石阶上，有一个身穿紅色衣裙的茨岡女人在替我占卜。她念着大家听熟了的那老一套，說有一个細高挑儿、黑眼睛的姑娘为我害着单相思，但我却被另外一个蓝眼睛的女人迷惑住了。当然罗，茨岡女人都用一种避魔驅邪的灵葯，这种灵葯她卖給别人要一突曼，但卖給我只要半个突曼。我不禁哈哈大笑，詢問那个細高挑儿、黑眼睛的姑娘的住址。这么一来，茨岡女人也就不再占卜了。

离这儿不远，站着一头滿身患着癞疽的母驢。它搭拉着脑袋，仿佛請求死神使它早日脫离苦海似的。有一头生着黑色大眼睛、长耳朵、滿額皺皮疙瘩的白毛驢，正在它的身旁围着打轉。我很想去摸一下它的脑袋；要是它患有口蹄疫，希望它不如早点倒毙，别让它分担着母驢的那种悲慘命运。

我們又上汽車了。汽車伕喝了一点酒后，开車比先前快了。大路两旁不时出現着高低起伏的山崗。我們的汽車曲里拐弯地走着，就象一只受伤后逃竄的兎子。旁的汽車从左面、右面都超过了我們。风嗖嗖地迎面刮来，一轉眼功夫，烟卷就变成了灰烬。

远处出現了点点星火。我們开过了几間土坯房和茶館。所有的汽車都开往庫姆①。不一会儿，我們駛过了盐河大桥。我凝

① 离德黑兰一五〇公里，为什叶派信徒朝覲的圣地，相传礼蕯伊瑪姆第八的妹妹瑪阿苏姆葬于該地。

神往黑暗里张望，很想看看盐河上的景色。月亮从云雾里钻出来了。我們眼看着快到庫姆了。在夜色深沉的黑暗里，在所有的灯火上空，閃耀着三顆光芒夺目的明灯。

庫姆是个充滿着死人、蝎子、乞丐和香客的城市。我們的汽車停在汽車行附近。我和我的那个熟人朝广場走去。广場上是一片难以置信的喧嘩和拥挤。許多店鋪都已开門。不时有載客汽車吼叫着开过。人們在大街上、广場上拥挤着。长脖子的阿訇，穿着披肩长袍大氅，数着念珠，一本正經地踱着大方步。无論哪种語言，哪种土話，到处听得到有人在說着。高塔和圓屋頂在灯光和神秘的月光的照耀下，显得异常美丽，甚至带着神話一般的迷人色采。妇女和孩子三五成群地散坐在墓石上面。但，一想到庫姆有名的蝎子，我們連忙加紧脚步，走出了城門。

路旁正有一家茶館，我們的旅伴們用过晚飯后，正在那里歇息。我們就跟他們会合在一起了。茶館老板的长額角，就象伊斯法罕母猫的額角一样，豎立着棕色的鬈发。他身上穿着黑色的褲子和衬衣，腰間挂着一只小手提包，里面盛着大烟，——这不仅給人們受用享乐，而且还能帮着他賺大錢呢。

我們那位地主老爷兴致勃勃，談鋒很健。他把庫姆居民数落得糟透了。当时在伊斯法罕附近住过的茶館老板，随声附和着他的意見。我們的那位地主老爷講到殷实的虔信教士怎样装穷討飯的情景，講得那么有声有色，引人入胜，以致一时激动，竟替大家付了茶帐。大街上，灯火通明的店鋪門前都挡着一排形似帘子那样的滚粗的竹竿。我們的那位地主老爷跟我們介紹說，人們管这样的帘子叫“采赫”，远在薩尔曼·帕尔西时代就使用了。薩尔曼·帕尔西是当时該城的統治者，曾經下令各个店鋪夜間都得开市。但人們非常害怕偷儿。于是，薩尔曼把

狗叫来，跟它貼耳低語了一陣，狗就奔了出去，不一会儿，狗带着全城的狗头目回来了。薩尔曼命令它进行防偷护城的組織工作。隔了一些日子，人們怨声載道，紛紛訴說，所有的产品都被狗弄得一团糟了。打从那个时候起，人們开始使用这些独特别致的风窗似的“采赫”了。

当我們坐上汽車的时候，有一个叫化子走到我們跟前。他的外貌看来有点儿象已故的列夫·托尔斯泰：小眼睛，寬額角，大鼻子，还有一团銀白色的大鬍鬚。

汽車里显得更挤了，因为汽車伕的助手送給了我們好几盆花，我們只好把盆花放在脚跟前。

我們的汽車打过信号，又出发了。我們擦着載滿乘客的其他車子駛过去。在那些車子上，吃奶的嬰孩、有病的妇女和奄奄待斃的男人，簡直是一个挨着一个挤坐一起，就象装着一筐筐吱吱喳喳的家禽。当时人們越来越多了，根本不考虑到自己能否找到吃食和落脚处。他們唯一指望是上帝和蝎子，即便死了，他們是还認为平步直上天国哩！

已是子夜时分，我們开过了大桥。城市浸沉在昏暗的氛围里。只有高塔上三顆明星閃閃发亮，儼然象海上的灯塔一样。草原上离群迷途的山羊，发出哔哔的哀叫声，攪乱了夜的沉寂，盖过了馬达的吼叫声。

汽車劈开黑夜，向前猛开过去。溫柔的风儿，撫摸着人的肌肤。好几分鈡我們在車上欣賞着馥郁的花香，可不知道我們置身在何处。皎洁的月亮已經躲到山背后去了，黑黝黝的夜幕徐徐降临。只有从車灯里射出一道亮光，在我們前头奔跑着。我的旅伴們都在打盹儿，汽車伕似乎也跟着打起盹儿来。风景淹沒在黑漆漆的夜色里。路旁的砂丘和电綫杆，被車灯一

照亮，冲着我們疾馳而来，只是閃一下，就被拋在后头了。眼看我們要撞上馱着棘草的毛驴了。睡意蒙矓的汽車伕沒有把車煞住，車子一个劲儿向一匹毛驴的头撞去，毛驴差点儿被撞倒。汽車伕和赶驴人破口对罵起来，不过，汽車却照样朝前駛去。

在这漆黑一团的深夜里，在渺无人迹的沙漠里，对这个半睡不醒的汽車伕簡直毫无办法，因为，在这个当儿，任何法律都約束不了他，即便法官本人坐在汽車里，那也只好假裝睡覚，只当沒有瞧見罢了。汽車左右乱闖，好象一个烂醉如泥的酒鬼似的。什么都看不見，只有树木和路旁土坯房的輪廓，在沉沉的夜色中还能多少显現出来。

最后，汽車伕把車子停靠在挂着"本辛·帕尔斯"招牌的某家房屋附近。这个地方叫做希琳巴拉。

我們大家都想睡覚，却不得不等着汽車伕。但是很快就鬧明白了：原来汽車伕走到离此不远的小屋晒台上，四平八稳地在那里睡大覚了。汽車伕的助手敲着一家名叫密尔札·納賽尔的茶館的門，敲了老半天，門終于开了。那个地方看来倒象是个澡塘，当中有一个很小的活水澡池，周围都是板凳。睡眼惺忪的小堂倌生起了茶炊。我的旅伴們都很安逸地坐在澡池四周围的板凳上。我独自走了出去。天上群星閃爍，夜凉如水。蝉儿不知在哪里嘒嘒地叫个不休。我轉念想到要用紅鉛笔在地图上画下我們經过的路綫。

旁边开来了别人的汽車，停了一下，又継續出发赶路了。我們那个在晒台上昏昏熟睡的汽車伕，准在梦里見过第七个国王吧。不久又来了一輛載着七个乘客的汽車，乘客中間有三个是小孩儿。他們是从馬赫拉特去庫姆的。小堂倌又上了好几次茶水后，

也去睡觉了。眞是夜闌人靜，万籟俱寂。我利用这个机会，开始整理旅途札記。

听，公鸡鳴晨了。好容易才把汽車伕叫醒。我們又坐上了汽車。天蒙蒙透亮，晨风輕輕地拂着。我們駛过了两三座大桥。远处显現了断垣残壁和树木。天空漸漸地泛着蔚蓝色。山坡上有一輛卡車迎着我們开来，为了錯开道，汽車猛地一冲，把我們都給拋起老高，連那位地主老爷也从座上顚了起来。我們險些儿落到澗谷里，給澗水吞沒了。那时候，恐怕旅行也就到此結束啦。不过，这一震动倒是使汽車伕淸醒过来了。

随后，大路逶迤曲折地高攀上去。在有如月球上火山噴口似的山里，我們走了将近两小时光景。天边的白云，开始染成玫瑰色。这时，汽車伕又在打盹儿。我吸着新鮮的空气，閉目深思：“要是不分昼夜、成年累月、永远不停地駛着前进，該是多么好啊！”

太阳从山背后慢悠悠地升起了，宛如一盞橙色灯籠，下端染成深紅色。云霧消散了，周围群山中間有个别的頂巔，开始显露出崢嶸的面目来。它們显得多么气势磅礴，勇往直前啊！它們还有着一种非常神秘的东西。远处隐約迷离地呈現了山崗。不一会儿，大路进入野棘蔓生的、平坦的草原，葱蘢树木和綠色田野已經依稀可辨了。农民們穿着天蓝色粗布衣褲，正用鋤头在掘地，他們是从大淸早就下地干活的。

我驟然感到精疲力竭，头痛脑胀了。一种渴望到人民中間，过着新的、質朴的生活的意愿，一刻不离地縈迴在我的脑子里。我多么愿意汗流浹背地去翻耕那散发出特别沁人心脾的气味的土地啊！我多么愿意成年累月地干这样的活儿，仿佛永远也不知道疲劳似的。秋天，白嘴鴉大概会成群飞来吧。冬天，妇女們

坐在紡錘和紡車旁边，她們娓娓动听地講着令人神往的童話，或者从容不迫地談論小麦、大麦的价格，談論着水和土地。

在杰里强，我們的汽車停住了。我們看到許多有如碉堡一样的土坯房，戴着家織披紗的妇女，远望过去，那些圓屋頂就象涂了油的軟面包一样，还有断垣残壁的废墟上躲着一群群燕子的傾圮了的碉堡。这儿男人們都穿戴着粗布长袍和鸡蛋型的圓帽子和布鞋子。这种衣著打扮，他們是从祖先那里承袭来的，如今在塔赫捷—札姆什特[1]一带还能見得到。人們都説着与德黑兰話迥然不同的本地話。

我們安排在茶館里吃早餐，虽然，我們的那位地主老爷認为应該到以酸牛奶和李子聞名的梅伊姆去。我們吃了点东西，略事充飢以后，重又坐上汽車。古老的群山环抱着平原，而且，瞬息万变，杂色紛呈，宛如珠宝商的宝石盒，有青蓝色的、淡蓝色的、深棕色的、浅綠色的和唇紅色的。而在群山頂巔上面，可以仰望蔚蓝的天穹。这是年代久远、风化了的山脉。其中有些山的形状好似圓錐体，还有些山的頂巔却奥妙无穷地被截断了；岩石显露着稀奇古怪的形状和异乎寻常的色采，一眼望去，恍若它們在用一种难以猜度的語言跟人們說話。

草原上，土崗起伏，野棘蔓生，远望过去恰似一张五采斑駁的雪豹皮。土崗的斜坡上，一群綿羊在吃草。这里的景色，未免令人感到凄凉单調，只有色采的閃变，还有野棘里的风信子，稍微添上了几分生气。地平綫上的天空，时而乳白色，时而淡灰色，层出不穷地变化着。

停車时，我的同伴走出車廂，采来了一束鮮花。四周响起

---

① 古波斯城市，建于公元前四、五世紀，离設剌子不远，如今还可找到該城廢墟。

了一片雛鳥啁啾的声音。它們是那么快活地、喊喊喳喳地叫着，即便我們已經去远了，仿佛它們的喃喃絮語依然不断地传到我們耳朵里。太阳升得更高了，风儿愉快地吹着，群山綿延伸展到左侧，倏然隐沒消失了。看来汽車伕依然在打盹儿。瞧，圓屋頂和梅伊姆村庄的磁砖建筑呈現在我們眼前了。它們被带有塔楼的堡垒式的高墙围繞着，几乎淹沒在郁郁蒼蒼的树丛里了。

可是，我們沒有停靠，从寬敞的、撒着卵石的大路上的"哈尔什特"茶館旁开了过去。我們眼看着要接近目的地了。天气越来越灼热了。出現了巴赫契阿尔群山。突然响起了一个尖厉的声音，仿佛有人在附近开枪似的。汽車伕說內胎炸坏了。这时，我們知道，到穆尔契豪特只剩二公里路程了。

大家从車里走了出来。我在路旁灌木丛附近，看到一只脊背上带着对称的黃色綫条、軀体很小的綠色动物——蜥蜴。它一見我，連忙逃跑。它用弯曲的小腿蹓走，磕磕絆絆地跑着，最后站在灌木丛底下，看样子仿佛竭力要攪乱自己的足迹似的。我瞧着，这只小动物忐忑不安地环視一下四周，又連忙逃跑，躲藏到乱石堆里去了。来了一只軀体較大的蜥蜴，可能是它的母亲，或者是家族里的什么。这一只动物行动灵巧，善跑，速度飞快。黑色蜥蜴在这里好象一个醉鬼似的大搖大摆地爬行着，跟踪寻覓猎物。然而，不知道是預感到有危险呢，还是因为发覺了我，它也掉头逃跑了。这时，我看到老板极不友好地在另外招徠不速之客，才赶紧朝汽車走去，路上还碰到类似的圓头蜥蜴或是蠑螈之类的生物。我不知道这到底叫做什么动物，因为，抱歉得很，我对自然知識簡直一窍不通，不过，我想大概是巨蜥科的蜥蜴吧。它生着圆圓的脑袋，有如英国哈叭狗一样的嘴脸，还有細小的尾巴、綠色大肚皮、爪子和脖頸上带有咖啡色的綫

条。它几乎側着头，用它的細如針孔的小眼睛直望着我。我本想把它逮住，但，这个念头我馬上就打消了。要知道，我无非只想細細打量它，并不想惹起它的反感。何况，現在我已經被这只对我毫不为难的草原动物的眼光死盯住了。但我的犹豫，毕竟是枉然徒劳。只消我一动弹，蜥蜴馬上逃跑了，就象一陣急旋风似的。它行动时不象壁虎那样蹓滑，而是昂起头，飞快地用爪子奔跑。它那股劲儿不禁使我想起了从前阿拉伯人进袭伊朗时的情景。

这种土壤和棘草丛，就是蜥蜴的老家所在。它們喜欢这里，或許比喜欢伊斯法罕更甚哩。說不定，今天夜里，小蜥蜴会跟它的母亲講述它看到沙漠里的恶魔后，怎样灵巧地逃避开的。圓头蜥蜴和大爬虫会贊許幼崽的行动，也許什么时候在它們的发着閃光的三角脑袋里，又把关于我的故事忘得一干二淨了。

可是汽車伕已經把漏洞修好，我們又繼續出发了。不一会儿，远方出現了房頂、綠野和下地干活的人們。一座高大的、砌着格子烧砖墻簷的、阿巴斯王朝时期的商队客栈在我們眼前出現了。据說，汽車运輸的发展就是造成商队客栈衰敝倒塌的原因。这是可以理解的。如今很少有人騎馬或者搭坐馬車了，赶路人早已不必卸下自己的鋪盖卷，設法安置在什么地方过夜了。

在穆尔契豪特，我們停住了。到伊斯法罕只剩九法尔薩赫[①]了。有人告訴我們說，只要一越过塞杰山脉和塞伊德莫哈默德山，伊斯法罕轉眼就到了。从一切迹象来看，穆尔契豪特曾經一度是个很大的、設备完善的城市，如今却已变成了傾圮殆尽的乡村了。气候很炎热。我們走进了小酒鋪。我要了一份酸牛奶，

---

① 伊朗长度单位，約合六、七公里。

而那位地主老爷一坐定，就跟往常一样，煞有介事地高談闊論起来：

“穆尔契豪特这个城非常古老。别看它現在是那么小不点儿，要說在从前哪，它还是古达尔兹的丘尔①。当时，开伊庫斯老在吉甫、古达尔兹和鲁斯塔姆②的帮助下当上了皇帝后，就給他們賞賜，分封領地。这块地方是給古达尔兹拿到手的。等到开伊庫斯老死后，他們就在自己的領土上发号施令，自立为王。就是这样，皇室領地在伊朗兴起来了。”

我不知道这位地主老爷根据什么史料了解到这些情况，但他又給我們講了一个传說：从前伊斯兰教軍队开到这里，战胜了异教徒后，就把他們的馬匹拿去喂給螞蚁吃，于是，从那个时候起，人們就叫这个地方“穆尔契豪特”③。这个传說，当然是很幼稚可笑的。

当我們坐到汽車上的时候，这位地主老爷又給我們講了一件新聞：

“鉄匠卡維和古达尔兹④都是伊斯法罕人。这里人民可眞聪明伶俐呢。如果說全世界只有四位大人物的話，那么，其中有两位大概就是伊斯法罕人。别看他們現在搞的是雕虫小技的手工艺，但在从前哪，他們个个都是雄糾糾的战士，因此之故，人們管这个城市叫塞普罕⑤。”

显然，最后这句話他是从書本里引用下来的。

---

① 因战功或其他功勛而分封的領地。

② 都是菲尔杜西史詩《列王紀》中人物。

③ 意为“被螞蚁啃掉了的”。

④ 《列王紀》中人物，也是历史上的著名农民起义領袖。

⑤ 这名字近似波斯文的“軍队”一詞。

我們的汽車在寬敞的、平坦的道路上奔馳着。伊瑪姆—札杰—札阿法尔和它的碧綠圓屋頂，已經远抛在后面了，我等待着駛过塞杰山脉的时刻。

可以望到伊斯法罕的近郊：树木、菜园、花园、田野、翻耕后的小畦，还有用淤泥污水浇灌过的、枯竭的土地。农民們在炎炎烈日的曝晒之下用鋤头在翻地，罌粟花正値头一期开花授粉，——这一切景色給人們构成了农村的印象，在那里，农业也象在欧洲一样，是在科学的原則上組織起来的。我想，伊斯法罕恐怕是薩桑尼时代[1]城市的典型吧。伊斯法罕的居民們継承着古代伊朗的传統，認为經营农业是他們最神圣的职責。

在未到达伊斯法罕城的“政府”大門以前，我們曾經很快地打从菜园、树林、堡垒式的高墙和坍毁了的圓屋頂旁边駛过。可是，除了一座小房屋——通行检查站——以外，这里什么都見不到。在城里，也只有一些很普通的商店，和坍塌了的小淸眞寺。两点半鈡，我在汽車房跟旅伴們告别，逕直往“美洲”旅館走去，打算在这不眠之夜以后，首先安頓睡覚，好好地歇息一下。当我出去游覽市容的时候，已是傍晚的景色了。

恰哈尔巴格林蔭路——这是一条巨大的、寬敞的街道，也是市民們最喜爱散步的地方。它一共有五股道：外边两側是人行道，里边是走大車、馬車的道儿，中央是供行人散步的寬敞的林蔭大道。四排古老的梧桐树和四条流水淙淙的沟渠，把街道点綴得格外漂亮。它的布局犹似柏林和巴黎最幽美的大街。据說，好象是在塞菲維特时期，曾經派人去过欧洲搞城市規划。我也同样听說过，有人打算按照旧計划——經过肖塞却什米大桥——

---

[1] 224—651年。

延长街道，并在街两旁栽植树木。伊斯法罕城市的兴起，正是由于札揚杰魯特河及其大小支流，足以保証全市居民用水的需要。居民們都說，札揚杰魯特河有时水流盈盈，甚至有如泉涌一般冒出盐水来。許多小房子和屋前花园，都座落在市內河岸两旁。札揚杰魯特河流过的地方，生活到处在沸騰着。沿河岸栽着美丽的矮树，河里好些地方长着霉层和水藻綠苔。

沿河岸两旁的石头上，甚至在砂地上，都晾着漂洗后的卡拉姆卡尔布。我在許多晾布上面发現了有署名为“莪默·伽亚謨”①的奇丑不堪的画象。很难弄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可以設想，这些形象准是某位勃拉苏利先生强加于工人們身上的。这既不是新的艺术，也不是旧的艺术，既不是伊朗风格，也不是欧洲风格。这些灰黯无光的图画，很快地被称作“勃拉苏利式”了。萊俐和梅杰农②也被画成只剩下大肚皮和干瘦的两条腿了。他們簡直就象荒年的乞丐，地道的疯子，很难同昔日詩人的精心杰作相比。我眞不明白，既然在伊斯法罕契赫尔苏通、阿里—卡波宮殿，以及其他地方还保存着塞菲維特时代壁画的优美形象，为什么还要这样荒誕不經地刻意模仿欧洲艺术呢。可是，有人跟我說，幸亏还有一些人依然以古代伊朗风格工作着。有一个看管卡拉姆卡尔布的男人說，他擅长織造眞正的卡拉姆卡尔布，詳詳細細地告訴我說該在哪一道工序用压印机給布上打上图案：首先放些綠礬，然后依次添加紅、蓝、黃以及其他顏料。为了使顏色牢固不褪，需将布不止一次地加以漂洗。

我偶然碰到一位在伊斯法罕居住多年的同学。我們走向由烧砖筑成的肖塞却什米大桥。大桥两边筑有可供行人休息的凉

---

① 波斯詩人。

② 波斯传統文学中的一对著名情人。

亭。大車、載重卡車駛过时，大桥依然屹立不动。我的同学說，桥墩是用石头和混凝土筑成的。

天色漸黑。河水滔滔不絕，滚过浅滩，向越来越远的地方奔去。蛙儿杂乱地嘓嘓叫着，大树后面有人在歌唱。我为清新的空气、美丽的夜景感到万分喜悅，虽然心中依然郁郁不乐。

这样的好地方原是多么寬敞舒坦、生气蓬勃，每到礼拜五[1]，人們可以来到这儿休息、散步、尽情欢乐啊。

朋友告訴我說，現在河水已經变浅了，因为札揚杰魯特河上游所有的水都被引去灌溉田地了。过了諾烏魯兹节[2]八十五天以后，需要水的时候，水流才又注入河里。

我們慢吞吞地走向神学校——恰哈尔巴格高等学校。学校有一座用明淨的瓷磚砌成的藍色的圓屋頂，整个看来，仿佛是新近才建造起来的。它的大門上精美的題名与花紋裝飾，都是用白銀鑲嵌的。这座高等学校建造于苏丹·侯賽因国王統治期間[3]，是塞菲維特王朝末期建筑和磁砖艺术的古迹，也是磁砖工艺和壁画艺术中的精心杰作。每逢紀念侯賽因教长殉难周年阿舒拉日，这里总是非常热鬧。講台上站着一个纏着綠头巾的教长，在宣讀教义，并將摩西五經、福音書和《古兰經》加以比較、說明，清眞寺周围噴水池附近，都坐滿了人。高等学校內部，正如所有的清眞寺一样，都有四座高台和許多拱形壁龕，在格局上很是优美，并有嶄新的、耀眼的磁砖裝飾。虽然其中有題詞彼此联系着，但图画与色采依然独具一格。这时天色已黑。我急需回“美洲”旅館，因为我約定在那里要与我的另一位朋友哈桑·列札維会面。

---

① 穆斯林的礼拜日。

② 伊朗人的旧年(3月21日—22日)。

③ 1694—1722年。

城里靜悄悄的，显得格外安謐、洁淨。只有在恰哈尔巴格大街上，有一些拿着黑旗、捶打自己胸膛的人走过。但我并不想看它，我認为只有那些游手好閑的人，非常走运的人才去搞哀悼死者的宗教仪式。而在我們的生活里，欢乐已是那么少，更不应該再給自己制造悲哀了。

列札維早已在旅館等着我。我們一同上菜館去。吃过晚飯，我們把伊斯法罕大談特談。我这才鬧明白：伊斯法罕居民是由以下三类人組成的：本地波斯人，来自巴赫契阿尔部落的移民（主要是庄稼人、手艺人和工人），还有犹太人。有些人对伊斯法罕犹太人的数量及其重要性估計过高。这若不是偶然弄错，一定是明知故犯了。有一个德国教授肯定說，凱尔曼[①]与日耳曼都出于同一字根，由此好象得出这样的結論：日耳曼人是从凱尔曼迁来的，因而他們就是伊朗人。另一个教授——德国籍犹太人，他竭力証明伊斯法罕是他的祖先建造起来的。凡此种种說法，都是无聊透頂，让他們瞎扯去吧。事实上，目前城里只有两个冷僻的街区——祖巴列（吉巴魯）和达列达希特——居住着犹太人。据說，目前在伊斯法罕的犹太人，是属于基尔[②]准其在伊朗避难时留下来的那批居民。他們专門做买卖，放印子錢。

通常，本地人对来到伊斯法罕的外地人是不大喜欢的。我的同学在伊斯法罕住了七年，始終沒有一个伊斯法罕朋友。于是，他念了两句詩：

比伊斯法罕更好的土地在天国也找不見，

如果事先在地獄里把它瞧上一眼。

---

① 伊朗东部一城市。

② 公元前六世紀古波斯王。

他告訴我說，相传穆罕默德曾經为麦地那的衰败不振和伊斯法罕的繁荣昌盛作过祈祷，让在他看来是好人的麦地那居民走遍全世界，而伊斯法罕人依然呆在自己的地方。

“不过，根据我的观察，”談話者継續說道，“伊斯法罕人却是精力充沛，极有教养的。当然，三四天内是不能把人了解透的，因为直到今天，我还沒有碰上伊斯法罕人，我实在很难去判断他們。我知道另外一些贊誦伊斯法罕的詩句：

倘若世界上沒有过伊斯法罕城，

那也就不会有我們和整个行星。

伊斯法罕駭人听聞的劣根，就是大烟、酗酒和疾病，必須跟它們进行坚决的斗爭。神学的强大势力千方百計地阻碍着渴求进步的青年們的发展，并且在人民中間培植着一种自趋灭亡的情緒。还在两三年以前，咒文被人民当作歌曲唱，甚至在婚礼上，阿訇們还强迫到会者念讀祷文。另一方面，塞列一苏丹①的压迫、暴力与兽行，使人民的精神力量枯竭殆尽，因此之故，伊斯法罕就成了大烟、酗酒与梅毒的天下了。

城市吸引着无数旅行者的注意。伊斯法罕有无比丰富的文化古迹，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出色的城市之一。倘若把它近代化的干綫同伊朗其他城市連接起来，那么，伊斯法罕可能成为公認的全国中心了。

伊斯法罕的夜晚是美妙的。柔风輕拂，鳥儿喃語，“眞理之鳥”② 如泣如訴，凄切哀伤。我的朋友从野地里采来的风信子，这时已經凋謝了。当这些花儿粘滿砂土在道旁、在驕阳照晒之下

---

① 伊朗国王納賽尔一艾一丁的儿子。

② 原文的俄文音譯是морге хакк，意譯則是“眞理之鳥”，夜間栖于树上，发出хакк хакк（眞理，上帝）的悲鳴，在波斯頗受崇敬。

生长的时候，它們都是清新活泼，惹人喜爱的，但一放在屋里，它們立即变黄，蒼白，干枯了。轉天早晨，吃过早餐，我同列札維出发去观看契赫尔苏通宮殿。宮殿周围的花园，几乎是在不久前才圈起围墙来的。要进入宮殿，必須出示特别許可証。房屋四周栽着許多小树。从外表来看，宮殿儼然有如波斯博里斯一样。它那二十根高大的淡紅木柱，倒映在清澈見底的安謐的方水池里。在建筑学上那么巧妙的构思，正說明了伊斯法罕人的創造力。相传，这座建筑早先有四十根柱子，但在苏丹·侯賽因国王时期焚毁殆尽，后来按照原式重建，一直保存到今天。

宮殿前矗立着蒼劲秀拔的柏树。有四根石柱，上面画着有翅膀的獅子。据說，在这些柱子中間曾經有过一个噴水池。墙壁上可以看到在塞列一苏丹时期抹上的雪花石膏和普通蓝色的壁画。座落在走廊两側的两間屋子里，台子上的壁画还依然保存着。特别令人注意的是墙壁上和天花板上的壁画。这种壁画一直到今日还被当作繪画、綉花、鑲嵌建筑与編織地毯方面最优美的形象。平台上面有一座大厅，除了墙壁上的几处雉堞和瞅着对面塞非維特时期的图画，正在哭泣的納赛尔一艾一丁国王的画象以外，几乎还是完好无缺。你簡直是目不暇給地去观看大厅的圓屋頂，它的壁画具有世間罕有的美丽、精巧雅致与丰富多采的特色。墙壁上大多数图画，都是描繪伊斯曼尔国王①作战、納地尔国王远征印度凱旋归来和阿巴斯国王举行盛宴的情景；阿巴斯国王被画成鬍子长到耳根，坐在图画的中央，外国使节和高官显宦围坐在他的四周，悠閑地飲酒取乐，音乐

---

① 伊斯曼尔一世，塞非維特王朝(1502—1524)的創始者。

师和舞蹈家在国王跟前呈献出他們美妙絕伦的技艺。沙尔勤認为这些图画是按照納地尔国王的指示画成的，他想竭力貶低塞非維特国王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因而把他們画成只不过是縱酒淫乐、游手好閑之輩，而自以为是勇敢善战的英雄人物。

在雪花石膏剝落后的那些残損图画底下，可以依稀看到一些幅面不大，但又非常之美的彩色画，足証都是出于艺术大师之手笔，多半描繪有名的文学作品中主人公的肖象。有一对热恋的情侶正在喝酒；青年和他的情人倚坐在大树旁，他們手里拿着酒盃，互相劝飲着。說不定，这些类似談情說爱的題材至今还激动着伊斯法罕人，每到礼拜五，他們同样带着弦琴和美酒来到河岸上的小树林里尽情欢乐。

契赫尔苏通宮殿里的彩色画，具有多种多样的风格，可以看出显然受到中国的影响。有一些荷兰艺术家的作品——用欧法描繪古代騎士的图画。但在这全部的宝藏中，已有部分毫无用处，此外，有人还在某些画上胡乱涂写，留名紀念。

那些图画具有巨大的亲切感人的特色。虽然已經过去了三百年，但艺术家笔下描繪的作品，至今依然給我們表达出陶醉在柔情甜梦里的画家的情愫。这說明了那个时代文化的伟大气魄。因为只有这样令人惊叹不止的彩色画、建筑、音乐与文学作品，才能打动人們的心灵，激起他們高尚的情操，使下一代人們受到影响。所有这些人物，虽然只能透过雪花石膏加以窺探，同时还沒有把画上泥污洗淨，但依然这么光輝灿烂地用它的无声的語言描述着人們飽經忧患的神秘生活，使你凝望着它們，眞是不忍移目。伊朗彩色画的风格，永远沒有失去它固有的优美雋永的特色，在这一方面，它是比随着每个时代、每个历史时期而变

化的欧洲彩色画优越得多了。当然，伊朗彩色画也是有过变化的。例如，当代印度画家依及拉尔·布塞克曾經采用伊朗手法，画出了惊人的杰作。不过，从薩桑尼王朝以来，伊朗风格基本上沒有发生变化。

应当砍掉在画上胡乱涂写者的手，把这只手陈列在玻璃橱窗里儆戒观众吧。

契赫尔苏通宫殿必需以塞菲維特时期的古迹为重点組成博物館，把这个时期留传下来的所有古物（地毯、衣飾等）尽量加以搜罗。也許博物館收入能够抵消这一切开支吧。

从契赫尔苏通宫殿出来，我們就去札皮赫織染工厂，这家工厂善于利用古代建筑的装飾、地毯图案和伊朗天然顏料。这个工厂生产精致美丽的地毯。我們到工厂的时候，他們刚刚織完一块四周鑲着一道单边、带有花紋图案的蓝色地毯。在这儿做工的还有六、七岁的孩子。有一个孩子嘟囔着說：“我已經十二張了……，我已經十五張了……，”异常圓熟灵巧地数着綫絡，把它們各自分开，并照着画样，讓彩色毛綫从里面穿过，然后再把彩色毛綫砍断。地毯厂所以要雇孩子們，就是由于他們手指纖細，便于做这种精工細活。但也有另外的原因。穷人家的孩子要掙飯吃，因此，从五岁幼龄起父母就把他們交給織地毯的工厂了。在这十二年里，孩子患着許多病症。每一块絢烂美丽的地毯，需要多少时間、精力，需要怎样地全神貫注啊！在这些地毯离开織机以前，有多少人垂头丧气，双目失明，又有多少个孩子患着肺結核病啊！难道說把人們干活的場所弄得寬敞、干净一点，就很困难嗎？

毫无疑問，伊斯法罕是目前伊朗手工艺最发达的首府。在古代营造学、磁砖、卡拉姆卡尔布、釉采装飾、雕刻艺术、艺术刺

綉、彩色画与綉金工艺方面，同样占着第一位。可以設想，伊斯法罕会使伊朗全国美术工艺事业得到复兴。

梅达尼—沙赫广場。得到参观阿里—卡波的許可后，我就去梅达尼—沙赫。据說，早先这个广場按照迄今犹存的城堡的名字，也是叫做納克歇—札罕；当时这座城堡里藏有名貴的图画，但部分图画已在阿巴斯二世[1]期間遭到毁坏。

梅达尼—沙赫广場三面被伊斯法罕最巨大的建筑物限制着：广場上端有一座沙赫清眞寺，它的对面——是作为伊斯法罕市場起首的凱薩列埃大門；广場另外两边，阿里—卡波和歇赫—路特福拉清眞寺遙相对峙着。

古时候，这个广場上时常举行馬球游戏，直至今日还矗立着四根石柱——广場每头有两根，作为球門用。在塞菲維特时代，这种游戏还是相当普遍，历代国王从阿里—卡波宮殿阳台上欣賞着馬球游戏。

我曾經听說过，有人企图要把广場中心开辟为具有寬敞的林蔭路的公园。值得担心的是，重新规划之后，古色古香的树木将会受到損害。我看到这些命該衰亡的树木，粘滿尘埃的叶子，折断了的椏枝和拱着身腰的树干，如同被判处死刑、渾身战慄、等待着严酷的时刻来临的囚徒一般。有人告訴我說，凱尔曼沙赫[2]树林里生长着一种树木，宜在上面雕刻各色各样的图画：人物、兽类和自然景物。这种树木的質地相当細密結实，画在上面的图画非常清晰，犹似照象胶片上的图画一样。要是果眞如此的話，那么，伊斯法罕的其他树木也有着类似的特性了。那么，这些古色古香的树木为什么不給自己留下昔日的痕迹，使人

---

① 塞菲維特国王(1642—1666)。

② 伊朗西部一城。

永远忆念不忘呢？古代伊朗人对它們曾經怀有多么深厚的敬意啊！每个人都把种植这样的树認作自己最神圣的职責。

沙赫清眞寺。要知道它的地点，不必向人打听，因为从远处就望得到它。我想，即便有人把我蒙住眼睛从清眞寺附近攆走，那时我也能一下子找到它，因为我不止一次地在照片上看見过它，而且还听說过許多关于它的故事。

根据門口跟圓屋頂和尖塔那种不对称的位置，是不难把沙赫清眞寺認出来的。清眞寺高大的拱門和它的蓝色圓屋頂，仿佛在和青空搏斗。凡头一次看到这个圓屋頂的人，都会感到它那种非常誘人、神奇美丽、决非人們意想得到的神采。这座清眞寺可以列入世界营造学里最伟大的創作之中。但有一种場面，未免使我感到惊异。我設想，每逢封斋日，清眞寺被隔成两个部分（男女分别坐开），有人在占卜，有人在写祷文，也有人在講故事、講童話，或者朗誦祷文，全都集聚在清眞寺內。然后端来了茶水和烟袋。人声嘈杂，烟雾繚繞。我想，这一切都会妨碍我观看清眞寺的。可是，跟我的担心相反，那里却是闃然无人。只有一个灰白鬍鬚的阿訇靜坐在壁龕的阴影里。

清眞寺里里外外的墻壁，都用蓝色磁砖砌成，只有柱脚是大理石的。給人一种印象，仿佛清眞寺是由整块磁砖筑成，根本不用砖块和雪花石膏似的。清眞寺的講坛上，有些图画相当美丽，在配色方面表現了高超的艺术，使人不再去留意上帝和来世，却尽情沉醉在愉快的意境和甜蜜的幻想里。看样子这座清眞寺的保管人，就是坐在壁龕里的、身边放着一卷書的、滿头白发的老人，他延年益寿的秘密，就在于他每天从这些古老的磁砖之美里汲取到融融无穷的乐趣。或許，他心性爽朗，乐天知命吧，要知道这些迷人的图画时刻映現在他眼前，而人們期待于

天国的蓝宝石般的宫殿——却成了他的长年寓所。

可是，拱門与磁砖剝落的情况，不由得使人感到万分惋惜。除了毗邻小广場的两堵墙壁上磁砖全被盗卖一空以外，其他各处墙壁給予人們的印象，好象是漂亮的脸庞被麻瘢腐蚀了一样。此外，所有的墙壁上都有一些胡涂乱写，不知哪只破败的手毫不留情地把釘子釘入磁砖。

多么伟大壮丽啊！人在它跟前禁不住惊叹、发怔。仿佛在阿拉伯統治期間受压迫的伊朗艺术大师們，在塞菲維特时期再世复活，重又意气风发，神采奕奕，創造了人們很难想象得到的伟大事迹。

有一只猫头鹰，站在夜祷室的一根圓柱头上。它尖厉刺耳地叫着，它那种令人不寒而慄的声音在圓屋頂底下迴响着。清眞寺里有一些石制器皿和时計。难道你得看它个两三个鐘头、一个月、甚至一整年嗎？不用說，你看上一眼，就会不忍离去。

院內，靠清眞寺附近，长着一丛花儿，压弯了的枝头，沉甸甸地挂着一朵朵白薔薇。水池里綠水盈盈，野草蔓生。

虽然清眞寺被人認为是上帝之家，但是，进入寺內还是应該要許可証，因为，它毕竟是由艺术的君王創造的。

說也奇怪，虽然塞列一苏丹已使全城遭到毁坏，伊斯法罕依然遺留下两三座建筑物。但是，这些建筑却眞正地玷污了修筑它們的材料——砖头和粘土了。

目下建筑师們看来好象已經失去了提高艺术的兴趣和鑑賞力。虽然他們的才干还大有施展的余地，但他們建造的房屋，却是既非伊朗的风格、又非欧洲的风格，他們的建筑物每个部分都

有着各自不同的风格。比方說，柱子是希腊式的，拱形是伊朗式的，而窗子却是英国式的。給人造成的印象是仿佛建筑物的每个部分要各自独立，需要人們伸出双手来抱住，房屋才不致于东塌西倒、四分五裂。

阿里—卡波宮殿。从远处望去，它儼然象是按着相应比例座落在那里的三块磨光的石头。在阿里—卡波前头，有一个筑有硃紅廊柱的高台，如同我們在契赫尔苏通宮殿見到的那个高台一样。但阿里—卡波这个份量很重的名称——高大的門戶——跟这座建筑很不相称。人們認为：阿里—卡波建造于塞尔佐克斯基时代[①]，不过，到了塞菲維特时期，又經历过許多变化。

纖細优美的雕刻，花紋裝飾与塑造作品，在阿里—卡波走廊里首先見到。接着又有另外一些浅浮雕与裝飾品，使阿里—卡波臻于完美境界。但壮丽宏伟之作留下的并不多。遺憾得很，連一扇門、一幅画都沒留存下来。所有流传至今、透过雪花石膏描繪出来的，都是艺术大师的作品。不少图画只剩下一些衬景或者輪廓，似乎在忧伤地凝視着人們。画儿大部分已經剝落消蝕了。墻壁下端已被刷白，什么都沒保存下来。据說，楼梯是用磁砖砌的。向导說，这座房屋共有六层，而楼梯却有一百十六級。高台中間是梅达尼—沙赫——一个有着青銅噴水池的小广場。噴水池里的水是从山岩之間引来的。每到盛大的节日，塞菲維特国王穿着华丽高貴的衣袍，坐在高台上观看广場上的馬球游戏。那儿时常有伶人表演，有运动員的竞技活动。在高台上还可以看到欧洲艺术大师們的精心名画。在最后一层楼上，一間

---

① 十一世紀三十年代突厥族所建塞尔佐克斯基国，十二世紀中叶崩潰。

屋子墙壁里有个窟窿，里面放着一些盛药匣子、蔷薇水瓶以及其他东西。显然，那里有着名貴的器皿、罕世的珍品以及酒壶。

在阿尔及皮里[1]专門收藏名貴器皿的房屋，大概是按照这样的形式修建起来的。向导說，这个地方原是为音乐表演設置的；門一关上，恍若弦乐驟然吹奏起来；門一打开，弦琴依然余音繞樑。說不定，房屋这一特性的发現是出于偶然的，因为，窗格子和墙壁結构特別容易使器皿发生共鳴。瞅着这个艳丽似画的大厅，你不由自主地会联想到从前盛大的酒宴、名貴的衣飾、神奇的地毯、柔軟的絲綢褥垫、长頸酒盃，以及宛如郁金香一般美丽的女郎。从高台上可以俯瞰伊斯法罕全景：它的山巒、房舍、树木、圓屋頂和对面峙立着的歇赫一路特福拉清眞寺。

参观阿里一卡波以后，你禁不住会看到这座美丽如画的宫殿是怎样令人发指地被消灭掉的。有些壁龕被烟火熏黑了，有些壁龕滿处是窟窿，或者干脆倒塌了。人們油然产生的印象是，仿佛塞列一苏丹像恶神阿赫列曼一样，継承了成吉思汗的性格，来反对这些古迹創造者，伊朗人民那种优雅风流的兴趣。塞列一苏丹恨不得要把这些建筑徹底毁灭掉。他曾經把塞菲維特时代三座著名的宫殿哈甫脫达斯格赫、阿尼一罕和納馬格坦夷为平地，而且把契赫尔苏通宫殿公开出卖，让大家都去破坏它。

歇赫一路特福拉清眞寺。它座落在阿里一卡波宫殿对面。这座清眞寺地面寬敞，筑有四座高聳着圓屋頂的围墙。磁砖的制造艺术与鋪砌工程，在这儿达到了完美境界，而且，磁砖保存情

---

[1] 伊朗西北部一城市。

况也比别处清眞寺来得好些。在梅赫拉布壁龕①上有如下題詞：“伊斯法罕石匠侯赛因名师之子穆罕默德·列查大师，于1208年（公元1793—1794年）。”② 但在大門横楣上，却有阿里—列查名师亲笔写的日期：1012年（公元1603—1604年）。自然，这座建筑物已有好几百年之久。屋內圆屋頂有两层外壳。它的內层和軀体都是用磁砖和彩色画作为装飾，相当精美。据向导說，这座房屋是阿巴斯国王为他的女婿路特福拉教长修建起来的。在清眞寺的底层，有个黑洞洞的地下室，用向导的話說，里面倒是冬暖夏凉的。这里原有神学校的学生都給迁走了，寺庙不再是念經供神的地方了。神学校的学生都搬到座落在市場的薩特尔高等学校大楼，那里虽然不是磁砖建筑，但却更适合教学的需要。对这种事情也应当表示感謝。俗語說得好：“禍害除尽，万事皆益。”

已是深更半夜，我出去观看帕列—哈祖大桥。河岸上的公园里，长着垂柳和白楊树。这是居民們常来散步的地方。不知是誰咿咿呀呀地在唱歌；青蛙咯咯地叫个不停。河对岸佇立着喀賽隆針織厂，厂房却被烟炱熏得黑糊糊的，好象为老板的丧亡穿上了孝服。

帕列—哈祖大桥仿佛商队客栈，桥头两旁都有拱門。桥約摸有三层楼高，还有十八个以上的桥孔。大桥下部用石头筑成，非常牢固。每个桥孔旁边堆放着一袋袋石子，那是用来拦截河水，增高水位的。传說，塞列—苏丹时常拦截河水，在照明灯的光輝之下，同他的后宫嬪妃泛舟河上。大桥这样結构对

---

① 清眞寺內面对麦加的壁龕，祈祷时給穆斯林指示方向。

② 以下所有穆斯林阴历的年月，都是根据奥柏倍里院士《对照年表》（1940年，列宁格勒出版）計算为公历的。——俄譯本注。

于农业也是有利的，因为，它在水少的情况下可以拦截水流，增高水位，可以充分利用河水。大家知道，塔赫瑪斯布国王[1]曾經試图把喀隆河水引向伊斯法罕、这个計划如果一旦实現的話，伊斯法罕就变成塞菲維特时代那样繁荣昌盛的城市了。从大桥的拱門里映現着伊斯法罕及其近郊的一片美丽的景色。在大桥附近的山崗上，有一个以“抓飯之墓”之名而著称的陵墓。伊斯法罕人要想在晚上吃抓飯的話，往往都到那个陵墓去，但也有人在那里举办葬后宴席。

清晨，塔苏亚日，侯賽因教长殉难那天的前夕，我去参观甲米大清眞寺。这一天，所有店鋪都关了門，大街上，市場上闃然无人。沙赫清眞寺对面，凱薩列耶大門上端的磁砖裝飾，眞是美奂美輪。它們上面画着两位古代騎士的雄姿。透过市場拱頂隙縫，落进来一股在阳光里晃动着的尘柱。迎面走来了一位戴着大纒头，头頂披着斗篷的阿匍。他一面規規矩矩地迈着步子，一面念着禱詞，贊頌上帝与先知。市場上有許多磁砖鋪砌的正門。甚至有两三家店鋪，还用現代磁砖裝飾着。

年久衰頽的小清眞寺，都散布在全城各个地方。直到今日，在伊斯法罕的大門上还可看到魯斯塔姆、阿甫拉西亚布、希琳与法尔哈达[2]的画象。这样的画象在古老的澡塘里同样可以看到，这一点我实在不能理解。直到最后，有一个人告訴我說，伊朗人喜欢大清早上澡塘，这些古老的題材会帮助他們从早晨起就对古代伊朗传說怀着敬意。为了在人民中間培养英雄主义和激起他們的爱国思想，茶館里有人在讀着«列王紀»。而如今，在現代

---

① 塞菲維特国王(1524—1574)。

② 这几个人都是伊朗古典文学中的人物。

澡塘的大門上，只能看到一个人弯着身子站在蓮蓬头底下淋浴，而僮倌正在給他递浴巾的那种图画了。

甲米清眞寺几乎座落在城里旧街市場的尽头。它有好几个大門。但你在这里却看不到精美的磁砖工艺了。清眞寺就在大路上，也沒有院子。說实話，从前那里大概設置过木栅栏吧。这座建筑結构与建筑风格，倒要比其他各处清眞寺更加古老而著名。从建筑物外表可以知道大約是在1200年(公元1785—1786年)間建造的。大家認为，最初这是一座祆教庙宇。这座房屋是几經焚毁破坏后重建起来的。由哈札·尼札米—奥里—莫尔克[①]所建的清眞寺內一个圓拱，非常清楚地反映出伊朗建筑在几个历史时期內所发生的变化。可是，不幸圓拱多半已經毁坏，磁砖大部分被劫走，不过，存留部分依然足以說明清眞寺往昔的美丽与艺术大师創作的特殊风格。在这里，我們看到由磁砖构成的最美丽的图画，以及各式各样的雕塑、鑲嵌、刻砖与石雕艺术。不过，雕塑装飾多半毁坏殆尽。

房屋四边矗立着高台，不过，它們的拱門已呈露裂縫，磁砖已經剝落，残缺不全。清眞寺的柱脚鋪着大理石，与下端嵌着大理石板的拱門非常調和。沙別斯坦清眞寺还利用特别美丽的磁砖装飾，弄得非常精美細巧，人們肉眼望过去，很难辨認那是彩花装飾，还是相互砌成的小块磁砖。这里磁砖上面沒有图画，却有着非常精湛的鑲嵌装飾。圓屋頂的形式与风格，跟它的壁画迴然不同。当初人們化費了多少时間和財富，并且有多少智慧、意志和天才貫注在这些著名的建筑物里，貫注在这些艺术的宝藏里！难道就能忍心讓日后无才无德的不肖之徒前来参观，使

---

① 十一世紀伊朗政治家。

这些建筑物遭受毁坏嗎？甲米清眞寺——它不失为一个美术博物館。应当請艺术家、彩色画家与工艺大师去那里参观一下，让他們从那些精心杰作之中受到启发，而不让那些坏家伙到那里去，因为他們要把惊人的雕刻装飾剝下来当作引火劈柴，他們要乱七八糟地涂坏雕塑，往墙壁上挂冒烟的油灯，而且还要公开盜卖磁砖。

在清眞寺的走廊里，我碰上一群拿着黑旗子、悲慟哭号的人。他們人数倒不多，但有一个警察紧跟着他們。有个小孩不知用什么东西往我身上一洒，我沒有防备，不禁哆嗦了一下。我馬上猜想到这大概就是蔷薇水吧。有人告訴我說，象这样的聚会在早年伊斯法罕更是司空見慣。有好几个化装的和有病的伊瑪姆，被周围一群人簇拥着，从近郊乡村赶进城里去。每一堆这样的人群，都有自己的領队。有一天，城里居民們发覺在这些人群中間有一头嘴里吐烟的獅子。但，他們一下子就肯定那是一个披着獅子皮的人在抽烟呢。

哈隆—皮拉耶特，或名哈魯尼耶高等学校，座落在伊斯法罕旧市場的胡同里。这座伊斯曼尔年間的建筑物，乃是那个时代艺术的最杰出的典范。在学校正門上画着一对孔雀，頂端装飾物上面鏤刻着伊斯曼尔·巴哈佐尔罕国王的名字和年代：918年（公元1512—1513年）。屋內有一个古墓，相传那里掩埋着犹太人的骨灰。居民們对这所高等学校很尊敬。人們时常到这儿来祈福，許愿，而且，就在这里綁扎破布头，預測愿心。伊斯法罕詩人莫卡拉姆曾在此处題詩，爰引其中几句如下：

啊，哈隆—皮拉耶特，創造巨大的奇迹吧，
把納西尔教士墓中枕头的土坯变成烧砖，
把这河里的砂子变成玲瓏剔透的珍珠，

你是哈隆—皮拉耶特，我却是可怜的穷人。

瞧，在墓旁那个卖弄风骚的女人，

你冲着她的面紗撒一把豌豆吧，①

你是哈隆—皮拉耶特，我却是可怜的穷人。

在桑扎尔国王② 清真寺对面，临着大街的叫做后宫閨閣的楼台上，有一座用独石凿成、形似母猪的獅子雕象。獅子的脑袋形状，恰似在薩桑尼时代人們所砍削下来的动物脑袋一样。獅子脖子上有个頸圈，卷曲着德皇威廉式的两撇翳子，嘴里銜着一个人头。在獅子左側，挂着一把带有鏤花的馬刀，右側翘着一段砍去半截的尾巴。这一座雕象具有某些奇特的风格，頗似現代欧洲艺术大师們的創作。这座雕象还跟墨西哥土著的偶象有些相似。当然，我想，艺术大师想要表达出特定的思想內容，大概就是宗教題材，或許是某一事件的写照。

桑扎尔国王清眞寺，或是阿里清眞寺（它那些高高的、但已坍毁了的高塔，都是用精巧的砖石和少量磁砖装飾的），如同塔什干和土耳其斯坦的建筑一样。不过，清眞寺多半傾圮，蕩然无存了。

伊瑪姆—札杰—伊斯曼尔陵墓。它座落在城里較远的街区。倘若要到那里去，就得順着堡垒式的高墙和沒完沒尽的矮棚屋，走过尘土飞揚、不見草木的窄街陋巷。一路上那些街巷，你就恍若置身于千年以前的生活之中。那些街巷却会給予东方

---

① 犹太人常給死者嘴里放葱，手里放豌豆，随后念道：“当天使們来到坟墓审問你，你就冲着他們眼睛乱吹。而当摩西来到你的身边，你把豌豆撒进他的口袋里。这样就从至圣那里騙取到通往天国的鑰匙。”——作者原注。

② 十二世紀时的波斯国王。

情調的鑑賞家以极丰富的材料。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費茨林格或是巴斯脫列希·布米尔这些著名的电影編剧作者，倘若他們亲眼看到这些窄街陋巷，恐怕会想出来不少新的念头吧。

伊瑪姆--札杰一伊斯曼尔建筑的正門，鋪砌着少量的磁砖，磁砖上面鐫刻着塞維[1]的名字。大門虽然是鉄鑄金繪，却显得非常破旧。里面完全空洞无物，周围一个人都沒有。壁龕上記着年月：1100年(公元1688—1689年)。有一个小房間，里面有形似珍珠一般的圓丘；墻壁一半砌着六边形，还有浮雕画的綠色磁砖。墻壁上还有古色古香的精美雕塑，鍍金与木質装飾物。拱門上面有圓屋頂，而在壁龕上面装着无比美丽的金飾与精美玲瓏的雕鏤，閃閃爍爍，令人眼花繚乱，如同契赫尔苏通宫的拱門一样，但恐怕还要强烈一些吧。在走廊里有一扇精工鑲嵌的門，上面鐫刻着題詞，并有木質装飾物。遣憾得很，这一切都已衰頹荒废，处在无人照管的情况之下。

达罗里波契寺庙，或称达罗里波契赫，座落在該城尽头帕契納列。寺庙前长着一棵滿身皺皮疙瘩、枝椏弯曲的老梧桐树，看去活象一个上了年紀、軀体发胖的欧洲妇人，一个劲儿搽粉涂唇，不断打扮，似乎这么一来会出落得标致一些。在平台上新近修建了一个凉亭，凉亭地面鋪砌着普通的浅藍色磁砖。院落里有好几块古老的墓碑，依然完好无缺。向导一边指着墓碑，一边肯定地說，馬立克国王[2]与哈札·尼札米一奥里一莫尔克都埋葬在这里。这些墓碑最近已經加以修葺，在这以前，此地曾經是公共坟地。

---

① 塞維一世，塞非維特国王(1629—1642)。

② 十一世紀时的波斯国王。

将近晌午时分，我倦游归来。城里大多数旅館、茶館都是空蕩蕩的，連大街上也是岑寂无声。

恰哈尔巴格大街作为公众游覽場所，已沉寂了八个鐘头，到十一点鐘光景，还是見不到行人。只有在諾烏魯茲节日(新年)里，才有大批旅行家来到伊斯法罕。

喀賽魯尼① 出殯仪式还在継續进行着。有人告訴我說，因为他的亡故还特地雇用一批哭灵的人。他們如喪考妣似的号哭道：

喀賽魯尼先生，
离开了这个浮华世界。
由于这一突然丧故，
我們可眞是倒楣透頂。

人們在举丧追悼工作中显得多么有才干！昨天，我在照象师那里，他跟我說，已有两天功夫尽忙着放大喀賽魯尼的肖象，而在今天，塔苏亚节日，人們都要去塔赫捷富拉特陵墓哀悼他。

晌午以后，我和列札維出去参观伊斯法罕近郊、位于札揚杰魯特河畔的佐里法。有人跟我說，佐里法由肖塞却什米大桥起，一直迤邐伸展到馬尔宁大桥为止。佐里法开头是有着老梧桐树的一些小胡同，那些梧桐树如同我們在恰哈尔巴格大街看到的一样。我的同学說，在阿巴斯国王期間，白天在恰哈尔巴格大街栽上的树木，轉天早晨却已倏然不見了。阿巴斯国王知道了这样的事情，曾經下令設置崗哨，捉拿窃賊。有人报告他說，那是亚美尼亚人干的勾当。国王說："倘若有人出于嫉妒，焚烧树木，那么，犯者应当予以严懲，但是，倘若有人拿了树木去建設城

① 伊斯法罕大工厂主，制造与經售粗土布的公司的所有人。

市，那么，請您不要惊动他們吧。”于是，人們便把这些梧桐树种植在佐里法了。

远处呈現出塔楼和教堂大鈡。进口大門和教堂前的房屋是最近修建起来，作为旧建筑的耳房。上端有亚美尼亚文題詞，但只能認出年代：1606—1654年。教堂里充满着烧焦了的香紙气味。教堂柱子鋪砌着如同我們在塞菲維特年間建筑物里看到的那种磁砖，只不过稍有不同，这里磁砖却是細心保存着，沒有人在磁砖上面題字，釘釘子，挂盆罐。在磁砖上面，有一幅描繪耶穌受难的壁画。

高处还有鍍金装飾和反映基督教題材的图画。进口大門上端，有一幀画着天堂与地獄的圣象。圓屋頂內側，是惊人的美丽的鍍金裝飾。人們仿佛覺得，这个圓屋頂和契赫尔苏通圓屋頂上端装飾，都是出于同一个艺术大师的手笔。彩色画的风格，不是伊朗化，很可能是在阿巴斯国王宮廷里供职的荷兰艺术大师的作品。图画具有中世紀的风格。那些图画的內容，都是取材于耶穌生平的传說，但很不遵守比例。当我們参观建筑物的时候，迎面走来了一个亚美尼亚僕役，他用特别清晰的发音挺有劲地开始講述那些图画的內容。起初我以为他是在叨念禱文，但后来才听清楚这样的話：“在这里，根据帝王圣旨，人們給至圣耶穌带上了鐐銬，而在这里，人們就用針刺扎遍他的軀体。”等等。僕役講到故事結尾时說，鉄石心腸的帝王已經变成了一头滑稽可笑的猪。但是他有三个虔誠的女儿。她們修造了礼拜堂，或者叫做教堂，因此之故，上帝才饒恕了她們父亲的罪恶。于是，帝王信奉了基督教。

虽然教堂全貌已經証明修建于阿巴斯国王年間，但这个亚美尼亚人向导硬說教堂是由亚美尼亚人所建造，而且艺术师也

都是从欧洲邀請来的。显然，他認为我来伊斯法罕的目的，是特意来証明不是亚美尼亚人修造这座教堂似的。

大概甲米、契赫尔苏通清真寺，也都是他們亚美尼亚人修建的，而且他們还从欧洲請来了許多专家。

教堂对面修造了一个小型博物館，里面收藏了关于亚美尼亚人迁徙的石碑、宗教的遺迹和書籍。順便地說，博物館里还有許多塞菲維特时代的古物。我們在那里看到了一扇古旧的門，上面有美丽的图画、精工鑲嵌与雕刻。我馬上暗自設想阿里一卡波与契赫尔苏通宮殿的大門該是怎么个样子。博物館向导說，当塞列一苏丹破坏哈甫脫达斯格赫、阿尼一罕和納馬格坦建筑物时，有这么一个亚美尼亚人买下了这扇門，送給了博物館。哈甫脫达斯格赫建筑的圆形磁砖，也是这样获得的。那些磁砖可分为四个部分，上面画有肖象，鐫刻着格言，还有花木图案等等裝飾。在博物館最后的一間屋子的墻壁上，有許多鏡框里挂着关于保护亚美尼亚人的所有圣旨，那些圣旨都是在大阿巴斯国王、凱列姆一罕·参特[1] 直至納賽尔一艾一丁国王期間頒发的。一般說来，博物館虽然很小，但很整洁，展覽品布置得极为得体。倘若有这么一位应邀来伊朗保护我国民族古迹的外国職員，真的能建立起一座規模虽小，但却井然有序的伊朗古迹博物館，恐怕未始不是好事吧！在办公室的桌子上，放着一本小册子，上面記着捐助款項。向导把泰戈尔、丁沙赫[2] 和日本領事的签名一一指給我們看。

走出了教堂，我們朝亚美尼亚坟場走去。我們走过了尘土

---

① 納地尔国王阿甫沙拉統治时期（1732—1747）的一位上校，1751年，自封为摄政王，直至逝世（1799）时止，一直是伊朗的实际上的統治者。

② 丁沙赫也是印度文学家。

弥漫、曲里拐弯的小胡同。这时非常灼热，我想起了从前有个書商曾經跟我說过，临近阿舒拉节，伊斯法罕的天气将是酷热异常。在路上，我們看到两个孩子玩着一头勉强爬动的烏龟，它好象被罗馬軍队击潰了的一个败兵，委靡不振地爬回家去，而且害臊得只好躲臧在盾牌后面。在亚美尼亚坟場上，毫无値得观賞的东西，——在草木不生、干旱无水的曠野上，冷冷落落地只有一些墓碑而已。据說，那里有几个欧洲著名人士（他們曾在阿巴斯国王期間侨居在伊斯法罕）的古墓，但天气是那么炎热，我們又是那么困倦，所以沒有去寻覓那些坟墓了。从坟場那里，可以眺望美丽如画的伊斯法罕全景。

随后，我們去参观穆斯林坟場。在路上，我們看到一座隔着棋盘似的格子的鴿子塔，但鴿子塔內部却破坏得很厉害。

在伊斯法罕有着非常之多的鴿子塔。这里土壤頗为貧瘠，收成极低，当地居民們都說它如同贜官那样貪饕慳吝。除了其他肥料以外，鴿子粪也都被利用了。

塔楼后有一座飞机場；离那儿不远是塔赫捷富拉特坟場（或称伊斯法罕的沙赫—阿卜杜勒—阿齐姆），跟亚美尼亚坟場一样，也是处在干旱无水的地带。我們碰上了几座磁砖圆屋頂与建筑物。这些建筑物的墻壁，是由紅粘土筑成，顏色就象洗滌用的瓦罐一样。列札維說，这簡直就象孟哲夫[1]一样。坟場上人很多，准备为喀賽魯尼亡故举行头七祭奠仪式。

直到太阳落山的时分，我們才回到城里。我順便去到列札維家里。我們閑坐在阳台上的圈椅里。我的朋友的妻子，是个爱尔兰女人。她端来了茶和甜糖。她提出的头一个問題，就是

---

① 見第45頁注二。

关于那时德黑兰开始放映的有声电影。我叫出了好儿部影片的名字。她叹了一口气，說道：

"伊斯法罕的气候对我倒很合适，不过，这儿娱乐简直太少啦。"

"要知道，您有孩子嘛，孩子可不会使您感到寂寞；甚至会給您添加不少麻煩。您未必还有閑功夫去娛乐吧。"我表示不同意說。

她同意了我說的話，她虽然坚持很久，但最后还是把她的女儿帕尔汶小姐領出来了。如同她的母亲一样，小姑娘生着一对蓝眼睛。一头生着呆笨的、栗色眼睛和烏黑嘴脸的狗，奔跑过来了。它的名字叫巴尔尼。它很厌恨卷烟烟雾，倘若反抽烟协会在伊朗成立的話，那它想必是当然会員了。狗被烟味一刺激，就在屋子里来回奔跑，踏坏了两块小地毯，連挂幔底下的穗子都給啃下来了。

天色漸黑，晚風輕拂，月亮上来了，用她那种寒冷的銀輝映照着睡意蒙矓的城市。我的朋友放了一张唱片——《夏威夷的吉他》。在弦琴的伴奏下，一支纏綿悱惻、柔婉悲切的乐曲在夜空中迴蕩着，重現了遙远的、虛无縹緲的遐想。天上灿烂的星星直瞅着我們，宛如人們的眼波流盼似的。在这个美妙迷人的夜晚，在伊斯法罕精制的蓝花瓶里，一束欲将凋萎的鮮花給我們送来了它的最后一陣芳香，摻和着卷烟烟朵和吉他的嗚咽声。

轉天早晨，正是追悼侯賽因教长殉难日，我，列札維和狗儿巴尔尼坐了馬車，前往参观"搖晃着的高塔"。駛过小胡同后，我們繞过了低洼的地带。伊斯法罕馬車上的馬匹，都是膘肥力壮，迅捷如飞。显然，它們都給喂得飽飽的，奔跑时无需鞭抽棍打。

我詢問我們那位看來頗表同情的馬車伕为什么不去参加哀悼。他回答說，一般說来，他是不承認哀悼的，但如果他真的奉行哀悼的話，那才是切切实实一点不假呢。

馬車伕說道："有些人无非是哀悼自己死去的孩子，还有些人或者为生意順利而裝模作样地作祈禱罢了。我哀悼死者，才是出于一片眞心誠意。我給您講一个譬喻，有这么个人对本城教規解釋者——莫吉塔赫特說：

"'啊，伊瑪姆先生，向你求教一下，怎样才能使买卖好轉起来，現在我那里生意实在太淸淡了。'

"莫吉塔赫特回答說：'每天禱告以后，你就說"眞主啊！"这样就行。'

"这个人一連好几天作完祈禱后必說'眞主啊！'可是，他的买卖却做得越来越糟。他又走去找莫吉塔赫特，那个家伙却囑咐他要反复說上两遍'眞主啊！'但，那也是不管用。莫吉塔赫特每次总是增加次数。这个傻子翻来复去地嘮叨說着'眞主啊！'一昼夜之間說上了四十遍。最后，他說得实在膩味透了，便又走去找莫吉塔赫特，跟他这样說：'你是在捉弄我，尽管我反复說着"眞主啊！"——都不管用呀。'于是，莫吉塔赫特建議他早晨一走出家門，抓住头一个碰面行人的后頸，使劲地搖晃他，直到他掏腰包給錢为止。这个人眞的那样去干了。有一天，他淸早出門上街，看見了一个阿拉伯人，那人模样儿活象一尊蒙古偶象，其丑难言，他随即走上前去，跟阿拉伯人問好。阿拉伯人引他到自己的洞穴里，那里有两个人已被带上鐐銬，而离开他們不远，滿地乱堆着死人骨头。这个人心下思忖，阿拉伯人——就是吃人妖怪呀，正欲撒腿逃跑之际，却有人抓住了他的胳膊。那时，他說了一句'眞主啊！'阿拉伯人馬上垮台了。这个人便把两个俘虏

释放了，他們拿了死者留在山洞里的全部珍宝，揚长而去。請問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我說，那就是因为这个人头一次眞心誠意地說出‘眞主啊’几个字。因为这样，我才不参加哀悼呢，但要是眞的奉行起来，那就誠实地去作。”

但，从他的脸色上已經看出，他从来沒有眞心誠意地参加过任何哀悼仪式。

我們在道路附近看到了一座泥砌的圓屋顶、四周筑有围墙的房屋。馬車伕跟我們說，这个地方叫做阿卜达尔特。人們就在这儿煮面条菜湯，好訨他們的心愿得到实現。

沒到达柯拉赫頓（格尔达兰）村的时候，我們曾在某座棚屋底下停留了片刻。这里就是建于600年（公元1203—1204年）的納斯拉巴特正門。它的磁砖裝飾倒是很别致。我走下馬車，打算去看一下磁砖，但忽然有一个戴着披紗的老妇人恶狠狠地說道：

“你干嗎随身还带着狗；走开，滚开吧；这儿根本用不着你！”

在頂棚底下坐着好几位阿匍和两三个农民。記得馬車伕好象逗着玩似的事前警告过我們說，如果我們在殉难日带狗出現的話，人們就会用鍬把儿来欢迎我們。我听从了他的忠告，只好打消参加哀悼仪式的心思，仍然坐回馬車上去。从那个地方出发，走了一陣，我們在寬闊的沟渠旁柯拉赫頓停車。为了不訨狗纏着我們，就把它拴到馬車鞭子上，而我們自己却跟着向导走去。

我們走近广場，看到参加哀悼行列的人們都站在那里，正用拳头捶着自己的胸膛。从这儿还可以看見两个砌着磁砖的不大的塔。每个塔上，矗立着四根斜杆。这就是有名的摇塔。我們走进院子，看出塔最近曾經修葺过。在筑成拱形的平台上，在两个

塔之間，有一座高出地面一阿尔申① 以上的方墓。方墓边沿有阿拉伯文題詞，而在墙間碑石上可以看到："阿卜杜拉·塞卡拉尼生于哈达班杰之世，永眠于搖塔黃土之下。"說不定是我的記性不好弄錯了，还是鐫刻在碑石上的題詞有訛誤呢？② 也可能还有另外的原因。方墓四端突出着，頗似圓錐体。墓石上有一盞灯，一本詩書。墓墙上鑲砌着古老的磁砖。我們登上狹窄难行的楼梯，試着搖晃搖晃，塔果真搖搖晃晃起来，可謂名不虛传。从那些塔頂上望去，伊斯法罕全城的景色，历历如在目前。郊外綠油油的田野，鴿子塔，还有漫山遍野的罌粟花，远远望去，宛如鋪上了一层白雪似的。当地老百姓認为，塔搖晃的原因，就是由于受到上述方墓的庇恩賜福之故。

其实我在这些塔里并沒有发現什么奇迹，但，不知何故，塔却比其他建筑物有更大的名声。

除了袄教徒之山以外，附近一带沒有什么名胜古迹。袄教徒之山距离伊斯法罕城有二法尔薩赫之遙，我們此刻跟它只不过隔半法尔薩赫。向导告訴我們說，山上有一所房屋是用坯砖修成，每块坯砖重量竟达七曼。我們得到保証說山上确能找到歇脚处和飲食之后，方才动身上路。

山不算高，形似圓錐体，乍一看，仿佛不难攀登，但沒有路径通往山頂。从下面可以看到建筑物被毁后的断垣残壁。当年选择这个地点修筑房屋，确是很有眼力，可惜，整片房屋如今只剩下

---

① 約合二尺。

② 显然，赫达雅特在这里指的是 1578—1587 年伊朗統治者塞菲維特·穆罕默德·哈达班杰。但据若干专家認为伊斯法罕搖塔系十四世紀遺迹，由此可以推想陵墓上題記并无錯誤，而据史書記載，伊里罕·奥尔扎特期間亦有渾名为哈达班杰的人物。

一間圓形的前厅，也是拱頂傾圮，基石崩毁。山頂上遍地都是前厅墻倒塌后的瓦砾場，以及其他房屋建筑的破瓦残砖。这里建筑物原是用巨砖砌成人字形修筑起来的。未被破坏的部分，却依然完好如故，砖石坚固，就象昨天才修成的。倘若沒有人来破坏的話，这座建筑恐怕至少还能支撑一百年。

山頂上展現着一片美妙誘人的景色。河川宛如一条銀鏈，蜿蜒曲折地流过五彩斑斕、杂色繽紛的田野。

前厅恰好座落在山巅上，高过其他的建筑物，有着八个形式、面积相同的正門。入口处上端，雕刻着許多半月形，彼此之間相隔大約有两尺左右。厅內每扇門上端有一个小横档，好象旧式房子的隔板一样；在它上面还有向上略見扁平的、半月形的拱頂。門的側框却是看不見的。前厅的底基是用石头筑成，但建筑本身却用巨砖修砌起来，而且抹上了白石灰。前厅中央有一座方形的講坛，如同淸眞寺里的講坛一般。它的周围堆着石头，里面补砌过，可能有人在那里引点过火。

山那边會經有过一座格外寬敞的建筑，可是早已傾圮，蕩然无存了。如今，那里只是一个大山崗罢了。人們世世代代传說，古时候傍着山麓會經有个帕赫里城。据說，——这分明也是取自这个山的名字，——从前，大概是在薩桑尼时代，这里是袄教寺庙。村里老乡們都肯定說，直至今日，希伯莱族教徒还把这个地方当作火神庙呢。

我的同伴抄着人迹罕至的山径走回去，好不容易才下了山。狗儿巴尔尼比我們利索快捷，好几次奔窜到我身旁，不一忽儿又跑回它的主人那里。下山的时候，我們发覺有四个乡下男孩子正爬上山来。我的同伴告訴他們犯不着爬上山頂去，因为那里热得够嗆。哪知道有一个孩子却回答說，农民們应該永远在烈日

底下曝晒、千錘百炼。

祆教徒之山，早先很是巍峨壮观。火神庙四周不設围墙，如同清眞寺、教堂一样。它根本不必避人。这个地方就象火一样純洁，而永恒之火——就是純凈和美丽的象征。火焰騰騰升上天空，在昏黑的漫漫长夜里，使滿怀忧伤的人們有了信心，并且用一种复杂而又迷人的語言跟他們娓娓而談。

天气非常灼热。我們早巳困乏不堪，便走到大树旁河畔歇息。有一个穿着蓝粗布长褂、在山麓旁洼地上刚浇完水的农民，跟我們挨肩蹲坐着。我的同伴問他对面山上怎么会紅成一片，这农民回答說，“那里就是恰希米曼札尔，滿山遍地开着紅花儿。如果綿羊犄角上被紅花儿一擦，綿羊就会立时肥壮起来；如果用紅花儿涂上果树，果树就会大丰收。那里还有一口清冽甘美的泉水。”我馬上想起了在許多古書里，往往只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原因，就能信口編造出无穷无尽的謊言来。由此可見，这个故事的产生，就是因为人們仿佛認为天生之物必有妙用似的。

那个农民又講給我們听这么一个故事：还是在从前宪兵統治期間，有个軍官走进搖塔，先是污瀆了坟墓，然后开枪射击一只飞鶴，結果鳥儿一墮地，他也粉身碎骨了。接着，他給我們講述关于修造祆教徒寺庙的传說。相传伊斯法罕这片地方最早是汪洋大海，只有这座山矗立在浩淼大水之上。人們来到这里，就修造了这个前厅。他們用山羊馱着砖土上山。我不自覚地詰問道，旣然四顧茫茫，都是大水，干嗎还要使喚山羊，不怕淹死嗎？难道說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牲畜嗎？可是农民回答說历来传說就是如此这般。随后，他怨声不絕地对昂貴的糖价、公証人，还有伤了他收成的寒潮大发起牢騷来。

在我們附近，有一条寬額头、又黑又瘦的母牛在吃草。农民

說，这条母牛在犢儿倒毙后再也不产奶了。于是，人們用犢儿皮做了一个模型，每到夜間把母牛牵过去。母牛瞅着犢儿的模型，它眼里噙着泪水，又开始产奶。如同一位瘦弱的奶娘一样，母牛的奶子搭拉着，它心緒不宁，怏怏不乐地嚼着草。有誰知道可能就在此刻許多对犢儿悲切的回忆一齐涌上它的心头呢。这条母牛如同那些精疲力竭的普通女人一样，她們整个的一生也只是为了自己的儿女。

我閉目深思。他那些話都是千准万确嗎？他所以能說出这一大套話来，大概是他这个人善于讲述故事，或者他脑海里还記着关于祆教徒之山繁盛时期的传說吧？多么伟大的、古老的、神奇的伊朗啊！唯有伊朗农民才能孕育想象出那些关于远古世界的传說。无論美国农民或是法国农民，他們都不会知道类似上述那些传說的。

最后，我們站了起来，前去找寻休憩地点。回到柯拉赫顿后，我們和搖塔的向导一同去逛花园。花园里有一头大綿羊踱来踱去，它一看見巴尔尼，赶紧追赶上去，这样，我們只得躲避到大楼阳台上去。我們吃了一頓丰美的午餐，其中有著名的多汁甜樱桃、酸牛奶、羊奶干酪面包和青菜。开头巴尔尼把樱桃核儿都吞下去，后来才学了乖，把核儿吐了出来。

我們为了散步，决定不走大路，而是沿着河岸回城。到处看得到庄稼地、寬闊的沟渠、菜园和老乡們。香柳树的香气迎面扑来。碰上好几处水洼，我們不得不涉水而过，頗不容易。两脚迈下去以前，先要抛几块石头垫一垫。河里响起了一片蛙叫声，鰻魚和大黑魚游来游去。我們半途停了一下，洗了洗手，险些儿把巴尔尼丢失了。从今天早晨发生那件事以后，这是第二次与

狗鬧不愉快。

事情原来这样：有两个乡下孩子竟把狗錯看成豺狼，連忙叫来父亲要把巴尔尼杀掉。显然，当地老乡們沒有看見过这样品种的狗，因此，巴尔尼也就特別惹人注意了。在我們吃甜櫻桃的花园里，綿羊、公牛和驢子一看見我們狗的模样儿，就停止嚼草，一个劲地死盯着巴尔尼。如果牲畜愿意化錢看表演的話，那一天我們或許会有好进帳哩。

在路上，我的同伴就指給我看哈比布树林子，我們准备在那里休息。进了树林子，离开村子很远的地方，我們看到新近落成的一座两层楼的房屋。看样子，那好象是特地給情人們建造的。果然如此，列札維訴道，有这么一个女人（那座房子就是归她所有），她抛弃了自己的丈夫，爱上了家里的汽車伕。尽管丈夫再三恳求她回家去，都沒效果。据說，那位丈夫居然发疯了，目下正在伊斯法罕瘋人院里。那个男人由于对老婆的至誠篤爱，竟然丧失了理智，我倒很想知道那个男人到底是誰，但因为那是一位頗有声名的大人物，我的同伴实在不便說出他的名字来。

当我們赶到恰哈尔巴格大街时，太阳早已落山了。恰哈尔巴格高等学校門前，正站着一大簇人，大声高呼着："侯賽因啊！"

我們閑坐在阳台上。月亮緩緩地升起来。巴尔尼在桌子底下打盹儿。显然，它比我們更疲累了。它曾有四次登上祆教徒之山，并且乱啃着石头，在烂泥地里东奔西跑。我打开留声机，放上《夏威夷的吉他》的唱片。歌声时而悠揚，时而低沉，在柔和的夜空里盪漾着。在月色輝照之下，远处朦朦朧朧地显露着我們白天到过的那座山巒的模糊輪廓。《夏威夷的吉他》这支歌不禁使我浸沉在忆念远古时代的遐想里：那时人們尊重和贊頌祆教徒之山，法师們身穿洁白长袍，目光炯炯地坐在熊熊之火跟前，

在乐声伴奏之下輕声吟唱，弟子們却引吭高歌，而且，互递着酒杯，开怀暢飲。那时候，人民是自由自在，身心健壮，无比强大。那时候，人民也还沒有拜倒在阿拉伯人的泥丸之前。如今这一切都是黯淡无光，东塌西倒，悉遭毁坏；灰沉沉的山坡上，断垣残壁，滿目疮痍。皎洁的月光不再使它們充滿欢乐，而風風雨雨却慢慢地吞蝕着寺庙残迹。倘若这些地方能够按照原来計划重新建造起来，并且燃起了令人緬怀往昔的熊熊之火，該有多么好啊。难道說祖祖輩輩的英灵，艺术大师的英灵不是正在那座寺庙的废墟上空迴旋飞翔嗎！

这时候，我竟然忘却了疲倦，忘却了为領通行証到处奔波的辛劳，忘却了找汽車时那种焦急不安的心情，我几乎把所有的事情都忘却了。看来我孜孜以求的东西已經全部获得了。

假期最后一天行将逝去，該是倦旅归去的时候了。我跟同伴告别，随身带着那张《夏威夷的吉他》的唱片，作为伊斯法罕四日之行紀念品，便往汽車行走去。在汽車行的墻壁上挂着一份日曆，上端画着波斯博里斯，下端却画着契赫尔苏通与阿里一卡波宫殿。

送我們来到此地的汽車伕，走到我的跟前，間我干嗎这样急速归去，并突然提出建議，說道：

“請到設剌子去吧，那儿眞是值得观光一番。設剌子，街道非常寬敞，气候跟伊斯法罕又不一样。这里水不大好。設剌子那里，人們可眞舒服，每天吃四餐哩。”

我答应了明年去設剌子之后，前往恰哈尔巴格大街作最后一次临别的散步。难道仅四天功夫就跟伊斯法罕一見如故了嗎？

伊斯法罕在塞菲維特时代曾經被称为半个世界的城市，人們从四面八方前来游覽的唯一的城市，它是盛产美酒、彩画、磁

砖艺术、建筑艺术和农业发达的城市，它是以圆屋顶、高塔和蓝色磁砖与薩桑尼时代富丽堂煌的京城契斯峰并駕齐驅的城市，直至今日还以它的壮丽雄渾的气概，使人惊叹不已，——关于它，我还能說些什么呢？当我閉目靜思的时候，带有优雅雋永的花紋与美妙絕伦的彩色磁砖立刻呈現在我的眼前。皎洁的月光、高塔、圆屋頂、拱門、清眞寺的輪廓、广袤无垠的田野、青翠葱綠的耕地、雪白如銀的罌粟花，以及札揚杰魯特河里潺潺的流水，——这一切景物如同銀幕上的鏡头一般在我眼帘前掠过！听，《夏威夷的吉他》的唱片，正在悠然旋轉着，琴弦顫动时发出鳴咽低訴的声音。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想起了祆教徒的寺庙，暗自捉摸着从前那个地方人們的音容笑貌。啊，这个古老的山巒（它孤另另地矗立在大地上，让祆教徒在那里建造寺庙），望去該有多么神奇、美丽！

远离人群杂遝、喧鬧嚣张的城市的地方，有一座洁白的圆型巨砖結构建筑——前厅，正在和煦的阳光下閃耀着。在万籁沉寂的深夜里，山巔上空升起了永生不灭的火舌。它們烘暖了人們寒冷的心窩，帮助他們提高对于碌碌浮生的認識。人們覚得，吉他的哀怨声跟这座寺庙頗有直接关系，仿佛是在悼念着它的命运似的。

該上車走啦！这句話听来該是多么刺耳！有一个伟大的詩人曾經說过："叫喚人們起程——无异于生死訣别！"人們在离开他所恋恋不舍的城市之际，虽然常常把自己的几分情意留下，但也不免从那里带走无数終生难忘的印象。因此之故，当我应当回去的时候，我恍恍惚惚覚得已經失去了某些东西，那是什么样的东西呢——我不知道。我恐怕有部分軀体还遺留在祆教的寺庙里吧？！

哈吉老爷

哈吉老爷拄着拐杖，象往常一样在宅院内来回巡視，用銳利的目光看了一下自己的家产，接着就对家人講起治家之道，又把他們数落了一頓。然后，他从床上拿起一件輕軟的駝絨斗篷，穿过黑魆魆的长廊，慢条斯理地走进了前厅。他朝长廊那边的一张石凳走去，在石凳的小草垫上坐下，咳了几声，把斗篷的下摆拉起来盖在膝头。他那浮肿的、长着脓疮的踝骨，几乎全被肥大的衬裤遮住了；穿在毛茸茸的脚杆上的那双肮脏不堪的布鞋，也被輕軟的斗篷的下摆掩沒了。

前厅的地板刚打扫过，又洒过水，不过，空气中还可聞到一种污泥的臭味，因为邻居在打扫水池时把污泥抛到街上来了。

哈吉老爷拄着拐杖，尖声粗气地嚷了起来：

“莫拉德！喂，莫拉德！”

他話沒說完，走廊里已鉆出来一个瘦骨嶙峋、老态龙鍾的老头儿，穿着一件破烂长衫，把手按在胸前行礼說：

“您有什么吩咐，大老爷？”

“你躲到哪儿去了？快晌午了……把門关紧——这污泥太臭了！”

莫拉德急忙遵命照办，然后困惑地稟告道：

“大老爷，卓别伊达太太头疼得厉害。她叫我去买一席尔[1]冰糖。”

“啊，你这个拉皮条的老烏龟！哪个叫你去买冰糖？你在我这里呆了五十年，还不知道該請示請示我嗎？我刚去过卓别伊达太太那里，她精神比往日还好。她要是头痛，为什么自己沒跟我說？这全是娘儿們一时逞性罢了。她們用尽心計搜刮我！咱們家消耗这么多的糖和冰糖，仿佛咱們这儿住的不是人，倒象是光靠吃糖过活的飞馬！瞧，人家是怎样过日子的！可是咱家的女人却全跟我要糖，一会儿說治头痛，一会儿說有客人来，一会儿又仿佛是去哄小孩。要知道，大街上可不会滿地都是鈔票。卓别伊达太太要是眞的头痛，就叫她喝一杯糖浆吧。这个宠坏了的婆娘，老是假装头痛……”

“大老爷，糖沒有了。”

“你眞够大胆放肆！敢和我頂嘴？糖怎么沒有了？今天早晨，我分明把糖分給各妻房了，可是現在，她們又用这样那样的借口要額外再領一份！我要是光有一两个老婆，也許用不着客嗇这些糖。可是我有八个老婆，又都是你妒忌我，我妒忌你。哈里瑪一哈通就把我弄得傾家蕩产。眞主呀，叫她饒了我吧！尽是花錢替她請医生哪，付葯費哪，而她呢，还是不死不活的。更不知道，为什么她又得了气喘……她有了这病，还能頂住几天……”

哈吉翻了一下白眼，絕望地搖搖头說：

“如果說一个人，他的性命已經朝不保夕，倒不如干脆别再打扰别人……她眞叫大家受够啦……这都是我实在不走运呀！

---

[1] 一席尔約等于74.24克。

从天蒙蒙亮一直到深更半夜，我总是不顧死活地干活，但一回到内院后房①，就得替孩子們收拾鞋子呀，帽子呀，又得調解大老婆和小老婆之間的爭吵，还要听哈里瑪-哈通訴說她的病痛——这就是我晚年的养生吧。唉，用不着跟你一一細說，你都很明白。……就說，为把儿子教养成人，我糟蹋过多少錢？我甚至把他送往欧洲，因为他是我的头生子呀，由于我长年許愿祈禱，在生了第八个女儿以后，眞主賞給了我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理应是我家世代宏业的継承人。可是你看，他待我又是怎样呢？眞主呀，别让那伙无賴糾纏咱們吧！他竟然成了一个不务正业的游民。你也知道，事到如今，我不得不取消他的継承权。他整天整夜又賭又嫖；而我可沒有葛隆·阿尔一拉什德②那样举世无价之宝。远近亲眷又等着我的小恩小惠。不用說，事情一开头就这么糟，别指望有什么好結果吧。我这把年紀，正需要人家細心照料。我一天比一天地瘦弱；疝气呀，虛亏呀，老是折磨着我！今天，我一梳头发，就掉下了整整一大綹……”

莫拉德偷偷地瞅着哈吉的禿脑瓜儿。主人的一番唠叨話，他只覺得无聊。每天，从大清早起，莫拉德就得恭听他沒完沒了的怨言。莫拉德忍不住两脚直跺，只等着哈吉大发脾气。可是，主人的心境似乎很愉快，只是滔滔不絕地訓話，不肯放这老僕人走，倒象一只猫抓住了老鼠尽情玩耍着一般。

哈吉从坎肩的口袋里掏出来一长串念珠，継續說道：

“你以为鈔票就象敗草一样嗎？昨天，我整理文件，发現了一张便条。眞沒想到，这是我爹写的便条。愿眞主保佑他在天之灵！有一次，父亲邀請了二十位部长大臣和有錢有势的人来家

① 伊朗人家的女人住房。

② 葛隆·阿尔一拉什德（786—809），阿巴西特王朝时的哈里发。

作客。你猜，这一場招待花了多少錢？总共才六克朗二阿巴西三普立[1]。当遇刺的国王[2]还在世的时候，愿眞主保佑他在天之灵，用几个子儿就能作大买卖。但今天，你試着給人家这样說，誰会相信呢。我怎么也忘不了，有一次我死去的爹曾經吩咐作带餡的火鸡。你知道，带餡的火鸡是怎样的嗎？先把火鸡宰了，除去头尾，放上一两天，然后开膛破肚，塞滿李子、杏子、黃油，放进爐子烤。这样作成的火鸡，不但又酥又脆，而且味美可口，簡直叫人連手指头也要舔干淨哩。”哈吉咽了一口唾沫，又眨眨眼睛。“那时候，我还是小孩子。記得有天晚上，我偷偷地从籃子里拿了一只带餡的火鸡，一吃就吃了一大半。哦，眞主，饒恕你奴隶的罪过吧！莫拉德，愿你一生不要碰上倒楣的事。当然，第二天早晨，我爹发覚了这件事，就怀疑是咱家一个名叫高里札尔的黑奴干的。他下令叫人用樺树棍狠命地抽他，抽得他吐血而死。我呢，始終沒有承認，同时誰也沒想到那只火鸡是我吃掉的。可是，莫拉德，哪知道，不久，我就得了腸胃病，鬧得很凶，长期臥床不起。”

哈吉用手絹大声地擤着鼻涕。

“那时候，遇刺的国王还在世，愿眞主保佑他在天之灵，一只火鸡只卖三个阿巴西。我还記得那些年，就象昨天的事情一样历历在目。說实話，这到底还不是千年以前的事情。我并不是指开一卡烏斯与阿甫拉西阿波[3]那个时代。那时候，人們旣体面，又富裕，不象如今这样六亲无靠。遇刺的国王，愿眞主

---

① 克朗是伊朗銀币，与里尔等值。阿巴西是銅币。普立是最小額的銅币。

② 指国王納賽尔一艾一丁，1896年5月1日被密尔札一礼薩所杀。

③ 开一卡烏斯是古代伊朗神話中的国王；阿甫拉西阿波是突兰国王。他們都是菲尔杜西史詩«列王記»中的人物。

保佑他在天之灵，总是把我爹的地位放在哈吉·密尔扎·阿加西[1]之上，使人更尊敬我爹。那时政治跟現在完全不同。你能明白我这些話嗎？你認为密尔扎·阿加西是个小人物嗎？哦！全世界的政治在他手上只是一小块蜡罢了。不錯，旧时代，人們慷慨好客，心地朴实，家家戶戶都敞开大門，如今这一切早巳传为千古美談了。

“我現在跟你講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信不信。昨天，財政大臣請我去，还特地派車来接我，你是亲眼看到的。上茶的时候，他亲自从小柜里取出糖罐来，說：‘您知道，我凭經驗証明：一杯茶只放一小块糖就够甜了。’这眞是騙人的謊話！說实在的，我喝的茶里根本沒放糖。他却胡謅了两个鉀头，弄得我头痛脑胀。財政大臣向我提出几十个这样那样的要求，光是滿足其中一个最起碼的要求，也得花去我二百突曼。这位大臣明知道我会抽烟，但始終沒吩咐佣人給我端水烟袋来。你知道，这位大臣原先是家里連一张飯桌也沒有的那种人。可是，你瞧，現在他是多么神气活現，装得象是奥特尔罕—卓洛塔利[2]的孙子哩。

“我那死去的爹是高等貴族出身。他在远征坎大哈[3]期間，曾經下令挖俘虏的眼睛重达三曼—恰列克[4]。远征归来以后，密尔扎·阿加西吻过我爹的肩头，还奖給他勛章和綬带。我爹长期当过遇刺的国王的猎僕，陪国王出外狩猎。如今这一切早巳

---

① 莫罕默德王时代(1834—1848)的一个大臣。

② 这是出身低微的富豪的代名詞。

③ 坎大哈是阿富汗城市。远征坎大哈是1736年11月納地尔国王阿甫沙尔发动的。哈吉老爷对历史一无所知，竟把它誤为納賽尔—艾—丁时代的事情了。俘虏失明的事，也与这件事无关，而是1794年阿加—穆罕默德—汗·卡扎尔被围时候的事。

④ 一曼約等于三公斤。四恰列克等于一曼。

传为千古美談了。时代完全变了；名誉、高貴和良心的概念也改变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貴族到底总是貴族！一头大象不論死的活的，同样値一百个突曼哪。何况現在大家都需要我，利用我的坦率，我却心里想：眞主照旧需要帮助奴僕的。世界上只有善与恶。我們大家明天都要进坟墓的……喂，再說，昨天我去部长大臣府上时，那个娜尼·奥姆奥里—巴尼老太婆又来过这里嗎？”

莫拉德突然顫抖起来：

“是，她到过內院后房。”

“进了莫赫塔拉姆屋里沒有？”

“大老爷，这个我不知道。我买抓飯的配头去了。”

“你不在家，又怎么知道娜尼·奥姆奥里—巴尼来过这里？”

“大老爷，我刚出門恰好碰上她。”

“听着！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喝了白水，也得把它吐出来！这話我跟你說过岂止一千遍？因为你有責任监視我的妻房！你还不懂得女人家。她們要是覚得我不在监視她們……”哈吉頓了一頓，說，“我想告訴你，她們就会做出种种敗坏門风的丑事。她們为了求福，問卜算命，还請巫娘跳神哩。你听見沒有？我不在家，你就得用你那对眼睛来看管她們，了解她們的全部勾当。你应該起这样的作用，仿佛是我亲自监視她們一样……懂了嗎？”

“懂了，大老爷。”

“我还想跟你講一件事。”

“請您吩咐，大老爷。”

“莫赫塔拉姆的堂兄弟，这个粗壮的汉子——我不知道那边管他叫什么名字，——叫高里—奥—包里包里呢还是别的……

天呀，叫什么样名字的人都有呀！这且不談，这小伙子倒是长得相当漂亮。他只要一到咱們家里来，总是一下子溜进了內院后房，里头尽是沒有带面紗的女人和孩子。嗯，假定他眞是莫赫塔拉姆的堂兄弟，但对别人来說，他可不是什么三亲六故，她們怎能露着脸儿来見他呢。何况明天謠言就会传开去了。哦，眞主啊，我們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你說，你弄清楚他到底是怎么个人呀？"

"我不知道。"

"不行，必須制止这种行径。你得跟他講清楚——我不許他乱闖內院后房，我不准他跟莫尼尔調情！如果我眞想飞黄騰达，平步青云的話，我会娶一个討人喜欢的女人，把她打扮得妖妖艳艳的，带她去参加舞会，让她投进大亨們怀抱里，任随他們跟她跳舞、打牌、甚至狎弄风情。但是，那时候，我就象目下所有的貴族一样，也成了老烏龟啦！哎喲，莫拉德，这些話你哪能懂！是啊，說实話，你倒可以不了解。至于我，天天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留心观察上百个这样的家伙。我是个有旧传統的人，要是我也能干这类的事，那我的日子显然要比現在好得多哩。不，这类事我永远不同意。你轉告高里—奥—包里包里說，我可不能接受現代进步的思想观点。但你得留神，要跟他解释清楚，别让他侮辱莫赫塔拉姆……"于是，哈吉堕入沉思默想之中了。

"大老爷！……昨儿白天，食品杂貨商尤兹巴什·侯赛因跟我說：'我准备去圣地朝拜，哈吉老爷能不能跟我結清旧賬呢？'"

"这个不要脸的东西，老烏龟，他可把我騙苦啦。他認为我会搶去他那几个子儿嗎？我在市場上只消拿一根鬍鬚作抵押，就会收到五千万突曼的商品！他上哪儿去？要知道，批准出国旅行可不是很簡单的事。他要旅行証和出国护照，就得来求我。

他大概想把搜刮来的錢变成圣錢吧。他如果眞心誠意想去朝拜，还不如先去管教管教他自己的老婆吧……你以我的名义跟他这样講：任何时候我都不会搶了他的銅子儿潜逃……喂，你买了什么样的抓飯配头？”

“大老爷，这个您比我內行，那是巴拉干李子和土豆。”

“唔，你买了多少李子？”

“一恰列克。”

“怎么，整整一恰列克李子？哦，这些活見鬼的婆娘們！她們还发牢騷，說什么从餐桌旁站起来肚皮都还餓着。試問哪个部长大臣或者哪个国会議員一頓抓飯就用整整一恰列克李子作配头呢？你瞧，人家晚上光是吃干飯。再說礼薩王陛下，别看他地位那么高，甚至宮廷中作飯用的劈柴也要当他面称过。为了一只小西紅柿，他居然惹起一場毆斗，以致血流成渠，尸体横陈。别看他有那么多的收入，那么多的財富！不过，你拿来的李子还不足一恰列克，——老兄，我的眼睛看的准呀。”

“大老爷，我凭您的生命起誓，我决不撒謊，不信，您可以問麦歇迪·馬苏姆。”

“唔，現在我算明白了我財产是怎样弄光的了。要知道，有多少李子，我事先都是有数，我检查飯后剩下的李子核，发覺短了四个。”

“大老爷，愿眞主賜福孩子們，这几个李子大概是他們吃掉的，或許这几个李子沒有核吧？”

“沒有核的李子？！你，你敢跟万能的眞主开玩笑？不，你办不到，老兄，眞主知道他的奴僕尽是小偷和騙子，才創造了带核的李子，以便統計淸楚。我非剝你的皮，叫你疼得乱蹦乱跳不可！你們这帮人想吃棍子，就象大象想印度一样。你們活該沒头沒

脸的挨打……宪法……自由……就是为了更巧妙地偷窃搶劫！用你們的宪法和自由去作白水的露酒，你們自己去随便痛飲吧。而我……”

这时候，大門开了，一个衣衫破烂的老年人，提着一只大皮包，走进了前厅。他問道：

“这是哈吉—阿卜—托拉波先生的府上嗎？”

“是，請您进来吧……”

哈吉請来人坐在自己身旁，吩咐老家僕說：

“莫拉德，快通知把茶炊端来。”

客人推辞說：

“非常感謝，我已喝过茶了。”

“那末，就給您水烟袋吧。”

哈吉謙卑地笑了笑，对来客說：

“我仿佛在哪里曾經荣幸地見过您。可是，記不起您的尊姓大名……咳，人老了，又一身是病！”

“您的奴僕名叫高拉姆—礼薩·阿赫默德·貝吉。”

“噢，原来是这个名字！您不就是巴西尔—奥里—拉什加尔的儿子嗎？”

“正是。”

“記得您是住在曉特尔达兰大街吧？令尊大人清健嗎？”

“他在鬧飢荒那年去世了。”

“愿真主保佑他在天之灵，愿阳光普照他的坟墓！他是个多么和藹可亲的人呀！人們眞是健忘啊！我跟令尊大人是在一起长大成人的，但最后一次跟他晤面，已是多年前了。让人們永远記着他吧！过去，我和令尊大人每天到露琪—薩列赫—查列街的池子里去洗澡。我一瞧鏡子，看見前額的伤疤，就会想起从前

的那些日子。"哈吉霹然大笑，笑声传遍了充滿着臭味的前厅"我凭我的凱尤馬尔斯的生命起誓，我对朋友是一貫忠心耿耿的。我一見到您，眞象有人把整个世界送給我啦！"

"大老爷，承蒙嘉許，使我深感不安。您的僕人还比不上您的家奴呢。"

"咳，您說哪儿的話！我覚得您就象我的亲儿子。关于財产問題的訴訟，常使我内心悔恨疚痛不已。令尊大人还为这事抱怨过我呢。您該明白，我对这件事原是清白无辜的，爭吵是由于孤儿的財产引起的，我才不得不向法庭提起訴訟。其实，說起来尽是些芝麻大的小事情。我常說：我准备为朋友牺牲我自己和我全部的財产。我常为自己太老实而痛苦。但有什么法子呢？是的，現在很难找到这种人……唔，怎么——我老了，我又是有旧传統的人。街坊全非常信任我。誰要是到外地办事，不仅委托我代他保管財产，还請我照料他留下的一家老小。我怎能濫用人們对我的这种信任？有什么办法——我在此地住久了，我了解人家，人家也了解我。自从我父亲去世，左邻右舍都把希望放在我身上，看着我……本街的阿訇哈德札特—奥什—沙利耶是个正人君子。昨天，他在我这里亲口說：'謝天謝地，我在本地当了四十多年阿訇，人家也沒給过我对您的那种信任。'我不能糟蹋孤儿的財产——我一只脚还在人間，另一只脚早跨进坟墓了！但是，这也不合万能的眞主的心意啊……"

高拉姆—礼薩用手背揩去从哈吉嘴里飞在他脸上的唾沫，张嘴听着他說，不知道这府上的主人到底要說出些什么名堂来……而哈吉継續說道：

"唉，有什么法子！世界上的人各有各的命。所以人家才用'哈吉老爷'这样簡单的名字来称呼我。我肯劳动，才勉勉强强

賺到刚够过活的一点錢。”說到这里，他沉痛地摆了一下他那肥胖多毛的手。

莫拉德端上水烟袋，毕恭毕敬把俩手按在胸前行了个礼，退立一旁。主人請高拉姆—礼薩用烟，客人謝絕了。这时，哈吉把脚蹺在长凳上，一面抽水烟袋，一面偷眼瞅着高拉姆—礼薩。高拉姆—礼薩打开皮包，掏出一封信。信封上印着“吉雅那特針織厂”字样，里面附着一张三万八千突曼的支票，是哈吉老爷名下股票的半年股息。

哈吉一瞥見熟悉的信封和支票，就猜到高拉姆—礼薩准是針織厂新雇的职員。既然高拉姆—礼薩早就知道他有这一笔收入，他觉得再装穷酸相已很尴尬了。因而哈吉馬上轉換了話題。

“嗯，照目前的情况，商业很不景气，到处是蕭条停滞……”

走廊里传来一陣孩子的叫声和拖鞋的响声。哈吉看見是他的女儿薩吉娜。她一手抓着一只羽毛蓬乱、痛苦万状的麻雀，紧紧按在胸前，一手却被莫赫塔拉姆拉住，朝門口走去。

哈吉冲着女人嚷起来說：

“哎，你带孩子到哪儿去？”

“打清早起，她就纏着我，要冰糖。”

“别胡扯了，怕是你自己想吃餡餅、糖果吧！你老实說吧，是不是想到外面去閑逛。咱們家里的人，个个都是見了糖就沒命的。要知道，就在一分鈡以前，莫拉德还买来了冰糖。你們拿一块給孩子吃，不好嗎？我这儿有貴客的时候，誰也不准走出后房，这話我講过不止一千遍了，有誰听我的話？快点儿滾开，要不我就打断你們的腿。”

“可是总碰上您有客人来。”

“住嘴，賤貨！不許你再說嘴！你敢頂撞我？誰是这儿的主

人？孩子怎么弄得这么髒？莫非家里連一条揩小囡鼻涕的手帕也沒有嗎？眞叫人見了堵心。我上百年的好名声被你們弄得一敗涂地！咱們家耗費了这么大的开銷，还是乱七八糟。”

“走吧，乖孩子，別哭……”

哈吉对女儿說：

“好啦，好孩子，我叫莫拉德給你买冰糖去……莫拉德，”哈吉轉身对僕人說，“买冰糖去！”

莫赫塔拉姆轉身走回房去，那哭叫不休的女孩儿跟在后头，慢慢走去。哈吉又嚷道：

“莫拉德！”

“您吩咐，老爷。”

“去把孩子哄哄。”

然后，哈吉对高拉姆—礼薩說：

“我以眞主的名义請問，不知您有何見教？”

“唉，多謝上帝，府上人丁兴旺。”

“不，这簡直是世界末日！……还有什么好說呢？噢，您知道，沒等本錢拿回来，我早已滿身是債了。嗯，那有什么法子？这全是因为我对梅伊梅涅特—涅札特先生存了一片好心。实际上，我不供給工厂資金，工厂馬上会倒閉，倒楣的工人就会餓肚子，眞主必是不喜欢这样的。再說，我办企业能促进祖国工业的发展，对社会来說，是个不小的功劳。而且，我是用正当的方法来掙口飯吃。我們的經营方法和別的厂子不同。我們不会为了降低男袜女袜的成本而購进断綫的烂紗。您决想象不到，我費了多大劲才弄到外汇和进口美国棉紗。尽管如此，本厂男袜女袜的价格并不比別的厂子高。唉，这万恶的竞爭！这一切情况，您总比我淸楚得多。請您相信，由于竞爭我每月要損失三千突曼。”

这当儿，大門敞开了，一个黝黑、麻脸的人走进了前厅。他穿着肥大的袴子，头上戴着一頂鴨舌帽，深深地鞠了一躬。哈吉沒請他坐，就跟他說：

“你好，哈拉治—普尔先生！你怎么还沒动身？”

“老爷，我在等护照和介紹信哪。”

“护照早签好了，其他的一切事情也已經办妥。我早跟你說过，上星期我已給巴格达的伊朗大使館寄去十条地毯；清单我也交給你了，現在，你去找杜斯特—阿里，跟他要护照和介紹信，即刻动身，不得有誤。一到巴格达，你就去大使館代我向大使先生致意。然后，从他那里取出地毯，轉交哈姆杰·沙姆伊里敎长。”

“从前您跟阿布—堪塔列公司不是有过业务往来嗎？”

“大使先生替我另外介紹了一家更牢靠的公司。我跟你說，現在你到加贊法利的办事处找杜斯特—阿里去，就会明白一切了。”

“遵命。”

“眞不錯，我想起了在哈吉·阿卜特—奥尔—哈列加—札彼拉吉那里我有两箱鴉片烟。你先向他問好，然后再告訴他，赶快把賬单和款項寄来。我六个月来一直沒得到过他的信息。”哈吉在这一瞬間想了想：眞是大錯特錯呀！要是我把鴉片烟运到香港去，不是早赚到两倍以上……“听着，你不得象上次那样給我报花賬，并且記住，茶錢小費我一概不发。你是巴雅特—奥特—托札拉公司駐伊拉克的代表。嗯，别躭擱时間了，赶紧去办妥你的事情吧。”

“遵命。”

“一路順风！”

哈拉治—普尔深深鞠了躬退下去，飞也似地出了前厅。

哈吉轉过身来，对着高拉姆—礼薩把信件和支票签收了，放在草垫底下，又抽起水烟来。高拉姆—礼薩扣好皮包，站起来說：

“我可以告辞嗎？”

“請原諒，太麻煩您了。实在难为情得很，沒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款待您……关于您的事，我想跟梅伊梅涅特—涅札特先生談談，希望下次有幸跟您見面。”

哈吉那种和藹可亲、彬彬有礼的态度，給这位历尽人間厄运的高拉姆—礼薩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失去了自信，他覚得周遭的世界一錢不值。他听父亲說过，哈吉—阿卜—托拉波·塔拉尔斯基用种种詭計，甚至用强暴手段侵占了他們生活的唯一来源——魏拉明①的那份产业。但是，哈吉那种溫文尔雅的态度、十分稳重的語气，給了高拉姆—礼薩很大影响；使得他弄不清什么是工厂利潤的来源，什么是地毯、鴉片烟的交易了，他一心相信哈吉确是誠实坦率。他向哈吉深深地鞠躬之后，走了出去，一面暗自思忖道：“好一个为人厚道的君子！唔，哈吉可不象目下那班老奸巨猾的人。唉，想必梅伊梅涅特—涅札特欺騙了他！”

哈吉連咳了几声，又把僕人喚来說道：

“莫拉德！”

“大老爷吩咐。”

“你給孩子买了冰糖沒有？”

“买来了，大老爷。”

“这水烟袋有毛病。他們这些人，从早上就惹我生气。倒楣

① 德黑兰南边的一个村庄。

的事一个接一个！阿尼斯—阿加烧上了水烟袋沒有？”

“阿尼斯—阿加正忙着，莫赫塔拉姆太太把水烟袋点好了。”

“这就是說，她想逃避她应尽的职責！我倒成了我自己家里的食客了！去問一下，为什么凱尤馬尔斯到此刻还不去上学。我怕他也会变成賭棍，象他哥哥那样。不，慢着，别惊动凱尤馬尔斯，让我看一看——他自己会不会去上学。唉，这叫什么日子！到了晚年，我倒成了管家的老佣人了！”

“大老爷，我忘了向您稟告：昨天您老人家出門的时候，哈德札特—奥什—沙利耶先生送葯来。他說葯是兴奋剂，沒有交給我，說改天再亲自来見您。”

哈吉听了高兴起来，說道：

“眞的送葯来了嗎？是葯粉还是葯水？”

“不知道，只見用紙包着。”

“又是这个阿訇。愿眞主保佑他先父在天之灵！喂，莫拉德！我要問你一件事情。”

“我是您的僕人，我是您的奴才，我是靠您府上养活成人的。”

哈吉对他眏眏眼，接着凝望着他，說道：

“这事千万不准外传。”

“嗯，您放心，哈吉老爷！”

“我再跟你說一遍：这只能咱們俩知道，懂了嗎？咱俩年紀差不多。你八十多了，最后那个老婆挺年輕。我很想知道——你跟她生过孩子沒有？”

“大老爷，她不是我老婆，是我嬸嬸的女儿。不过……我上了年紀，所以我把她接来，一则要她照料我，二则我要是咽了气，好叫她替我合上眼皮，合上嘴。”

“你是跟我耍滑头。你从来沒跟我說过一句眞話。也罢，我

問你，你听誰說过：如果服了治阳萎的葯，患疝气的八九十岁老头子，唔，比方說吧，就能馬上生儿子嗎？”

“唔，当然罗，只要眞主有心愿意这样！”

“那你知道莫赫塔拉姆怀孕的事嗎？”

“哈吉老爷，我怎么知道呢？大概，她去治疗过，又服过什么葯吧。”

哈吉扯起这段話仿佛覚得有点后悔，就紧閉上嘴唇，墜入了沉思默想之中。他握着烟袋嘴，深深地抽了几口，然后抬起头来說道：

“莫拉德！”

“大老爷吩咐。”

“汽車伕哥里——莫罕默德来过这里沒有？”

“沒有，大老爷，沒看見他。”

“我非叫这个坏蛋去坐坐牢房不可。他竟敢把汽車的車輪也撞坏了。他两次开車去凱列治①，都偷带过鈔票。你知道嗎？这件事是巴奕里的侄儿阿巴斯告訴我的。当然，我本人也有过錯。去年，他开車压死过两个人，本該判处徒刑六年。要不是我去警察局替他說情，他哪能三天以后就被释放出来。我用我这把老鬍子替他作保，因为人家尊重我，这才饒了那坏蛋。如今，他却变本加厉以怨报德了。唉，唉，要是遇刺的国王在世的話，我早把这个狗东西拖进前厅，把他捆綁起来，打他个半死不活。我非叫他粉身碎骨不可……什么司法……警察……全是盜窃、賄賂、詐騙。已故的密尔札·凱列姆—罕②，愿眞主保佑他在天之灵，他是每天要打奴僕，叫他們个个心怀戒惧的。他說过：‘不用籐

---

① 离德黑兰二十多公里的一个市鎮。

② 伊朗的一个执政，死于1779年。

鞭子，很难馴服牲畜。'我算是不走运，人人都欺負我。比方那个孬种工程师，不知是叫米赫多什还是沙赫多什的，你不是也很了解嗎？……"

"是，大老爷。"

"他是禁烟局的一名小官，盗用过公款，那里把他赶走了，还对他提起了訴訟。他根本不懂什么叫工程技术。那是我的一个朋友把他介紹給我，我看他小伙子能干，而且有些手段，我就录用了他，委派他当席拉波斯基公路①工程的工头，替我去指揮那里的工作。他經常私吞工人的工餉，我只假裝沒看見。他把三个工人推进深坑送了命。我袒护他，人家才沒敢找他的麻煩。后来，他居然自称工程师，也沒人問过他是怎么当上工程师的。如今，他积攒了一笔可观的資金。呸，这个孬种，从前默默无聞，連押小偷进监的事我都不敢托他办，現在他却爬到了很高很高的地位。他的办事处就有七名工程师，出入是最新型的'派卡特'牌小轎車，而且鈔票多得很，要怎样就怎样。但是，就这样他还吞了我好多財产。难怪米赫多什每次去德黑兰，总是避不見我，根本不想来跟我算算賬。他一直躲躲閃閃的……現在，我想派你去找阿巴斯。喂，等会儿，可能会有人来看我。我把汽車賬交給馬沙拉赫去管，——他这人是个信主的，怕只怕他嘀嘀咕咕乱发牢騷。喂，千万别告訴人家，馬沙拉赫的工作并不多。經管几处澡塘、房屋和商鋪，——这并不那么累人。从早到晚，他滿城逛来蕩去，終日无所事事。要知道他靠着我发了大財。家用賬由我亲自掌握，那末我的产业呢？产业是密尔扎一塔吉管。你知道，莫拉德，大家都搜刮我，我呢，睁一只眼睛閉一只眼睛，只

① 从德黑兰通席拉波斯基煤矿的一条公路。

当是个瞎子。啊，末日已經到了！”

門外走进来一个长着稀疏的鬍鬚、戴着睡帽、穿着很髒的浅綠色短褂长袴的人，毕恭毕敬地深深鞠了个躬。哈吉轉身对他說道：

“啊，尤兹巴什，你好。嗯，你近来好啊？”

“我們大家托您的福过日子，就象貴府門坎上的尘土，多亏您，我們才勉强有口飯吃，过得去。”

“你的孩子怎样？好，請坐吧。”

“多謝您开恩照拂。”尤兹巴什·侯賽因在石椅上坐下。

“我听說，你想到圣地去？你想去朝圣？”

“是啊，我眞想得到您的准許，好在沒死以前携带一家老小到凱尔别拉去洗清我深重的罪孽。”

“愿眞主保佑你这番朝圣一路平安！一切事情你都料理妥当了嗎？”

“大老爷，我特地来求您帮个忙。这两个多月，我走烂了警察局的門坎，糟蹋了不知多少的鈔票，結果还是一无所得。”

哈吉打了两个哈哈，說道：

“我早就料到了：生皮免不了落在鞣皮桶里，你总得来求我，唔，算了吧，人家到底敲你多少竹杠？”

“到目前，我送給各官长将近五万另八千突曼了，可是今天又有个哈日尔·阿薩将軍向我索取他的一份哩。”

“我眞沒想到你头脑这么簡单。他們搜刮你，法子眞太巧妙了。”

“大老爷，錯誤是人人难免的。现在我才学了乖，我早就应該来求您的庇护。”

“看来，我彷彿还欠你些錢吧？”

"大老爷，这个还值得提嗎，您眞叫我难为情。只要您吩咐。我定会报答您的。"

"唔，等着瞧吧。"

"請大老爷吩咐，我对您决不吝惜任何东西，甚至我的性命。哦，我毫无处世經驗，一开头就走上了歧路。現在我愿意按您的吩咐全部照付。我不相信那些警察了。我被他們审問了整整三天，到現在我还害怕到了国境，又会落入海关官員手中。他們会把什么东西都搶走，連同我那一小方祈禱用的旧地毯。"

"那末，你能替我做一件事嗎？"

"十分愿意。"

"你認得哈拉治一普尔嗎？"

"不認識，大老爷。"

"这种家伙——簡直是个最可恶的流氓。我会尽早地帮你取得出国护照，但我想……"

門开了，一个穿着熨得平整而又洁淨的服装的人走进了前厅，从他的模样仍可看得出他是个底下人。哈吉向来人問了好：

"你好，莫赫辛一罕！近来过得怎么样？"

"多謝您的恩典。"

"达瓦姆一奥里一瓦扎列先生的事情进行得如何？我很久沒能有幸跟他晤面。請进来吧。"

"承您不弃，大老爷，我先生正在府上門口的汽車上等着呢。"

"你先生蒞临，我很高兴，轉告他不必客气，寒舍就是他的家，請他进来吧。"

在門口出現了一位上了年紀的、个儿不高的瘦削的人，他目光凝滞，肤色淡黄，两鬢已开始斑白。哈吉稍微站起身来鞠

了个躬。

"您好，达瓦姆—奥里—瓦扎列先生……荣幸得很！欢迎之至！您給了我們莫大荣幸！"

"我对您的盛情衷心感謝。"

尤兹巴什·侯赛因恭順地把两手按在胸前，站起身来，連忙躲在一旁。哈吉对他点点头說道：

"明天这时候你来听回信，别忘了带自己的护照和同行人的护照。我打算采取一些必要的办法。"

"大老爷，我眞不知道該用什么話感謝上蒼今天賜給我的洪福。"哈吉跟达瓦姆—奥里—瓦扎列說，"寒舍太簡陋了，請到这边外屋来吧。"

达瓦姆—奥里—瓦扎列用略带卡香[①]口音清晰地說道：

"不，不，指着您的生命起誓，这儿够寬敞的了。您不要客气，不然，我更过意不去了。倒要請您原諒，給您带来了这么多麻煩。我来拜望您，能和您交往实在欣慰之至。最近几天，我老想到府上造訪，只因賤軀略有微恙，又加瑣事在身，总未能实現。謝天謝地，今天我終于如愿以偿了。"

"愿眞主保佑您心身愉快。請坐，請坐！"

达瓦姆—奥里—瓦扎列在哈吉旁边坐下，莫赫辛—罕則向汽車走去。哈吉嚷了起来：

"莫拉德，叫他們把茶炊送上来！"

但僕人沒有回声。

"不，不，請勿惊动，"达瓦姆—奥里—瓦扎列辞謝說，"凭您的生命起誓，我是刚喝过茶来的。您也知道我是不爱喝茶，也不

---

① 伊朗中部一城市。

会抽烟的。”

这当儿，莫拉德急急忙忙地跑进前厅。

“哈吉老爷，您的电話。”

“誰来的？”

“大老爷，說是陛下宮廷里打来的。”

哈吉突然惊惶失色，連忙站起身来，对达瓦姆—奥里—瓦扎列說：

“对不起，我馬上回来。”

哈吉拄着拐杖，急忙走进走廊，莫拉德紧跟在后面，达瓦姆—奥里—瓦扎列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报，聚精会神地讀起来。过了約莫十分鍾，哈吉回来了，又坐在原处。于是，达瓦姆—奥里—瓦扎列把报紙放进口袋里。

“达瓦姆—奥里—瓦扎列先生，請原諒！”

“您說的哪里話！”

“他們請我去担任一个很高的职位，”哈吉若有所思地說，“目前这是国家机密。他們对我作了种种的建議，不过，我的身体很坏，不能不婉言謝絕，在目前情况下，我还不能出任要职为祖国效劳，实在遺憾之至。”

“是，眞是遺憾之至！”

“但是，今天法拉罕—奥特—道烏列先生的語气却有些两样，說話不象往常那么客气，不过，……也可能法拉罕—奥特—道烏列先生公事过于繁杂……您知道，我早把儿子的継承权取消了，我們父子之間不和睦。現在，儿子在宮廷工作……是的，他有工作……我担心，他会在那里信口乱說，虽然，我不許他大胆放肆……但是别人哪知道……哦，誰都免不了一死啊！当然，人們会明白这完全是一种私人报复。但我担心，这样作法

可能对他最不利。如今，我們享受着无上的安全与自由，完全应該归功于我們尊敬的国王的恩賜。要知道，現在一切都跟遇刺的国王在位时期不同了。那时候，无論誰被召进宫去，事先都要写好遺囑——进宫后，就会給他端上一小杯咖啡，哈，哈，您自然知道——那是一杯什么样的咖啡①呀！”

“您别乱說，眞主絕不容許这种不义的行为！”

“人們本来是容易健忘的。可是現在我却記起了許許多多事情。其实，即使国家的首脑向我提出建議——比方說，担任部长大臣，或者国会議員，——我也一定拒絕，因为不用說，这会給人不好的印象。”

“哈吉老爷，您是神恩与仁慈的化身。不管您是否担任何种工作，反正我們全国老百姓都会領受您的善行的好处。”

“噢，咱們別談这个了……且說，昨天我在莫哈姆·哈尔瓦特先生府上作客，那里人人都称贊您。在座的还有一位外国高級官員。当时談到生活、政治。……特別使我想起了蒙塔哈布·达尔巴尔先生……”

“这个蒙塔哈布·达尔巴尔是什么人？”

“就是目下在警察局供职的古契—阿里—别克先生。”

达瓦姆—奥里—瓦扎列点点头。

“我跟他們說过，”哈吉継續說道，“如果要禁止所有一切的謠言，制止路列斯坦地区的騷动和叛变就得立刻派对这类事件拥有丰富經驗的人。这种人一到那里，就会戡平一切叛乱，就象在馬詹德兰②地区消灭反抗吾皇陛下的叛乱的作法一样。那几个罪魁禍首应处以絞刑，其他犯罪分子应該予以逮捕；凡是发表

① 咖啡中有毒药。

② 见第1頁注三。

煽动言論的人，都打落他們的門牙。往后怎么办呢，达瓦姆—奥里—瓦扎列先生，您自然比我更明白。最后，我以自己的头向他們担保，只要您一上台，一切动乱馬上就会平息下去。目前我們急需有决断、有魄力的人。我們急需实行鉄腕政治。吸取我們在馬詹德兰的經驗吧。我肯定說，我完全出于个人善良的心愿，可以把我在那里的小块土地献給吾皇陛下。現在，誰从那里回来，都說馬詹德兰已成了人間的天堂。即使那小块土地还算是我的，那我全部地租收入也不过几顆大米而已，而且这几顆大米我还得用武力从村长和地方总管的喉管里掏出来哩。我那产业全部收入都被人搶走了。我因为不能亲自掌管这份产业，所以現在早已交到一个內行人的手里。还能有比这更好的作法嗎？何况国家一天天地在兴旺繁荣。要知道，在我們这个时代，誰也不肯牺牲自己，这是个难題。如果人們眞希望国家繁荣富强起来，那就得把所有的庄园和領地統統交給我国元首——由我們加冕的父王去管理，只有在他的庇护之下，我們的生活才能一天比一天幸福。您知道，我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一个人不作亏心事，什么也不用怕……我对他們斬釘截鉄地說过，您是政界不可多得的老手，可以不动声色地整頓路列斯坦的工作。我这番話产生了巨大的反应，尤其得到薩耶德—哈馬云先生的支持。”哈吉的脸上露出善意的微笑。

“我眞不知道該用什么話来报答您賜予我的青睞和格外的关照。現在，旣然談到路列斯坦問題，我想向閣下提出一个誠恳的請求。”

哈吉显得很为难了。

“我亲爱的，請說吧。你我之間何必講究这許多客套！”

达瓦姆—奥里—瓦扎列向四周围瞟了一眼。

“談談我的侄儿包兰德—巴尔瓦兹上校吧。我想跟您解释一下……”

“怎么，他是您的侄儿！我个人虽对他不熟悉，但很有好感。他廉洁奉公是誰都不能否認的。”

“是的，但是，遺憾得很，許多天以来，却鬧了一些誤会。有几个煽动暴乱的分子和唯利是图的家伙，硬把盜用公款、受人賄賂、为非作歹、杀人越貨以及其他种种罪名加在他身上。”

“加在閣下侄儿的身上？”

“应当告訴您，包兰德—巴尔瓦兹上校先生利用吾皇陛下对他私人的好感，去路列斯坦以前曾在軍官俱乐部作了《論民族自豪感》的演說。这篇演說不但各报刊載了，而且深得最高当局的嘉許。凭您的生命起誓，我因为对他的思想观点极为了解，这才敢大胆向您保証，他是个光明磊落、心地善良的人。他的心腸慈軟，見了螞蚁都不忍伤害，更不用說去践踏了。但归根到底，他是个軍人——一向勤勤恳恳，从沒违背过軍令。他准备为祖国的权益而奉献自己的生命。总而言之，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爱国志士。当然，每个人热爱祖国的方式是不同的。但現在成問題的是：那几个煽动暴乱分子违背了国家最高利益，向他提出非法要求；由于上校沒滿足他們那些要求，他們就紛紛写信密告上校 他們誣告上校先生曾向部落首領作过保証，并凭着《古兰經》起誓說：只要他們投降，他一定会赦免他們，可是他說話不算話，等到他們真的投降了，他就沒收了他們的财产和牲畜，而且把他們統統絞死。大批告密信上說：上校竟以追緝土匪为名，屠杀了平白无辜的良民，同时侵吞了他們的财产。如您老人家所見，他不过是执行了政府計划，完全根据最高当局的命令和指示行事罢了。但，从我掌握的来自內政部的情报来看，他在路列斯坦歼

灭的那些犯罪分子，原来不是政府所要歼灭的那股土匪。而如今路列斯坦的匪帮又出沒在呼吉斯坦一带，专門搶劫，杀人，横行不法，一句話，他們侵害了当地百姓的名誉和财产。請您原諒，我講的閑話太多，又过于瑣碎，但我只是想使您洞悉事情的始末，并且通过您使圣明的陛下对这一事件予以重視。您本人当十分了解这种控告会产生多么可怕的后果。”

这时，莫拉德恭順地把两手按在胸前行礼，走到哈吉跟前。

“嗯，你有什么話？”哈吉問道。

“大老爷，您准許我去买些內院后房用的大葱嗎？”

“难道我月初买的那曼大葱用完了嗎？我相信，一定有人在搗鬼。配头里可是連葱的影儿都沒有……哦，大家都在随便糟踏我的财产呀！……”

“唉，好吧，你到麥歇廸·馬苏姆那儿去，取两三席尔大葱，这件事让我以后自己来弄清楚吧。但要打听好价錢，免得以后他跟我多算賬。”

“遵命。”

“等一下。告訴他一定要給庫姆[1]甜大葱。”

莫拉德出去了。哈吉連忙眨眨眼睛，轉身对达瓦姆一奥里一瓦扎列气忿忿地說道：

“我始終确信，伊朗首先需要有决断、有气魄的人才。我国显然缺乏政治家。幸亏，目前国家的命运已委托給象陛下那样偉大而杰出的領袖了。可惜他只一个人，盜賊、騙子和自私自利的家伙包围着他。比方說，这次在路列斯坦剿匪，虽使一小撮坏蛋得到进行騷乱的机会，但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也不得不这样

---

① 见第 110 頁注一。

做。因此，它已被納入政府計划以內；非把这些游牧部落肃清不可，只有这样，我們才能过太平日子。請問，国家干什么还要他們呢？他們經常破坏法律，已成为中央政府的眼中釘。他們屠杀老百姓，搶劫可怜的商人。应該把他們杀得一个不留。而象包兰德一巴尔瓦兹上校閣下那样的人物，才是我們求之不得的人选。上校曾为祖国效力，为此应当向他表示敬意。”

达瓦姆一奥里一瓦扎列揩去了哈吉說話时濺在他唇边的唾沫，輕声地說道：

“您恭順的僕人認为您的意見是神圣的，只不过对任何事情都应有特殊的处理办法。”

哈吉向他递了个眼色，說道：

“請您相信，凡是我份內的事情，我一定全部照办。我要跟有关机关談談这个問題。唔，当然，您自己也明白，应当給人家点好处……，是的，除此以外，必須使某些有关人員在这項重大的工作上也得到些实惠。直截了当地說，——必須給他們点油水。”

“当然罗，不用提了！我全明白，不必再多說了！我不知道应如何感謝閣下对我的特别关照。我非常感激……請您相信，虽然举国上下都是心悅誠服地相信您的德行，但也有一些自私自利的小人，您的敌人，放出种种空气。我不喜欢造謠中伤，更不喜欢捏造事实，但在目前情况下，我若緘口不說，也就是对您不忠……”

哈吉焦急地問道：

“怎么，这是說我嗎？到底是誰呀？”

达瓦姆一奥里一瓦扎列一字一句地解释道：

“我对您什么都是一片赤心。現在我跟您講一講事情的眞

相，大前天，我在'伊朗'俱乐部跟哈佐列—哈兹吉尼·馬歇尔先生和班杰—伊·达尔加赫先生打桥牌。当时哈佐列先生說：'无論哪件事情只要取得哈吉的同意，一定会办得非常出色，因为他是个才智过人、見多識广的人，并且知道許多……人家謠传他是共济会会員，与外国集团有密切联系。但我相信他的远見，人們到处都听他的話。'当然，我极力反对这种言論，認为您是个洁白无瑕的正人君子，全伊朗沒有人能跟您相提并論。我强調指出，在国內沒有哪个人对您的爱国精神发生怀疑的，……"

哈吉断然地点了点头，又憤慨地嚷起来說：

"哦，我在这个城市里有許多敌人。都是阿拉伯人、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犹太人，不知道他們怎么鉆进了我們最重要的經济机关，这批暴发戶个个都嫉妒着我。我找到了問題的癥結。他們所以恨我，就因为他們的底細我都知道。难道您認为哈佐列是靠自己才取得現在的地位嗎？他刚到德黑兰那时，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汽車司机。穿一身千孔百洞的衣服，如果朝他身上撒一把包米，一顆也不会掉在地上。而現在呢——瞧，瞧他有多漂亮，多闊气！如果說，阿拉伯汽車伕这类下等人比我們的經济学教授还有学問，那我們的学校就干脆关門大吉吧。又何必把大学生送到外国去呢？馬加拉扎·代卡納两次請我担任外交大臣，我都沒接受聘請，我向他声明：'我不愿意死在外国；如果我有能力，最好还是让我为我的祖国造福吧。'大概，錯就錯在我是个伊朗人——我生在这儿，我也要死在这儿，外国的黃金也誘惑不了我。只有无亲无故的人，才会想盜窃国家財产，然后到国外去享福。在这种情况下摆脫政务，难道不是明智的嗎？我們之中到底誰下賤——是我呢、还是班杰—伊·达尔加赫？如果他連自己的父亲也沒見过，天晓得，他現在怎会不乱吹牛呢？听

到关于他老婆的那些故事，眞叫人心惊胆战！他把女儿嫁給了市場上一个銀号老板，自称起貴族来了！因为我当众公开过这些話，所以他們要跟我算賬。可是，他們的家譜，他們的全部秘密，我都掌握了。現在請您評一下，誰是共济会会員——到底是我，还是那些忘了本的家伙。您也可作証，我八十年来含辛茹苦地在国內工作，誰敢貿然对我有所指責或者有什么不好的議論？那遇刺的国王在世的时候，先父是个极有声望的人物。只消提起他的名字，人們就会說上一千句贊詞。难道我还需要荣誉嗎？何况目前这世道！我不需要求人。我要是想学那批造謠中伤的家伙，大发横财，老实說，比喝水还容易哩。可是……”

門开了，有两个人走进了前厅。哈吉恭恭敬敬地向他們問好，請他們就坐。哈吉跟达瓦姆—奥里—瓦扎列交头接耳說了好半晌。只听見断断續續的說：“当然，我要談一談，”“請您相信——事情已十拿九稳了。”然后，达瓦姆—奥里—瓦扎列站起身来，很快地走出去了。

哈吉問了两位来客的起居，接着对一个生着滿头浓发张惶不安地望着前厅的年輕人說道：

“馬兹拉加尼先生，請到这边来。”

馬兹拉加尼手里拿着一份揉皺了的报紙，走过去，在哈吉旁边坐下了。

“好吧，請您談一談世界大事吧！”

“国际政治局势烏云籠罩，大家都已預見到战爭的可怕后果。”

这时哈吉数着念珠，因为心里受了宫廷打来的电話影响，認为很有必要在«大熊星报»記者面前根据素日在“公众輿論指导

协会"① 发表談話的精神，发一发議論。

"害怕又有什么用。咱們有什么可担忧呢？无論哪方面受損失，反正对伊斯兰教总是有利的。在这种乱世，人人只能顧自己，紧紧地抓住自己的帽子。我們理当吃自己的一片面包，对眞主千恩万謝，因为在这严重关头，国家的命运掌握在我們偉大的元首——敬爱的国王手中。圣明的国王是眞主最高的恩泽！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他在短时間里，将伊朗从貧乏的深渊引上了进步的康庄大道。現在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昌盛太平，即使有个女人頂着一盘黃金，从馬庫② 到班迭尔一查赫一布哈拉③ 去，一路上也沒人敢碰她一下。无怪乎人家都說，国王的意志就是上帝的意志。是的，目前局势又不似从前战时了，国内紛爭也都消灭了。謝天謝地，在我們加冕的父皇的庇蔭之下，我們在所有經济領域都获得了空前未有的成就，而在社会意識問題上，我們也有了巨大进步。无論哪一个外国政府，也不敢小看我們祖国了。我們拥有两百万把刺刀，准可以拿下高加索和俄国的土耳其斯坦。請您相信，我們的实力叫整个世界为之震惊。您还記得嗎，在阿赫默德④ 王朝統治时期发給人們的不是津貼，而是干草、苜蓿和砖头等等实物。前天是宫廷朝覲日，我荣幸地吻过吾皇的圣足。您簡直无法想象，他对臣僕是何等和藹，何等器重！但愿眞主对我們幸福的庇护永在！不过，說实話，这样的太平，繁荣，軍队，鉄路，柏油馬路，还有令人叹为观止的大楼，試問誰曾梦見过？"

---

① 伊朗的官方宣传組織之一。

② 伊朗西北一城市。

③ 阿拉伯海的伊朗港口。

④ 1925年被推翻的卡扎尔王朝的末代君主。

“我也同样相信，”馬兹拉加尼附和着說，“有了礼薩王陛下这样的天才，伊朗人民有力防御任何危险。我們应当感謝眞主，使我們沒有卷进这場动搖了整个世界的毁灭性的战爭中去。可是，不能否認，战爭对世界各国的經济和道德起了非常强烈的影响。”

“我們北方的邻国至今一直在阻碍世界經济与貿易的发展。幸亏，陛下对这一点极为了解。我現在有可靠的情报。来向陛下报告了德国进攻苏联的消息的那人說，陛下听了之后，喜出望外地說道：‘为什么你只跟我說呀？快去庆賀伊朗人民！’瞧，这句話多偉大！这眞是人間語言中一頂灿然明亮的皇冠；恐怕柏拉图也不一定說得出吧。”哈吉猛想到話說多了，赶紧說道：“这些話只許咱俩知道，这是政治机密。毫无疑問，将来陛下会把高加索七十个城鎮并入伊朗，因为他早就对伊朗人民許諾过。昨天柏林电台广播了希特勒的演說。您眞想象不出他是个多么杰出的演說家呀。他每說一句話，听众就热烈鼓掌达半小时之久。硪，这眞是天才呀！他要改变俄国腐朽的政治机构，并在那里建立新秩序。在一两个礼拜内，俄国人就要完蛋了。”哈吉心滿意足地放声大笑起来。“可能就在我跟您聊天的这当儿，德国人已攻占了莫斯科。然后又掉头进攻英国。要說征服英国嘛，这可比吞一口白开水还省事。我跟您担保，一两个月以后，德国人准到德黑兰。”

哈吉咽了口唾沫，津津有味地継續讲下去：

“眞可惜，您上次沒能去德国大使館。那天放映了影片《法兰西的慘敗》，是大使館特地邀我去看这部影片的。德国兵——簡直不象是普通的部队，而是鋼鉄劲旅。世界上还沒有一支軍队可以跟他們对抗哩。我只提供您一个概念，請您自己去探究

它的实質。但愿希特勒能用他的新秩序去安排全世界的事务吧。至少，換走我們那个外国主子——这也是一种功德。当然罗，救世主下凡的种种征兆，我們正在密切注視着。列位先生，您們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嗎？如果它是个好东西，那讓他們自己享受吧；如果它是个坏东西，他們干嗎硬把它加在别人头上呢？在布尔什維主义这場把戏还沒发生以前，我向俄国出口过价値一万突曼（嗨，那是当时的一万突曼！）的桔子，而現在，俄国居民連一小片糊口的面包都沒有，还談什么桔子不桔子呢。《古兰經》上說，世界上旣有人发号施令，也得有人俯首听命。讓这伙倒楣鬼跟他們的命运或者跟眞主本人去抗爭吧！为什么我当了主人，而莫拉德当奴僕呢？这是上帝的意愿，与我有何相干？此外，我煞費心血，拚命地工作，这才把一个个銅子积成了薩那[1]。世界上終究存在着一种制度，不可能人人都当部长大臣嘛。一个人做了国王，别人就成了他的奴隶。我因为手足不停地出力，这才能一砖一瓦地盖了屋子住。如今却有人跟我說——把屋子交給那个两脚踩过粪的烧磚工人麥歇廸·哈桑。为什么？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因为他长着一个滚圓的脖子嗎？唉，这样下去，誰还想干活呀！文明在毁灭，莫拉德将变成哈吉，而我快要当莫拉德了！”

“您老人家說得完全正确！”馬茲拉加尼連忙开口說，“当然罗，世界上应該发生变化，应該建立新秩序。但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我們必需往后倒退。据說，希特勒巳加入伊斯兰教，衣袖上还有一块布条：‘唯有我神，决无他神。’是的，他是眞心誠意地同情伊朗。难道您还沒看过今天的新聞嗎？”

---

① 薩那，錢币名，值100地那。

“还沒有看过，不过，您的文章《世間罕見的慷慨》凱尤馬尔斯倒已讀給我听了。您在文章里提到从前我捐助給某济貧院的十张賽馬票。其实，那次捐助实在不起眼，我都覺得寒傖。我只是想做个榜样，供人仿效罢了。您的文章是值得注意的。馬玆拉加尼先生，您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作家之一，我在此向您表示祝賀。不过，請問您从哪儿搬来这样絢丽多彩的詞藻呢？”

“我只尽到了我在道义上的社会职責。可是，編輯部却認为我的文章有些夸大其詞。”

“真的嗎？”

“真的。正是这样，編輯部原想把文章登在第三版。是我据理力争，才把它登在头一版。您留心到沒有？我在文章中再三断言說：每个伊朗人都受到了哈吉老爷不少的恩德，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革命之子，我們的宪法和自由都应归功于他。他是个人道主义者，启蒙运动的保护者；他是高尙正直、节俭有度的正人君子；他是我們民族的驕傲，我們应以有这样德高望重的政治家而感到特别欣幸。”

这时候，莫拉德手里拿着一束葱，走进来了。哈吉出神地望着馬玆拉加尼先生，正想跟他說几句甜膩膩的恭維話，走廊里驀然响起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哈吉老爷，哈吉老爷！哈里瑪—哈通不好了……”

哈吉馬上警覺起来，說道：

“不准出声，討厌鬼！不許你乱喊乱叫，我不是早說过上千遍？喂，莫拉德，去瞧瞧那边出了什么乱子……”

那个女人又嚷了起来：

“噢喲，我要死啦！莫拉德！快通知哈吉，訃他到內院后房去瞧瞧吧，哈里瑪—哈通早已咽了气。”

接着，走廊里传来了一陣陣含糊不清的喊喊喳喳的声音。哈吉对馬兹拉加尼說道：

“請原諒，馬兹拉加尼先生！看样子，那边出了不幸的事儿。我将适当地把您推荐給《大熊星报》的編輯……要是您能允許我……？”

馬兹拉加尼和他的伙伴匆匆道别，走了出去。哈吉老爷却不慌不忙地抓起拐杖，从草垫底下抽出几张紙，整整齐齐地迭好，藏在坎肩的寬大口袋里，然后跟莫拉德說：

“我上里屋去了，你赶紧去找哈德札特一奥什一沙利耶，把事情經过告訴他。”然后，哈吉拄着拐杖，往走廊里走去。

哈吉一阿卜一托拉波是在阴历十二月古尔班节前夕，生在去过圣地麥加朝拜的信徒哈吉家中，故取名为哈吉。他虽已年屆八十九岁，是納賽尔一艾一丁国王时代碩果仅存的遺老，但他的模样看来似乎要年輕得多。他的举止，旣矜持又威严。他那光秃的脑袋上，只留着一圈染紅了的头发，其形状和五倍子相似。一道长长的灰色硬毛，就象廉价地毯上的絨毛一般，老是复盖在那丰滿发紅的脸頰上。他和苏菲派教徒①一样，蓄着浓密的髯鬚，鼻子底下就象翘着两把鈎子似的。他那双大眼睛带着血絲累累的眼白，在粗浓的眉毛底下閃爍发亮。他在家时头上总戴着一頂睡帽，他的脑袋簡直就象一只梨。他那肥大的下巴在两頰底下顫动着，肥胖的脖子巳把脑袋和身軀联成一体了。他經常压在帽儿底下的耳朵梢，又直，又細。他笑起来，一口假牙就象一摊粘滿污垢的金子。哈吉身长，腿短，因此，坐着的时候象

① 伊斯兰教的一个教派，提倡禁欲苦行。

一个中等身材的人.站起来，又象个矮子了。此外，哈吉还有些駝背。夏天，老头儿穿衬衣和寬大的袴子。他在前厅的时候，慣常穿着一件寬肥的带有大口袋的坎肩，头戴一頂睡帽，两肩披着一袭輕軟的斗篷。因为衣袖上沒有鈕扣，两只毛茸茸的肥大的胳臂就外露无遺，而从敞开的領口里还竖起一大堆又稠又密的灰毛，从胸脯一直复盖到下巴上。如果哈吉不数念珠，那就老揉着大肚皮。

冬天，哈吉穿着一件背上东一块西一块綴滿總褶的齷齪的老式厚呢礼服。据哈吉說，这件礼服当初原是陛下的。哈吉告訴人家說，有一次，納賽尔一艾一丁国王出外狩猎，曾对他可敬的父亲說："喂，該死的侍寢官！过来，老家伙！我賞給你这件礼服。"从此以后，哈吉的父亲虽然还沒去世，人家干脆就管他叫"先人"了。其实，这件礼服哈吉是从估衣商那里买来的。出城时，哈吉常穿一件灰色的长上衣、玄色长袴，戴着寬大的帽子自从他得了疝气病以来，走路就得叉开两腿，拄着一根头上鑲着銀球的拐杖。

虽說家中有外室，有內室，还有許多家具齐全的房間和空房，但哈吉总是一律在前厅接待客人。如果不需要进城办事的話，哈吉自清早起一直到深夜，都在这里应酬客人，簽訂契約，或者按照他自己的說法，那就是"整頓业务"，一直到里屋通知他說晚飯作好了为止。

哈吉对客人是毫不拘礼的。不管貴族也好，知名人士也好，甚至內閣也好，当然还有街坊阿訇，在街头摆攤的小商小販，或者妓院老板，哈吉照例都在前厅接見他們。但当人們譴責他亲自接見妓院老板的时候，老头儿就干脆回答說：

"要知道，妓院老板不是吃人的怪物，也是个人呀，不是跟平

常人一模一样嗎？为什么扎里·莫罕默德在沙赫尔一耶·諾峡①建立的那种新秩序，你們的市政府及全体专家却不能同样地在德黑兰建立起来？他在妓院里推行了一种真正的制度，把妓院分成等級，同时給妓女修建了电影院。而你們的市政府虽說要修建一座剧院，但經过数十次的破坏以后，才又重新开始修建。在这項修建工程中，被几个騙子賺去了好几百万，剧院却依然沒能修成。再說，扎里·莫罕默德作事向来是光明磊落的，不象别人偷偷摸摸。虽然我們还不能断定：誰进天国，誰下地獄，但人家将来評論我們，是根据我們的罪孽，而不是别人的……莫非这些大亨和政府要人不肯和他携手合作嗎？我是个心直口快的人 难道說象管理沙赫尔一耶·諾埃秩序的那种人我們就不需要嗎？否則，有妻室的男人恐怕就无力保护自己的老婆和她們的声誉了。社会上沒有国王、部长大臣或者国会議員或許还行，但对我們来說，妓院老板却是万万少不得的。我对本城的貴族阶級全了解。跟别人不同，扎里·莫罕默德委托我承办电影院修建工程，并沒打算少給我一个子儿。可惜我們国家不善于看重人。我們如果真能看重人的話，就应当在沙赫尔一耶·諾埃为他树立一个紀念碑！……”

再說，前厅的座椅最多只能容納四人，哈吉的客人从沒有同时超过三人。只要客人来多了，一超过这个数目，那末，有几位就得赶快走，給后来的客人騰出座位。如果把哈吉的一生事迹搬上舞台演出的話，恐怕剧本每一場都只好安排在他的前厅。

哈吉的父亲，麥歇廸·菲索拉，在扎法伦巴治市場上开着一家烟草店。在鬧飢荒的年代里，他不择手段地攫取了許多合法和

① 德黑兰妓院集中之区。

非法的利益，弄到了相当可观的財产。当年設剌子的官員[1]实行禁烟措施时，麥歇廸·菲索拉几乎沒化一个錢买进了大批被禁售的烟草，滿坑滿谷地囤积在仓庫里。后来，等到教士阿卜杜拉—瓦埃兹[2]也开始抽水烟，吸烟重新解禁的时候，在伊朗的列治烟草制造公司的专卖权早被废除了，所以，麥歇廸·菲索拉就用难以置信的高价出售早先購进的烟草，結果发了一笔横財。

他利用靠烟草买卖賺来的鈔票，从密尔扎—伊薩部长大臣手里賤价購进了好几百万扎尔[3]土地，因此，根据《沙列阿特法典》[4]，象他这样殷富的人，就得到麥加去朝圣。他在朝圣时凈化了他的来之不义的造孽錢。回家以后，他就一輩子呆在公事房里，过着极为慳吝刻己的日子。最后，在快要度过九十三岁的当儿，他被自己的"慳吝病"送掉了老命，医生給他开了一张药方，但哈吉的父亲舍不得化錢买新药，服用了家中現存的外用药，結果腹痛身亡。

哈吉·菲索拉的全部財产，都传給了他的独生子——一出生就有"哈吉"称号的哈吉—阿卜—托拉波。他虽沒去过麥加朝圣，却恬不知耻地假裝去过，还跟别人大讲朝圣之行的始末，硬說他一路上确乎碰上过这些奇遇。事实上，他不过是从他父亲嘴里听来的罢了。父亲死后，哈吉—阿卜—托拉波就关閉了烟草店，搖身一变成了本城庄园和不动产的所有主了。哈吉的父亲本

---

① 指頗有威望的著名什叶派宗教活动家阿加·密尔扎·哈桑·設剌子斯基，他为了反对給英国以烟草专卖权，曾下令禁烟。

② 德黑兰的伊斯兰传教士之一。

③ 伊朗长度单位，等于 107 厘米。

④ 根据《古兰經》制定的一部宗教法典。

是个无甚名声的人，所以哈吉就給父亲加上一个称号："侍殿官哈吉"，把他說成是一个有权势的、跟納賽尔—艾—丁国王很接近的人物。他老是說："我們是第一流的貴族，""我們是名門显貴出身。"在慳吝与妒嫉方面，哈吉倒也不逊于他的父亲。連遇刺的国王在世时結下的区区几个銅錢的陈年老賬，他都忘不了跟人討还。为了一两沙依[1]的銅錢，他不惜大吵大鬧，說："他們把我刮光了！噢，眞主，現在是什么时代呀，只有在遇刺的国王治世时，我們才过的是好日子！"尽管他从庄园、商店、澡塘、出租的房屋、商业买卖和伊斯法罕的針織厂和棉紡厂，还有在經济上种种騙局中获取了巨大的收入，尽管他跟駐在国外的伊朗大使們合作，干走私买卖，但是，哈吉每天对配給家人的这份糖还是那么認眞核算，家中做飯用的木柴都要称斤論两，連大小老婆們的破烂布头，他也要細細地瞧个半天。从前，当"宪法"这个詞儿还不时兴的时候，他还在前厅毒打过奴僕和农民。哈吉的外貌是很容易迷惑人的，他常常裝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气派。他裝得很成功，人人都反映說："哈吉老爷是个多么溫厚可亲的人！"这种假裝道貌岸然的派头，却使他載誉四方，人家紛紛传說他是一个精明干練、心地善良、为人正直、平易近人的好人。

哈吉一向奉行的金科玉律是："一千个朋友还嫌少，一个敌人就够多了。"因此，哈吉平素待人接物，总是非常和藹可亲，殷勤周到，以博取人們对他的好感。哈吉特别顺应他出身的那个阶层。因此，許多人都对他心悅誠服。哈吉还插手政治，把自己手下的走卒弄去当部长大臣，而他本人却怀着早晚总能当上內閣首相的希望。他在替别人解决困难时，老是这么說："我們

---

[1] 伊朗小銅币。

不过想再活三四天，不要連面包皮蘸白水的日子都过不成呀！”

哈吉是个半文盲，虽然在納賽尔一艾一丁国王时代，他跟教家館的学过«薔薇园»和«果园»①，練过正統書法，研究过希亚格式的計算法②。不过，他的記性极好，别人說过的話不但記得烂熟，还能原封不动地时常搬用。即便說错了，或者說得牛头不对馬嘴，他也决无窘困之色。譬如，他說过先父在遇刺的国王宫廷中的地位比哈吉·密尔札·阿加西还要高，还說过父亲大人在凱列姆一罕·参特的年代曾經剜过重达三曼一恰列克之多的人眼睛，还說过馬加拉礼·代卡納曾經請过他出任外交大臣等等。那些政府大官和政客們都是他的酒肉朋友，但他們不懂政治，比哈吉还差，因而对哈吉都很信任，一致認为他有举足輕重的意見。而哈吉有时也脫口說出心头話来：“什么鍋子，什么甜菜，在这班名人中間也好，在国内也好，我同样算个政治家哩！”

自哈吉开始参政以来，他就委托小儿子凱尤馬尔斯給他讀报。儿子用还沒定音的声調讀着报，哈吉居然屏气靜听，含意深长地搖头晃脑，仿佛他在字里行間发現了并非人人都能領悟的妙諦。哈吉非常喜爱和重視«風俗介紹»和薩廸的«薔薇园»。他根本不懂历史，却偏爱天南地北乱扯历史上的事件。有好几回他給凱尤馬尔斯講错了生詞的含意，害得儿子在学校里挨了好一頓鞭打。从此以后，凱尤馬尔斯再也不去請教父亲了。

哈吉放出風声說，他在写一篇論各地風俗的专題論文。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一个愿意代他执笔而又不取报酬的人。这且不談，他也从沒掩飾过他那种打入文坛的野心。他还一口認定鳩斯

① 十三世紀波斯詩人薩廸所著的两本故事格言集。

② 伊朗人发明的一种古老的算术，不用数字演算，而用一种密碼。

塔夫·列朋[1]是世界上最大的哲学家，因为他听到这个哲学家的名字，比听到别的哲学家的时候多，同时有人曾把这个哲学家的著述的很坏的譯本作为礼品送給他。哈吉經常拨冗蒞临文学界的各种集会，大模大样地坐在主席台上，热心地跟新朋旧友握手寒暄，互相客套一番，而且还大声地呼嚕呼嚕抽着水烟袋，津津有味地喝着加糖的茶。在每首詩吟誦完了之后，他总是狂热地报以經久不息的掌声，以致事后他这双手就得疼痛一两天。为了要說出一些别出心裁的东西来，他在文学集会上极力贊頌卡阿尼[2]的詩，虽然这位詩人的作品他从沒有讀过。其实，哈吉对卡阿尼作品的全部認識，仅限于哈吉在青年时代听过他的两首拙劣的色情詩罢了。此外，他还知道許多人很贊美这位詩人詩中的韵律。

哈吉怀着有会必到的顽强精神，同样經常地参加“公众輿論指导协会”与“法尔汗格斯坦协会”[3]的会議，因为他已是上述两个协会的会員了。不过，他到处出洋相，鬧笑話。只有在錢財賬目上，哈吉特别精明，一厘一毫都算得清清楚楚。

哈吉老是抱怨生活困难，装出一副倒楣相，翻来复去地說：“嗅喲喲，时代不比从前了。我們正处在救世主降生的前夕。”比如，街坊四邻不肯照哈吉的开价把房屋卖給他啦，他家所在的街道太窄，使他的汽車出入不便啦，还有他那輛小轎車又不是来年

---

① 法国資产阶級社会学家(1807—1853)。

② 卡阿尼—密尔扎·哈比布·設剌子(1807—1853)，是塞菲維特与卡札尔时代的著名詩人，他的作品深奥玄秘。

③ 伊朗的語文研究所，任务是要清除波斯文中的阿拉伯語和突厥語，并創造科学术語和新詞汇。

的新样式啦，还有他的桔树今年不結果啦，甚至还說人們教养太差啦（因为在追悼阿卜特·奥尔一加福尔教长的时候，有个青年人曾經目不轉睛地瞅着哈吉，硬是不給他应有的敬意），——凡此种种都引起他終日抱怨不已。哈吉認为，大家都应对他这些不愉快和倒楣透頂的事情表示同情。

但近来有几个問題使他心情不宁。头一个問題，就是阿拉赫維尔特师长用极低的价格收买了哈吉在卡那特一阿巴特[1]土地，使他恨得咬牙切齿。第二个問題，就是他的衰老和疝气病。但叫哈吉最不放心的还是他那些大小老婆，因而时常把她們掉換。他通过哈德扎特一奥什一沙利耶弄到各式各样的、按照《阿尔菲和沙尔菲》，《生命的琼浆》，《男女居室須知》等書上葯方配置的兴奋剂，拚命地服用这些使精神健爽的葯粉和葯水。疝气病虽沒有把他纏倒，却已使他苦恼不堪：原来他听說，象他这样年紀的人动手术是极危险的。哈吉不大相信医生——无論是欧洲医生，或是用西法替人診病的波斯医生。自然，他更不相信医生們的葯品了。他的父亲不正是被西葯害死了嗎？哈吉又何苦一定要躺在外科医生的刀下呢！每个人的命运，早已在額头上写定了。为什么还要帮死神的忙呢？再說，疝气病使他只能慢吞吞地走路，因而賦予他的举止以一种威严之感，同时也增高了他在社会上的威望和信任。

老婆問題似乎相当严重。哈吉的婚姻情况是这样的：有六个老婆已离婚，四个老婆已故世，还有七个老婆組成了他現在的家庭。头一个老婆阿克丽梅是吞鴉片烟自杀的。在她生前，哈吉对待她“并不算坏”，只是将她全部財产攫为己有而已。第二个

---

[1] 德黑兰近郊。

老婆死于难产；第三个老婆是从屋頂上跌下来丧命的；第四个老婆哈里瑪患慢性胃炎病故。其他几个离婚的女人，与其說按照卡平婚約① 得了一笔离婚費，还不如說要摆脱哈吉的羈絆。最使哈吉伤脑筋的是莫尼尔和莫赫塔拉姆这两个年輕的小老婆。莫尼尔极注意修飾她的外表，嘴巴泼辣，无礼貌，好撒謊，即便在全家人面前，她也能做出种种妖艳怪相来摹仿和譏笑哈吉。莫赫塔拉姆有一个两岁的孩子，虽然哈吉家中从凱尤馬尔斯出生后最近十六年里就沒有添过孩子，可是不久以前她却又怀了孕。而高里—奥—包里包里呢——那个生着一头浓发、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經常以堂兄弟身份来訪莫赫塔拉姆，也看見了內院后房所有的婆娘們，——这也使哈吉陷入怏怏不乐的沉思之中。老头儿常常这样寻思：为什么薩吉娜的眼睛眉毛长的就象坏蛋高里—奥—包里包里呢？薩吉娜是哈吉最小的女儿。从前哈吉很疼爱她，現在却成了他的眼中釘。总而言之，所有年輕的小老婆的行径都是可疑的。举例說，那一天哈吉假說有电話召他出去，但一回到家，就发現莫尼尔上澡塘去了，很久沒有回来。她这种行动可沒有得到他的許可……唔，就算莫尼尔从前是他家中的丫头，为了叫她能名正言順地往他身上泼水洗澡，哈吉才把莫尼尔納为小妾。但是，不管怎样，根据《沙列阿特法典》，她却成了哈吉合法的老婆了。如今，美中不足的是他年紀这么大了，人家还說着他很不好听的謠言。

哈吉始終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他那些老婆一上澡塘去，或是跟她們的亲戚一会晤，总要浪費那么多时間？他跟踪过她們一两次，但結果并不妙。他因为猜忌大小老婆而跟大家、甚至跟莫

---

① 即穆斯林婚約，根据这个婚約規定，丈夫如向妻子提出离婚，应償付按婚約上言明的离婚費。如妻子主动提出离婚，則无权取得离婚費。

拉德也爭風吃醋起来了。他好象覚得大家都約好了来欺瞞他。可是，要揭发老婆們的詭計他又做不到，因为哈吉从沒給过人家小費哩。說不定，他大小老婆自己都掏出过小費吧，要是真的如此，她們又是从哪儿弄来的錢呢？

以上这些想法严重地影响了哈吉的情緒和行动。他殘暴地懲罰家人，恫吓她們，常常弄得自己的神經过度紧张。卓別伊达不經丈夫許可，擅自取用了一点醋漬大葱，被哈吉用棍子狠命地揍她的踝骨，揍得她到如今走起路来，还是一拐一拐的。

即使选择前厅作为起坐間，哈吉也是別有意图的：他只要坐在那里，就有可能监視他大小老婆的一举一动了；所有进进出出的人他全能看到，此外，他还可以不时出去望望街景。这个起坐間使老头儿有可能在冬天毋須准备专門的炉桌[1]，只要在他脚跟边放一只火盆烘烘手就可以了，这还能給他节省不少开支。

一連有了八个女儿之后，哈吉在晚年才得到的头生子阿加一古契克，如今已經成了个醉汉、梅毒患者和賭棍。哈吉根据阿里"要迎合时代去培养您的儿子"这一指示，曾經把阿加一古契克送往欧洲。哪知道这个青年人既不努力学习，也无才能可言。回到伊朗以后，整日只注意自己的外表，穿着昂貴的西服，牵着他那头馴順的純北京种小狗，坐上哈吉那輛华丽的、最新式的汽車出去兜風。这位公子成了高級咖啡館和餐厅的座上常客，因而給父亲招来了数不清的債主。

某一次，阿加一古契克喝醉了酒，把車子撞在大树上，把小轎車撞得四分五裂。一場严重的爭吵以后，父亲不但把他逐出家門，并且取消了他的継承权。可是阿加一古契克和他的父亲一

---

[1] 一种低矮的方桌，上面鋪着桌布，底下放一炭盆，給围坐者烘脚取暖。

样，并不是那么傻。凭着他那身漂亮的衣著和相貌堂堂的仪表，他終于弄到了一个宫廷汽車伕的差事。上流社会很賞識他。他深得后宮嬪妃們的欢心，她們都很器重他，于是在这个青年人面前展現着一条飞黃騰达的道路。但是，大儿子这种职业总是有损于哈吉老爷的名誉吧。何况，外界还传播着有关阿加—古契克很不体面的听聞。

哈吉对他儿子的債主一律干脆回答說："我請过大家作見証人，甚至还登报声明过，我跟阿加—古契克脫离关系，他再也不是我的儿子了。欧洲毁了他。噢，眞主，把我們从坏朋友中間解脫出来吧！儿子尽和那些下流的小人来往，眞是污辱了他那个善良的名字。阿加—古契克从前是个好孩子，爱劳动，肯听話，是他的那些朋友引着他离开正路，变得荒淫腐化起来。現在他再也不进我的家門了。"

哈吉将他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他非常疼爱的小儿子凱尤馬尔斯身上。

可是，哈吉老爷很快地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自从他开始怀疑那經常在前厅陪伴他的爱女薩吉娜不是自己的骨肉以后，他对儿女的骨肉之情就淡薄了。他說："如今，謝天謝地，他們总算长大了。从前我对大儿子管教不严，吃够了他的苦头。凡有尊貴的客人来拜訪我时，孩子們不許到前厅去，那里不是他們玩的地方。"

哈吉有着一些根深蒂固的癖好：首先是爱食物。只要一談到吃，老头儿脸上頓时眉飞色舞，唾液直往肚里咽，連他的瞳孔也豁然放大了。尤其談到椰枣酥糖、杏仁、栗子、点心，以及他心爱的味美而油膩的抓飯，他馬上露出这副难看的吃相来。哈吉开始吃飯时，先說："为了仁慈的眞主，"——跟着便卷起袖子管来。他用他那粗短的、指甲上染过指甲油的手指一把抓起中意的食

物就吃起来。只有油水順着他手指往下淌的当儿，他才感到特别适意；那时候，即便是觉得食物不怎么好，他也只是嚷嚷："哦，阿里·伊本—阿卜—塔列布，要是这东西毒害了我，可替我报仇啊！"——說罢却又吃将起来。眼睛里燃烧着貪得无饜的飢火，顎骨一掀一动着，他便这样狼吞虎咽起来了。吃罢，哈吉連着打飽嗝，叨唠着說："感謝你，眞主，万物的主宰者！"接着半晌也不挪动一步，只用手指头在剔牙。

哈吉也非常喜爱洗澡和按摩，但从澡塘张价以来，他就很少去那里了。因此，一到夏天，前厅里往往散发着哈吉身上髒得发酸的刺鼻的汗臭。

哈吉进了澡塘，就从池里舀出一掬水，用手指头刷洗着牙齿。然后，他躺在长凳上一面領受按摩的乐趣，一面又是滿腹牢騷，又是唉声叹气，最后又拜天拜地地感謝眞主了。

作梦同样也是哈吉的乐事，他要入睡自然也很容易，只消一合上眼皮，滿屋子就轟响着巨大的鼾声，仿佛有两百尾鱷魚呼嚕呼嚕地在洗喉嚨一样。

哈吉向来就特别爱好女色。尽管他的內院后房里住滿了姘妇和大小老婆，但他一瞥見多少能引起他注意的女人——多半是一些邋遢的婆娘們，生着粗肥的小腿肚和連眉毛，蒙着作祈禱时的面紗，——他那双眼睛照样骨碌碌地东溜西竄着，嘴里分泌出大量唾液，連呼吸也气咻咻地急喘着，热血一齐涌上头頂。去年，他差一点看中了在十字路口开小店鋪的杂貨商尤茲巴什的老婆哈拿姆—巴拉。几年以前，那时他还沒有得疝气病，常跟象他那样年高德劭的知己朋友一同偷偷地到沙赫尔—耶·諾埃去，他們在那里逐出了所有的嫖客，居然将妓院都包了下来。

可是，哈吉爱之如命的还是金錢。他認为金錢才是他一生

唯一的目的。金錢是能治他全部疾病的灵葯，金錢給过他眞正的乐趣，甚至也引起过一些恐惧。一提起“金錢”这两个字，一听見金币的叮叮噹噹声或是紙票的沙沙声，老头儿心里馬上扑通扑通地跳，渾身都飄飄然起来了。他爱金錢，只因为它是金錢。他崇拜金錢，而且認为任何生財之道都是合法的和被允許的。

老天爷还慷慨地賦予他一套聚財的好本領。大清早，他刚醒来，甚至还在睡梦之中，就已专心一意盘算着如何能获利而不亏損。只要有业务交易，不問性質如何，他总得插一手。到了晚年，他甚至还承办过修筑公路和京城街道上植树的工程，从中捞进了好儿百万。但他害怕当局，特别是害怕本国元首，經常在他面前拍馬奉承，因此，哈吉把自己装作怪可怜的破产者，露出一副穷酸相来。也因此，許多重要的交易，哈吉总是訨儿子或者妻妾来出面。他很重視他在社会上弄到的声望和名誉。因为有了这些，他才有可能継續不断地去汲取更多的收入。

哈吉在有利可得的时候，总是悠然自得，高枕无忧，但一遇到亏損，老天呀，——說实話，这种情况向来非常之少，——他就完全变了。一刹那間，他那天眞的羔羊般的容貌就消失了，人們馬上看到他的豺狠般的张牙舞爪的样子来。碰上这种情形，他那根頂上鑲着銀球的拐杖往往就在家中狂飞乱舞。

有一次，哈吉出租一所房屋，几乎无利可得。为此，他痛苦地大发牢騷說：“在这个国度里，我历来是汗流浹背地干着活，到头来我的洁白无瑕的声名，还是弄得一敗涂地——我簡直是兎費出租房子呀！唉，誰来养活我的七个老婆呀！”

哈吉为了应付万一，表面上对宗教总是怀着极大的敬意，虽然他暗自想道：“难道有人果眞从阴間回来，証明它确实存在嗎？”他既沒有堅定的信念，当然对冥府的存在也不特别相信了。

难道說有錢还买不到去麥加朝圣的哈吉的称号，福祉和圣职嗎？由此可見，有錢人不論在阳間和阴曹都是好过日子的。哈吉認为宗教只不过对别人有約束力罢了。但在众人面前，他却很謹愼小心，絕不暴露他对宗教的怀疑。这才使他能在穆哈兰姆月在淸眞寺和供什叶派信徒作仪式的大帐篷里居于受人尊敬的地位。为了逃避宗教方面的大量开支，老头儿立誓叫他的儿子凱尤馬尔斯当送水人。在阿舒拉祭祀日那天①，哈吉打发儿子穿着一件过短的玄色外衣，罩着白围裙，提了一个罎子，走进信徒的人群中去，把水分給所有口渴的人喝。

哈吉每次去淸眞寺，必先焚香、沐浴、祈祷，以免触犯眞主。根据《沙列阿特法典》，他每年应从全年收入中拿出十分之一来周济貧民。这笔款項哈吉盘算得异常精确，先签一张好几万奐曼的支票，然后把支票放入小提桶里，桶里盛着从他南方庄园运来的椰枣。接着，老头儿把阿訇哈德扎特—奥什—沙利耶請来，但并不交出应付的款項，只是把盛着椰枣的小提桶交給他，随他把椰枣或是卖了，或是分給貧民。可是，哈吉馬上又声明說："我是个有家有室的人，这些椰枣早被孩子們瞧見了，恐怕最好还是留下吧。"就这样又按市价把椰枣买回来。待哈德扎特—奥什—沙利耶一走，他就把那张支票从小提桶里取出来，当場毁了。哈吉如此狡賴地施舍了根据《沙列阿特法典》规定的周济貧民的捐款后，有时眞是乐不可支。如果那些椰枣在市場上公开抛售的話，眞不知道那张支票会落入哪个买客手里。而現在仍由哈吉自己买了回来，眞是所謂一箭双鵰了；不但收回了自己的支票，而且"誠心誠意地"履行了《沙列阿特法典》上的例規。

---

① 即穆哈兰姆月（正月）的第十天。680年的这一天，侯赛因教长在凱尔别拉战役中陣亡，这一天被訂为什叶派穆斯林的哀悼日，通常譯作封斋日。

哈吉非常嗜酒，作客时更是大喝特喝，毫不客气。有人拿酒給他送礼，他却小心翼翼地把酒倒入罎子里，象服葯似的飲用。不用說，哈吉向来是不肯自己化錢买酒喝的。只有在他确信准能贏过对手的情形下，他才打紙牌或者賭納尔狄[1]。到了拉馬贊月[2]，他就借口身体不爽，不履行斋戒，但在众人面前，他却照样数着念珠，懺悔自己的罪过，大談特談斋戒的神圣意义。每逢哈吉正在靜心养神或者跟大小老婆吵嘴的时候，莫拉德跟来訪者不是說“哈吉老爷在做祈祷”，就是說“哈吉老爷到清眞寺去了”。

哈吉参与政治，純粹是为了沽名釣誉。他并不厌弃間諜活动，借此获悉了許多非常重大的秘密。他巧妙地利用了那些情报，到处培植他的势力，更有效地卫护他的利益。这保証了老头儿获得巨大无比的利潤。哈吉居然把政治看成是一宗特殊买卖，根据这个观点出发，他認为自己是当代最大的政治家之一。由于他不論走到哪里，都会受人欢迎和尊敬，所以，他就故意装腔作势，随便打断人家說話，养成了一种外表上彬彬有礼、实質上蛮横无礼的作風。哈吉生来会干种种狡賴无耻的勾当，能說会道，善于交际，而且不要脸，什么事都要插进去。哈吉善于見人論事；虽然也傾听人家的意見，但总是喜欢反复强調自己的优点。他經常对人家表示同情，滿口答应帮助，还給他們出主意，实际上从沒給过人家任何帮助，他那些好听的諾言也从来沒兌現过。可是在他觉得事情对自己有利，或者有必要再拉攏一个帮手的情况下，又有例外。不論哈吉走到哪里，——在医师診疗所里也好，在部长大臣办公室里也好，就是在澡塘里，甚至在妓院里，——他随时随地在做祈禱，說：“啊，眞主，为穆罕默德和他的宗族祝福！”

---

[1] 一种賭具，参加者按所擲出的骰子的点数走棋，定輸贏。

[2] 九月。

許多人不得不在那里站队等候，哈吉却毫无困难地一下子把自己的事情全办妥了。有时候，他跟一些重要人物交談，也夸大其辞地指責了最高当局。但由于人們对他怀着敬意和信任，大家也就毫不在意这些話了。簡而言之，大家对他都很重視。

哈吉老爷同时也喜欢捧腹大笑，但最近以来，这种笑声已引起他鼠蹊地方剧烈的疼痛。

虽然哈吉經常跟大家翻来复去地說："我对誰都沒有承担什么义务。"但有人謠传說他是警察局里的秘密特务，他誣告过几个无辜的良民造謠惑众，把他們关进了牢房。甚至警察局局长也不知从哪儿打听到：哈吉一举一动与一些"极重要的外国人"保持同一步調，因而很听从他。眞奇怪，每屆新內閣成員的名单，哈吉事前必定知道。他在市場上还預言过甚至打过賭，結果这些預言总是証实了。

哈吉虽然对布尔什維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不了解，但他推想得到：如果有一天俄国人打进了德黑兰，他的土地和財产立即会被沒收，他的老婆孩子統統会被拉去拷打，他呢，就同其他一些商人一样，会被絞死。有时候，他脑际忽然闪过这么一个念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眞正原因，說不定就是因为俄国人在覬覦他的財产，而德国人却挺身来保护他，为他的理想和目的而奋力作战。每天晚上，他全神貫注地收听柏林电台对伊朗的广播；只要听到法西斯軍队胜利的消息，他的心里就起一种甜膩膩的慵懶之感。他認为柏林电台广播員这些話，就象眞主自天而降的启示。听完了战事消息，他就听对阿拉伯国家播送的那种音乐，陶醉在有如駱駝嗥叫一般的噪音里，不知不覺地墜入大发横財和投机倒把的胡思乱想之中。

哈吉犹如变色龙，瞬息万变地适应着外界环境。他的言行

虽然时常自相矛盾，但他所以那样，用他自己的話来説，只不过是“为了挣口飯吃罢了”。

哈吉凭亲身經驗知道，人生无非就是集虛伪、謊騙、詭詐、阴謀和营私舞弊之大成。他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原是因为那个社会就是建立在以上这些原則上的。誰越詭詐騙人，誰就越能牢固地保住他的利益。哈吉認为自己和众人一样，也是个有罪之人，但为了給自己的行为辯护，他不惜采用假仁假义、阴险毒辣、阿諛奉承和蠱惑煽动的手段。在他看来，只要能达到目的，就凭三寸不烂之舌，随心所欲地胡謅一通，那又何妨呢，因此，阴謀、窺探、拍馬、奉承和恶意煽动，都已成了他的第二天性。象他出身的这种阶层，正要求有这样天性，而哈吉确成了个中翘楚。在这个满处是騙子的世界市場上，他决不甘心当傻瓜，被别人欺詐愚弄。

自从跟大儿子决裂以后，哈吉极力向凱尤馬尔斯灌输他这一生中得出的那种仁义道德观念。他經常孜孜不倦地訓誨儿子。説不定，这些清規戒律，就成为哈吉拟写的«論道德»一書的基本內容。不管怎样，从老头儿那一套教規里，已簡約地反映出他的人生哲学。他説：“世界上人們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专事掠劫的人，另一类是被掠劫的人。你要是不想被人掠劫，就得发狠去掠劫人家。誰都用不着有什么高深的学問——因为它不但会弄得你瘋瘋癲癲，还会使你落在生活后面。你只須精通数学和算术課就得了。你能学会算术中的四則法，也就完全够用啦。要善于計算錢数，不上人家的当，——你明白了沒有？人們喜欢算錢哪。必須叫你尽早去見見世面。你能看懂报紙，你的学問也就到家啦。你还应当学会做生意和签訂合同。你要是看重我这些意見，那就去干吧，把細繩放在托盘上作小贩去吧。要知道，这比你研究«凱塔布—耶—扎米·阿巴西»一書还有出息哪。你

得随时随地要无赖。不让人家把你忘个一干二净。在社会上，你得竭力显出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你得掌握自己的命运，别害怕人家咒駡、蔑视、污辱和叛教。駡人話决不会挂在大門口的，要是有人赶你出这个門，你就得嘻皮笑脸地进另一个門。你听明白了嗎？你总得耍无賴，臉皮要厚，还不妨装做目不識丁的大老粗！有时候，为了你的問題解决得更圓滿，你还非裝作大傻瓜不可呢。

“我們的国家正缺少这样的人才，所以你必須要做一个現代人。見解、信仰和道德——这些名詞本来就是哄騙头脑簡单的人的。但是，应当善于装成一个有見解、有信仰和道德高尚的人，因为这些品質才是普通人最看重的东西。只有普通人需要有思想見解，所以必須給他們戴上一个嘴套，要不然，社会就会变成了蛇窩，不管你朝哪里伸出手去，到处有蛇来痛咬你。普通人就应該恭恭順順，应該相信宿命論。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才可四平八稳地去剝削他們。当然，最重要还是要善于在宴会上应酬，会握手寒暄，能說恭維話，多跟大人物交际，并且和他們的太太奶奶們關調情，陪她們跳跳舞，装出动人的笑容。但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必需脸皮厚而不知羞耻。

“虽然，这一套作風在我这个时代还吃不开，但怎么办呢，我看非迎合客观形势不可。你得千方百計地邀获举世无敌的强者的信任，不論是任何人和任何意見，你都得附和贊同，——这才能更容易地欺騙人家。我一心要把你培养成一个善于揣測情势、左右逢迎的人。至于書本啦，功課啦，还不值两个銅板哩。你倒想想看，你正在这条大路上走路，一不防备，就有人来打劫你。你只消記住几个外国字，一两句聳人听聞的措詞，保管不愁沒用了

“你放心好了！我要亲自去教訓这些部长大臣和国会議員。嗨，要叫大家知道：你是个非常出色的騙子，要揭穿你可不是那么容易。必須获得信任，让大家都把你看作是最高集团里的人物。我們置身在强盗当中，所以，最重要的是錢。你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了錢，光荣呀，信任呀，高尚呀以及名誉呀等等，你也統統都有啦。你就成了人人爱戴的爱国志士和奇智大才，就有人在你面前吹捧拍馬，随时为你效劳。金錢能掩盖一切的缺陷。即便是你偷来的錢，你也可以把它化为圣物，而且比母亲的奶水还純洁呢。为了来世，有錢照样能买到祝福呀，圣职呀，到麦加去朝圣呀。你只要有錢，不論在阳間冥府总是当太上皇。将来你要是有非常多的錢，就可以到圣地去朝拜；人們到处用笑脸奉迎你，器重你，尊敬你，要是高兴的話，你还可以把鼓挂在国王的鬍髭上敲哩。总之，有錢的人就有了一切；沒有錢的人就一无所有。

“掏干凈你的耳洞听着：賺錢固然不簡单，但聚財更是难上难。你应当学会怎样去賺錢，怎样去聚財，——别以为我的头发是在磨坊里弄白了的。要知道，无論用什么方法都能賺到錢。生財有道的人，才算是了不起的人才——这句話你得一辈子記牢。将来你要是有了錢，你瞧，有学問的工程师們就把在你的厂里开动机器引为光荣，建筑师們就为取得修建你的住宅合同而百般奉承你，詩人們将盯着你的脚后跟大声贊頌你，那些一辈子不得溫飽的画家也要替你画肖象，还有报館記者啦，国会議員啦，部长大臣啦，——他們个个都是你的奴僕了。历史学家将为你撰写传記，伦理学家以你崇高的美德引为世人的楷模。整个人类都是金錢的奴隶。

“你知道，为什么人間并不那么特别需要科学和学問嗎？那是因为受了教育，掌握了科学，你到头来还得为有錢人效劳，

而为有錢人效劳，就等于毁了你的一生。你現在还不明白活着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想想我又何必从早到晚老是跟人家談这个談那个，硬着头皮說人人都满意的那套話呢？这完全是为了更有利于聚財。要知道，錢还能生錢哩。要是你有錢，那末，錢就会从四面八方象雨点似地撒落在你的身上。譬如說，今天早晨我买进了十包棉花，其实，这批棉花我根本沒看到，連放在哪里也不知道。可是，一到晚上，我把棉花拋售出去，一下子就賺了超过买价一倍以上的利潤。”

哈吉以諸如此类的教諭訓誨儿子，确乎是出于善良的心机。但是，一碰到别人家的小伙子，他說的完全是另外一套：

“列位先生！我人老了，可是思想还年輕哪。你們趁着年輕要寻找幸福，要痛快地玩啊……哦，当我是青年的时候，我常常出外去打猎呀，打牌呀，喝酒呀，現在呢，当然都戒掉啦，因为我的精力早已不如当年了。不同年龄的人，就有不同的要求。不过，尽管如此，我思想还是很开通，接受新鮮事物比有学問的人还要快。我头一个戴上别赫列維式的帽子①。我也是头一个戴上礼帽，人家还为这个咒駡过我哩……列位先生，一頂礼帽哪能改变得了一个人的信念呢。人生来就是为着享乐，——沒有乐趣就活不下去。你們姑且听信我的話，暢暢快快地吃喝玩乐吧，免得到了老年，因蹉跎青春徒增悲伤……”

如果哈吉跟一个倍哈主义者② 談話呢，他就会这样說：“我

---

① 别赫列維·礼薩国王在伊朗推行的一种帽子，用以代替毡帽和黑羔皮帽。

② 即倍哈烏尔的宗教学說的信徒。倍哈主义是十九世紀中叶波斯买办阶級中間产生的世界主义学說，宣揚停止对波斯君主政权、封建領主与外国资本家进行斗爭，放弃保持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原則。目前美英帝国主义普遍散布倍哈主义，利用它作为麻醉西亚各国人民的工具之一。

是个穆斯林，可不是幻想家，我明白每个时代都会提出它的要求来。决沒有一种宗教会公开說：你們去嫖妓呀，偷窃呀，杀人呀……虽然全世界的宗教都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只不过是每种宗教都披着符合时代需要的外衣来掩盖自己，因此每种宗教都是各不相同的。我一貫跟那些阿訇在作斗爭。常言說得好：鋸子一落到了阿訇手里，他先把每根鋸齿神化，最終把鋸子据为私有。在宗教的名义下出过多多少少罪恶，通奸、凶杀和搶劫的行为！不过，宗教在政治上却越加有势力了……嗨，那些人我看透了！……但是，我們不想脫离我們談話的基本主題。譬如說，对偷窃犯現在早已不砍手了，如今沒有人再販卖奴隶了——这些都是旧时代的事情。不过，目前必需制訂适合今天情况的法律。从前有过一个时期，初生的女孩要被活埋，現在呢，誰也不会再有这种念头了。如今，女人家甚至拒絕带面紗了。我年紀已这么大，这类事情我决不能贊同了。我对女人了解得最透徹，謝天謝地，她們今天还算是藏在面紗里！……”

哈吉对拥护宪法的人又公开这样說：

“我从前也是一个爭取自由的先进战士。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您还記得当年国会遭轟炸的时候，我正是革命的积极領袖之一哩。那天夜里，阿加·賽伊德·扎瑪尔①，（愿阳光普照他的坟墓！）把我藏在他家中。哥薩克們一冲进他的家宅企图搶劫，我就蒙上了一条黑面紗，打邻家院子溜出来。半路上却有一个恶棍拦住我，他誤認我是个女人，只擰了一下我的胳膊；当时

---

① 即阿加·賽伊德·扎瑪尔—烏特—丁·阿薩德—阿巴奇，是一位穆斯林政治活动家。他認为，穆斯林各国擺脫殖民地附属狀态的唯一途径，就是要进行民主改革，发展穆斯林东方各国的資本主义关系，并应联合各伊斯兰教国家（土耳其，波斯，阿富汗）。

如果我一吭气，不用說，恐怕早被抓起来了，到今天哪怕我身上穿着七套殮衣也該烂完啦。”說到这里，哈吉哄的一声大笑起来。“最后，我历尽千辛万苦，越过国境，侨居在国外。我在国外发行了一种报紙，掌管着重大的事情。是的，每件事首先需要有自我牺牲精神。但是，現在当然我老了，該輪到你們为自由而斗爭了！”

只有和金融巨头与政治巨头在一起，他才感到自由自在。

“我是遇刺的国王那个时代——那才是我們的时代——的支持者。宪法！唉，这該死的宪法呀！从我国一有宪法的时候起，我們的日子就艰难了……古时候，人們都是誠实可靠，名門貴族出身，如今在宪法的庇护下，盗窃呀，詭騙呀，什么下流勾当都有。我們根本不需要宪法，这一套把戏全是外国鬼子强加在我們头上的。他們梦想消灭我們的信仰，現在我們已經把一切丟光了。現在我們旣沒有信仰，也沒有什么传統，誰都不看重誰，青年人对老年人也不尊敬了。我們需要秘密警察，否則，人們就要你吃我，我吃你了。这些話你們明白了沒有？原則上說，我們非經常遭人家鉄拳不可。显而易見，宗教与信仰就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但决不是說光靠宗教与信仰，一切都能付之实現。要是宗教确是万能的話，那何苦要建立什么警察呀、宪兵呀和法庭之类的东西？这样說来，那就得有个人来管教老百姓，不准他們人吃人。要是一有了自由——嗨，人人爱說什么就說什么，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了。但是，眞主看透了笨驢，因此不让它生角。老百姓正需要毒刑和鞭打。一有了形形色色的自由，国家大事就别想有发展。从前我个人在这座院子里鞭打过老百姓，而現在就得向法院和警察局控告他們，繳納印花税捐，成年累月疲于奔命，到头来事情还是搞得一塌糊涂，眞是不可收拾！”

人們看待哈吉老爷，如同考古学家看待古代艺术作品一样。哈吉是那个物价低廉与横行霸道的旧时代的化身。大家認为他是个有势力的人物，因而对他望而生畏，肃然起敬。人們甚至把自己的遺屬都托他保管，出門远行期間請他照拂他們的妻儿。在他們看来，哈吉是个为人正直、篤信宗教和出身显貴的君子。常常他不在場时，你們可听到人家这样說："别叫他哈吉老爷了，应当叫他天使呀。"但哈吉那些大小老婆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她們个个恨透了哈吉，只要哈吉一不在家，总是可以听到这样那样的話："哦，他几时去見閻王爷啊！""他从白水里也要榨出油来！""要是一只蒼蝇落在他的痰上，他也要一直追到彼得堡去捉它！""眞主啊，但愿他赶快到阴間去！""让他这个色鬼象狗一样烂掉！……"想不到莫拉德也和大家一起說这些坏話呢。家里人还給哈吉起了一个諢名："老癩狗"。

六月事件① 給予哈吉的打击确实很大。他担心自己这条命，张皇失措地連夜带着莫尼尔逃往伊斯法罕，虽然他最不信任莫尼尔，而且还怀疑她是否忠于丈夫。他相信自己非被枪毙不可。但是，等到混乱局面一过去，投机家、卖国贼、特务和罪犯（他們都是哈吉逃亡期間的朋友和旅伴）一个个带着胜利者的姿态又回到德黑兰来了。哈吉跟伊斯法罕各厂厂主談妥，要債务人馬上还賬。他决定大大地改变一下自己的政治方針。虽然，这一回他"損失慘重"，——他的汽車挡泥板不幸碰癟了，哈吉本人体重一下子減了将近十二公斤，——但他仍然沿着朋友們回头走的那条道路走去。

---

① 伊斯兰教历1320年6月3日（公元1941年8月25日），英国与苏联軍队进駐伊朗，以消灭法西斯特务的破坏活动，并阻止伊朗成为希特勒德国的附庸国。

哈吉自伊斯法罕回来以后，在家里呆了整整一个月，甚至在前厅他也很少露面。这期間，他作了多次令人可疑的交易。哈吉对六月事件后在金融骗局上打开的新出路感到非常高兴。他說道：

“他們眞該死，妄想用民主来恐吓我們！嗨，这也算是民主，那我一輩子就当民主派啦！”

但他的外貌毕竟有了些变化：脸色更加严峻了，从他两眼看得出他信心不足和內心忧虑。他时常恼怒，再也不捧腹大笑了。他对待內院后房里的妻妾也更加冷酷了。显然，政治生活的突变和同僚們的逃亡国外，以及战事进程的变化（当然战事的胜負他决不能預測得很准的）——这一切都給予他很大的影响。說不定，哈吉这种心情就跟使他痛苦不堪的新病有关。

如今，若有人来訪哈吉，莫拉德总推說他不在家，除非碰上談买卖或者重要事宜的情况才例外接見。那时候，哈吉才好不容易地走进前厅，坐在他坐慣的老地方，一等“整頓业务”完毕，就又回里屋去了。現在大部分买卖老头儿都利用电話成交，只有来了象哈德扎特一奥什一沙利耶那样的人，哈吉才和他們一同在內室进行密談。

經过长期秘方土法治疗无效以后，哈吉終于不得不去求救于医生了。医生向他解释說：他的病症叫做疝气病，和痔疮、瘘病根本不一样，很容易治好，只要动一次絕无危险的小手术就行了。

疝气病經常折磨着哈吉，每說完一句話，禁不住就要呻吟起来，疼得他的脸孔也不象样了。但是，既然哈吉对手术、对外国医生或者对本国的西医都有一种模糊的恐惧心理，因此，他必然

不会相信医生，也不会同意动手术，宁愿整天整日被剧痛折磨着。事到如今，他的哭喊声几乎震响了全家。老头儿净找那些妻妾的碴儿，用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来坑害她們的生命。哈里瑪一哈通死后，哈吉反覚得她非常可爱，老是叫别的老婆学她的榜样。

六月事件发生以后，哈吉老爷便摆出一副民主自由的保卫者和对礼薩王专制統治的剧烈反对者的姿态来了。他开始在各国大使館和宣传盟国各种成就的組織中出头露面。他在出席招待会和晚会时，都是穿着燕尾服，举杯祝賀盟国胜利，然后破口痛駡旧制度，虽然在这种場合下毫无必要发表这样的言論。

“請大家評一評，”哈吉說道，“当时多么乱七八糟，簡直不成局面！教育部虽然請我写一篇«論道德»的論文，哪知部里却沒有一个官員問过我写書情况。这样的制度不用說注定要失敗的！”哈吉就这样諷刺着从前的政权。接着他嗤的一笑，就带着狡黠而自信的姿态說：

“从前的时候，人們总是为自己的生命財产提心吊胆。有人逼着我在我馬詹德兰地产的契据上签名（說实話，这份地产只卖了几个銅子）以后，我只好把这份契据奉献給礼薩一罕了。当时，哪一个敢頂一句嘴嗎？

“我搞过政治，全力阻止許多齷齪的事情，使它不能实现。終有一天，老百姓認清了这一点，就会在十字路口为我建立一座金質紀念碑，而不会为礼薩王建立紀念碑的。我的全部过錯在于我始終是个正人君子。人家会問：为什么长期以来，你一直不担任官职呢？原因是我的良心不允許我去搞那些烏七八糟的詭計。可是，不瞞您說，他們請过我去当部长大臣，当国会議員，我偏偏不愿意做奴才，当傀儡，断然拒絕了他們的建議……我推托

說，我已是风烛残年，无力参与政治了。我所以这样做只是为了掙口飯吃罢了，我实在沒有别的出路。再說，《沙列阿特法典》上也是准許隐瞞自己的信念的。”

哈吉做买卖的积极性在新的条件下激剧地增长起来。他收購死人的护照，伪造購糖証，拿自己的土地作投机买卖，并且抬高粮谷价格。因为他和警察局有联系，所以，他在战时状态期間販卖夜間通行証，就发了一笔大財。此外，他和平常一样，假仁假义地表示关怀穷人或者为孕妇劝募周济金。当政局开始混乱的时候，哈吉曾經想逃到美国去，甚至把部分錢財也轉存美国銀行。可是，一看到朋友們已經不准备逃亡，重又操縱着一切重大事情的时候，哈吉这才明白原来什么变化也沒发生，只不过“民主”两字已被“专制”所替代罢了。因此，他就打消了原先的那个主意。根据上級指示，哈吉的同僚們加强了与宗教界的联系，传播迷信，把武器分配給各个部落，并从中煽动，制造糾紛。他們拿出了全部力量，以求获取国会中的大多数，实現他們主子的計划。

只要一扯到苏联，哈吉馬上火冒十丈，怒不可遏，带着他那种驴子的倔劲，到处造謠中伤，毒化气氛。这是出于国家最高利益的要求，他一面这样說，一面又叫大家想一想：当时只要皇家軍队肯把凱列治大桥炸了，准能把苏联軍队拦阻在桥那边。虽然，哈吉竭力装作寬宏大量的君子，但“所向无敌的皇家軍队”犯下的这一錯誤，他却怎么也不能忘怀。

第十四届国会选举开始以前，哈吉在政治經济活动上表現出了很大的积极性。令人惊异的是，一个原先醉心于当內閣首相的人，如今却只想弄到一张国会議員委任状。他从早到晚忙于参加秘密談判，接見报界代表人物，跟市場商人做交易，还与宗

教界聚会商議，——哈吉在拼凑着形形色色的小集团。他竟然异想天开，用尽种种詭計在証件上少报年龄，这样一来，他的高龄就不至于妨害他去竞选国会議員了。“唉，有什么法子！”他翻来复去地說，“国家的最高利益受到了威胁。”随着他那种忙得不可开交的活动，前厅里又开始接見客人了。哈吉忍着历来已久的疼痛和身体虛弱，戴着一頂象僧侣常戴的那种高帽子，在前厅正襟危坐，忙于“整頓业务”。

可是，哈吉的病情却日趋恶化，尽管他害怕服西药，也得皮下注射麻醉剂后才能多少減去些疼痛。后来，他同意了动手术，决定住院治疗。在哈德扎特—奥什—沙利耶的帮助下，哈吉立下了遺嘱，还在上面亲自盖了私章，鎖在保藏股票与其他貴重文件的笨重的保险柜里。但是，就在动手术前一天的早晨，哈吉还扶靠着莫拉德，走进了前厅，安坐在他的老座位上。哈吉的背后垂着一副吊袴带，因为他素有远見，总把吊袴带搭拉在肩上，然后再穿上坎肩，便于紧急时立刻更换衣服。哈吉容颜憔悴，面如死灰，拄着拐杖，不时地擦着額角上的汗珠。有时候，他就数着念珠，摇着脑袋直哼：“噢咿—噢咿—噢咿，瓦咿—瓦咿—瓦咿。”莫拉德把两手按在胸前，站在他面前。

“不要紧，大老爷，一切都会照着眞主的意愿过去的，您一定会恢复元气的。”

“这該死的病，弄得我骨瘦如柴，簡直要枯死了。今天，我照了照鏡子，連自己也認不出来啦。”

“哈吉老爷，病眞是能弄得人骨瘦如柴的。”

“莫拉德！打从那时起，我就老想着阴間怎么个样……可是我怎能知道呢？人一老了，精力也衰退了……哦，哦……莫拉德，我可不愿死得那么早呀。我死了，我的孩子成了孤儿，岂不

是沒人管教了嗎！多謝上帝，国家还少不得我呢。”

“感謝眞主，您眞是老当益壮呢……。”

“你决想象不到我疼得有多么厉害！……哪怕我的罪孽比树上叶子还要多，上帝也会寬恕我的。我前思后想，可是总想不出我在今世究竟作过些什么坏事——因为我旣不是酒鬼，也不是賭棍。不过，也許魔鬼曾經一度把我引入迷途或者引誘过我，那也純粹是寻欢取乐，并无罪过可言。我很高兴我的同年同儕們不呵責我这种怪脾气。难怪人家都說，眞主寬宏大量，对一切都能饒恕。要知道，我的所作所为都是为老百姓造福。为什么命运还罰我忍受这样难熬的病痛呢？哦，哦，……唔，要是从前我冤枉过你或者伤害过你，那請你原宥我吧。噢，噢……”

“您怎么啦，哈吉老爷！您的恩賜照顧，我实在只有感激不尽。”

“我一想到明天有一个不信神的医生，身上穿着白罩褂，手里拿着刀子，把我安放在手术台上，准会吓得我毛发悚然。莫拉德，难道你不知道……我的先父就是給那类医生杀害的呀。噢，噢……”

“眞主会叫一切都顺顺当当的。”

“不，那里可不是开玩笑哪……何况，肉体和刀子哪能做到彼此融洽无間呢？……他們扎我一針，我就昏厥过去，鋼刀随着刺进了我的身体，……哦—哦—哦……眞不知道，有沒有吱一声气的可能呢，……那以后又怎样呢？唔，我可不敢談我的身体了……身体就象一块劈柴似的僵臥在那里；麻木不仁了！可是我的灵魂不但能看見，而且还很明白哩！哦—哦……不过，話又說回来，我这一生中全部回忆都是跟我的身体連在一起的。我要是一旦失去知覚，我还剩下些什么呢？那时候，还有什么值得我珍

貴的东西呢？……唉，多可怕！哦，眞主！不，不，我决不愿在死后伤心，眼巴巴地瞧着这个有这么多的美女和有这么多的美味的世界！我勤劳了一世，到底有什么好处？你明白了嗎，莫拉德？不，不！我不愿死……”

“哈吉老爷，眞主决不会答应的！您怎么会說这样不祥的預言？”

哈吉用一条方格大手絹一揪一揪地擤着鼻涕。

“噢，哇，……昨儿我一点也睡不着……大夫給我打了一針，就走了，而我呢，連一刹那也合不上眼……你猜，我梦中見到了什么？愿眞主保佑她在天之灵！我梦到的是哈里瑪一哈通。她在咱家眞是受够了苦……她为了还愿，連着三次求我准許她到伊瑪姆一扎特·达伏清眞寺去朝拜，但我硬是不准她去。你还記得，我怎样扯破了她那身嶄新的麻紗短上衣和克什米尔的披肩，就是她上淸眞寺常穿的那件披肩……噢，我有多么倒楣！眞主啊，饒恕您的奴僕的罪孽吧！……我梦見过她三次啦。”

“可是，照着上帝的意愿，这是吉祥的預兆！”

“噢，梦里的事簡直太逼眞啦！愿眞主保佑她在天之灵！她眞是个好老婆！她活着的时候，尽管我往家里領进多少个妻妾和姘妇，她都毫不介意，她活了一辈子，从沒頂撞过我。說来都是哈德扎特一奥什一沙利耶的过错……他无时无刻不在慫恿我。人生来容易健忘……我眞愿意你哪怕只用眼角瞧上她一眼也好。她在一座百花爭妍的大花园里漫步。你知道，莫拉德，她美丽得就象一輪皎洁的明月。她一瞧見我，馬上走近前来，吻着我的手，說：“哈吉老爷，請光临，欢迎欢迎！如果……”

哈吉正要継續講下去，忽然被一个衣著极为講究、露着愉快笑容的美少年給打断了；这个美少年生着圓粗的脖頸，富有表情

的眼睛和閃閃发光的烏油油的头发。他手里拿着便帽，走进前厅，就行了一礼。互致寒暄以后，哈吉老爷便請客人坐在他身旁。哈吉仔細地端詳了一番，才認出那是莫赫塔拉姆的堂兄弟高里—奧—包里包里。这个人的外表和衣著已有了显著的改变：去年他还是露着脖頸走来走去，乱糟糟的头发一直披到頸項間；他素来不修边幅，穿着很不光洁的袴子和污秽不堪的布鞋。如今，高里—奧—包里包里在老头儿跟前委实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他穿着阿加—古契克那样的西服，一眼望去，簡直是跟阿加—古契克一模一样。他毕恭毕敬地走近前来，坐在哈吉身旁。接着莫拉德退入走廊。

“欢迎您，高里—奧—包里包里先生！怎么这一陣見不到您？我許久未能跟您相見，深为遺憾。您今天容貌已非昔日可比了，开头我簡直認不出来……我走遍上天寻找您，哪知却在地上找着了……哦，哦……”

“我时刻想得到会見您的荣幸，但可惜老碰不到您在家。”

“哦，哦……但我生怕您一定生气了……我不見您，将近有一年啦。莫赫塔拉姆那里也沒有一点您的音訊。我想大概您身体不适……您瞧我的身体……”

“愿真主保佑平安无事……”

“事情不妙，——我非进医院不可……不过，那有什么法子呢……哦，哦……您最了解我……这个下賤貨，这个卢尔人[1]，我指的就是那个莫拉德，他連一言半語都說不上来。我担心，他跟您嘮叨些什么話沒有？我听說，仿佛您在娘儿們脸上和头上全沒罩上紗巾的时候闖进了后院内房，因此，她們对您很不滿意。

① 卢尔人是居住在路列斯坦省的游牧民族，此处泛指粗野、无知的人。

您也了解，她們这些人都是旧脑筋，很不习慣于那一套……說起来，您象是我的亲儿子，但背地里可能有人在造謠了，或許莫拉德泄露什么……这很可能搞坏我們的关系。”

“您怎么啦，哈吉老爷，这是从来沒有的事！多亏令郎阿加一古契克的照拂，我在宫廷里当机械师已有一年了。我老是那么忙，始終无暇前来拜訪您。而今天才头一次有机会……”

“好极了！我从未想到您精通机械哩。”

“是的，我是汽車机械师。”

“哎喲喲，哎喲喲，……再好也沒有了！眞不知道您也在那里工作啊！恭喜您！当然罗，您有光明的前途……哦，哦……我眞不愿再提阿加一古契克的名字了。只要他身体健康，我便心滿意足了。昨天，他那一个債主又来了，竟然在我家門口大吵大鬧，并且还汚辱了我……我現在巳病倒，站在坟墓边上了，明天我进医院。在这样情况下，恐怕不該是我去探望他吧……哦，哦……”

“我对您的境遇表示非常遺憾。請您相信，阿加一古契克准是一点不知道閣下的病情。否則他一定会赶来吻您的脚。目下阿加一古契克实在忙得不可开交。不久以前，他又身負外交使命到埃及去了。您知道，他受到上层人物絕非寻常的信任。平常我也很忙，这回告了三天假，办自己的私事。我可眞想念您啦。我認为只要有机会拜訪您，乃是我必尽之职責。同时，我对您大人也有一个微小的請求。如蒙允准的話……”

哈吉显出煞有介事的神气准备听着：

“請，請說吧。”

高里一奥一包里包里溫順地接着說道：

“我急需五百突曼，两个月后准期償还。本来有个朋友可以

借給我，可惜，他已到外地去了。如果可能的話，我想請閣下……我一輩子将感激您。”

哈吉沉思了半晌，回答道：

“哦，哦……眞主可作見証人，目下我手头确实无款，自己也很缺錢哪……明天我又得进医院，我还不知道怎样去张罗医葯費哩。哦，哦……要是您能等到后天，也許……”

“好吧！”

“这个千万别跟人家說，虽然我現在非常缺錢。我可不能对外宣布說我破产了……您想了解眞相嗎？試問誰有长生不老的保証書呢！所以，我特别担心动手术时可别……不过，誰又能知道呢，因为死神可不会閑呆着……总而言之，我个人也打算借錢，跟那个刚从外省来的暴发商借用一千突曼。我个人也得設法来弥补一下短缺。如果您也是急需用錢，而且我还能活着的話，……怎么办，我就跟他借五百突曼，但是……有一个条件……

“哦，請說說您那些个条件吧！”

“您知道，这个商人疑心极重，优柔寡断，愚蠢透頂。沒有抵押品他决不放債的。糟糕的是我病困在床上，不然的話，会有好多人，他們……毕竟只有眞主才知道誰能不能活到明天。因此，請您記住，后天早晨十点鈡，这个商人要到我这儿来。他对我很不了解，因此頗有戒备之心。但您是很了解人家是怎样信賴我的。他們不仅把錢財交我保管，就連自己的老婆儿女也托我照拂呢。說不定，这个商人前来見我的当儿，正巧沒有人送东西来托我保管，因此，您务必在后天早晨十点鈡以前到我家。莫拉德会交給您一笔錢和一些貴重物品，这都是一个孤儿存放在我家的东西。您呢，带着这些捞什子走进前厅，当着商人的面把一大

卷鈔票和貴重物品連点也不点就交給了我，您还这样說：‘哈吉老爷，我把我全部財产寄存在貴处。日后我从外地回来，一定前来吻您的两脚。現在我要回去照料孩子了。’哪怕我再三叫您点清財物，請您稍等一下，还要給您开张收据，但您干脆回答說：‘用不着呢，但愿眞主保佑您安康。’我看，要消除这个商人的疑慮，那就非这么办不可。倘若您能做得很到家，那末，我相信这个把戏无疑会成功，当天晚上我就給您五百突曼。”

高里—奥—包里包里本来就很了解哈吉的为人，但見他居然想出这样卑鄙的勾当来，还是感到万分惊异。不过，他不能不向他借錢，所以就不加考虑地同意了。

这当儿門开了，走进来一个身材細长、貌似猫头鷹、沒有鬍鬚的人，头上戴着小圓帽，身上穿着一件长衫，背后随着一个哈腰駝背、蓄着短髭的小伙子，一走进前厅便鞠躬。互致寒暄客套以后，哈吉就跟高里—奥—包里包里告别，末了还叮嚀他說：

“后天十点鈡我等着您。”

随后，轉向那个沒有鬍髭的高个子說道：

“米赫契揚先生！請到这里，”哈吉給他指指近旁的座位，“札瑪斯卡伊先生！請，您也到这里来……哦—哦……”

米赫契揚就在哈吉近旁坐下，带着惊慌不安的神情說道：

“但愿眞主保佑您避灾免难！哈吉老爷，为什么您脸色这么蒼白？”

“哦喲，这个討厌的病呀……我自己也不晓得鬧的是怎么个病。恐怕是下疳，淋病，或是别的什么鬼病……糟透的是連那些医生也莫名其妙。他們想在我們癩疤的头上学剃头呢。愿老天爷别对他的奴隶勃然大怒，严懲他們吧。我活了一輩子，也沒尝过这种病疼……这些鬼病甚至把我的老子也从坟墓里拖出来

了！莫拉德，把壁龕里的药取来，再拿点水来。别忘了捎来水烟袋。”

“先生，”哈吉对米赫契揚說，“这种药根本不管用，只是在注射的时候，我才不感到痛楚，仿佛渾身已經麻木一般，可是过后还是照旧的疼！”

“我眞想不到您还沒痊愈。在河沟附近的市場上，有一个药材商，专門制造丸药、膏药之类的药品。”

“我知道您指的就是康巴尔一阿里吧。不錯，凡是国医开过的药方我都試服过，但毫不見效，这是一种新发現的病呀。明天我要住医院，而且还得动手术。我实在忍耐不住了，姑且听天由命吧。在这个世界上，无罪的人原是沒有的，倘若我从前对您有过錯失或者罪孽的話，恳求您寬恕我吧。”

“您这是什么話呀，哈吉老爷，但愿眞主不准許发生这种灾难吧！”

前厅里又进来一个新訪客——那是一个稍微駝背的人，穿着破烂的衣服，戴着一頂七孔八洞的便帽。他那双眼睛閃着聪慧过人、好学不倦的光芒。他摘下便帽，向大家問好。他的前額很高，头发蓬松而斑白，脸上現出困憊无力的神色。

“您好，莫納奇一奥立一哈克先生，”哈吉大声嚷了起来，一面做手势請客人坐在对面椅子上。“米赫契揚先生，您不認識我們这位前途不可限量的現代青年作家莫納奇一奥立一哈克先生嗎？”

米赫契揚嘟囔了几句日常的恭維話，他那种說話的腔調仿佛要赶快躲开詩人似的。

莫納奇一奥立一哈克先生犹豫了一下，才走近前来，在那张椅子上坐下。米赫契揚瞥了一眼前厅后，就告別說：

“非常抱歉，大概我打扰了您。請允許我告辞。”

“不，您可不要走呀。我一忙起来，倒不觉得有病了。除了这病以外，目前什么事情都煩扰不了我。我从来沒安閑过。如今不管我干什么，总要感到痛楚。不过，您該知道，我一向覚得社会工作是神圣的。我毕生对它是忠心耿耿的，愿意坚守在自己的崗位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喂，現在談談市場行情，怎么样？”

“不坏，物价都上涨了。”

“噢，請您放心，目前物价不会下跌。听說美国还来人买我們的袜綫呢。您認为袜子价格会下跌嗎？不，决不会下跌。虽然目前进口許多廉价的巴勒斯坦和美国袜子，但是我国物价昂貴，所以，进口貨同样也得按照高价出售。”

哈吉拿起放在他身旁的大手絹，大声地一擤一擤地擤着鼻涕，說道：

“为了竟爭起見，大家希望物价能够猛跌。从苏联也运来了一批袜子。难道說一两輛卡車的袜子，就能滿足全国的需要嗎？根据我現有的确切材料，两天以后，将有五万个波兰人到我国来了，总得讓他們个个有吃有穿啊。”

“目前大家認为袜子并不是最能賺錢的商品，但做汽車外胎买卖却准能弄到更多的利潤。”米赫契楊开口說。

“噢，那您发現了什么新的生財之道？”哈吉赶緊搭腔說，同时狡黠地挤挤眼。“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打算插一手哩。”

“这会儿我講給您听一个令人发笑的故事：昨天我在司法部碰上了卡尔巧克魯先生。他从死亡登記处領来了一张确認他业已死亡并且还加盖了公章和签字的証明書。”

“这是卡尔巧克魯先生第八次取得的死亡証明書哩！”

“請問您認識他嗎，哈吉老爷？”

“怎会不認識他呢，我跟他还非常合得来呢。象他那样老奸巨猾的家伙嘛，我这輩子里也很少碰到过。每当汽車外胎的投机买卖面临危机，必須采取紧急措施的时候，卡尔巧克魯先生就化費几个錢，从死亡登記处弄来了他那张死亡証明書。要知道，他这一份証明書就得化費一百突曼，另外还得用一百突曼酬劳司法部官員們，免得人家提起訴訟。直到如今，卡尔巧克魯先生所以能压住了八起对他的訟案，全靠这个竅門儿。明天他又要起死回生，去搞他的日常活动了。”

米赫契揚那张猫头鹰似的脸上滿是皺紋，好容易才憋住了笑声，札瑪斯卡伊倒是泰然自若地听完了这段奇聞。

米赫契揚揩去了从哈吉嘴里飞濺在他脸上的唾沫，說道：

“关于十八箱鉄釘那批貨，我們想劳您費心了。至于价格方面我早用电話通知过您。倘若您同意按这个价格購进的話，那我馬上就签合同。”

“米赫契揚先生！現在您对我眞不象平时那样客气了。您眞不晓得目前我的处境啊。唔，好吧，只要我說了，我一定守信用。”

“凭您的生命起誓，我出于对您老人家的敬意，巳經拒絕过十个买主。我决不愿意丧失自己的信用。再說，我們手边还有七箱苏打……”

“是否包括在您电話中說到的十二箱那批貨里？……哦……哦……。”

坐在对面的札瑪斯卡伊插进来說：

“前天您刚打电話来說过不要，我就用我自己的錢买进了这十二箱苏打。您知道，要是照今天价格全部卖出，純利就相当于

八箱苏打的价值。今天，在哈吉—卡席姆商队旅舍买来了六箱德国拜耳药厂出品的預防白喉疫苗。有一箱被水浸过，其余各箱都是完好无損；倘若您合意的話，我們可以用您的名义办交易。”

哈吉用一种虛弱无力的語調回答說：

“札瑪斯卡伊先生！您对我实在太客气，太关照啦。但您也該晓得，我所掌管的这笔錢原是孤儿們的錢，我要对他們的命运負責呢。要是您按照那次报价做了交易的話，我指着天房的黑石①起誓，并且繞着黑石四周用一只脚蹦跳着說：我必定賠錢。”

“凭您的生命起誓，我做交易务必对您有利，难道您还不知道我向来对您就有那么深厚的謝意？昨天，我就这件事跟巴雅特—奥特—托札拉先生談过，他已表示同意。”

哈吉对札瑪斯卡伊的这番效劳表示謝意，接着对米赫契揚說道：

“两星期以前，由于沙托尔·哈桑的一再悬求……哦，哦，……我买进了两箱脫毛药②，因为我动用了亡妻哈里瑪—哈通的錢，总不能欠死人的賬，所以，我想打听一下这批貨涨价沒有。据說，目下正开始流行斑疹伤寒病，人人都得把身上的毛发除凈。政府也得采取一些措施……”

“我乐意为您查問价格，回头通知您。”

莫拉德手里拿着水烟袋和一杯水走了进来。哈吉从瓶子里取出一小片药，皺着眉头吞下，就把药瓶交給莫拉德，并請米赫契揚抽水烟。于是，米赫契揚呼嚕呼嚕地抽起水烟来。

“米赫契揚先生，关于苏打这件事，我事先要和密尔札—塔

---

① 麦加的天房（寺庙）里的一块陨石，穆斯林認作圣物。

② 熟石灰与砒霜的合成剂，可以除去身上的毛发。

吉先生見一面，然后再把决定告訴您。目下美元行情怎么样？哦，哦，……”

“从昨天起，美元下跌五沙依二普立。那是暂时跌价，所以我劝您不妨收买美元。到目前为止，外国兵在这里乱化了大量外币，現在已不准他們随便乱化了。听說，現在要发給他們当地的鈔票。再說英鎊，情况很不妙，我劝您别买它，因为誰能預料到这場战爭的結局呢。”

哈吉老爷听了有些坐立不安，連忙搖头說道：

“哦，哦，……米赫契揚先生，根据可靠的消息，原来我国鈔票是根本靠不住的。銀行里全靠拉攏关系，挖空脑筋来保住它的信誉。根本沒有人再相信国家金庫……銀行里簡直乱成一团。数不清有多少鈔票刚由飞机运到，也不經注册，馬上开始发行。不久，盟軍就要用我們的鈔票烧茶炊哩！”

“这跟我們有什么相干？我們手里又沒有鈔票，何况在礼薩王时代，銀行也曾經有过四次收支不平衡，”米赫契揚挖苦地說道，“这一位‘伟大的活动家’攫取过全国資財，侵吞过国宝，窃走过成套的古物。但他給大家留作紀念的，却是整捆整捆一錢不值的、上面印有他的彩色肖象的鈔票，……說来也奇怪，倒沒人会問他：‘听着，坏蛋，你打算把人民財产带往何处？’那是因为余下那批人，都是合伙打劫的强盜和商队的老搭档。他这个人哪怕表面上极其彬彬有礼，其实，大家照样都害怕他。”

“也許，目前国內局势应由哈桑这个婆娘来負責吧？”哈吉老爷継續說道：“这分明是礼薩王进行活动的后果，是他給我們带来了今天的灾禍。您可别想錯了，以为要是礼薩王还在执政，准比現在的执政者还糟。試問今天执政者中間哪一个沒当过他的走卒呢？即便他的眞正主子們还在这里的話，礼薩王本人也不

过是一种工具，一个小丑罢了；他虽是搬运夫出身，但早就出卖了自己。直到临死前最后一分鈡，他还是只考虑自己。他已积聚了一大笔資金，足供他养老送終。他虽然嘲笑过人民，結果自己却可耻地倒毙了。就凭他盗窃我們日漸貧困的国家这批錢財，他的每个子子孙孙以及他的百代后裔都能大享其福，还能直上七重天翻觔斗呢。那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可是，如果此时此地礼薩王还在的話，他准是一个激进的民主拥护者，而且，眼看着国家处在多事之秋，准会猫哭老鼠地流出热泪来。他自己教会了人家偷窃……哦，哦，……虽然，不可否認，他办过一些好事，又創建了軍队。但我認为，这一切都体現了那些外国人的独創政策，因为即便对我們业已实現了的一些微小的事业，他們也会竭力加以詆毀的……您認为，实行这些措施，全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和使国家繁荣富强嗎？这只不过是执政集团所发現从事新的盗窃最方便的門径。礼薩王接受过他主子們的指示。他不知道自己該做些什么；即使想有所改正，实际上他也做不到。現在，行动起来还不算晚，但要有一个相当的期限。但愿盟国軍队一进入德黑兰大門，那时候，战士們——‘六月事件中的英雄們’①——就个个成了新的礼薩王。只有象阿拉赫—維尔特师长之流人物，恐怕就得閉嘴不吱声了吧。那些坏蛋为了一个葱头，就要砍掉别人的脑袋，怎能叫他們去教育我們的青年呢？您瞧，他发了多大的横財！今天，他簡直用鉄鍬一鍬一鍬地来掘金子了，虽然在昨天他还穷得两袖清風呢。这一小撮狡猾的恶棍堵住我們的嘴巴，居然把我們大家弄到了这般田地。愿眞主帮助我們的恩父——敬爱的盟国，因为他們对我們眞好极了。何况人們

① 伊朗亲希特勒派给企图阻止苏、英軍队于1941年8月25日进駐伊朗的本国反动軍队的称号。

最迫切需要的是——面包和水。”哈吉拿着手絹，一摡一摡地擤着鼻涕。

“关于这些問題，我想从祖国利益的观点出发来談一談……”

哈吉打断了客人的話說：

“我这个人就是心直口快，所以落在生活后面了。在你們看来，整个祖国只不过是石头和草堆罢了；不过，首先得考虑的是，我国的老百姓。在从前，我就講过眞理，任何人我都不怕。如果連鴨子也当了市长，城里哪能不出烏七八糟的事情！当时，我們随便招了一个无賴之徒，把全部財产托他保管，結果，不客气地說，我們那些政治家就来奉承他，頌揚他，后来就把国家弄成目前这样悲慘的境地。我指着凱尤馬尔斯的生命起誓，礼薩王曾經不止一次地建議我当部长大臣，我都謝絕了，因为我早已預見到全部的后果。要知道，我早看透他們搞的是什么名堂。礼薩王呢，他蒙蔽过老百姓，弄得他們傾家蕩产；他还侵吞过我在馬詹德兰的庄园。你們想，他修筑鉄路到底是为我呢还是为你們？他筑路用的是老百姓的錢，但筑路的指示却从他的主子那里接到的。难道你們沒看到結果嗎？我嘛，通晓政治，当然知道他們居心何在。哦，哦，……人們已失去了信仰、荣誉和个人財产。莫非我們的后代就不想在这片土地上过活了嗎？遇刺的国王在世时，愿眞主保佑他在天之灵，虽然沒有来自石油租让地的大笔收入，但老百姓的生活并不坏。而这一位‘天才’礼薩王就連鸡窩也要搜抄个半天。他用机关枪把自愿解除武装的部落統統击毙了。但为什么他又如此不中用地把阿拉拉特放走了呢？为什么在关于边境的論战中，阿富汗人嘲笑过他，結果他不但沒被允許組織叶甫拉特河上的航运，反而挨了人家一个嘴巴子？为什么他不能收回

巴赫列恩島屿呢？因为他在那里被人家狠狠地打了后脖頸，打得他自己都糊涂了。再說，关于延长石油协定，虽然直到現在一項条款都未能实現，但礼薩王照样举行了庆祝会。我們从前沒有軍队，他就依样画葫蘆地摹仿别国建立了軍队。不管他在检閱时布置得多么威風凜然，他手下的軍官們却餓了足足三天三夜。而且，不管当时战爭造成的困难，礼薩王却敢于保証供应民需粮食。六月事件中，我亲眼看到我們的一个坦克兵在沙赫—阿卜杜拉—阿席姆城門外把儲油箱里的汽油卖給了逃难人，这班人眞該起来保卫我們的生活、財产和荣誉啊！我們的軍人，当小兵的时候，挨别人的嘴巴子，然而一旦当上軍官，回头来打别人的嘴巴子，偷人家的东西，那时就是雪姆尔① 本人也治不了他們。难道这便是軍队的任务嗎？干脆把这一帮卑鄙无耻、卖身求荣的間諜分子逮捕起来，难道他們还算是我們的代表嗎？"

"对，哈吉老爷，听說人家推举您为国会議員的候选人？"

"对……那是由于国家、人民再三恳求！……"

"您知道，我担保您即便得不了五万票，至少也能得五千张票。您愿充任国会議員，这对我們是莫大的荣幸，同样对人民也有好处……总而言之，在国会議員中間，我們非常需要有自己人。"

"愿眞主祝您成功！……我对您眞是感謝不尽，好友們对我的这种热心关注，反而叫我受之有愧。眞不知道該怎样才能报答他們……哦，哦……不，这会儿我已經略微自在些。請問战爭的情况怎么样了？"

---

① 雪姆尔（雪姆尔·伊本·齐—奥里—琼烏香），阿拉伯統帅之一，曾残酷鎮压阿里哈里发第四的儿子与穆罕默德的外孙——哈桑教长和侯赛因的起义。对什叶派波斯人說来，雪姆尔就是残酷的同义詞。

米赫契揚抑郁不安地报告說：

“听說俄国人已把德国人挡住了。”

哈吉真想哈哈大笑，可是笑不出来，說道：

“我在电影里看到，德国軍队就象是鋼鉄劲旅，誰能抵抗得了？不要跟神的代表作战吧，因为神的代表就是真主的使徒！德国人杀俄国人太多了，不禁对他們起了怜憫之心。那都是斯大林的罪过：他用机枪驅赶着在敌人的炮火底下的本国居民，就象驅赶一大群綿羊那样。在俄国早已人迹全无，統統給德国人杀了。但是，要知道，德国人就是穆斯林，他們心腸太軟。德国人自己公开說过：他們用不着杀掉那么多的可怜虫。要知道，这不合适……昨天，我的朋友从薩尔馬斯[1]回来說：两星期以前，德国飞机飞到这个城市上空，投下了許多小盒子。当地居民起初很吃惊，以为突然中了炸弹，但后来打开盒子一看……嗨，您猜猜，那里面装的是什么呀？那是高級肝块，入口酥脆。这并不是坏东西，而是上等品种的肝块！盒上还这样写道：‘伊朗万岁！如果伊朗不存在了，我何必再活下去呢！我以这个小小的礼物送給我一向敬爱的伊朗人！’末了还有‘希特勒’的签字。我亲眼見过这样的盒子呀！不用說，希特勒对伊朗很有好感，愿把我們全部敌人从这里赶掉。俄国人对德国人这样分送礼物总是加以阻撓，但我向您保証：再过两星期，您看在我們的国土上再也找不到一个俄国人了。您瞧，这就是布尔什維克統治的結果！哦，哦……别伤心呀，我这里有来自可靠方面的情报說：最近几天內，德国人就要进駐德黑兰。我已吩咐家人赶快喂肥一头牛，以便日后奉献給希特勒。目前只好委屈求全些，湊合着混日子吧。

---

[1] 伊朗北方一城市，现名沙赫普尔。

哦，哦……莫拉德！”

莫拉德从走廊里跑过来。

“請吩咐，大老爷。”

“今天午餐吃什么？”

“面湯。”

“通知內院后房，让她們先吃，不必等候我啦，你亲自去屠宰場找凱尔别拉·卓尔夫一阿里，跟他說給我留下三串，不，五串最上等的肝。到中午，我再通知你該去买薄荷和香菜，把串烤羊肉拿到这里来，你明白了嗎？”

“是，大老爷。”

莫拉德出去了。哈吉連咳了几声。米赫契揚請哈吉抽水烟。哈吉馬上抓起烟嘴呼嚕呼嚕地抽起来了。这时候，一个衣着华丽的僕人走进前厅，就跟哈吉問好。

“你好，莫赫辛一罕。我好久沒有和达瓦姆一奥里一瓦扎列先生晤面，实在不胜抱歉。达瓦姆一奥里一瓦扎列先生近来好嗎？”

“他就在这儿大門口，等候着您接見哩。”

“欢迎欢迎！我眞心誠意地要接待他。快請进来。”

莫赫辛一罕走了出去，达瓦姆一奥里一瓦扎列跟着他来到了前厅。哈吉稍微欠起身来，恭敬地向客人問好。

“欢迎欢迎！”

米赫契揚和札瑪斯卡伊都站了起来。只有莫納奇一奥立一哈克坐着不动。哈吉請达瓦姆一奥里一瓦扎列坐在他的旁座然后，跟米赫契揚道别，并講定用电話办交易。等他們走了出去，哈吉对达瓦姆一奥里一瓦扎列說：

“您的光临賜予我莫大的光荣……好久以来，我沒跟您晤

面，很是遗憾。您的近况如何？事情我已办妥，您知道嗎？只是因为鬧病，沒法趋府拜望……明天我就要住医院……”

达瓦姆—奥里—瓦扎列同情地說：

“我在中国大使館的招待会上才知道您有病。那次您說病很輕，因而，我想，您早已痊愈了。……难道說病况竟是这样严重，非进医院不可嗎？”

“是啊。那都是因为我‘运气太好’啊。我的病是不治之症。不瞞您說，我們那些西医簡直什么都不懂得——我根本不相信他們……去年春天，我出了点小毛病——要先放血后服葯，但我忘了，先喝了一剂菊苣湯。很可能由此就得了病……当我从伊斯法罕回来以后，不管我怎样調养，元气还是恢复不过来。这是因为心中冒火，一路上顚簸，道路崎嶇不平……后来，有一天早晨，我起床后，啊，恕我說得嚕苏。我才想到我若不是得了痔疮，那一定是得了瘻病。人家就安慰我說，許多人都有这种病，誰都沒有一病不起的。您一定想不到这种病多么难受和疼痛。眞主也沒让异教徒这样痛苦吧！我吃的葯，服的退热剂不知有多少——都不見效！……后来，由于朋友們的一再悬求，愿眞主保佑扎巴尔—奥斯—苏丹先生万事亨通，大家才把我送到扎里諾斯—奥立—哈卡姆那里。他把我送进医院，經过診断后安慰我說什么危险都沒有，治一下最多不过半小时罢了。一回到家里，我就算了一卦，——預兆不祥，……所以，好几个月来，我什么事也沒干……嗯，这会儿我才打定主意——听天由命吧！……”

“我跟扎里諾斯—奥立—哈卡姆是老朋友，我一定在他面前提起您。我就去取內閣首相的介紹信……我在場大概打扰了您吧，現在我要走了。”

"不，不，恰恰相反！我敢起誓說，即便全世界的灾难都落在我的身上，只要跟您一談，我也会忘得一干二净。"

"您对我太客气了，"达瓦姆—奥里—瓦扎列用好奇的目光看了莫納奇—奥立—哈克一眼。"我此次来打扰您，是为了探問貴体是否安康，并感謝閣下近来为包兰德—巴尔瓦兹上校的事情多方斡旋。应該向您报告，自从六月事件以后，包兰德—巴尔瓦兹上校先生以极其冷靜的态度，解除了路列斯坦士兵的武装，已把他們交給盟軍指揮。他就是用这种办法防止了无謂的流血事件。但是，显而易見，在当时的情况下，事情鬧的很乱，根本不可能有組織地把武装移交給中央政权。据說，部分武器和弹药已經落入卢狄尔人和庫尔特人的手中。不过，跟特地放在草原上留給波义耳—阿赫麦基部落[①]和卡什开伊人[②]的大量武器弹药一比，那它絲毫影响不了我們未来的独立。我这一見解的明証，就是在一个月以后，包兰德—巴尔瓦兹上校荣获提升，当上将軍。他接受了最高軍事勛章，不消說，也接受了特頒的謝函呢……包兰德—巴尔瓦兹将軍的行为，頗受伊朗最高当局和盟国的賞識，以致英国少校反对把这位将軍調至中央。再說，关于控告包兰德—巴尔瓦兹私吞公款和歼灭部落的那个問題，当然您还記得，早已全部彻底解决了。哈吉老爷，民主——这个玩意儿实在真好！可惜，我們不善于珍視它。从前我們不賞識为祖国效劳的人們，并且沒能把他們跟背叛祖国的那些人区别开来。"

哈吉点点头表示贊許：

"我也总是这样說的。"

"那末，为了感謝您对上校的莫大关怀和无限情誼，我受他

---

① 居住在呼席斯坦的一个伊朗游牧民族。

② 居住在法尔斯省的伊朗主要民族。

全权委托将他的菲薄礼物赠給您。明天我的管家会給您送来。"

哈吉迅如閃电地向莫納奇—奥立—哈克瞥了一眼，說道：

"太教我不敢当了，对您的多方关照眞是感激不尽。我从来沒有接受过这样艰巨的使命，也沒有接受过别人的任何謝礼。不过，要是我謝絕礼物，恐怕人家会見怪……应該再跟您說一声，明天我要进医院……"

"您不是說过您这次手术是相当輕的，根本不值一提么，这样說来，我希望明天在医院里能跟您晤面并陪送您回府。"

莫拉德一进門后，又躲到走廊去了。哈吉老爷笑容满面地嚷了起来：

"愿眞主听見您这番話！我每想到动手术，就会吓得我渾身哆嗦起来。您想，——象我这么大的年紀，这么坏的体質，怎能动手术！不晓得我今天能不能睡着覚呢。我总得找事干，就为了多少能散散心。說不定，我的恐惧就是因病而来吧。莫非任何病人都有和我一样的想法嗎？今天，我对誰都羨慕——想起可怕的明天眞使我的心忐忑不安；我一看到蒼蝿，居然也羨慕它呢，我眞想变成它那样……生活——这是一場复杂的把戏，它象虱子那样紧咬住我們，怎么也摔脫不了，但您若問什么緣故——那可沒有人知道。你看，畜生既不会想到明天，又不会投机取巧，什么特殊愿望都沒有。但生活照样抓住他們不放。記得从前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咱家門前有一只小猫摔倒在大車底下，被車輪砸斷了脊梁骨。血从伤口流出来，小猫咪咪地哀叫着，抽搐着用前爪扒地想要爬走。它不知道向誰哀告，虽然它疼得要命。它很想摔掉使它感到累贅的軀体，改变一下自己的命运。但是，无論怎样，它总想活下去，虽然，它并不明白什么叫做生活。它那殘体已經不听使喚了，剧痛折磨着它，使它异常痛

苦，但，不管怎样，它硬是不肯死呀。……哦，哦……"

"說得对，哈吉老爷，不过人并不害怕虛无縹緲的死。人要作到清白无罪，就得終生严守道德。有些人盼着阴間生活，心滿意足地接受了死亡。"

哈吉一掀一掀地擤着鼻涕，用斗篷下摆擦着手指，說道：

"这个我可从沒想到过。疾病能够改变人的思想。它象酒一样会使人神志不清；这是很糟糕的。我平日所見的那些东西，这会儿仿佛觉得在另一个世界里看到了。今天坐在我身旁的米赫契揚先生的見解，使我懂得好多东西……人与畜生之間的区别，就在于当人未被車輪拦腰截断以前，就能預感到伤口的剧痛，象猫一样地哀叫起来……好吧，咱們不再談这个了……"

"哈吉老爷，您并沒什么大不了的病。我动过三次手术，割去过一只腎脏。我明白，一想到动手术，人就要提心吊胆，特别是头一次动手术。不过，您这次手术要比行割礼还簡单哩。何况又是象扎里諾斯—奥立—哈卡姆先生那样有經驗的外科医生給您作手术——他眞是神医，象您这种手术在他看来根本不費吹灰之力。"

"哦，咱們不要再談这个……那末，世界大势怎样了？"

"沒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事情。目前的局势您早已見到，还是照旧的混乱，到处横行霸道，弄得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大家都知道，在救世主降临的时代里，所有物質基础和道德基础将被消灭掉。这就是目前我們亲眼見到的那种景象。社会腐化和道德败坏的風尙，已在我們的生活里扎下了深根。我对我們那些赴欧洲深造的青年早已失去了任何希望。前天，我遇見了阿加—扎吉那个刚从欧洲回国不久的堂兄弟西明—达瓦特先生。这个人說出的話和意見，实在使我深为痛心。"

哈吉連忙問道：

“他对战争的看法怎样？”

“您知道，我当时真生气，顧不到問他什么战争不战争。我們那些青年人一出国，就醉心于欧洲那种誘人的外表。他們回到祖国以后，就竭力显示自己仿佛是洋人。这叫人們想起从前有这么一个故事，說有一只烏鴉想学鶺鴒走路，結果連自己怎么走路都忘記了。”

哈吉悶悶不乐地搖着头：

“眞象是說我的阿加—古契克。您刚說的那些話，我都很了解。在未出国以前，他这个小伙子，既朴实，又能干，而現在却成了賭鬼和流氓。他一点不懂礼貌——当着我的面吹口哨，大搖大擺地抽烟卷，从早到晚老是在鏡子前面轉悠。此外，他背后牵着一头狗，还带着它上舞厅去哩。可是，我毕竟还有当父亲的責任呢，因此，为了懲罰儿子，我就取消了他的継承权。但是，父亲对亲儿子那种篤爱和眷恋总不能一刀两断。我多想能在进医院以前見他一面啊。不过，总而言之，欧洲是个坏玩意儿啊……”

达瓦姆—奧里—瓦扎列証实說：

“說得对，欧洲眞沒有一点好东西。归根到底，人們从欧洲带回来的是革命思想，騙人的爱国主义，还有那些大可斥責的坏习慣。眞主啊，可怜可怜他們吧！您刚才提到的那个青年人，他在去欧洲以前确实非常朴实，一貫遵守我們祖国的传統和习慣。如今他竟成了一个横行霸道、恬不知耻的人，甚至污辱我国民族礼仪和圣物。現在他公开說：我国領土就是世界地图上的一个污点。我国气候炎热，尘土飞揚，地壤貧瘠，水有毒質，我国人生来就是下流而无能的。全国人民都抽大烟，患砂眼，狂妄自大，信奉宿命論，敬仰死者，目无法紀，招搖撞騙，阿諛奉承，还搞間

諜活动，举行恐怖的宗教仪式[1]，而且人人（列位不在内）都患痔疮。”

哈吉頓时恼怒起来：

“他簡直成了邪教徒，必須在他耳边呼叫阿占[2]，让他赶快反省吧。請問西明一达瓦特先生还有什么别的高見？”

“尊敬的哈吉老爷，他哪能还有什么高見呢？他是个小人。我刚才講給您的話，还不是精华呢。有的話他說出来，眞是令人发指哩。他在发揮其卑劣的見解时說：‘从我們孩子、老人和青年人身上，可以看到我們民族的劣根性。我們大家竭力学着生活。我們假如仅限于学着生活倒也罢了！不，我們在建設奇形怪状的生活，其实，我們并不比毛驴懂事，老是吃亏上当。哪知道，我們还自認为是最聰慧的人們。不知为什么我們老是巴望着有一位僭位者，他神出鬼沒地一出来，就使我們各得其所。二十年来，礼薩王手下的奴才，尽打我們的脑袋，使我們象奴隶那样百依百順。而如今我們同样不敢頂一句嘴，在我們面前，他們仍旧强迫那些半死不活的猫儿在政治舞台上跳舞。不論在文化科学的領域里也好，或在科学和社会学方面也好，我們的智能总沒有表現出来。我們的艺术变成了泥塑木雕，我們的音乐也变成了撕裂人心的噪音，我們的哲学也变成了煩瑣的議論，我們的食粮呢，簡直只配喂牛馬。我們沒有奔放的激情，也沒有艺术，更沒有欢乐——这儿流行的只是偷盜、撞騙和宣揚阿里和他的后代的受难。我們正处在腐败不堪的状态中。打从苏菲派信徒、托鉢僧、老年人和青年人、商人和乞丐說起，——人人都用昧心的卑鄙手段来貪取金錢和高位。世界各国人民都效忠于某种理想或者某种

---

① 即穆哈拉姆月第十天，侯賽因教长遇难日所举行的哀悼的宗教仪式。

② 穆斯林作祈祷时的召唤。

眞理，只有我国到处在比赛卑鄙下流。我們这个时代——簡直是卑躬屈膝、奇耻大辱的时代！'他还說了好多別的話。比方說：'我們的国家是盗賊的渊藪，是全国老百姓的监獄。我們苦难的祖国无論怎样打扮，无論怎样涂脂抹粉，或是把她投入什么阿尔•卡波納①之流的怀抱里，——这都无济于事，因为我們从头到脚早已腐朽透頂，不可收拾。我們目前的执政者仿佛在为伊朗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頁——苏丹—侯赛因②王朝雪耻，然而，即使用扎姆扎姆和柯烏薩尔③泉里的圣水，也洗不清我們这个时代的奇耻大辱。我們是在世界的粪坑里过日子，就象蛆那样在貧病和污穢中爬来爬去。而我們自己却天眞地相信那是最优越的生活条件，这有多么滑稽！'哈吉老爷，您現在大概能想象我国道德和品行已經敗坏到了什么地步？也許礼薩王作得对，当时他曾經在国境上抓从欧洲回来的青年人，把他們一个个关进监獄。您瞧，那个瘋子的話簡直血口噴人，他們一心要鬧革命，那当然不会有什么好收場的。”

哈吉老爷打了个噴嚏。

“祝您健康！”达瓦姆—奥里—瓦扎列連忙說道，“对，問題全在于我們沒有把青年看管好。我們的青年人个个是悲观主义者，只有少数几个人，謝天謝地，还沒受到那种文化的恶劣影响。他們总算沒有忘掉自己祖先优良的习俗，多少还懂点事理。至于其他那些青年，他們都沒有坚定的信仰，对老人又沒有一点礼貌，对部落和民族的首領更无尊敬可言。我想，我們的社会正在退化，要是不采取必要步驟（特别是在道德風俗方面），那末，我

---

① 强盗出身的美国百万富翁。

② 塞非維特王朝最末一个国王。在他統治下，国家政治經济衰落到极点。

③ 扎姆扎姆是麦天房不远的一个圣泉。柯烏薩尔是天堂里的泉名。

們必定滚进不堪設想的虛无主义的深渊中去。"

"我認为您的話非常崇高，达瓦姆一奧里一瓦扎列先生。是的，我早就有这样的感觉。我們必須采取緊急措施来整飭道德風俗。为了实現这个目的，很多知名人士都推我当国会議員候选人，虽然……哦，哦，……我还沒作出最后决定。您也会觉得，国会議員职权跟我的地位很不相称。不过，現在既然国家最高利益已受到威胁，責任感、良心和道德基础也賦予每个爱国者一定的义务。何况，举国人民的希望，都已寄托在象我这样的人物身上呢。"

达瓦姆一奧里一瓦扎列抹去了哈吉說話时飞濺在他臉上的唾沫，說道：

"我对这样的高見表示衷心欢迎。我所有的朋友可作見証，我常常翻来复去說：'哈吉老爷是一位既勇敢、又有决断的人。但很遺憾的是他拒絕参預国事。'其实，国家能在这样混乱的局面之下任命象您哈吉老爷这样的人物担負要职，实在应当感到驕傲。那您贊成賽列賽来一琼班先生得到多少票？哦，哦……

"今天我将跟他晤談，談后把結果告訴您。但，我对閣下还有个小小的請求；卓里一法扎耶里先生很想能当上至圣伊瑪姆礼薩产业的保管人，他現在的权势很大，也很尊敬您。当然，他个人已有所准备，但为了尽早促成起見，我想懇求您，如果……"

哈吉仔細地听完以后，用沉着的語調担保說道：

"这件事就算解决啦。請替我向卓里一法扎耶里先生致意，叫他即刻收拾行裝吧。这事您可不必再担心了。由我跟那里談一談就行了

"他准备贈給閣下一万二。……"

"哦，不。您瞧，那显然很不公平，——因为他提出的数目，还

不到这个差事每月合法純收入的一半哩。从我将要克服的那些巨大困难来看，您应当了解，我实际上已放弃了自己应得的份儿。不过，看在您是中間人面上，我可以調整为三万八。”

“我想，这恐怕办不到吧！說不定，他同意出二万。”

“可是，您該知道，塔什—奥里—莫塔卡利明先生，他也眼紅这个差事，他还愿意多化费些呢。看您的面子，我同意让到二万五千；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这次付我的錢，必須全是一百突曼的鈔票，以便点算。”

“好极了！眞不知道我該怎样来报答您……”

門开了，走进来的是最近升任为《大熊星报》編輯部責任秘書的馬茲拉加尼。陪同他前来的是一个身材不高、年輕的胖子。馬茲拉加尼恭順地向哈吉和达瓦姆—奥里—瓦扎列問好。

“哎喲喲，哎喲喲！好运气！”哈吉老爷嚷了起来，“馬茲拉加尼先生，我刚才还惦記着您。好久沒見到您了，您認識达瓦姆—奥里—瓦扎列先生嗎？”

“是，我很荣幸地曾經和达瓦姆—奥里—瓦扎列先生相識，仿佛就是在閣下府上。請允許我把我的摯友——海扎兰—涅扎特先生介紹給您。”

大家互致寒暄，客气一番，哈吉叫莫拉德把水烟点好端来。

“原来我和海扎兰—涅扎特先生住地离您府邸不远，这才冒昧登門造訪。让我来介紹一下，这是海扎兰—涅扎特先生。他是已故的舒卡耶特—奥里—瓦艾森的儿子，是个聪明能干的小伙子。在礼薩王执政的时代里，海扎兰—涅扎特先生因被控告传播謠言而遭逮捕过。刚才我同他一路上走来的时候，忽然閃过这么一个想法：‘要是他未能有幸进入您高貴的社交界，該是多么可惜！’就这样我們鼓起勇气来了……”

哈吉打断了馬兹拉加尼的話說：

“唔，您說哪里的話，哪里的話，欢迎之至！……哦，哦……”

馬兹拉加尼却惊慌地問道：

“我一直祝您貴体清健，难道貴恙至今还沒痊愈？”

“噢，就是这种討厌的病啊！”

“您对我可有什么吩咐嗎？”

“謝謝您对我的关心。明天我就要进医院去了。”

达瓦姆—奥里—瓦扎列从座上站了起来：

“說实話，我很不愿意告辞。好吧，我就去找賽列賽来—琼斑先生談一談，明天再听您的吩咐。愿眞主保佑閣下对我的庇护永在！”

哈吉让馬兹拉加尼在自己身旁坐下，并請他的同伴也坐了下来。

“关于世界局势有什么新消息，馬兹拉加尼先生？”

“我从可靠方面获悉，俄国人已停止对德国人进攻了。”

“这全是政治攻势！未經审查过的传聞，千万信不得。昨天我听无綫电广播，根据官方消息报导，几乎各条战綫上都很沉寂。也許这是出于德国軍事策略上的妙計吧。无論伊斯兰教的軍队也好，土兰的軍队也好，都阻挡不住我在电影里見到过的那支軍队。俄国人、英国人更不用想和它决雌雄了！常言道，地獄里虽有毒蛇，有人若能逃脫蛇害，必入神龙怀抱之中。不过，英国人我倒还了解，但这些北方人他們究竟想要什么呢？沒有商人，沒有資本，难道世界还能存在下去嗎？自古迄今，大家都知道，世界是靠商人繁荣起来的。如果大家都不做生意，也不做交易，那末，国家的經济实力也就化为烏有了。再說，他們那里統治又是怎样的呢？从一清早起到深夜，不是屠杀平白无辜的老

百姓，就是把他們流放送死去！难道可以违抗天意嗎？从混沌初开那一天起，世道就是这样：有人餓得要死，也有人富比王侯。这一說法历来都被世上先知者和圣賢們所証实了。要是眞能阻挡死亡，不用說，社会发展的規律也能改变了。哦，哦，……瞧，德国人——他們是为崇高的目的和光輝的眞理而战。可是，有哪个人会問：北方的邻邦到底为何而战？他們一天到晚光是說‘工人’道‘工人’，哪知就是这批最倒楣的工人被赶出去送死呢。不妨問問我的农民：我是怎样对待他們的——嘿，他們把我奉为活神仙呢！就說斯大林吧，他也不关心本国的工人呀！”說到这里，哈吉用手指着前厅天花板，添上說道：“我发現头上有这个骯髒的蜘蛛网，到如今已有四十多年，但始終也沒对莫拉德說：‘哎，你这个下流坯，快撣掉这髒东西！’好吧，現在您倒說一說：到底誰是布尔什維克——是我呀还是光嚷什么工人利益的那些家伙？哦，哦……您知道物价为什么要涨？也許是那些倒楣商人的罪过吧？不，决不是！一千万俄国女人和孩子由于惧怕德国人逃到了伊朗境內的阿塞拜疆，而且請求加入我們国籍。照我看来，政府对他們这种請求应当置之不理，要知道，明天德国人一到，試問我們如何能交代清楚呢？哦，哦，……唔，您别灰心，根据一切情况看来，过不了几天，德国人就要进駐德黑兰。总而言之，謊言是包不住整个世界的。前天晚上，我参加了伊朗通灵协会的会議。当場召来了哈吉·密尔札·阿加西的鬼魂。他呀可不会撒謊的。大家問：‘这次战爭誰会得胜？’他就回答說：‘希特勒的軍旗迎风招展！’您瞧，这句話讲得多么漂亮！无怪他是个大政治家、大文豪……这会儿我只担心动手术期間会一命嗚呼，从此見不到德国人进駐德黑兰！……”

“不过，靠着眞主保佑，我們还能一同把花束投到希特勒的

跟前！"馬兹拉加尼向他担保說。

哈吉对客人点头表示贊許說：

"当然，您不会这样設想，德国軍队也不过象一窩螞蚁，或者就象我們皇上那支'駱駝式'[1]的軍队，連凱列治大桥都不能炸毁，来阻挡布尔什維克的去路。哦，哦，……唔，就这样吧。那您再談一談国内大事和市場状况，好嗎？"

"昨天有几家报紙又在攻击投机商人了。"

"馬兹拉加尼先生，好多报館都接受了外国人的鈔票，它們就想破坏我們的金融，从而使我們彻底破产。您一輩子牢記着——对北方人要特別小心！不是所有的报館工作人員都收买不了的。現在請問您，說实話，商人哪有什么罪过？如果政府本身无可譴責，倒也罢了，但它既然也卖过什么药品，为什么把投机倒把的全部罪过都推到商人身上呢？政府明明自己在偷盜，自己在搜刮民脂民膏，却反而抱怨别人！一小撮失魂落魄的乞丐居然也叫做国家！誰替国家担忧来着？为什么对商人偏要这样要求呢？难道說我們那伙'武人'也配叫軍队嗎？难道說我們的財政部名副其实嗎？我們的教育部几时管过教育問題呢？我們的检察官和其他国家机关哪能跟别国相比？不过，要是有人問駱駝为什么往后撒尿，它就回答說：我哪儿象别人呢？要求过分是会伤害人的。在这么漫长的岁月里，老百姓对这老一套的謊言那么輕信，真够嗆呀。最可笑的是撒謊者还自認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哩。这就是使我們永远麻木不仁的那种政治攻势所造成的后果。再說，我們有过伟人嗎？吾皇陛下别赫列維，就是我們的天才！虽然目前我們还无力安排鈕扣或者縫衣針的生产，但我們已在

---

[1] 对非摩托化的伊朗軍队的諷刺說法。

三天之內掌握了制造各种洋酒的窍門。我們先把糖醋顏色加深，然后把这种破烂貨装入瓶中，兴高采烈地嚷了起来：‘哎喲喲！……哎喲喲！……’——用这句話来表达我們狂喜的心情。我們总是把贋造、偷盜和吊而郎当的活儿，同老老实实的作风混为一談。哪一种工艺或者哪一門科学在我国得到了发展？我国的医生虽然很多，但不管用。如果有人头痛，还要珍惜自己的性命的話，那他就得去欧洲医治。不信，就說我的病吧。如果我們确有眞才实学的医生的話，那他們只要給我几服药，就会治好我的病。現在他們虽然給我扎了不知多少針，临了我明天还得进医院，躺在外科医生的刀下。当石油問題发生紛爭的时候，别看我国有那么多的法学博士，我們还是不得不求助于那些欧洲顧問。我国人民經常指望着能出現一个揍他們脑袋的僭位者。不管我們沿着大街两旁栽了多少次树木，到后来却又把它們連根拔除！不論我們仿效过欧洲人多少次，——終归一事无成！从遇刺国王的时代起，愿眞主保佑他在天之灵，我們就派大学生去欧洲留学。現在呢，請您瞧一瞧我們的生活和命运吧。就說日本吧，它走上这条道路要比我們晚得多，但是它却达到这样高的地位，誰都不敢当它面說坏話呢。哦，哦，……”

哈吉拿起了手絹，又大声地擤着鼻涕，說道：

“看情形，我們的国家已陷入死寂之中。大家期待着民主抬头之后，各家报紙会写文章評論风俗之敗坏和专制之弊害，并且将竭力呼吁和平，号召信奉伊斯兰教，信奉宗教和遵守秩序。現在呢，报紙上却充滿着鼓吹騷乱、阴謀和向外国人卑躬屈膝的文章！不錯，現实是令人沉痛的，然而也得承認，我們的国家已腐敗极了：我們旣沒有科学，也沒有艺术。我国旣然認为杂碎是最上等的食物，那对它还能期望些什么？我們的土地、水和空气，

都被垃圾的毒气和細菌滲透着。我肯定地对您說，我們是在世界的破粪坑里生活，和蛆一样相互挤来挤去。我們的执政者，都是小偷、騙子和受賄者……嗯，您还指望什么呀？哦，哦，……古时候，貴族都是名門出身，眷恋自己的祖国，而現在各种小人或是暴发戶都想当国会議員，好更多地搜刮老百姓，然后出国，远走高飞，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

“哈吉老爷，您同意不同意，那都是我們自己的过錯。我們一切都很明白，就是什么措施也不采取。我們那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堵塞了实現任何有益措施的道路。人人都在說：‘跟我有什么相干？’人人都想混水摸魚发横財，搶别人，为了不丢飯碗。人人只关心自己，不协助进行根本的改革。聰明人都会說，世界上有哪儿象我們国家这样极端的不平衡和乱七八糟。一方面一小撮屈指可数的人，拥有用最新式技术装备的宫殿式的住宅，甚至手紙也是从紐約运来的；而另一方面飢寒交迫的老百姓，却在原始的条件下干活，勉强糊口活命。难道說欧洲国家从开国第一天起就是十全十美嗎？或者說欧洲人現在的生活还象千年以前嗎？难道說在我們伊朗的全部历史上，从沒出过一位有才干的人物嗎？欧洲的政治家关心祖国的命运。而我們呢，还和几百年以前那样，作小偷，搞間諜，当騙子，說空話（这种空話根本一錢不值），把老百姓置于貧困恐惧之中。应当仔細地想一想，难道我們生活里一切消极現象都該归咎于国家嗎？每个民族都不可缺少导师和領袖。难道說在阿希拉夫·阿富汗尼[1]时代，那些士气丧尽、死于敌人剑下、連哼都不敢哼一声的軍队不也都是伊朗人嗎？但是，也有过象納地尔那样的人，他率領着同样的伊

---

[1] 1723—1799年統治伊朗的阿富汗国王。

朗人却征服了印度。問題并不在于对篡位者或对专制者的崇拜。每一个时代都提出它自己的要求。而我們根本不需要礼薩王之流的外国傀儡。糟透的是在于我們那些领袖都卖身求荣。而外国人呢，就借我們自己的手来打我們自己人！如果說国家元首在做賊，国会議員和部长大臣也在做賊，各个机关的头子和警察局局长也都是賊，那末，为什么我們却要苛求杂貨商麦歇迪·侯赛因，对他宁愿把烂水果扔掉也不肯廉价抛售一事感到奇怪呢？以上种种，都是有連带关系的。現在非进行彻底改革不可，否則，对孕妇的照顧和为孤儿貧民的募捐，还不是变成一伙丧尽天良的自吹自擂的投机分子的資本嗎？空口說白話，改正不了我們的工作。假如我国不实行就象别国已实現的、并已产生良好效果的根本变革的話，那我們必将可耻地亡国了。在目前情况之下，除了革命以外，我簡直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出路。”

哈吉咳了一声，擦着额上的汗珠，反对說道：

“哦，您有些言过其实了。我反对革命，——因为这不是正当的道路，是流血的道路！我們需要循序漸进，按部就班的发展。”

“目下許多人在嘮叨着說什么我們正处在过渡时期，今后才能向前迈进，”海扎兰-涅扎特回答說，“唉，这叫什么时代，它在我国就沒有終結的一天嗎？我們在这过渡时期已經熬过了一千年呀。再瞧瞧别的国家，对比一下，——从前他們好多地方都比我們落后。不論在經济上、文化上都是落后的，但今天他們却給我們上了一課。他們用甜言蜜語来麻醉我們！好多年来，我們經历过种种考驗：我們曾經有过暴政，也有过宪法，有过自由，也有过专制，到底有什么結果呢，請您自己瞧吧。打开天窗說亮話，伟大的人物我們从沒有过。凡是想領导国家的人，都已露出了他們的真面目。跟您的意見相反，我坚信应当进行流血斗爭。滚他

嫣的，——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几百年来，我国就沒有发生过战爭，也沒发生过眞正的革命。我們的人民經常处在专制暴政的压迫下，早已失去了他們独立自主的精神。人們过分珍惜自己的生命，怕看流血，虽然，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并非流血牺牲而死去的。旣然这个民族注定要慢慢死亡，那末，最好让它有机会稍微活动一下。也許，它还有力量抛掉統治者的羈絆，从而掌握自己的命运吧？只有吃过苦头的人，才能充分地珍惜幸福。”

哈吉听到这些話，心事重重地愁眉苦脸起来。

“如果革命在外国人的帮助下得到实現的話，那它会带来什么样的結果呢？”

“全世界各国革命不只倚靠內部力量；飢寒交迫的老百姓能有什么样的自卫手段呢？全部的权力，全部的財富都集中在統治阶級的手里，它只要求老百姓俯首听命和毕恭毕敬，好叫这些大老爷从容不迫地消化吃进肚里的食物。老百姓不得不估量局势，考虑到切身利益，并且去寻求援助。美国在独立战爭期間曾得到过法国的帮助，法国也得到过英国的帮助……我国的統治集团在各方面都已声名扫地。現在我們旣沒有杰出的人才，又缺乏脫离困境的好办法。如果国內人人都是小偷、流氓的話，那末，他們所以落到这种可耻的地步，完全是在本国执政者領导下进行教育的結果。不客气地說，今天統治着人民的这些政治家，他們哪一点也不比老百姓强，他們早晚要被人們唾弃。”

哈吉忽然沉下了脸說道：

“海扎兰—涅扎特先生，您別过火呀！我对您怀着极大的好感和同情。可是您年紀輕，性情太急躁了。从前我也說过我是革命之子这套話。在拥护宪法斗爭期間，我就是护送薩塔尔—

汗[1]和巴盖尔一汗[2]来到德黑兰的革命活动家之一。我的信念原是由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产生的，但現在我已經改变了。凡事都需小心謹愼。俄国实行了革命，但結果怎样呢？老百姓都死光了。希特勒占領了俄国的全部疆土，俄国已丧失了它的独立地位。礼薩王朝时代也鬧过一回別开生面的革命。总之，革命可不会有兽角、兽蹄那样明显的标志吧！革命对伊朗人民究竟有过什么好处？哦，哦，……請原諒，这可恨的病把我的記性全搞坏了。让我給您介紹一下莫納奇一奥立一哈克先生，他是当代杰出的青年詩人。"哈吉向莫納奇一奥立一哈克点头說道，"这位是馬茲拉加尼先生，《大熊星报》編輯部責任秘書。这位是海扎兰一涅扎特先生，我今天很荣幸能和他見面……"

正在打盹的莫納奇一奥立一哈克被哈吉老爷这番話惊醒了。馬茲拉加尼連忙起身，向莫納奇一奥立一哈克鞠躬，并对哈吉老爷說：

"我听到过許多贊揚莫納奇一奥立一哈克先生的好評。他态度謙逊，喜欢隐居，虽然他的名声到处传揚，但他本人却象西莫尔格[3]那样，誰都沒瞧見过！我眞不知道，哈吉老爷，您用了什么魔法把他吸引到您的身旁。能和这位有才华的詩人見面，眞是万分荣幸。莫納奇一奥立一哈克先生，您身边帶着什么作品沒有？可否把您的大作賜給我們的报紙刊登？"

"实在沒有值得一看的东西。"

"今天我特請莫納奇一奥立一哈克来商量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惜，一直到現在我还沒跟他談哩。"

---

① 伊朗革命时期(1906—1911)伊朗阿塞拜疆革命运动的領袖。

② 薩塔尔一汗最亲密的战友之一。

③ 伊朗神話中的神鳥。

"哦，我能听到您同客人們的談話，眞是一件乐事。"

"馬兹拉加尼先生！我劝您……哦，哦，……别忽略这位詩人先生的詩作，务必把他的詩刊載在您的报上。我还認識一位老練的画家扎林一张格尔先生，他的性格和莫納奇一奥立一哈克相似，很少在社交界出头露面。列位先生，他給我画过象，簡直把我画得維妙維肖。您可以采用他的作品。"

馬兹拉加尼郑重地举起双手說：

"由于大选临近，我提議《大熊星报》要登載閣下的肖象。您的传略的标題是《民主之父》。这些都該登在报上的头一版。"

"馬兹拉加尼先生，您的話我实在不敢当。"

"哪里，哪里，我說的全是眞心話。每个民族都应当知道自己的天才。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取得您的嘉許。您所吩咐写的那篇文章，我已写好了，此刻讀給您听听；如果您覚得合适的話，文章就可以发表了。"

馬兹拉加尼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张紙，开口朗讀着：

"哈吉一阿卜一托拉波先生系貴族家庭出身，并在克制与虔信的环境中受过教育。他的社会活动和为争取自由的忘我斗爭是人所共知的。由于許多爱国志士和自由战士的請求，他已参加国会議員的竞选。哈吉提出的保証是为了改善亲爱的同胞們的生活条件，一有机会就鋪修恰哈及赫·瑪阿苏姆柏油馬路。我們特向全体知識分子和自由保卫者推荐，謹請你們投他一票。再者，如有为鋪筑恰哈及赫·瑪阿苏姆柏油路面而募集的款項，我們恳求一切有关人士轉存到伊朗国民銀行第×××号帐戶。"

哈吉感激不尽地說道：

"眞不知道我那笨滞的舌头怎样对您表达深摯的謝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显得出笔杆的力量来。您的文章就是采用

先父知交格艾姆·馬卡姆·格雅魯西①的风格写成的。”

“我对賢明的閣下有个請求，”馬兹拉加尼趁此机会說道。

“請說吧。”哈吉䁥惕地回答道。

“允許我恳求您跟尊敬的外交大臣提一提您恭順的奴僕，可能时就他指派我为华盛頓伊朗大使館特別专員的候选人。”

唯恐哈吉不懂得“华盛頓”这个地名，馬兹拉加尼連忙解释：“那就是新大陆的华盛頓啊。当然，我一定竭尽全力，决不辜負上級对我的高度信任。”

哈吉等着更糟的事情——他預料到馬兹拉加尼要向他借錢。因而，他輕輕地出了一口气，說道：

“哦，我是您卑順的奴僕，我有义务为您效劳，甚至超出您的要求。‘特別专員’这个詞不就是‘法尔汗格斯坦’所創造的产物嗎？我虽是‘法尔汗格斯坦’的成員，但我的舌头无論怎样轉动，也說不出这个杜撰的名詞，而且理智硬是不让我去理解它的意义。是的，伊朗有过一种語言，却偏偏被政治糟踏了！无論如何，我委实搞不清楚——你說的是新的伊瑪姆……使者……嗯？哦，哦，……”

“不，老爷，不是新的伊瑪姆的使者，而是駐美国华盛頓的伊朗大使館里一个最不起眼的小差使，并不叫我担負什么責任的。”

哈吉大声地一掀一掀地擤着鼻涕。

“我覚得这个职位很不适合。以您在报界服务的資历和您广博的学識，至少也得当个教育部长或者大使，絕对不会負任何責任的。什么叫做責任呢？您不也是我們社团的一員嗎？您不

---

① 这里哈吉老爷是撒謊。格艾姆·馬卡姆·法尔哈尼·密尔札·阿卜卡塞姆，首創波斯散文中的新文体，并使其接近人民語言。

妨想一想：如果伊朗大使尽是胡說八道，装假笑，只会卑躬屈膝，献殷勤，出席晚会，成天价抱怨工作过多，气候条件坏，而同外国政权办的尽是小事，在办理本国侨民的工作中也制造种种困难，出卖护照和国籍証明書，还做走私买卖，——那么，这位大使还負什么責任呢？”

“哈吉先生！如果您愿意知道眞相的話，我可不是爱慕虛名的人，因为当了多年記者，我在美国积蓄了一笔不大的款項。我打算靠閣下的庇护在那边做伊朗地毯买卖。这同时也可以在国外为祖国工业作宣传。目前我正在成人学校学习英語，目的在于能免費赴美旅行，不必用我积蓄起来的那几个錢去賄賂别人。所以，我希望能得到官方任命和外交护照。”

“馬兹拉加尼先生，我对您的想法表示衷心欢迎。我明白您是个精干的人。您托我的事，一定全部办到。哦，哦……不过，您既然打算去美国，那您为什么学英語呢？”

“路上可能碰上要用英語。我的美国話眞是呱呱叫。”

“好极了！好极了！祝賀您，您确实懂得生活的意义。这会儿我才开始信賴年輕的一代。不过，您别着急，一切都会顺顺当当的！請把那个城市的名称写在紙条上留給我，以免事后我忘了。如果我能由外科医生的刀下生还，那明天我准能設法解决您的一切困难。說不定，我也得去美国治自己的疝气病呢。我們这一生都虛度了！哦，您别說了。对我們的国家就别指望有什么好事。这个国家的幸福，日子到咱們已是尽头，但埋葬它，那是别人的事了。全怪大家喜欢詩，抽大烟，喜欢幻想，喜欢烏七八糟的文章，喜欢革命思想，还喜欢吵吵嚷嚷，把我們弄到如此悲惨的境地。我們急需干練的人才。而我們这里……您随便拦住一个伊朗人，准会在他口袋里发現反映布格—阿里国

王① 观点的詩篇。馬茲拉加尼先生，我們的事业快完蛋啦。我要是象您那点年紀，早就溜之大吉了。种种生活上的罣碍，把我困在这个国家里。咱們这儿可眞是埋葬理智和才能的地方。快离开吧！最低限度，去見見另外的世面，——这同样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哈吉用悲伤的語調說完这番話，就从坎肩口袋里掏出大金表来，瞧了一眼，說道：

“莫拉德！”

莫拉德連忙从走廊里跑出来，說：“請大老爷吩咐。”

“馬上去請哈德扎特—奥什—沙利耶来。我有要紧事找他不管他在哪里，——务必找到他，請他上这儿来。”

“遵命。”

莫拉德急匆匆地出去了。

馬茲拉加尼把紙条遞給哈吉，与海扎兰—涅扎特一同站了起来。

“可以告辞嗎？”

“我为您的盛情将不惜牺牲自己。至于您的請求，請您大可放心，一切都会順順当当的。实在不必再挂心了。再說，銀行存摺帳号我会用电話告訴您。”

“愿眞主永不減少您对我国高貴的庇护！……我希望今后能荣幸地再来拜訪您。”

青年們走出去了。哈吉稍微欠起身来，但又坐了下来。他似乎又困倦又兴奋。

“請原諒，”他对莫納奇—奥立—哈克說，“您总該見到有多

---

① 这是杜撰出来的名字，带有諷刺意味。

少事要我操心。哦，哦，……如蒙嘉許，我想求教您一下：听說您在写壮丽的加西达①。”

“我生平从沒写过加西达。”

“唔，我是指一般的詩而言。加西达也好，塔斯尼夫②也好，——都是一样……您大概知道，我也就是各文学团体的成員。我这一生大半时間消磨在鉆研科学和文学上，我曾在雅姆·阿巴斯的阿洪德·穆拉—卡塞姆那里和莫拉—扎法尔的門下求学过。依我看来，世界上沒有比卡阿尼更偉大的作家了。我要是有时間，一定要写十本詩集，不过，照目前的条件看来，还不需要作这种排遣……病在折磨着我，还要为种种罣碍操心。我准沒有閑工夫来写詩了。可是，我曾經答应过某个文学团体朗讀一首以«論民主»为題的加西达。所以，我請求您，如果可能的話，請您写些詩或者写些有关民主这类的东西。不用說，您的辛苦我决忘不了的，我愿适当地将您推荐給各个文学团体。您知道，目前民主是时髦貨。从前，作家們就写过頌辞，贊揚过国王、貴族，以及身居要职的大人物。而且还有許多作家給我写过詩。毫无疑問，您在这方面是有高深的造詣。虽然，現在風尚变了，但詩仍然是給人以一种庄严之感。我想告訴您，目前我們需要的是干練的人才，而不是詩人。这种干練的人才就能强迫七戶人家用一只鍋凑合着活下去。但是，您也曉得，写一首民主加西达对裝飾門面，确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尤其要看到竞选运动已临近——这种民主頌歌将立即产生良好影响。因此，我才想当面跟您談一談。当然罗，我的錢不会白化的……”

---

① 一种以哲学和宗教为內容，不超过十二个对句的短歌。

② 一种带有重唱句的伊朗民間抒情詩。

“我想这准是一場誤会。我实在无法写出合您口味的詩来。”

“不，您太客气了，这对您說来簡直不費吹灰之力。我和許多当代作家非常熟識。我只消說一句話，他們就立刻遵照我的意愿去办。說心里話，我所以提到您，是因为听說您擅长文笔，同时，我还知道您为人謙虛，度着独善其身的生活，需要別人的推荐和支持。”

“您錯了，我既不需要人家推荐，也不需要人家替我作广告，直到如今，我从沒向別人乞怜过。在您看来，詩不但沒有意义，也許还有害，而且对您說来，詩人只是个乞丐罢了。在您看来，只有小偷、匪巢的头目、拦路的強盗和暴徒才算聰慧絕頂，只有他們的勾当您的团体才非常賞識。”

哈吉沒料到会有这样的回答，猛地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开始結結巴巴地說：

“是的，您也……是……这个团体的一員呢……却是个低能的小偷儿……什么都不中用……”

莫納奇—奧立—哈克打断了哈吉的話：

“是的，您說得对，在这个培植奴才与尊敬社会敗类（在这些敗类中您还是个杰出的政治家呢）的下流卑鄙的环境中，在被貪吝、卑賤以及象您这种蠢貨統治着的环境中，的确沒有我用武之地。我苟活在这个社会里，簡直沒什么用处，因为您心目中的詩人就应該是象你們这样的一路貨。不过，我們引为驕傲的是，在你們将国家弄成的那个粪坑里（用您的話来說），一切都拿小偷、騙子、无賴和間諜的尺度加以衡量，詞句也早已失去了它眞正的涵义，——在这种脏地方，我們倒是一錢不值了。在这个你們最珍貴的粪堆里，只有你們才能活着享福！我呢，却命該要被你們身上的臭气窒息了。請問到底誰是乞丐——是我呢还是您？您

經常看風駛舵，欺騙老百姓，蠱惑民心，搜刮他們的錢財……”

哈吉忍无可忍，嚷了起来：

“住嘴！想一想吧，我們是在褻瀆神明啊！对老百姓說来，詩既不是面包，也不是水。是您从早到晚为小偷大唱頌歌，是您恭順地低垂着头等他們拍掌喝彩，等他們叫您繼續朗讀您的詩，得到小恩小惠。”可是，哈吉馬上又后悔不該說这些刻薄話。“允許我跟您說明一下——我指的是……”

“您指的就是象您那样卑鄙下賤的詩人。但是，用不着您来評論詩和詩人。您和您这伙蠢貨只会吃飯打嗝，作賊睡覺和生儿育女。接着，等您一死，人們也就把您忘得一干二净。您現在所以把社会地位妄加在自己身上，只是因为您害怕被人們一下子忘得精光。在目前还沒有一两个人出来为只知糊口、睡覚、作賊和繁殖，并給人們肮脏的印象的无名者的生存辯护以前，人們恐怕都要絕种灭代了。是的，只有杰出人物出世，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寬恕你們这种生活。人类所寻求的东西和小偷、拦路强盜和放高利貸者的想法是毫无共同之处的。人們需要了解生活的意义。有了菲杜西一个人，就足以抵上几百万你們这样的人的存在。只有出現了菲杜西，您才能不自覚地看到您的生存的意义。您应該为他而感到驕傲。可是，如今科学、艺术、文化在我們国內再也不存在了，这就說明：唯有盜窃、間諜和卑鄙，才是您生活的眞正目的。

凤凰啊！你带来了幸福和春天，
可别向我国投下你的身影，
因为这里聰慧和詩歌都被人遺忘，
窃国大盜才是人們心中的至尊。

“您痛罵祖国，卑視祖国，这一点您多少还有几分道理，虽

然，您最主要的活动，就是企图把祖国的丑态暴露无遺。不过，国家如果真的能認識到自己的长处，那它早把你們这伙人消灭干淨了。国家呢，它的命运托付在强盗們的手中，而且……”

哈吉听了突然一怔，最后才振作起来說：

“你胡說八道，你怎敢放肆跟我說这一套！狗噴唾沫星子，污浊不了海水。七十多年来，我在街坊里声名极好，人們不仅把他們的財产交我保管，而且連自己的老婆也托我照拂。直到如今，沒有人……”

“七十多年来，你一直是欺騙他們，搶劫他們，嘲弄他們。你要祓除偷来的錢很是簡单：只要用一只脚繞着天房的黑石蹦跳，扔七顆小石子，宰一头羊[1]就可以了。这就是你的全部自我牺牲的精神。人家为什么把自己的錢托你保管？大概是因为錢对錢有吸引力吧？噢，决不是！一清早，你就象蜘蛛織网一样，把小偷、拦路强盗和暴徒都招攏过来。招摇撞騙——这就是你的拿手好戏。你以为这种丑事可以永远存在下去嗎？”莫納奇一奥立一哈克激动地哈哈大笑起来。“不，你想錯了。如果下一代的命运还是托付給你們的話，那一定要亡国了。即便你們用万里长城把自己包围起来，世界照样会很快地发生变化。你們就象鴕鳥那样，把头藏在雪里吧。再說，即便我們知識分子争取不到生存的权利，那也会有人来接替我們的。在那样的情况下，——哈吉老爷和他的全部資产就完蛋啦。放心吧，不仅是你和你的儿孙，而且是你的世世代代都会下地獄，下到你为众人挖好的那个坑里去。就是你带着錢逃亡到国外，也是解救不了的。今天人家还对你点头微笑，明天他們就会唾罵你，揍你的后腦勺，你

---

① 指伊斯兰教朝圣的信徒在麦加所作的仪式。

只好到处乱窜，仿佛是一头被砸断了脊椎骨的小猫，你不仅将自取其辱，而且还会遗臭万代。"

"真不知羞耻，快住嘴！"

"当一个人呆在哈吉先生和他那一流人所处的这个粪坑上，那他对粪坑上飞来飞去的苍蝇，就用不着自惭形秽了。只有地位不及你們高的那些人，才值得受人尊敬。"

哈吉老爷一下子脸色发紫了。

"我指着先父的遗灰起誓！如果这是在遇刺的国王时代……哦，哦，……"

"你父亲也是个偷儿。人本是赤条条地降生人間，因此，他也必定赤条条地离开人間。凡是积財起家的不是他本人作贼，准是作贼的后代，而你家两代都是贼。"

哈吉两眼布满了血絲，說：

"这会儿我才了解到民主有多大的危害。在礼薩王时代，我們的生命財产确是有保障的。这沒心肝的小人！……給我滚出去！哦，哦，……"

莫納奇—奥立—哈克声音顫抖着說：

"住嘴！閉上你那张臭嘴！你这个用肛門呼吸的家伙。你一心念念的是粪坑、厨房和淫床，而你还妄想当人民代表！你所念念不忘的只是那伙下流坯的前途，妄想强迫青年一代接受你那种腐烂透頂的生活方式。你还想在色鬼騙子之流后代中留一个在前厅，让他蛮横无礼地再去愚弄他的下一代。你的存在就是人类的耻辱。显然，你根本不懂詩。要是說你懂詩，那才怪哪。你一辈子从未有过任何美感，也从未发现过什么美，而即便发现了，你还不是同样不懂得美嗎？无論哪一张美丽的面孔，哪一支美丽的乐曲也都感动不了你；无論哪一种美丽的詞句，哪一

种崇高的思想，在你的心灵上也都起不了什么作用。你一举一动永远象行尸走肉，完全是个酒色之徒。如今，你却拚命想延长你比猪仔臭蛆更脏的可耻的生活。你从娘怀里喝奶起就干惯了卑鄙下賤的勾当。你这伙狗仔竟敢把人的生命财产当作儿戏，竟敢侵吞百姓的錢財，大做粮食和药品的投机买卖！你象水蛭一样吮吸着成千上万无辜良民的血，这样你才能从清早到黑夜吃喝玩乐，自命为政治家和貴族。这伙卑鄙无耻的生意人，总是鼓励所有的騙子，他們成了你最可靠的台柱。由这个社会所創立的恶魔法律，只是为了保护象你那样的脏猪仔。这些法律使你能拥有賽馬場……我要唾駡把你扶植起来的那些人，倘若他們还值得我唾駡的話。比起你来，連鼠疫病菌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情有可原。碰上你刮到三、四千以上的突曼这样一天，你就会把它当作节日来庆祝。尽管你一只脚早已跨进坟墓，而且病痛得渾身痙攣，你还是不放弃你那种敗德丑行。你自命为民主的捍卫者，是为了好作粮食和药品的投机买卖罢了。你甚至不惜作脱毛药的投机买卖！叫豺狼后悔，就得杀死它。我認为，蔑視你們这伙下流坯的詩，就是我这一生中最完美的詩；你們使成千上万个百姓遭受死亡和灾难，而你們还引以为荣。嗨，你們这班无耻的狐群狗党！”

哈吉早已恼羞成怒，脸色发青，气得說不出話来。他簡直忘了他身上隐隐作痛的疾病和伤口。

莫納奇—奥立—哈克站起身，砰地一声关上門就出去了。

哈吉啞着嗓子呼喊：

“哎喲喲，莫拉德！来人哪！救……”

回答他的只有迴声。四周围寂然无声。哈吉頓覺一陣恐怖，接着又喊叫：

“誰在这里？这个下流坯要謀財害命……”

哈吉不再吭声了，他从口袋里掏出手絹，一掀一掀地擤着鼻涕。約莫过了两三分鈡，門开了，莫拉德同哈德扎特—奥什—沙利耶一起走进了前厅。哈德扎特—奥立—沙利耶的鬍鬚已用指甲花染成紅色，眼睛睜得圓圓的，头上纒着一块蓝头巾，肩上披着一件破旧的駝毛斗篷。

“您好，哈吉先生。”客人高声叫道。

哈吉拄着拐杖，略微欠起身来，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您好！……哦，哦，……哈德扎特先生，您来得太晚啦。我刚才碰上好大的危险哪。这个下流坯詩人，这个布尔什維克……要是在遇刺的国王时代，我早下令割掉这个无賴的耳朵鼻子，还要拿他游街示众……自由已經来临，……民主准許下流坯狗崽子和餓鬼这伙人来污辱我已故的亲爹。我这一輩子誰敢跟我說話如此蛮横！您听听，他跟我說些什么話：‘我們的国家就象一个破粪坑，百姓就象粪坑里飞来飞去的蒼蝇！’莫拉德你記住：要是莫納奇—奥立—哈克这个狗崽子，就是刚才未經我邀請就坐在我身旁的那个小子，下一次再敢上門，——千万別放他进来，你就說我开会去了。这种家伙該杀！应該把他們当做寄生虫，統統消灭掉！他这个下流坯，他的臭詩怎能和伟大的卡阿尼的詩媲美呢。这个无賴的詩，全是剽窃人家的詩拼凑起来的。——他就是这样来維持他乞丐般的生活……”

哈吉突然醒悟过来，喃喃私語道：

“靜一靜！莫拉德，你去查看一下，他是否在門后偷听哪。”

莫拉德往外瞧了瞧，稟道：

“他不在，大老爷！”

“眞主啊，怜憫我們吧！”哈德扎特—奥什—沙利耶感慨地

說。“在我們这时代，人們根本不珍惜面包和盐。尊重、荣誉、高尚、良心——都丢得一干二淨了！……

“哈德扎特—奥什—沙利耶先生，这个下流坯是个正牌間諜。毫无疑問，他准是个布尔什維克，他的思想非常危险。一个人穷到活不了的时候，就会挺而走险——这样的家伙实在該杀。好吧，只要我一出院，馬上就叫这个莫納奇—奥什—哈克去坐监牢，让他知道自由的价值。唉，是我自己錯了，为什么我寬容这批家伙胡作非为。也是我自己把他介紹給声誉卓著的报館編輯部責任秘書。而这个无耻的狗崽子，这个下流坯却出口伤人，彷佛是向我索取他父亲的遺产。瞧，要是他再敢走近我的門口——我就打断他的腿！……”

“尊敬的哈吉先生！哈地斯[1]里說：在救世主降生的世紀里，将出現非常之多的舞蹈家、詩人和小騙子。詩、繪画、音乐和雕刻，全是妖魔的东西。”

“莫拉德！”哈吉喊道，“你知道这个下流坯住在哪里？这家伙可能散播病菌。徹底洗擦一下他坐过的座位，撒些石灰，免得孩子們传染上病……”

“是！”

哈吉看了一下表，說：

“哈德扎特—奥什—沙利耶，請原諒，我惊扰了您，我有要紧事找您来談，不料連搔搔头的工夫都沒有。老不让我有片刻的安靜！我同許多人都有来往，搞得我已是筋疲力尽。哦，哦，……恐怕还有别人来。咱們到內院后房去吧。”

“悉听尊便。我将永远听从閣下的吩咐。”

---

[1] 即穆罕默德的言行录，一般譯作《至圣言行录》。

他們穿过一条黑洞洞的长廊。哈吉的吊袴带拖曳在地上。他們刚走近內院后房，就听到一片小孩的嚷叫声。哈吉咳了一声，哈德扎特—奥什—沙利耶嘘了一口气，大声說道：

“眞主啊！”①

他們掀开污秽而綴滿补丁的粗布門帘，只見凱尤馬尔斯正和一个生着癬头上涂滿树脂②的、剪短发的女孩子在追赶一只渾身是火的耗子。哈吉大声吆喝道：

“不要吵！不准动！刚才有人在前厅要謀杀我，全家就沒有一个人听了我的喊救声赶到前厅来！住嘴，倒楣鬼！你們这些該死的！煤油这么貴，你們还拿它玩！要是耗子竄进地下室，房子着了火，可怎办？等着吧，我給点顏色你們看看！”

火耗子吱吱吱地一下子竄到下水道管子去了，小孩們也都跑散了。有两个女人，一个抓住站在瓦罐上的一个小孩，另一个在洗衣服，她們都用面紗边緣掩住脸庞。大家都不說話。哈德扎特—奥什—沙利耶咳了一声。哈吉老爷向左一拐，登上两級台阶，打开了一扇房門，房里堆放着頂到天花板的地毯，散发出浓重的樟脑丸气味。門旁壁上挂着一架电話。壁炉周围挂滿裸体女人的画片以及耶穌和圣母的石印油画。壁上釘着带有穆罕默德、阿里、法契瑪、哈桑和侯賽因名字的禱文。对面壁上，有个鏡框，那是凱尤馬尔斯的小学毕业文凭。哈吉停在两只保险柜中間狹窄的过道里，哈德扎特—奥什—沙利耶却两手按胸在他面前等待嘱咐。哈吉脸上露出倦意，自言自語地說着：

“这个下流坯莫納奇—奥立—哈克扰乱了我全部的想法……哦，哦……直到如今，哪一个敢对我那样粗暴无礼……那也

---

① 他用这个惊叹詞預告哈吉老爷的妻房，表示有外人来到。

② 用树脂治头癬。

好，从今以后，得客客气气地和人家談話，尽量抬举他們——噢，那他們的奢望可更沒有边际了！……”接着，他在床上坐下。

哈德扎特—奧什—沙利耶用手支撑着身子，坐在一只保險柜上。哈吉嚷了起来：

“莫拉德！”

莫拉德从院子里走了进来。

“大老爷，有何吩咐？”

“无論誰来看我，都說我不在。此刻給我們端两杯茶来。”

哈德扎特—奧什—沙利耶說：

“千万别拿带銀托的玻璃杯。”

莫拉德走出去了。

“您也象我那样討厌金銀，哈德扎特—奧什—沙利耶先生！今天，咱們要認眞地談一談。我有个非常重要的問題想跟您商量商量。用不着嚕苏，我跟您說，我們正处在极大的危机之中，必需采取断然措施。您这两次北方之行，曾在那边按照我們的指示作了工作，对我們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您的努力将会得到好評。您极其明了，伊朗弥漫着石油味，星星之火就足使全国卷入大火之中。为預防起見，老百姓应当愚蠢而恭順。党派团体的出現，具有致命的危险性，这些組織天天在招兵买馬，大談特談自由和工人利益。决不能让老百姓挺胸直腰，摆脫羈絆，举行起义。必需巩固旧有的国家机器，而且应該对已故国王的紀念碑致敬……哦，哦……”

“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見。但在最近这次旅行中，我作了一些为《沙列阿特法典》所不容許的事情，使我深感心痛。应当向您稟明，在离阿尔奇比拉不远的地方，由于地主的請求，我治了三个农民：其中有一个被打断了肋骨；另一个农民已被流放他乡，

但他到底犯了什么罪連我也沒鬧清楚 他那可怜的老婆和幼儿，每天来吻我斗篷的下摆，痛哭流涕地哀求开恩……”

哈吉插嘴說：

“哎，別說了，其他情况我全知道。您这种悲天憫人大可不必！一个，十个，一千个人——让他們見閻王去吧，管他呢。我是指全体老百姓而言。明天要是政权落入您所怜憫的那些倒楣的农民手中，那末，我的老婆、孩子和您一家人都得去吻他們的手脚，哀求他們帮忙……是的，老百姓一旦任其所为而获得自由以后，也就会变成莫納奇—奥立—哈克那种家伙呢，还是……象他那里……老友馬茲拉加尼先生？啊，我記起了海扎兰。那时候，你我将无立足之地哩。到如今，人們还是惧怕在阴間受懲罰，惧怕触犯宗教教規，因此，他們才恭恭順順，俯首听命，而我們就可以随心所欲过日子。您不妨想想，如果人們不再畏惧人間和阴間的酷刑折磨，他們还会为我們干活嗎？你快丢掉这些幻想吧。我再說得清楚些：如果我們不用阴間的苦难来吓唬他們，不叫他們习慣于尘世生活的艰苦，如果我們又无力用枪刺和毒打来控制他們 那末，我們的好日子也就完蛋了。就連我那个还沒成年娶亲的儿子，看到我一个个或是成双地討小老婆，他也动搖了自幼养成的信念。那时候，他当然不会再追火耗子，而是开始违法乱紀了。旣然每个工人一天干十小时，尙且得不到溫飽，而我仓庫里却滿是地毯，一直堆积到天花板，那末，工人就相信这是命中注定了的。明天您試試跟工人說：这些都是胡說八道，他們干活而是我剝削了他們的劳动，那末，你只好赶紧騎着驴儿去逃命吧。因为，那时无論您或我，根本不会有活路了，吉雅那特針織厂也不会在每月月底給我送股息来。整个天下是归了布尔什維克……

“我的目的是要給您講清楚問題的实質，使您洞悉全部底

細，自覺地行动起来。这一切我們的老祖宗是极其了解的。因此，为了使老百姓百依百順，就得叫他們餓肚子，找不到活干，就得叫他們目不識丁，愚昧迷信。如果一个杂貨商的儿子能上学，那明天他就会找我語句上的碴儿，或者說出你我都不懂的那套东西来。那时候，哈吉老爷和哈德扎特—奥什—沙利耶可就完蛋了。我跟您就得去当卖火柴的小販。如果那个卖干草的姓麥歇迪的儿子当眞又聪明、又能干，而我的儿子哈吉·扎吉却是又懶惰、又粗笨的話，那才是咱們的悲哀！因此，咱們一举一动都应符合咱們的利益，到头来是为了自己。世界正在改变，在欧洲爆发的这場战爭并沒有白打，——这都是因为人們变得越来越自覺，他們的視野和見聞也扩大了。他們要求得到有权属于他們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們应当阻碍我国民族的发展——这才是符合我們的利益，否則，我們就会变成看家奴了。幸而，我們在国内还有良好的基础。我們的任务是使老百姓处于愚昧状态，使他們永远受苦受难，相互爭吵不休。这会儿您明白了嗎？明天我要进医院，动手术，說不定，动手术期間我就一命归天了，因为誰能保証长生不死呀！我今天所以开誠布公、直截了当地全講給您听，就是要使您自覺地巧妙地行动起来。我的命运，您的命运和咱們孩子的命运，全取决于咱們的行动。目前这个社会正在整頓，但不管它整頓得好，或者照旧过着牛馬般的生活——跟我們有何相干。既然这个社会目下还是咱們的一头乳牛，而且地球也是按咱們的要求而旋轉着，那末，就讓它継續为咱們的利益而变化吧。要知道，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小偷与暴徒历来是我們的統治者——外国人認为这是最合理不过了。您个人不了解政治家，也不了解我国的貴族，而我却看透了他們，知道他們是何等貪生怕死。虽然赶驢的麥歇迪·哈桑比

他們懂事，但是，我們关心的还是要使咱們的政治家和貴族掌握政权……哦，哦，……”

“因此，必須堅信宗教教規。”

“吱，問題不在这里。至于您能否严守斋戒和祈祷，我們并不在乎；不，我們只要您能打着宗教的招牌信仰那些固有的風俗习慣。我們需要有狂热情緒的人，需要在紀念侯賽因殉难日时能对自己捶胸击首的这种人，我們需要容易輕信的奴僕，并不需要眞正篤信教义的穆斯林。我們必須作到使农戶和貧雇农都認为靠您我活命而終生感謝我們的恩典。要达到我們的目的，就必須使农民处于病弱、飢餓、愚昧的境地。就必須逼他們来求我們賞給一块面包。应当巩固和保持社会上的特权人物和被压迫者的等級区別，要不然，老百姓个个变成了莫納奇—奧立—哈克那样背信弃义的人。尽管阿拉赫維尔特师长欺騙过我，我还是喜欢他，而不喜欢莫納奇—奧立—哈克。阿拉赫維尔特师长是我們圈子里的人，和我們有着共同的利益。可是，别忘了，要經常显露出悲天憫人的样子，因为目前这样做是对我們有利，虽然实际上您应該給点厉害他們尝尝。請注意 要学会一两句时髦的話 因为那一套也是我們的武器。比方說，科学和教育正在衰落，这就很有好处。礼薩王曾經說过这套話，难道他的行动就是为人民着想嗎？

“这些漂亮話，我們也会講，但在实际行动中，我們应当去阻碍，妨害……您当然明白，我們是比他們更需要这批穷鬼吧。因此，我們就应当施些小恩小惠，捐募救济金，作出关心民众疾苦的样子来，——要做到冠冕堂皇，这一套是必不可少的；此外，还能多少告慰我們的良心。事实上，我覺得野狗和乞丐并无多大区别。无論如何，我們是負有重大責任的，在目前情势下，千万不能降为平民阶級。因此之故，我才愿意当个国会議員。难道您

認为議員职責跟我地位相称嗎？不，……我干这个全是为了能更好地管制百姓。哦，哦……”

“最尊貴的哈吉老爷，您一定会贊同，这是一桩巨大而严肃的工作，因为在礼薩王时期，老百姓的信念和信仰已很薄弱，大家都成了肆无忌憚、为所欲为的人，还認为履行宗教教規时可以寬容和打折扣。”

莫拉德端来两杯茶，又退了出去。哈吉老爷从座上站起来，走到小柜前，取出三小块糖，一边嚼着糖，一边喝着茶，継續发揮他的高見。

“您錯了。礼薩王是根据人家的指示行事的，自己連做什么都不知道。即使他果眞强迫百姓戴欧式帽子而侮辱了各个穆斯林邻国，实际上他倒是促进了穆斯林国家联合。您可以放心，关于阿拉伯国家联合的传聞，最終一定会导致穆斯林国家的联合，然后会把我們引入圈套中去。整个国家机器和礼薩王的政治措施，就在于实現使伊朗和邻国分裂并消灭逊尼派与什叶派[①]之間冲突这个目的。在遇刺的国王时代，愿眞主保佑他在天之灵，难道誰敢出版《奥馬尔·伊本·哈塔伯传》[②]一書嗎？而現在环境需要我們把礼薩王的措施变成《奥司曼的衬衫》[③]。为了更容

---

① 伊斯兰教的两个教派。逊尼派認为有关穆罕默德的传說，与《古兰經》同样是神圣的；什叶派只承認《古兰經》，不承認口头传說，也不承認最初三代哈里发及其繼承者。

② 奥馬尔·伊本·哈塔伯是十七世紀时的阿拉伯哈里发，曾侵入叙利亚、伊朗、埃及，他对犹太人、基督徒及祆教徒势不两立，把什叶派也視为穆罕默德繼承者政权的僭位者。

③ 655年奥司曼哈里发被害后，阿里·伊本·阿卜—塔列布当了哈里发。阿里的反对派在枪杆上挂着奥司曼的血衣，煽动阿拉伯人起来推翻阿里，篡夺了政权。

易达到这个既定的目的，我們就得咒罵礼薩王……哦，哦……"

"那我到底該做什么？您对我身負的使命十分熟悉，我曾經出差过好几次，按照預定目的全面地完成了任务。"

"'俱乐部'① 对您表示感謝，不过，也許有更为复杂的新的使命。我坦白地、直截了当地說：只要传播迷信，我們准能預防受北方邻国影响而爆发的一切新的政治运动。人們在宗教的影响下能够忍受各种不幸，甚至忍受灾难。然后，我們才能找到强大的专制者，以便这回对所有心怀不滿的人教訓一頓。专制者——这是我們最后的、也是最鋒利的武器。哪怕是鬼神妖魔，必要时我們也可以跟它結成集团，只要不致于改变目前状况的話。社会的变革，就是我們的死路。这样說来，您的任务就是增加在紀念侯賽因殉难日时能以匕首自尽的宗教狂热者人数，种植鴉片烟，奖励驅除恶魔的騙子手，协助传道者講述阿里受难的故事，开辟可供演出宗教神秘剧的广場，帮助阿訇进行反对除掉面紗的宣传工作。必須不断地把我国人民往后拖，誘导他們去重視历时三千年之久的風俗和传統。这就需要有相当的策略。您尽管放心，在我們'明智'的民族中不会有人提出这样的問題来——为什么别国沒有这一套？如果有人得了病，那末，就有为他們驅逐恶魔的专家，或者有为他們写禱文的人，他們何必服用对肝脏有害的西药呢？他們何必要点电灯——这种不信神的洋人的鬼发明？让大家照旧点脂油灯吧，那末，不仅他們心中的信仰，而且口袋里的鈔票也都保住了。您应当竭尽全力，深入到群众集会中去，深入到茶館中去，可别忘了最主要的是进行反苏宣传。同样，您也該詛咒电影、戏剧、刀叉、飞机、汽車和留声机。唔，在这

---

① 地方自治的选举机构。

方面您是个呱呱叫的能手。去干吧，就象上次那样向他們的脑袋里灌输，說收音机正是眞主的敌人，恶魔，它那額上长着一只眼睛，它那身上的每一根弦——即电綫——就能发出上千个声音。总而言之，多多传播这种性質的迷信，斥責礼薩王时期人們信仰衰薄，鼓励人們戴面紗，包纏头布，而且必要时还可以把这些东西发給他們。别忘了在配水亭里搞怪事。这一回您应当深入下层，把您的势力打入农村，因为在城市里我們已有相当数量的拥护者。用不着嚕苏，我只想告訴您，我們不是孤独的，我們有强大的組織做靠山。我們手里有国家机器，有軍队，有法律；全国資本家都支持我們，不管他們分散在哪里。資本家支持我們，就是因为他們嗅覚特别灵敏，一下子就能感到危险之所在。只有这样才能使自由捍卫者的呼声变成空喊。”

然后，哈吉从坎肩口袋里掏出一张八千二百突曼的支票，交給哈德扎特—奥什—沙利耶。后者紧握着支票，瞧了一下这个数目，眼睛頓时閃亮起来，立即用那顫抖着的手把支票放进口袋里，說着：

“但愿眞主保佑閣下对我的庇护永在！”

“要小心，别出錯漏。‘俱乐部’批下这笔錢，必須全部用在宣传上。明天早晨，您要去烏尔米亚[①]那边。明白了嗎？当然，在开支方面必須做到精打細算，不过，如果还需要錢的話，……哦，哦……万一需用錢，請打个密碼电报，——我們会火速汇去。只是这一次报銷单得快些寄来。唔，其他方面該怎么办，您自己很明白了。关于您上次出差的那个报告書写得很好，我也得夸奖您和称贊您。如今，您已获得很大的信任。有些人想把巴克—

---

① 伊朗境內阿塞拜疆的一湖泊与城市名，現名列查埃。

奥斯—扎凯林派去代替您，但由于我的坚持，大家方才同意委派您去。說不定，您在那里会碰見来自伊拉克和米什杜列契的阿訇，他們有他們自己特殊的任务，不論在什么情况下，您别跟他們竞爭。您应当誠心誠意地跟他們合作，因为权威机关認为这样做最合适。当然，您的效劳将会得到丰厚的褒賞。要写一些有关老百姓和商人的情况。殷富可靠的人們，当然罗，到处是我們的支持者。您首先得和他們交上朋友。”哈吉用手指作出威吓的样子，警告他說：“当心，不得有誤！我已下过指示，只要您一到，全城的商人和有权势的人物都会来拜見您。”

“哈吉老爷！我是靠您的面包养大了的。請准許我吻一吻您的手。”哈德扎特—奥什—沙利耶弯下腰，用他两鬢触着哈吉那只毛茸茸的肥手。“我很想在今天下午四点鐘的时候贈給您一罐野胡蘿卜糖酱。您病愈以后，这种糖酱对閣下很有补益——它能增进食欲，又是壮阳剂。”

“唔，哪儿的話！謝謝您。愿对无神論者的神圣战爭能够降福于您。您得注意——这会儿决不能閑呆着……哦，哦……是的，明天我要进医院，原諒我，可能都是我慢待了您……您得知道，人生在世什么事情都会碰見的！”

“愿眞主保佑您对我的庇护永在！愿上帝千万别让这一天到来！您的病在眞主的保佑下一定会痊愈的。我有一篇非常灵驗的禱文——我今天把原文带来了，您把它系在左肩前方吧。我还要給您送来一些眞正的圣土，——这会使您延年益寿的。”

哈吉鞠了个躬，說：

“感激不尽。”

接着，他瞧了瞧手表，就呼叫僕人：

“莫拉德！”

老头儿走了进来，呈上两张名片。一张写着："阿里—古里·海巴拉巴奇"，另一张写着："薩夫达尔—拉契阿托尔"。

"大老爷，这两位先生我已經回絕了。"

哈吉沉思了一下，然后点了下头：

"好，好极了！这会儿去找凱尔别拉·卓尔夫—阿里先生，把他交給你的那个紙卷儿带給我。千万别让孩子們瞧見。"

莫拉德走出去。哈德扎特—奥什—沙利耶說：

"大老爷，准許我告辞嗎？"

"愿眞主保佑您一路平安！我将为您祈禱。您明天就动身，是嗎？"

"是啊，是啊，……但愿您对我們的庇护永在！"

"再会。"

哈德扎特—奥什—沙利耶走了。哈吉好容易才站了起来，来回踱了几步，掏出揩鼻涕的手絹，仔細地瞧着——原来它已湿透了。哈吉环顧了一下四周，就用斗篷的下摆擤过鼻涕，暗自忖度道："反正明天就去住院了。"然后走到一只笨重的保险柜跟前，打开小門，把票据放在柜里。这当儿，哈吉的吊袴带却掉落在地板上。哈吉一哆嗦，拾起吊袴带，放在保险柜上。他嘴里嘰哩咕嚕說些什么，然后用手摸了摸地毯的一角。这时候，莫拉德用托盘端上面包和串烤羊肉，于是哈吉坐下吃午飯。串烤羊肉的油汁从他的手上、唇上不断地淌下来。

哈吉对莫拉德說：

"到麦歇廸·拉馬賛那儿取五席尔上好的葡萄来。"

哈吉老爷赤裸裸地象一个初生的婴儿，心慌意乱地躺在手术台上，吓得两脚踡縮至腹前，把脸孔埋在手掌里。哈吉的前肩

上系着一紙祷文，他輕声念着«柯尔西»那一节[1]。鼻涕不断地滴在手术台上。强烈的聚光灯照亮了他衰老的身体上的患处。在医院会客室里和走廊里，可以看到那些政治家、貴族和商人带着焦急不安的神情在等着手术的結果。不断地传来电話声，探听哈吉的健康状况。

空气里充滿着酒精和防腐剂的气味。扎里諾斯—奥立—哈卡姆大夫是个肤色浅黑、生着一张知識分子的脸孔和鬢发間略見灰白的人，他正走到药架前。哈吉把大夫当作雪姆尔—席—欧立—琼沙[2]，心想生死之权已握在扎里諾斯—奥立—哈卡姆的手里，于是哈吉悄悄地监視着他。每当大夫走近手术台，哈吉总是奴顏婢膝地露出微笑，虽然这种微笑大夫根本看不到。哈吉不晓得大夫在药架前作什么玩意儿，他只发覚有个带着白口罩的漂亮年輕的女人，起先站在手术台旁，后来又走到燃着的酒精灯前。哈吉覚得自己一絲不挂地横在这个女人面前很尴尬，为了掩飾这种狼狽相，他就开始哼哼唧唧起来了。大夫走到手术台旁，在他臀部扎了一針。开头，哈吉老爷感到一陣剧痛，后来大声嚎叫起来，但大夫很有把握地說：

“不要紧，馬上就好了！”

哈吉覚得渾身有些麻木，跟着疼痛也消失了。大夫第二次走到药架前，又走了回来。哈吉看到他带着橡皮手套的手里拿着注射器。年輕的女人正站在手术台旁，替哈吉診脉。大夫又給他作了第二次注射；这一回，哈吉不但一点也不痛，而且全身已处在一种愉快的麻木中。經过好几个月的痛苦和失眠，他現在开始

---

① 即«古兰經»中«白格拉»（或譯«黄牛»）章內第255节，传說念这一节可以避邪免灾。

② 即本篇第224頁注所說的阿拉伯統帅雪姆尔。

陶醉在甜蜜的梦境之中。接着，哈吉再也感觉不到什么了，只有大夫的安慰話偶尔传入耳鼓。后来，他又看見落在壁上的那只手影子，大夫走近前来，哈吉觉得有一股暖意徐徐流遍全身。

这时候，麻醉剂已完全发揮了它的作用，哈吉的眼睛閉合了……哈吉觉得他四肢僵直地躺在殮衣里了。接着，仿佛有人捉住了他的肩头，一面使劲地摇晃，一面大声地喊叫：

“哈吉老爷，……”

哈吉应了一声，但馬上醒悟到他只是在心里回答了一声。这个声音在說：“哈吉老爷！这儿沒有你的地方！”

哈吉听了一抖，猛地一骨碌站起身，又坐了下来。他瞧見面前站着两个背上长着鴿子翅膀的庄严而又高傲的天使。左边的那个天使，好象是莫赫塔拉姆的堂兄弟高里一奥一包里包里，正在莞尔微笑。这使哈吉增加了几分信心，于是，他开口說，

“我生前待人和气，替众人排难解紛，不私吞別人財产，不打牌，不喝酒，更不欺压人，因此，人人都說我是个溫和善良的人。”

“得啦吧，哈吉老爷！”天使回答說。

“我始終遵照《沙列阿特法典》，以我收入的五分之一和十分之一来周济穷人。”

“得啦吧，哈吉老爷！”

“我一輩子帮助了真主的奴僕。如果我在做祈禱和遵守斋戒上还有什么不是，那末，我遺贈給哈德扎特一奥什一沙利耶的那一份錢，完全足够用来补償我的过錯。”

“也許不是呢，哈吉老爷！”

“我所以反对革命，是因为深信走逐步发展的道路对我国更适合。”

“这个随您的便了，哈吉老爷！”

“哎喲，人家也老是那末恭維我呀，不过，我想知道您到底要把我抓到哪儿去？”

“嗯，你好心慌啊，哈吉老爷！”

“您知道，連我自己也記不清通共作了多少善事。”

“你得仔細地想一想，你还作了什么好事。”

“我作得很多，眞是不胜枚举。”

“比方說，有一天晌午，你从凉菜里拣出来一头苍蝇，把它放生了沒有？”

哈吉沒料到对方会說这些話，馬上想起了发明捕蝇紙的那个人，当然，这个发明家的罪孽比大家要深重。哈吉还以为天使存心开玩笑，不过又馬上发觉他們脸色并沒有什么改变。他又暗自忖道：“是的，我这一生心地够善良了，走路时总是瞧着脚底下，深怕不小心会踏死螞蚁……”

“那現在等着我什么呀？……”

“現在得跟我們走，哈吉老爷。”

“我想求求您……”

“請說吧，哈吉老爷！”

“在进……天国以前，我想瞧一瞧自己的家，讓我最后瞧它一眼。”

“可以，哈吉老爷。”

天使們张开她們带紋的翅膀，用手抓起了哈吉老爷，展翅凌空而去，就象《卡里来和笛木乃》中野鴨和烏龟的故事里描写的一模一样。

一眨眼工夫，哈吉就面对着自己的家門了。他看見莫拉德居然挡着海巴拉巴奇的去路，而这个客人却气得脸都歪了，嚷

了起来：

"瞧，我是多么地倒楣！这个下流坯，强盗和騙子，他侵吞了我的全部財产！我的証据全丢失了！哈吉总也不付給我一架收音机和两輛卡車的錢，現在叫我跟誰要这笔錢去？我完蛋了！我破产了！这会儿，我得瞧一瞧这个无耻的下流坯的遺囑。也許，他在上面会写着偿还我什么！我該怎么办？这个哈吉把我弄得家破人亡了！"

莫拉德回答說：

"他算什么哈吉啊？他死了，再也不能折磨我們了。从前，他一天到晚尽是作賊騙人。打我穿上长袴子那时候起，我还沒見过这种妖魔……不过，現在呢他已下地獄了！让大火燃烧他的坟墓吧！快找小鬼去控告哈吉吧！"

"好一个下流坯、烏龟、狗强盜！"哈吉破口大駡道；"眞可惜，如今不是過刺的国王时代，要不然，我早把他痛斥一頓，好让他去向圣人求饒！……求我……求我呀！……"可是，哈吉一下子就醒悟过来，莫拉德看不見他，也听不見他的咒駡。哈吉惶惑不安地对天使們說：

"我們进屋里去吧。"

他走进前厅一看，原来阿加一古契克和凱尤馬尔斯悠閑地坐在桌后，同莫納奇一奥立一哈克、霍祖利一哈兹吉尔和达瓦姆一奥里一瓦扎列一起打牌。儿子們輸了，把巨額支票給了贏錢的人。哈吉气得两眼发黑，大声地嚷了起来：

"噢喲喲，你們这窩狗东西！你們知道你們在干什么嗎？我千辛万苦地攢起錢財，却被你們沒头沒脑地輸光了？！此刻我……"

可是，哈吉馬上又回想到人家看不見他、也听不見他說話的声音。于是，他同天使們一同走进了走廊。在一块隔开走廊出

口和內院后房的門帘前面，哈吉咳了一声，但一走进院子，他看見里面出了空前未有的怪事：他的大小老婆个个描黑眉毛，油头粉面，妖形怪状地打扮起来，围坐在噴水池四周。阿尼斯一阿加和米赫列格乱敲着生銹的噴壶底儿，莫赫塔拉姆和阿格达斯却連連鼓掌，掀起了一陣喧鬧，引得街坊四邻全聚在隔院屋頂上看这一場热鬧。这时，他的爱妾莫尼尔大腿上围着榅桲色的家織的輕紗，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叉开两脚，用她那双愉快动人、曾經使哈吉心醉的眼睛卖弄風騷地左顧右盼，唱了起来：

我的宝貝男人呀是个大烟鬼，

我的亲男人呀象条爬地虫！

我的男人晚上一回到家，

一开口就将我罵：

——你呀瞎忙不頂用，

沒替我把鬍子底下洗干淨！

大家听了哈哈大笑，紛紛击指作响，哈吉老爷却勃然大怒說：

"啊，你这个沒良心的婆娘！在街坊四邻面前，在大庭广众之前亂笑我，你这个狗崽子！好一个泼辣的婆娘！滾，滚出家門去！"

哈吉白鬧了一場，他在天使們跟前更会出丑哩！

"咱們就离开这儿！对不起，我惊扰了你們。"

天使們彼此說道：

"他到底是个了不起的人！"

然后，他們抓起了哈吉，飞上蒼空。一眨眼的工夫，哈吉出現在大花园中央的一座美丽的宮殿跟前，花园里美丽的鳥儿正唱着婉囀悅耳的歌。哈吉挺直了身子，很想找到他那根拐杖、揩鼻涕的手絹和念珠，不料他身上除了殮衣，却是一无所有。哈吉猛

地大吃一惊；他不再感到痛苦、困倦、飢餓，也沒什么欲望了；根本不再想要什么了 他輕松地呼吸着，弥漫在空中的芳香徐徐流进他的胸怀，使他感到极大的滿足。哈吉瞅着宮殿，发覺那是从一片黃玉石雕凿出来的。豪华的宮殿楼梯上，都用壁画和彩花磁砖裝飾着。瞧着那些絕妙的噴泉，眞是不忍离去。园中花卉和罕見的草木，恰似絢丽的織錦或似織在地毯上的彩图。哈吉突然想到他可能耽擱天使們的时間，因而又急急忙忙地走上台阶。不一会儿，他已到了前厅。但他刚想上楼，天使們出其不意地拦住了他，将他推进大門口的守門人屋里。其中的一个天使說：

"派你当这座宮殿的守門人，你就待在这儿！"

哈吉显出很不滿意的神色，叹息着坐在門旁的条凳上。天使們悠然不見了，只剩下他一人了。环顧一下四周，哈吉仔細地看着用名貴的磨光大理石砌成的楼 梯。栏杆是由黑木雕琢而成的，还鑲嵌着金飾和宝石。他向前走去，想瞧一瞧是否确有这样人間罕見的华丽。这当儿，壁上的大鐘开始敲响了，不过，它上面的字很复杂，哈吉实在无法辨認是几点鐘，仿佛这架大鐘在一分鐘一分鐘地計算着永恆的时間。鐘声刚停，哈吉便瞧見有一群天使、穿着艳丽服裝的美女和侍僕正走上台阶。其中有一位天使哈吉是認識的，他就招手示意，向他走过去問道：

"这是誰的宮殿呀？"

"这是哈里瑪 哈通夫人的宮殿。"

哈吉大吃一惊地問道：

"哈里瑪 哈通？"

"是的，就是从前哈吉一阿卜一托拉波的妻子。虽然她生前是个有罪之人，而且在她男人家受尽了折磨，以致死于痨病。不过，你瞧，如今在这个世界里，她却成了这座宮殿的女主人了。"

哈吉咬着嘴唇問道：

“很好，那末，这些人都是她的男女侍僕嗎？”

“不。今天，哈里瑪－哈通夫人要举行舞会和扑克游戏，那些人都是她邀請的貴宾。哈里瑪－哈通夫人是个进步的和欧化的妇女，她时常举行这样的晚会哪。”

天使已在人群中消失了，哈吉老爷又坐下，独自沉思起来。不断地传来非常柔和的音乐声。宝石的光輝和照射楼梯的灯光，却刺痛了哈吉的眼睛。好大一会儿，他对自己新的处境覚得很惊愕，而且簡直不能理解。他並不覚得什么痛苦，也不覚得缺少什么东西，但他总是忧心忡忡，深怕他一离开职守走动走动，就会扰乱了这座宮殿里現有的秩序，因而繼續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哈吉已迷迷糊糊地在打盹，这会儿大鈡忽然又敲响了。哈吉醒来一看，原来是一长列的客人正走下楼来。猛一下子，哈吉在人丛里認出了自己从前的老婆哈里瑪－哈通。她仿佛是一輪十四夜晚的皎月，穿着一袭华丽的玄色衣服，一只手里拿着时常挪到眼前的带柄眼鏡，另一只手里握着一柄鴕鳥羽毛的象牙扇子，一面娇滴滴地搖着扇子，一面津津有味地同客人們談笑，跟客人們道别。

在这些盛装艳服的人群中間，哈吉老爷覚得自己这身殮衣很丑。可是，哈里瑪－哈通一走进前厅，透过带柄眼鏡向大門这边望了望，就发覚了哈吉。她馬上皺了皺眉头，指着哈吉問天使：

“这又是个什么人？”

“新来的守門人。”

哈吉老爷恭敬地鞠了个躬，带着微笑說：

“我是您低賤的奴僕——哈吉－阿卜－托拉波。”

哈里瑪－哈通气势汹汹地对天使說：

"这个下流坯、烏龟、狗强盗，叫他馬上滚出去！"

哈吉因极度激动，睜开了眼睛，——他发現原来自己躺在医院的一間病房里。他的妻子卓别伊达坐在床边，一位身穿白衣的外科护士站在另一边，正替他診脉。卓别伊达笑着說：

"感謝眞主，一切都是順順当当，哈吉老爷！让小鬼瞎掉眼睛吧！您完全脫险了！好了，現在平安无事了！"

然后她轉身向門旁，对一个人說：

"跟先生們去报个喜訊——哈吉清醒过来了！"

哈吉用喑哑的声調說：

"我知道一定会这样的！"

"各位部长先生、議員先生和各国使节，都已坐在会客室里。达瓦姆—奥里—瓦扎列先生还特地送您一个金的果子盘。"

"是眞金的嗎？"

"是的，全由純金制成的。"

"給我摸一摸它……分量很重嗎？"

"够重啦，恐怕有半曼……"

一絲滿意的微笑掠过哈吉干裂的唇边。看来，他眞想对他的朋友們表示謝意，可是，这时候却竭力裝作仿佛人家受过他什么恩惠似的：

"好了，我再也不会有什么病痛了。"

"眞是好极了！我們险些給吓死了。想一想，您是多么害怕动手术呀！"

"那你知道我看見了什么？我已看到了阴間……"

"您說的什么話！"她十分好奇地問道："您在那边看見了什么？"

"要知道，我向来就害怕阴間，老是对自己說——我怎样才能不下地獄呢？現在我可安心了。你知道我成了什么样的人？"

"不知道。"

"我在阳世是咱家的看門人，而到了阴間——竟是哈里瑪—哈通宮殿里的守門人啦。"

托万能的眞主的福，这本书終于在首都德黑兰写成了，唯愿眞主也能在这变幻无常的原子世紀把它保存下来。

我請求讀完这个故事的人，
希望他能向眞主为我祈禱，
求眞主寬恕我这个大罪人。

后　　記*

薩杰克·赫达雅特于1903年生在一个富裕的伊朗上层家庭里。但是，他很早就跟家庭断絕关系，依靠自己掙来的菲薄薪金，独自維持生活，因而促使赫达雅特和伊朗的社会生活有了广泛的接触。这对于他的文学創作有密切关系。

赫达雅特在1925年毕业于德黑兰法国圣路易学校。随后前往比利时，进高等建筑工程学校学习。一年后，轉赴巴黎求学四年。赫达雅特最喜爱文学，未待学成，即于1930年回到德黑兰。

在1925—1926年間，赫达雅特在比利时写了头一篇文学作品，短篇小說«死»(未完成)。1930年初，赫达雅特在巴黎开始写了几篇小說，«馬德琳»、«被活埋的人»、«法国战俘»、«哈吉·莫拉德»。

1930年8月回到德黑兰后，赫达雅特充滿創作构思，先是写了短篇小說«祆教徒»，接着就是«駝子达烏德»、«阿卜吉—哈拿姆»、«兀鷹»，連同在巴黎所写的几篇，一起收入短篇集«被活埋的人»(1930年)。

---

* 这篇后記是譯者参考俄文譯本前言編写的。

三十年代初，在德黑兰成立了由四个进步作家組成的、命名为“罗貝”的文学小組。虽然他們每个人性情不相同，但他們却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以及对文学与艺术共同的看法。語言学家莫治塔巴·米諾菲在回忆赫达雅特在这个小組里的作用时，特别指出：“我們为反对空想主义，爭取自由而斗爭，而我們小組的灵魂就是赫达雅特。”

赫达雅特为了更多地了解本国人民的生活，經常下到劳苦大众聚居的街区，并在国内許多地方深入察訪，去熟悉人民生活习俗，研究生动活泼的民間語言。赫达雅特毕生喜欢搜集民間故事、歌謠、諺語，还編过一部极为詳尽的、供搜集民間文学与人文学材料时用的工作手册。1931年，他出版了一部篇幅不大的民間故事集，而在1933年出版了《創造奇迹的国家》，其中搜集了伊朗人最古老的信仰和传說。由于他的帮助，德黑兰人文学博物館搜集到大量民間創作的样本。在他亲切的参加之下，出版了三部有趣的波斯童話集。

二、三十年代，伊朗反动派勾結美、英帝国主义，对多次的农民及士兵起义进行残酷鎮压，至三十年代后期，更与希特勒德国勾結，把伊朗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反苏基地，并变本加厉地压制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这是伊朗人民經受严峻考驗的年代。赫达雅特无法留在国內，便于1936年离开伊朗到了印度。在那时写完他的中篇小說《盲梟》，并于1937年在孟买首次出版。

赫达雅特于1937年回到伊朗后，就接触到国內更为严重的情况。好几年間，他連一部文艺作品都沒能出版，仅仅出版了他在印度从事中波斯（别赫列維）文学研究时写下的一些譯著。但是，即便在这种环境之下，赫达雅特并沒有跟生活脫节，并沒有跟他周围的阴暗現实隔絕。1938年，德黑兰发生了五十三位伊朗

民主运动活动家（其中就有赫达雅特最亲密的朋友）的案件，赫达雅特不避艰险，为营救被控告者的生命，曾經四出奔走，作过不少努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由于苏联在反德国法西斯战爭中获得巨大的胜利，伊朗政治生活发生了变化，导致国内民主运动空前高涨。那正是許多伊朗作家、詩人創作最为繁荣的年代。这在薩杰克·赫达雅特的一生中，无疑是他的艺术才能得到很大发揮的新时期。

赫达雅特参加了伊朗苏联文化联絡协会（成立于1943年）的活动，同时参加它的机关刊物«新消息»的編輯工作。他同样也在許多报刊杂志（其中有当时进步杂志«索罕»）上发表作品。1944年，赫达雅特赴烏兹别克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参加塔什干大学校庆活动。

1946年，赫达雅特积极地参加了伊朗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工作，这个大会提出了为建立新的进步文学而斗爭的口号，呼吁全国作家为人民服务和反映人民的意志与愿望。

由此可見，在四十年代中，赫达雅特的作品里对于伊朗現实中一切落后的、反动的事物的批評，較之以前更加鮮明有力，那絕不是偶然的。

赫达雅特对于美、英帝国主义者日益頻繁地干預伊朗內政，进行政治、經济和文化侵略，感受极深，且有切肤之痛。他全心全意地站到为爭取祖国独立的民主运动这一边，站到为爭取和平与民主的战士这一边。約里奥·居里曾經打电报給赫达雅特，邀請他参加在1949年召开的世界保卫和平大会。赫达雅特不能前往参加大会，但在回电中祝賀了世界各国人民爭取和平的斗爭，說道："帝国主义者把我們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大监獄。

言論和誠实的思考，被認为是犯罪。我祝賀您們为爭取和平而斗爭的思想……”

1950年12月5日，赫达雅特决定离开祖国到巴黎去，希望在那里能得到良好条件进行創作。可是，事与愿违，在巴黎也同样找不到出路。1951年4月9日，赫达雅特在巴黎自杀了。許多在巴黎各大学讀書的伊朗大学生，还有他生前的摯友們，都跟在死者的灵柩后送葬致哀。現代伊朗最光輝灿烂的天才之一——薩杰克·赫达雅特，就是这样悲惨地結束了他的生命。

有些資产阶級批評家竭力把赫达雅特說成是一个脫离生活、袖手旁观、故意迴避为爭取祖国自由与独立的斗爭的作家。这样說法是不正确的。赫达雅特絕不是冷酷无情、无动于衷的观察者。作为小資产阶級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人物，在半殖民地的伊朗社会条件下，赫达雅特所走过的創作道路是曲折的。他受到波斯古典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以及現代資产阶級文学（主要是法国文学）的影响。他的作品中多数的主人公都是否定的人物，而且只是模模糊糊地給伊朗人民指出爭取美好未来的道路。但可以看得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伊朗，作为一个爱国者，他为祖国的自由进行了斗爭。这不仅表現在他的作品中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伊朗现实生活里的种种丑恶，而且他本人还积极地参加了国内的民主运动。

赫达雅特主要是以小說家著称于世，但他同样写过剧本、童話、諷刺杂文、旅途随笔，还写下了許多严謹認眞的关于語言学与人文学研究的文章。

赫达雅特熟諳本国的民間文学、传統文化与人民大众的語言。他在自己的作品里創造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独特形象。伊朗进步杂志《和平鴿》提到赫达雅特时，曾經这样写道：“在所有

的現代作家之中，赫达雅特是最有伊朗风格的。”

赫达雅特作品中最重要的主題之一，就是对祖国的热爱。赫达雅特是个爱国者，祖国对他来說不仅仅只是个“抽象的概念”，他热爱飢寒交迫、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祖国人民。从这里，我們可以看到，他对祖国同胞的命运表示了无限的关怀，而对人剝削人的社会充滿了恨之入骨的憎恶，对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压迫下的劳苦大众充滿了深厚的同情。

正如一切优秀的現实主义作家一样，赫达雅特始終把社会生活作为汲取灵感的源泉。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伊朗的現实生活，从当前社会恶习、慾念和奇形怪状的丑态里，赫达雅特发現了无穷无尽的創作素材，显出了他的銳利的洞察力和非凡的艺术手腕。在这方面，以揭露国內反动派为题材的中篇小說«哈吉老爷»(1945)可以說是赫达雅特最成功的一部作品。作者以哈吉老爷为中心人物跟几十个人物联系起来，組成了一幅完整的、广泛的、有声有色的社会縮影 作者严厉地抨击了資产阶級社会暗无天日的統治，指出資本主义制度早已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物，到了腐朽透頂、无可救葯和必然灭亡的末日 更重要的是赫达雅特笔下的“群丑图”，还不仅仅是泛泛的一般剝削阶級，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礼薩王专制統治时期——的一群剝削者与寄生虫：封建大地主、貴族豪門、反动軍官、投机商、暴发戶，还有卖身求荣、卑躬屈节的政客、文人、阿訇，等等。在这篇作品里，我們可以看到，赫达雅特已經把他的銳利的社会生活观察与深邃的思想見解熔冶一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民主政治在伊朗得到发展的客观影响，促使赫达雅特在思想上逐渐成熟，并使他的現实主义艺术有了进一步的成就。

作者描写了哈吉老爷在三十年代礼薩王专制統治时期及其

1941年垮台后的活动。哈吉老爷是伊朗大地主大資产阶級的典型代表人物，礼薩国王专制統治的有力台柱。哈吉老爷是个伤天害理、灵魂丑恶的伪君子和守財奴，恣睢暴戾，貪婪慳吝，爱財如命，利慾熏心，以金錢为重利盘剥的工具，視金錢为生活唯一的主宰；　言以蔽之，他的人生哲学就是拜金主义。他曾經这样諄諄告誡自己的儿子："……你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了錢，光荣呀，信任呀，高尙呀以及名誉呀等等，你也統統都有啦。你就成了人人爱戴的爱国志士和奇智大才，就有人在你面前吹捧拍馬，随时为你效劳。金錢能掩盖一切的缺陷。……为了来世，有錢照样能买到祝福呀，圣职呀，到麦加去朝圣呀。你只要有錢，不論在阳間冥府总是当太上皇。将来你要是有非常多的錢，就可以到圣地去朝拜，人們到处用笑脸奉迎你，器重你，尊敬你，要是高兴的話，你还可以把鼓挂在国王的鬍鬚上敲哩。总之，有錢的人就有了一切；沒有錢的人就一无所有。"无怪乎哈吉老爷对人們总是当作盗賊来严加防范，終日疑神疑鬼，惴惴不安，使我們禁不住联想到巴尔扎克《高利貸者》中的高布賽克和莫里哀名剧《慳吝人》里的阿巴公。但更有甚者，哈吉老爷还在政治上是个彻头彻尾的反共、反苏的法西斯拥护者。为了免除希特勒法西斯对伊朗的威胁，苏联政府根据苏(联)波(斯)条約規定，曾于1941年8月派遣軍队进駐伊朗，伊朗人民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反动的礼薩王被迫退位。由于政治局势急轉直下，以哈吉老爷为代表的反动派胆战心惊，不敢公开反对民主运动，却暗地进行破坏。赫达雅特巧妙地揭露了伊朗反动派适应新局势的卑鄙勾当：哈吉老爷恬不知耻地冒充为"伊朗民主之父"、"革命之子"，大声咒駡礼薩王法西斯专政，事实上，他本人却在阴謀反对民主，招兵买馬，培植势力，拼凑反动集团，以便伺机在伊朗建立比以前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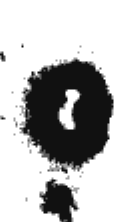
为残暴专横的法西斯統治。同时，赫达雅特在«哈吉老爷»中还塑造了唯一的正面人物——詩人莫納奇一奥立一哈克。显然，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傾注了自己飽滿的政治热情。通过詩人这个人物，作者严正地表示了跟旧社会最后决裂，喊出了眞理与正义的声音以及伊朗人民渴望革命的要求。

赫达雅特，尤其擅长写短篇小說。他善于选择現实生活中很平凡、但又典型的事件，加以集中描写，細致刻划人物心理，使讀者极其深刻地看到了他所写的那个时代。因此，要了解三十年代初伊朗資产阶級是怎样残酷无情、丧尽天良，我們只消看看赫达雅特笔下他們內部之間尔詐我虞、勾心斗角和傾軋爭夺，也就可想見一斑了。例如，«兀鷹»这个諷刺喜剧式的短篇小說，就是写資本家麦歇廸·拉扎布突然得了中风后，不到三个鐘头，犹未气絕，即被抬走活埋去了。为了爭夺死者遺产，大老婆馬尼日一哈拿姆和小老婆納尔盖斯一哈拿姆便发生了一場相当激烈的冲突。赫达雅特在小說中把故事进行的时間压縮得很短，描述也非常紧凑集中。同时，作者还巧妙地借助于人物的对話和回忆，使她們的腐朽透頂的資产阶級家庭生活和她們卑鄙齷齪的內心活动赤裸裸地都暴露出来了。小說結尾充滿着諷刺意味：麦歇廸·拉扎布从墓穴中起死回生，披着一袭污髒的白殮衣，脸色发青，蓬头散发，回到了自己家門口，但妻子她們还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硬不承認自己的丈夫，依然推三托四地把他当作“死鬼”！我們知道，兀鷹本是一种食死尸的凶鳥，作者用它作为題名，显然对現实生活有着强烈的暗諷与象征意味。然而，这篇小說更深广的意义还在于，通过作者这种强烈諷刺和最严厉的針砭，讀者将会很清楚地看到資产阶級那种充滿銅臭的家庭生活实質。

赫达雅特是現代波斯文学中杰出的諷刺大师。不仅在諷刺杂文里，他大胆地揭露了三十年代伊朗社会生活里种种丑恶方面，严厉地譴責了法西斯与殖民主义，而且在許多作品中，赫达雅特对社会黑暗的揭露与諷刺是泼辣尖刻的。作家所創造的最鮮明的諷刺形象，就是短篇小說«爱国志士»中的赛伊德·納斯罗拉。这是一个自命为学者名流、精通东西方語言学的、迂腐透頂的学究式的典型人物。赫达雅特在描写赛伊德·納斯罗拉遇难时，便用譏諷辛辣的笔調戳穿了资产阶級所宣揚的那种虛假騙人的"爱国主义"，特别指出这位"爱国志士"之死是跟他的生活本身一样无聊透頂。

«伊斯法罕——半个世界»这篇游記，主要是描写伊斯法罕城的名胜古迹的，但从个别的叙述里，我們可以看到，作家也反映了伊朗經济文化在当代反动势力統治下的凋敗景象，以及人民的貧困，疾病的流行，童工的受到残酷剝削等現象，对社会現实加以揭露和批判，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由于忆念英勇的斯大林格勒大战的巨大胜利，赫达雅特情不自禁地写下了絕妙的寓言故事«活水»(1942年)。这篇故事充滿着强烈的政治傾向性，作家創造了为人民幸福而积极斗爭的战士——穷鞋匠的儿子、英勇无畏的阿赫瑪达克这个形象。阿赫瑪达克不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說，而且还率領起义的人民，战胜了侵略者与压迫者。在这篇寓言故事里，作者一方面严厉地抨击了国內法西斯主义，另一方面显示了他对祖国的美好未来的憧憬。赫达雅特把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喻为"永春国"，实际上就是作者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唱出了一首对光明、自由和幸福的贊歌。



但是，赫达雅特的道路(特别是在他的早期創作中)不是很

平坦的。从他的某些作品中，还可看到一些頹废派的影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的中篇小說«盲梟»。这篇小說就是在西欧頹废派以及描写恐怖与死亡的文学的影响之下写成的。另一方面，由于世界观的局限性，赫达雅特在作品里几乎沒有反映群众的革命运动，也沒有注意到新的社会力量——伊朗工人阶級在历史舞台上出現。这便是赫达雅特創作的不足之处。

最后，应当說明，波斯文学語言历来是堆砌詞藻，矫揉造作，艰深晦澀的。而赫达雅特在語言上却开了风气之先，朴实自然，不尙华丽，含蓄有力，別具一格。而且在他的語言里充滿了形象与暗喻，还有許多生动活泼的波斯习慣語、諺語、民歌和口头語。因此，无論在艺术技巧上，或是在文学語言上，赫达雅特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在現时伊朗找到了許多追随者，特別是在青年作家中間。

这本«赫达雅特小說集»里的小說是从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57年莫斯科出版的薩狄克·赫达雅特«选集»(Садек Хедаят: Избранное) 俄文譯本中选譯的。